

# 心理 咨询师

无码医改的  
心灵裸示

阿北·著



谁是推动医改的台前先锋？  
谁是阻碍医改的幕后黑手？

**心理诊所内，一场心灵净土的正邪之战惊心上演！**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心理咨询师 / 阿北著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221-10277-5

I . ①心… II . ①阿…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4692 号

## 心理咨询师

Xinli Zixunshi

---

作者 阿北

责任编辑 朱智毅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270 千字 印张 15.5

ISBN 978-7-221-10277-5

定价 29.80 元

---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 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 引 言

快乐的房子 / 1

## 当新人遇到老人

苏米娜的问题 / 2

领导的心事 / 6

烦恼的笛卡 / 10

偶然邂逅 / 14

患者家属的吵闹 / 17

落 差 / 22

酒场之道 / 26

拼 酒 / 31

新人，要低调 / 36

## 义诊的故事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 42

分配建议 / 50

充当一把领导 / 54

邀请副市长 / 58

世界很小 / 64

上帝与撒旦 / 66

失落的苏米娜 / 72

## 女“神经病”的二三事

无法遗忘 / 78

令人恐慌的女患者 / 82

聚湘阁 / 87

鼓 动 / 92

坦诚相待 / 97

热线电话 / 102

打进热线的神经病 / 107

方秋淇带来的困扰 / 113

不贪功的领导 / 117



## 将改制进行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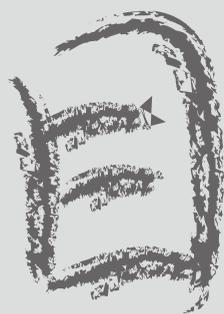
- 改制先锋 / 124
- 与周若暄的第一次交集 / 129
- 酒吧里的诱惑 / 134
- 改制并不深入人心 / 140
- 与周若暄的再一次交集 / 146
- 务虚会议 / 150
- 你要我勾引他? / 156
- 绝不同流合污 / 162

## 美人心计

- 畅销的《心理探秘》 / 170
- 风云突变 / 173
- 光头救美 / 179
- 新局势 / 185
- 项目责任制 / 191
- 功夫在诗外 / 197
- 栽赃旧把戏 / 202
- 老将出马 / 208

## 尘埃落定

- 名单风波 / 214
- 矛盾无法挽回 / 216
- 请陪我去堕胎 / 220
- 设计 / 223
- 愚昧之爱 / 227
- 无心插柳 / 231
- 早已知晓的谈话 / 234
- 再见，治疗所 / 237



## 引 言

### 快乐的房子

“您是否现在就能够确定下来？”

面前这个皮肤黝黑、满脸褶皱的中年男人问我们。欧阳振国没有言语，他看了我一眼，似乎在征求我的意见。

“就这样定下来吧，就是这套了。”

欧阳振国眉头皱了起来，好像没有听清楚我的话：“就这样定了？不再多看几家了？”

我点点头，就是这套了。

“太好了，您可帮了我的大忙了，谢谢您！”中年男人上前，用力地同我握手，我感到手被一把巨大的火钳夹住了，火辣辣地疼。

“轻点，轻点！”我忍不住叫了起来。

中年男人不好意思嘿嘿地笑着。他从随身携带的一个塑料手提袋内取出两张打印好的协议让我签字，我粗略地看了一下，便在上面签上了我的名字：龙昭宇。

把所有的手续办好并付过钱之后，中年男人把一串钥匙交到我的手上：“这套房子这三个月内就属于您了，祝愿您住得开心。”说完，他一跛一跛地走下楼去。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他的腿曾经受过伤，并且极有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有康复。

“真搞不懂你怎么会看上这么一套破房子。”欧阳振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其实，你也大可不必这么急着确定，我们还有一整个下午的时间来慢慢地挑选。下面还有六七套房子没看，而现在，刚看到第二套你就急着确定了。”

我微笑着向他道谢。

“看来，不需要我做什么事了。我要想想办法，这下午的时间该如何打发才好？如果我现在就回去向他们交差的话，他们肯定会认为是我故意唆使你租

下这套又老又旧的破房子，并且他们还会联想到我与那个跛脚的男人有什么关系。老天，真不敢相信这些奇怪的想法！”欧阳振国向我问道，“你确定不需要我帮什么忙了？”

“是的。已经非常感谢你了。”我由衷地说道，“不过，你刚才所说的这些话又是什么意思？我有些不大明白。”

欧阳振国摇了摇头：“怎么跟你说呢？这或许就是不同性质的单位不同的怪象吧。你不要以为所有的单位都像工厂里那样简单，只要安稳地做好自己本岗位上的事情就 OK 了。我们单位不会是这样，这里面有许多你无法想象的事情。不说了，等时间久了，你也就会慢慢明白了。”

我有点尴尬。我是个很敏感的男人，但我的尴尬不会在脸上表现出来。

“一切都会好的。”欧阳振国继续道，“毕竟你才刚来，对我们单位还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我也总不能老是说些泄气话吧。总之你已经来了，以后有很多的时间让你自己去发现。不过，不论怎么说，自己的道路，还是要靠自己走下去。”

是的，自己的路要自己走。来西江市心理咨询与治疗所，是我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在这个行业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不管这一步是对是错，这都是我的选择，我的人生。

“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你，任何一个单位里都存在着许多看不见的斗争，你日后一定要小心做事，不然，你在这里可能是混不下去的，这绝不是耸人听闻哟！”

“谢谢你的好意，我一定会注意的。”

“那行，伙计，祝你开心。明天我们办公室见。”欧阳振国站起身就向外走，我执意要送他到楼下。看着他把单位的那辆银灰色商务车启动并慢慢地滑向公路，我才返身上楼，坐在客厅里那张我第一眼看去就非常喜欢的旧皮沙发上打量着我的新房，思考着该如何重新为它布局。

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有些屋子是可以发号施令的，它们比命运更威严，一眼看上去就会被它慑服。应该住在那样的屋子里。”是的，我想这套老屋应该就是能够发号施令的屋子了。见到它，冥冥之中仿佛就是一种注定。

它坐落于一條老街上，是一套一居室带厅的那种。在客厅里打开窗户，就能看到一间废弃的工厂。后来，我了解到这原本是一家国营单位，只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无应对能力，才宣布破产。老街不长，沿街两边的都是这种建造于五六十年代的老房子，有些还可以追溯到更远，全是仿明清时期的建筑。老

街的尽头是西江的支流，它横穿整个西江市，河水汹涌而湍急。从这套老屋子下去，依次是发廊、餐厅、酒吧、医院、休闲中心、购物中心、自助洗衣店、菜市场，相反的方向是电影院、体育场、公交车站、学校、小型的老街公园等，虽都是清一色的暗灰色房子，墙皮斑驳，却也应有尽有，更重要的是，这种纯朴的外表一下子让我感到非常亲切与自然。

我承认，我是被一条广告吸引过来的。昨天晚上，我还在东江的租房里，花了三个小时在网上搜寻出租的房屋，在我就要失望地关掉电脑的时候，一行字吸引住了我的眼球：幽静的凉台，独立的卫生间与厨房，宽敞的客厅，一间适宜居住的卧室。环境安静，绿树枝繁叶茂，直伸到你的阳台之上，给你鸟语花香之美。价格从优，绝对低廉。后面是一个人的姓名及电话。我凭直觉相信，这不是房屋经纪人在夸大其辞，那个人的名字使我相信他就是房东。

事实证明我的预感是正确的，房东就是这套屋子的主人，他因有紧急事情要处理，不得不低价把屋子处理出去。我像是拣了一个天大的便宜一样，在送走欧阳振国之后，一个人在屋子里快乐地布置着。

对一个刚来到这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这屋子绝对是太合适了，尤其是像我这样喜欢安静的人。客厅、厨房、卫生间与阳台都很宽敞，只有卧室不大，有些逼仄。客厅的窗户方向朝西，这让我有些得意：在城市里生活了这么多年，我总算能够分辨出方向了。现在正是下午四点钟的时候，阳光跳过窗外的树枝闯进来，一下子就照亮了大半个屋子。这些都是我比较满意的，就不用多说了。我要说的是卧室，这个狭小逼仄的空间，这个只带有一个微小方格窗户的房间，这个一张床就占去大半空间的小房子。在这里，窗户的方向与客厅窗户的方向正对着，此刻，我站在里面，像进了没有灯光的地下室。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阳光迟早会照进来。我心情愉快地想着。



## 当新人遇到老人

如果想在这里干出一番名堂，把自己的所学服务到更多的人群中去，那么，四面八方哪一路诸侯我都不能得罪——首先，我要保证自己安全地度过这三个月的试用期。有一句话来形容我目前的状况是最好不过的：新人，得低调，夹着尾巴做人。

## 苏米娜的问题

我听到过苏米娜的声音。当汽车行至江北时，苏米娜发信息过来，问我到了哪里，我告诉她已到江北了。不一会儿，她便打来了电话，她说，到了西江汽车总站下车后，乘坐 26 路公交车，在图书大厦站下车，然后前行五十米，就可以看到治疗所大楼了，我们的单位就在四楼。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甜蜜、亲切、体贴，真是个好女人。

在来这里之前，朋友丁炯逸就告诉我苏米娜是一位很不错的心理医生，在行业内人缘与口碑都不错，从来没有出现过被病人投诉的案例。在我们这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病人，被一两个病人投诉是在所难免的事情。而这种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在苏米娜的身上，这多少有些让我对她充满了好感与好奇。

此刻，在她的私人办公室里，她正在接待一位来访者，我冲她微微地笑了笑，示意她继续她的接待，然后在离她办公桌有两米远的沙发上坐下。苏米娜中等个子，保持着很好的身材，像刚过三十岁生日的样子。如果不是丁炯逸亲口告诉我她已经四十二岁了，我是无论如何都猜不出她的年龄的。她自然卷曲的头发，随着她说话时的抑扬顿挫而微微地颤动着，我感到自己正被一种非常隆重而强烈的幸福包围着。

很显然，苏米娜接待的这位是个有些敏感而神经质的女人。我坐在沙发里，以一个专家的立场来观察着她——保持得姣好的面容，皮肤洁白，丰腴的大腿在黑色短裙的包裹下玲珑毕现。她的内心完全被某件事所牵引，对我的进来似乎并没有注意。

苏米娜用她好听的声音对她说：“不，我的朋友，我很明白你现在的心情，也很感谢你走那么远的距离来这里找到我。不过，我必须得告诉你，我现在已经不负责具体的诊疗了。你的事情我可以安排一位我们所里资深的心理咨询师

来负责，她的经验也很丰富，她将办理你的案子，并且会办得很好。”说完，她拿起电话按了几个按键，不一会儿刚才带我进来的那位好看但有些冰冷的美女走进来，把来访者带了出去。

关上门，苏米娜转身热情地同我握手：“不用说，你一定就是龙昭宇龙医师了，我见过你的照片，果然是一表人才！”

我站起来，客气地说“过奖”，又同她一起在沙发里坐下。

“让你久等了，真是怠慢了。”苏米娜又起身，为我添加一杯温水，继续说，“不过，也真搞不懂现在的女人，一丁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也要闹得鸡飞狗跳的。你说，就刚才这位患者，人看起来很漂亮，却总是疑神疑鬼，总是怀疑自己的老公跟别的女人有奸情。结果倒好了，她老公真的跟别人好上了，这下她没辙了，就跑过来向我们求助，还说是朋友向她介绍的我，一定要我接下她的案子。”

“其实，这位患者的心理也算得上是比较正常的，只是她比较多疑罢了。从她刚才的诉说中，可以用两个效应来解释她的心理：暗示效应与从众效应。”我分析说。

“哦？如何解释？”苏米娜饶有兴趣地问。

“暗示效应是指在无对抗的条件下，用含蓄、抽象诱导的间接方法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从而诱导人们按照一定的方式去行动或接受一定的意见，使其思想、行为与暗示者期望的目标相符合。一般说来，儿童比成人更容易接受暗示。但是，在生活尤其是在感情生活中，成人更容易接受暗示。夫妻间的不信任或者不和谐可能会通过一点点动作表现出来。这个女患者常在心里怀疑自己的老公出轨，常常这样想，必然会形成一种心理暗示，而这种暗示又会指引着她的许多行为，诸如在老公面前流露出不满、发牢骚等，可以说，她现在的这种情况完全是她一手造成的。这也是现代社会生活中，导致许多夫妻感情破裂的一个比较常见的心理作用，没什么好奇怪的。”

我看到苏米娜对我的分析露出赞许的神态，就继续向下说道：“至于从众效应，就更容易解释了。有一个成语叫做‘三人成虎’，意思是说，有三个人谎报集市上有老虎，听者就信以为真。这种在社会群体中不加分析地接受大多数人认同的观点或行为的心理倾向被称为从众效应。刚才的这位女患者面对现在的这种结局，对自己也不多加分析，只是听闻朋友说您是一位有名的心理咨询师，能够帮助她解决难题，所以就来找您，这就是一种从众效应或者是从众心理在作祟。总的来说，这两种效应所表现出来的心理情况应该算是比较正常

的，她的心理疾病还能够及早地给予治疗与纠正。”

“非常好，分析得果然是入情入理，东江市‘心理咨询行业的黑马’这个称号果然不是乱盖的。不过，有一点我还是不很明白，既然你这么优秀，为什么东江市的心理咨询机构却不重用你？”

我尽量使我的脸色不发生改变。

“当然，”她说，“在你来我们治疗所之前，我们也曾对你进行过调查，也知道你出过什么事。你因为违反职业道德被吊销心理咨询师执照，并且还不准从事与此有关的职业。”

“我没有被吊销执照，我也没有违反职业道德。”

“卫生局下发的简报上是这样刊登的。”

“我没有看过什么狗屁简报，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造谣中伤我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件事中，我只不过是一只最可怜的羔羊而已。”

“怎么回事？”

“我帮他们成功地策划了一次活动，使他们获得了很大的利润，然而，在最后进行利益分配的时候，他们为了减少我的那部分，就故意找事。”

“这有什么稀罕？许多过河拆桥的人都是这么干的。”她说。

“问题出在他们抓着我的话柄。”我坦白地说，“活动的另一位负责人，是某单位的办公室主任。为了这次活动我常与他碰头交流，有些我不该说的话，我却跟他说了。我原以为他是一个值得相交的人，没想到，最终他却因为一点利益就玩了这么一个手段。”

“这也没什么，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说的就是这个理。只是，你说了什么话？”她十分感兴趣地问。

“我告诉他，如果有一个人哪一天真的逼得我过不下去了，我会采取非常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尊严。我告诉他，心理咨询师在这方面是万不能得罪的，一名优秀的心理咨询师能够完全地控制另一个人，并且支配他干出任何一件自己想干的事情。”

“讲下去。”她的眼睛里流露出异彩，说，“又怎么样了？”

“我告诉他我可以做到，并且可以做得神鬼不知。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会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后来，在利益分配产生冲突的时候，他把这件事给抖搂了出来。”

“之后呢？”

“市卫生局介入调查，停止发给我执照一年，他们以为我是心理界败类，

我辩称这只是斗嘴，他们不相信。当然他们重视的是问题的另一面，他们不容许心理界有这样的事情或者言论出现。”

“但这仍不能避免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啊？”苏米娜道。

“是的，不容许的事情并不一定是不会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这个社会就是如此奇怪。”我说。

“你真的能够做到吗，昭宇？”她问。

“是的。”

“是那种通过催眠的方法？”她问。

“不是。催眠是让别人不知不觉地去做，或许去做的事情完全违背了他的意愿。我的做法是让人在完全有知觉的情况下，并且又非常乐意地去做。”

“除了催眠，我想不出另外的办法了。”

“催眠根本算不上办法。”我说，“我是指心理意义，也就是一个人做一件事心理所产生的成就感或者是认同感，我们真的可以利用这种心理意义来做出许多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昭宇，告诉我。”

我笑着说：“我刚才说过了，我已经做错过一次。”

“哦，明白了，也很抱歉我的冒昧。”苏米娜说着，脸上却没有任何歉意的表情。她突然转变话题，继续往下说，“非常欢迎你的加盟。你的到来，使我们的治疗所又增强了不小的实力。丁炯逸向我介绍你的时候，我还不相信，你就是提出眼动脱敏与再加工心理治疗方法研究专题的龙昭宇，要知道这项疗法在国内还从来未被发现过，而你又是这么年轻！现在，通过简短地同你交谈，我明白了你是一位完全不容小觑的心理咨询师。”我享受着她的称赞与早晨美妙而温暖的阳光，笑容满面。

“非常感谢您的称赞，”我说道，“正如您所说，这项疗法的确还未被使用，在美国，也只是刚刚进入研究阶段。确切地说，这项疗法会不会起到什么治疗效果，目前我还一点把握都没有。”

“这是可以想象的，毕竟从提出到研究再到临床，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不过，我们都充满了期待，我相信即便是韦煜恒韦部长，对你也会赞不绝口的，像你这样年轻又能够在某一个领域有建树的人确实不多见了。此刻，我真的有一种押对宝的感觉了。”她的声音轻轻的，但每一个字符都能够十分清晰地进入你的耳膜与大脑皮层，并且让你在不知不觉中随着她的话语而兴奋起来。

“谢谢，您真的太会称赞人了，并且一点也不会令人感到不好意思或者是

难为情。难怪在我临来之前，丁炯逸一再嘱咐我要多向您学习！我想以后您就会发现我的讨厌之处了，我会像一只苍蝇那样，每天叮着您不放的，直到吸干您的最后一滴血为止。”我开玩笑地说道。

“呵呵，只要你不怕被拍到，那就尽管来好了。我们所里就苍蝇拍多，几乎每人都有一把。”苏米娜回应我的话说道。我以为这句仍然是玩笑话，直到很久之后，才明白其中还蕴含着比较复杂的深意。

“一切都已经安顿好了吧？房子也找到了？”她关切地问道。

“是的。多亏了欧阳主任昨天抽出一个下午来帮我，不然，我自己还真的搞不定。”我故意提到欧阳振国，我不希望他因为我的原因而受到批评或是其他不好的影响。尽管对这里我还一无所知，完全不了解他们的运作模式，但欧阳振国昨天临离开我的租房时的喃喃自语，我还是比较清晰地记了下来。

“欧阳振国？”苏米娜的脸上闪过一丝不快。

“是的。昨天下午他可帮了我的大忙。在他的帮助下，我找到了比较合意的房子，我很喜欢那里。”我没有注意到苏米娜表情的变化，继续强调地说着。

“嗯，安顿好了就好。现在，我带你去见一下我们的韦煜恒所长，他也是我们市医生公会的会长，我想，见到你他一定也会很高兴的。”苏米娜的脸上又恢复了笑容，她打开房门的时候，一束阳光正透过走廊照到她的脸上。

## 领导的心事

推门走进办公室，我站在门旁，等着苏米娜为我介绍。

苏米娜却什么都没说。她在一张靠近门旁的双人沙发上坐了下来，然后示意我在她身旁坐下，我坐下了。距沙发三米远的老板桌后面，坐着一个中年男人，他此时正低着头投入地看一份文件。他看文件的时候，一边皱着眉头，好像在沉思，一边用笔不住地圈圈画画，显得非常专业。

苏米娜闭口不语。我百无聊赖，目光不停地在办公室内转悠。这是一间比较大的办公室，有不少档案柜，有一张双人沙发和两张单人沙发，还有一个纯木的茶几，上面摆放着一套精致的茶具，茶杯里还残留着茶叶，看来是有人刚喝过茶。老板桌很大，前面有两张舒适的椅子，后面的椅子上坐着的是一个刚四十岁出头的中年男人，戴着一副深红色的玳瑁眼镜，保持着较好的身材，大约六十五公斤左右，皮肤有些呈现古铜色，看上去是经常运动的缘故。

三分钟过去了，他没有抬头；五分钟溜走了，他仍旧沉迷于那份文件之中。停留了十分钟，他终于把视线从文件上移开，看到我们，有些吃惊的样子。

苏米娜赶紧站了起来。她向他介绍我：“韦部长，这位就是我与您提到过的龙昭宇，他今天正式到所里来报到。”

我也赶紧站起来，上前同他握手。韦部长同我很用力地握手，应该放手的时候，没必要地又加点力气握了一下。最后加上去的几分力气，大概是他官僚心态发作，表示对我认可、欢迎我到来的意思。

“龙医师，你在东江的大名，真是如雷贯耳。”他说。我注意到他说话时尽量把肚子收紧，好像是在镜子前演习似的。事实上他可能每件事情都在镜子前演习后才拿出来做。这样的人，如果为人正直，那绝对是下属的福气，在他的庇佑下，相信每个人都会拥有很好的前程。

韦部长把我让进沙发坐下，然后，他坐在我对面的那张单人沙发上，苏米娜就坐在我们的中间。他微笑着问：“喜欢喝什么茶？”

“对茶我没有了解。”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那就喝铁观音吧。”他说道，然后转头向苏米娜说，“苏所长，那就麻烦你了。”

苏米娜会意，她非常利索地把茶具清洗了一下，然后拿过电水壶，在饮水机上接来一壶水，开始煮起茶来。

“龙医师是哪里人？”他开口问我。

“您可别称呼我医师，”我惶恐地说道，“您就直接叫我昭宇吧，或者小龙。我是河南人，算是来自中原地带。”

“哦，那可是个好地方。中原出人才啊！”他好像对中原也有了解。

“是啊，昭宇就是一位非常难得的人才。”苏米娜说着，一边给了我满意的一眼，“您千万别被他的外表蒙骗了。如果您从外表上认为他只不过是一傻大个，那您就大错特错了，他拥有着非常好用的脑袋，那里面全是些用之不尽的好点子。”

我看到在她说这些的时候，韦部长的眼睛始终低垂着，脸上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

“谢谢，你们对我都太过奖了。”我客气地回答道。

“我看过你的简历，你是从东江过来的，并且在那里待了不短的时间。”他说。

“是的。到今天为止，我在东江整整待了十年。”我如实地回答。

“哦？那你比较早就出来了。你是什么学历？”

“我中学毕业就出来了，所以没有什么学历。”我回答，“后来，我接受过艺术、文学、人文的教育，但都不太能使我很好地生存下来，所以，我转为了心理研究，一直到现在。”

“你多大了？”

“27岁。”

“结婚了吗？”

“没有。”

他说：“你对我们了解多少？对我们的治疗所？”

“老实说，一点都不了解。”说这句话，显然我撒了谎。西江市心理咨询与治疗所是整个东南沿海地区最有名气的心理咨询机构，从事心理职业的人没有哪个不了解它。只是，在不明白韦部长问我这话具体的意思的时候，我最好还是不要发表太多的言论。

“你比较实在。”他说。这时，苏米娜已将茶煮好，倒进小茶杯里，她把小茶杯端到韦部长面前，然后又放了一杯在我的面前。韦部长端起茶杯慢慢地品尝着，又好像在思考着我们刚才的对话。

将杯里的茶喝完，他把杯子放到茶几上，苏米娜又为他加满。

“韦部长一定是常常运动，身材保持得很好。”我突然说道，“我也很喜欢，但很多时候我做起事情来总是一气呵成，没有休息时间，所以每次治疗结束，我都希望能够给自己放一天假，好好地轻松一下。”

“是的。运动能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韦部长说。苏米娜看着他，又把目光转向我，不明白我突然如此说的原因。

茶叶在开水的浸泡下慢慢飘出清香，韦部长没有说话，我看到他眼泡浮肿，思索地看着我，眼皮慢慢闭上，又艰难地打开。

这一定是被许多心事缠绕的结果。我说：“韦部长要是有什么心事，不妨请直接说出来，看看我能不能帮助解决。”

他惊愕地看了我一眼：“怎么？为什么？我没有……”然后，他停止解释，突然真正地笑出声来。

“好！”他说，“不愧是东江心理行业的黑马，果然厉害。我与心理咨询师也打过多年的交道，现在还主持心理咨询与治疗所的工作，我一直还自诩病人不开口，我就能诊断出三分病来，没想到自己却被人看透了。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古代有则笑话，相信您一定听过。笑话是这样的：一位解差押解

一位和尚去府城，住店时和尚将他灌醉，并剃光他的头发后逃走。解差醒时发现少了一人，大吃一惊，继而一摸光头转惊为喜：‘幸而和尚还在。’可随之又困惑不解：‘我在哪里呢？’这则笑话一定程度印证了苏东坡的两句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种情况也被称为‘苏东坡效应’，这种效应说的就是人们往往缺少对自身的理解。就拿您来说吧，您知道我要来治疗所上班，就一直研究我的资料，我进来与您谈话的过程中，您一定在观察我，这说明您一定有事情想询问我，但又不知我是否真的能够解决您的疑问，所以就一直在犹豫着是否说出来。不过，我敢说的是，您的心事显然已经影响到您正常的睡眠了。”

韦部长呵呵地笑了，他站起身走到老板桌前，取过桌面上的软包中华烟，然后重新在沙发上坐下。他从中抽出两支烟，一支递给我，一支他自己点上。

“我的确是有心事。不过，这些琐事也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我现在有另一个问题想请教您。”韦部长说。

我正在为自己把烟点上，赶紧猛吸了一口，回答：“实不敢当。有什么问题我知无不言。”

“眼动脱敏与心理治疗的关系我实在有些不理解，你确信这种疗法有效果？”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老实说，就连我们临床常用的心理疗法，比如精神支持疗法、暗示疗法、行为疗法等是否真正地能够起到作用，我也不清楚。”

“你对医疗改制有什么看法？”他突然转变话题。

“这是必然的。”我说道，“东江市的医疗事业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在没有改制之前，老百姓怨声载道，医院里也常有各种医疗事故发生，而医疗成本却始终不见下降。现在改制之后，呈现给大众的是一种全新的面貌。现在东江市的医疗事业已经走向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在东江，我曾参与过一家中型医院的改制，对那个过程十分熟悉。

“非常感谢你的加盟。你诚实、谦虚、有才华，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真不多见了。我刚刚看完你在《心理周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十分有说服力。我也相信，西江市的心理咨询行业会因为你的加入而重新焕发生机。”他站起来，同我握手。

“谢谢您的称赞与信任，我一定会尽自己所学，为我们所的事业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我满怀信心地说道。

“笛卡你见了没有？你可要好好地感谢一下他啊，我们都得感谢他。如果不是他极力推荐你，我们是不会考虑你这名只有中学学历的人进入的，但现在证明了，笛卡的推荐是正确的，你确实是一位难得的人才。”

“谢谢您的一再夸赞，我确实没有您所说的那样好，我只是在朝自己的兴趣爱好不停地学习与摸索而已。”我说，“时间太紧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拜访他呢。”

“那你现在就去见一下他，恐怕他也等不及要见你了。”

“好的。谢谢您，韦部长。同您谈话，我十分愉快。”我由衷地说道。

“呵呵，那好啊，欢迎你以后随时找我聊天。”

“我会的。”我说道。然后，再次同他握手。苏米娜走在后面，轻轻地把门关上。

## 烦恼的笛卡

与笛卡见面，好似有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苏米娜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门前，黑色的纯木门板上有一张小小的黄铜做的名牌，上面写着“常务副所长办公室”。苏米娜进去的时候，我注意到她没有敲门。

笛卡正在电话里同一个人在据理力争什么。看到我们进来，他示意我们先坐下。在电话中，他向对方说道：“不是这样的孙老板，您那些条件让我们很难再做事情了。要知道，我们本身就是义务诊疗，没有任何经费的，这就需要我们所里出这一部分经费，如果您还要提出各种条件，我真的就只好做事了。要不，您再考虑一下？”他停了一下，好像在听对方的意见。然后，他还想再说点什么的时候，对方切断了电话。

他无奈地笑了笑，随即意识到房间里还有客人，便把电话放下，从宽大的办公桌后面走出来。苏米娜为我们介绍：“笛所长，这位就是我们新来的同事，年轻的心理治疗师，龙昭宇。”接着，苏米娜又向我介绍笛卡，“这位就是笛卡，我们所里的常务副所长。”我刚想说些什么的时候，笛卡一把握住了我的手：“欢迎你，龙昭宇！认识你我很高兴。丁炯逸在我面前称赞你多次了，但我着实没有想到你是这么年轻！快，请坐！”

待我坐下之后，苏米娜说道：“龙医师，你同笛所长在这里聊吧，我还有

些事情要处理，就不陪你了。你们聊过之后，你到我办公室去，我再为你介绍所里的其他同事，还有安排你在办公室里座位的事情。”说完，她走了出去，一副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样子。

笛卡掏出一包精装“好日子”香烟，从中抽出一支，自己点上，然后想了想，又抽出一支，递给我，我拒绝了。我也从口袋内掏出一包烟，是老牌子的“黄金叶”烟。我说：“我还是喜欢这个味道。”我像是在老朋友面前一样无所拘束，这让笛卡感到很意外。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竟然这么年轻！”笛卡吐出一口烟，重复着刚才的话。

“笛所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们之前曾见过，你就忘记了？”我说道。

“哦？”笛卡显得很吃惊，他问道，“我们是在什么时候见过的？”

“三年前，东江市举办的心理专家高峰论坛，会下，我们还在街边一个露天大排档喝酒喝到很晚，当时，你还一直在抱怨这个社会目前风气日下……”

笛卡猛然一拍脑袋，用手指着我说：“你，龙昭宇，红衣小子！特能喝酒，那天晚上连着干下去三瓶啤酒，仍然面不改色！哈哈哈……”笛卡用手使劲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实在没有想到，我们会在一起做事！这下好了，以后喝酒能够找到对手了。”

我能理解笛卡。在刚到东江的前几年，我也是如此。很多时候，喝酒找不到人。这并非是说东江人少，东江的人非常多，然而，别人如果同你不熟，怎么会同你一起喝酒呢？在那几年里，我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当地人对我们这种外来人员的排挤与不屑。不过还好，东江的外来人口比例较大，占据着整座城市总人口的六成以上。所以，后来我很快就结交了几个死党，再也不愁喝酒找不到人了。而西江不同，据我了解，西江的外来人员还不足这座城市人口的一成，而同样是外来人员的笛卡也难免找不到人喝酒了。

“那好，只要你乐意，随时召唤一声，小弟我随时奉陪。”我说。

“我就喜欢你这么爽朗。”笛卡说。他停顿了一下，问我，“昨天，欧阳振国帮你找房，找到合适的没有？”

“找到了，谢谢你啊！”我这才明白昨天欧阳振国去车站接我，以及帮我找房，都是笛卡安排的。看来丁炯逸说得的确不错，笛卡平时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然而，在很多时候，做起事情来，却是心细如发。

“我刚才听到你在电话里谈事情，是不是现在有什么活动要进行了？”我问道。

“是的。市卫生局组织了一批心理专家，有的还是从北京请过来的，要走

进工厂、企业，为底层的打工者做心理辅导。这本是一件好事，却没想到，很多工厂都不愿意接受辅导。同他们的负责人谈，他们就以生产太忙为由一口拒绝。有两个还好一点，愿意接受辅导，但提出这样那样的条件，说是要补偿他们停工所造成的损失。你说这气不气人？”笛卡有些愤愤地，大有埋怨社会风气日下的样子。

“我在东江也曾组织过类似的活动，需不需要我帮忙，同这些人谈一下？”我说。

“哦？你愿意帮我这个忙？那自然是最好不过了！天知道，这些事情，已经令我有些焦头烂额了。”笛卡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兴奋与惊奇。

“不过，有一点，我必须先声明，待事情办好之后，你可一定要请我喝酒啊！”我开玩笑地说道。

“那是自然！老弟你来到这里，什么都不干，我也要请你喝酒！”笛卡说道。看来有一点，我们俩是十分相似的，那就是，谈起酒，都是精神百倍的。

在东江甚至全国许多的工业城市，像华忆科技园这样的工业区到处可见。但它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区，它比我们想象中的工业区更有规模，更气派。有一阵子，国家的政策对工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许多地方投资办厂像鼠疫一样快速流行，许多工业区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各地设立。许多城市，即便是没有自己的源头产业，也会弄出一个有规模有气势的工业区来，目的是对外支撑本市的“门面”，让别人以为自己的城市也在搞工业发展，并且搞得是蓬蓬勃勃、红红火火的。

华忆科技园不是这种情况。它是由一位在国外赚了大钱的姓傅的归国华侨投资兴建的，据说首次投资就达1.2亿美元。当然，西江市政府也做了大力的支持，三百亩地20年的占用及使用费用不收不说，还免了20年间所产生的一切税务。这让很多人眼馋，但也无可奈何，谁叫你没有能力或者资本不够雄厚呢？如果你也能像那位华侨出手就是1.2亿美元，相信你也能够享受到这种优待。话扯得有点远了，还是说回华忆科技园。经过历时近十年的发展，华忆科技园从原来的只有几栋厂房变为了集研发、生产、培训、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大型工业社区，里面不仅开放有图书馆、网吧、购物中心，还有专门用来培训技术人才的职业学院。据说从这所学院毕业出来的学生，国家承认学历，到任何一家同类的生产公司里都能够获得高薪的工作。

这样一个拥有着比较丰厚的福利待遇的工业区对于出门在外谋求生活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归宿。然而，一场数十年不遇的金融风暴悄无声息地袭来，慢慢地改变了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神话正在破灭，“孔雀东南飞”的格局也正在转移。许多劳动者从东南沿海慢慢地向祖国的西部和江浙一带转移。在这种局势下，就连号称全国工业之首的东江市，工业生产也是一落千丈，更甭提数十年工业还一直处于起步阶段的西江市了。行走在街头，你很难碰到一名外地来的打工者，这足以说明西江市的工业所受到的影响了。很多工厂的企业主，在这个时候也都选择了明智的举动，要么是关门大吉，要么就是像工人们一样迁往内地——高额的税费及各种成本使他们已无力在这里继续支撑下去。

仅存的几家企业也做出了迅速的调整：一方面用加薪来挽留想走的工人；另一方面，宣布在合同期内，如果员工自动辞职，不仅得不到应有的补助，还会损失一大笔应得的福利。接下来，便是苦口婆心的规劝。这些工作做完之后，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虽然仍会有部分人员流失，但没有影响到生产的正常运作。

华忆科技园就是这为数不多的几家之一。据我所知他们不仅增加了所有员工20%的薪资，还承诺不管处于何种职位，只要在公司做满十五年，一律解决住房问题及户口问题。这是比较诱人的条件，甚至有一段时间里，我也有种冲动，想进入他们那里做一名小职员，或者是做一个普通的流水线员工。毕竟，对于我们这些在外谋求生活的人来说，房子与户口是我们一生奋斗的目标，然而，到头来是否能够实现，还是个未知数。

“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我深知这其中的道理。在东江时，我也曾多次碰到过这种情况：你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对企业的发展也有着非常大的帮助，老总一旦见了你就一定会采纳你的意见，然而，那些所谓的忠心的中层管理者却会告诉你“这件事不好办呢”，他们甚至还会怀疑你是否别有用心，从而会对你百般阻拦，你甭想通过他们去见老总，除非你用种种好处“驯服”了他们。所以，我没有直接去科技园，而是叫了一辆出租车，在市区里到处逛。我让出租车司机在高档小区、别墅区处逛，我有让别人具有开口说话的冲动的办法，果然不多久，我便从出租车司机的口中得到了我想知道的信息，并且对市区里哪一位重要的人物住在哪个小区，都了然于胸。

这自然是跑腿的结果，看似简单，但对于一个不明白经营管理之道与心理学运用的人来讲，则会始终不能够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笛卡是一位资深的心

理咨询师，他在心理咨询方面的造诣绝对远远地高于我，然而，由于他对经营管理不熟，不明白其中之道，所以只能干着急。眼见是一件好事，但却无人领情，自己也只能跟着烦恼。

## 偶然邂逅

我提着一份花了十元钱在路旁小吃店里购买的早餐，还有一份当天的早报，来到了龙泽花园小区。在经过小区保安的时候，我在电话里讲道：“昨天你们没来就算了，今天如果再不来的话，你们就不要来了。现在的工程队到处都是，你还怕我找不到装修的人是不是？”在电话里我大声地讲着，好像因为装修队的不守时而影响了我住进新房。保安在为我打开小区的门的时候，我冲他点了点头，他没有让我登记就直接放我进来了。

龙泽花园小区是西江市最为高档的社区，与全国著名的西江炮台仅一墙之隔。据说，在这里居住的人，非权则贵，就连门口的保安，据说也是从武警部队特地调过来的，这里守卫非常严，做推销的或者是闲杂人等，想混进来门儿都没有。在没有进来之前，对于出租车司机的描述我一直似信非信，但此刻，我确实明白了，他所言不虚。

走进小区，用步入仙境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只见小区内山水相依，楼台掩映，溪水四布，草木葱茏，竹木并茂，鸟语花香，间有古木奇石点缀其间。居住此间，不仅象征身份，更能因心旷神怡而益寿延年啊。小区的楼房并非那种比较高的建筑，全部采用法式的建筑，三层半小洋楼，以一栋为一单位。我没有在这些小洋楼面前逗留，而是径直登上了小区内一座不高不陡的龙虎山。我慢慢地沿着台阶而上，使自己尽可能地像每一个晨练的人那样，看起来轻松自然。也许是昨晚下过雨的缘故，一进入小区，就感觉到一股沁人心脾的新鲜空气扑面而来。

我要见的人是一位居住在这个小区里的叫傅东升的归国华侨，是的，你猜得不错，他就是华忆科技园的老总。从别人的口中我了解到，这一段时间他从国外专程回来，就是为了处理公司目前所遇到的危机。我还了解到，每天早上，他都有爬山的习惯。而我坚信，爬山他不会跑到市外人迹稀少的地方，而会选择在小区里的这座龙虎山，因为据说他当初在这个小区里买房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个花园小区里有一座山。

此时的龙虎山还笼罩在濡湿的水雾之中，整个花园小区借着山势起起伏伏的绿色愈加青翠葱茏，似乎一伸手就能在空中捞住一把绵软的雾絮。不时有大颗大颗的水珠从树叶上悠然滑落，滴在我的肩上，冰冰的，凉凉的，使我相信这才是真正的春天。

山顶广场上还没有人。我坐在那里悠闲地把早餐消灭掉，一边思索着与傅东升老总的“偶遇”，我要创造一个很自然的机会，让我们相识，并且在他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多大一会儿，我看见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正踩着湿漉漉的台阶向山顶爬来。从他中等的身材、有些灰白的头发上，我断定他就是我要等待的人。我下意识地用手搓了搓脸，然后伸开双臂做了一个扩胸动作，一边做着，一边朝来路走去，做出已晨练结束就要下山的样子。

待来者走近的时候，我看清了他的样子：白白净净的，带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鼻直口阔，慈祥的浓眉下面有一双典型的知识分子式的眼睛，一身体闲的运动装，显得十分干练。走到他的身旁，我装作很吃惊很意外的样子突然说道：“哟，傅总！您也喜欢晨练啊？”

他抬起头看着我，目光里流露出疑问。但很快，他便笑着说道：“呵呵，是啊，每天我都要晨练的。”

“我也是，不过今天第一次碰见您。傅总，想必您一定不认识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龙昭宇，是市心理咨询治疗所的，去年在市委召开的优秀企业家表彰大会上，听过您精彩的演讲。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想找机会好好地向您学习呢，没想到今天倒碰到了。”

傅东升哦了一声，仍然是一脸恍悟的样子，或许又感觉我是这个小区里的业主，应该也是有些身份的人，他笑容可掬地向我说道：“心理咨询治疗所？哦，不错，很有潜力的年轻人。很不错，呵呵，很不错，我很喜欢同年轻人打交道，有朝气，有活力，永远都充满着阳光。”

我由衷地称赞他说：“傅总，难怪您身体这么好，原来这都是晨练的结果。真的佩服您啊，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现在很少能够坚持下来做一件事了。我真的要好好地向您学习，以后每天坚持晨练，用您的精神来鞭策我自己。”

每一个人都喜欢被别人称赞，或许傅东升也不例外。在晨练的过程中，突然被一个年轻人认出来，并不断地称赞自己，傅总显得十分开心。他轻松地说：“现在的年轻人哪里还有什么耐心啊，别指望他们能够像我们这些老头子一样，能够坚定自己的目标几十年都不动摇。不过，小伙子，你有这份心，也已经很

不错、很难得了。”

“傅总您过奖了。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更应该多向你们这一辈学习，要及时发现自己的缺点，从你们的身上汲取营养，这样才能够快速而健康地成长。就拿我来说吧，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好学，常常从别人的身上学到能够使自己成长的东西，现在说不定还在工厂的车间里做一名流水线工人呢，也就不会有机会到我们市心理咨询治疗所来做一名心理治疗师了，更不会站在这里碰到您了。”我说的是实话，没有一句欺骗他的言语。

“哦？你也在工厂里做过？”傅东升好像对我在工厂里的经历有些兴趣。

“是啊，仓库管理员、流水线生产员、车间统计员、生产主管等，工厂里的所有岗位我基本上都做了一遍。说实话，我很感谢我以前所在工厂里的那位老总，是他给了我机会，让我随着能力的提升，及时地拥有合适的职位。对于这样的老总，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是他成就了我。”

傅东升点了点头，笑道：“说得不错，人就要懂得感恩，对别人的滴水之恩就要以涌泉相回报。这样在人生的道路上你才会走得更远啊！”

我装作痛心疾首状，说道：“是啊。但很多时候我也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我那位老总是一位好老总，相信他对任何一位愿意学习的人都会提供这样的机会，但为什么却没有人像我一样，取得这样的成绩呢？思考了很久，我终于明白了，问题还是出在这些人身上。”

“哦？有意思，这话怎么讲？”傅东升停止了做扩胸运动，微笑着等着我继续说下去。

“主要是这些员工的心态有问题。”我开始为他介绍。我使用的是一种平缓的语气，我知道像他这种人一旦对某个话题感兴趣，就会一直探究到底，没有弄明白事情的真相，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的语气非常缓和，主要是给他充足的思考时间。“比如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你让他直接坐上一个管理的职位，他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在他的想象中，工厂里的工人都是一些低层次的、没水平的人，他认为他是读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理所当然地应该管这些没文化的人。所以，他不会把精力放到工作与业务上面，而是想着如何做更少的事情，获取更多的利益。这种人不但事情做不好，很多时候对放在面前的学习机会也会视而不见。”

我看到傅东升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就继续往下说：“如果把这名大学生直接放到基层，他的心理就会有巨大的落差产生，这时就会有两种情况发生：一种是，他感觉这家公司不重用人才，像他这么‘优秀’的人只能在基层做一

名普通的员工，他会选择走人；另一种情况就是他可能会明白这是公司在试用他，早晚他会被公司当做人才重用的，这个时间段内只要不犯错误就可以了。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发生，他都不会选择去主动学习。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心态。他的择业观、对工作的价值观在作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余的事情都好办了。”

“哦？”傅东升侧目看着我，非常感兴趣地说，“这种方法你尝试过？”

“是的。”我露出微笑，说道，“在东江市，当我把这个方法告诉那位非常有爱心的老总之后，他十分高兴。当时我已经是一名取得执业资格的心理医生了。他聘请我过去，给他们全厂的员工进行这方面的培训，结果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他们被占用的是一个月的晚上时间，但收获却很大。不仅在全厂里形成了良好的竞争与学习氛围，员工更加意识到了老总是一个非常好的老总，企业拥有了非常强的凝聚力。就拿这次金融危机来说吧，他们厂里的员工不仅没有离开的，反倒是增加了不少。”

“哦，那你对这块的培训，想必有些心得了？”

“心得谈不上，只是曾做过几次。”我谦虚地说道。

“说实话，老弟，我工厂里目前也正陷入这次危机的影响之中，人员波动非常大。如果小兄弟愿意的话，我想请您到我的工厂里进行几次你所说的心态培训。”

我开玩笑地说道：“我的费用是比较高的哦！”没等他开口，我话一转，接着往下说，“我现在在心理咨询治疗所上班，就不能私下接这些活来做了。你知道，每一个行业都有着自已行业的潜规则。不过，据我了解，最近市卫生局好像在举行这类的活动，是请一些心理专家到企业为员工进行这方面的培训，目的也是为了帮助企业渡过这次难关，据说还是免费的。”

“是吗？我没有听人说过这件事啊？”

“那这样吧，我也再仔细地了解一下，等了解清楚了，我和您联系。”

“好，我等你消息。”他同我交换了手机号码，然后又同我握手告别。

## 患者家属的吵闹

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漂亮的护士小姐正在用一条湿毛巾擦拭着门上的玻璃，看来，墙壁她已经擦拭过了，“西江市心理咨询与治疗所”几个金色的大

字正在闪闪发着亮光。

“早上好。”我说。

她点点头。

“办公室里还没有人来上班？”我指着房门紧闭的办公室问。

“是的。”她回答。

“不是九点钟上班吗？”我问。

“是的。”

“可现在已经是九点过十分了。”我看了看挂在导诊台旁边的挂钟，说道。

“是的。在这里就是这样。”

“我应该怎么称呼你？”我问。

“周若暄。”

“幸会，周小姐，”我说，“我是龙昭宇，刚来治疗所上班。”

“我知道。”她仍头也不抬，自顾擦她的玻璃。

“既然我在这里工作，”我继续我的话题，“我是医生，而你是护士，今后我们见面的时间会很多。假使你不欢迎我，我也不会喜欢你。”

她把毛巾放在身旁的水桶里洗干净了，在直起身来把毛巾拧干的时候，看了我一眼，说：“随便。”然后，她继续擦另一扇门的玻璃。

我走过导诊台，在后面的椅子上坐下。过了一会儿，我问：“除了等候他们上班，我能够帮你做什么吗？”

她摇摇头。

我从口袋内掏出一包香烟，从中抽出一支，点燃。椅子是硬的，我想把自己的身体放舒服一点，但我尝试了几次，脚都无法放到导诊台上，只好作罢。我一边抽着烟，一边让自己的头脑放松，想趁他们都还没有来上班的时候，小睡一会儿。早上为了能够见到傅东升，我起得很早，因为我要计算遇到各种阻碍的可能。但事实证明我那样想是多余的，从走出我的老屋到龙泽花园小区，再到走进去在龙虎山上与傅东升见面，每一个过程都没有任何阻碍，格外顺利。但我牺牲的却是宝贵的睡眠时间。

电梯的门打开了，接着便是铿锵有力的脚步声。九点十五分，笛卡走了进来。

“龙昭宇，看到今天的晨报没有？傅东升为了员工的问题专程从国外赶回来了。”笛卡冲着我兴奋地喊着。

“嗯哼。”我应付地回答着，这个时候，我感觉眼皮非常沉重。

“我要跟你好好地谈一下，我们商量一下，如何去见他。见到他，我们的

这次义诊就可以顺利进行了。”笛卡掩饰不住的兴奋，好像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一样。

“我已经见过他了。”我含糊地说，感觉声音好像不是从自己的喉咙里发出来的一样。

“这是真的？昭宇，快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他停了一下，说道，“不，现在不要说，我要你到我的办公室来，我给你冲一杯可口的咖啡，你看起来太累了。”

我摇摇晃晃地跟着他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我将见傅东升的经过与他讲了一遍，我看到他的眼睛在慢慢地放大，最后，喝尽杯里最后一滴咖啡的时候，他说道：“你真是一个有脑筋的好人。告诉我，你是怎么得到他回国的消息的！”

“全都是跑腿的结果。”我说道。我看到他的沙发正好能够让我舒适地躺下，于是告诉他，我要借用他的沙发半个小时，请不要介意。

他连声地说着不介意，不介意。几分钟后，我听到他打开办公室的门，然后又轻轻地关上，听脚步声是向另一个办公室走去。接着便是短时间的安静，而在这个时间，我及时地进入了梦乡。

电话铃声把我惊醒，然后我听到笛卡接电话的声音。我一下子从沙发中弹起，看看时间，已经是十点半了，我睡了一个小时！心中不由得暗暗埋怨自己，现在是在单位上班，不是以前那种自由的生活了，怎么睡起来没头没尾的？自己也真是的，上班的时候，怎么能够睡觉呢？看来自己的自控能力还不行，需要加强，不然在以后的工作中，非闹乱子不可。

笛卡还正在打电话，我冲他做了一个要去上班的手势，轻轻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当我急急忙忙地走进办公室，在我的座位上坐下来，等待电脑启动的时候，一个男人的吵闹声在办公室里响起。我抬头看到那个男人正站在李梅面前，气势汹汹地向李梅劈头盖脸地呵斥着。而李梅却一言不发，任凭这个男人大吵大闹。

李梅是治疗所里的首席心理咨询师，她在单位里的时间比苏米娜还长，现在还担任着治疗所的主任职务，是什么事情让她在这个男人面前忍气吞声？我不由得竖起了耳朵，总算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了个大概的了解。

两个月前，一位姓王的女士前来治疗所求助，当时接待她的就是李梅。王女士其实并没有什么心理疾病，主要就是因为丈夫与另一个女人好上了，心里十分委屈，并且有严重的自杀倾向，她想通过心理咨询来解决问题。王女士要

求的是全套服务，她希望通过治疗所的服务，能够将丈夫重新挽回到自己的身边，以使家庭重新和睦团圆。李梅接受了这个案子，并且承诺有办法解决她的问题。

李梅是一位很负责的心理咨询师，为了帮助王女士解决问题，她主动联系到了王女士的丈夫及其情人。王女士的丈夫姓龚，李梅叫他龚哥，龚哥的情人叫文静。文静 35 岁，是龚哥的初中同学，只比龚哥小 1 岁，长相也普通，李梅甚至觉得她的长相还不如王女士好看。

在找文静谈话之前，李梅先跟龚哥有过一番沟通。虽然她甜甜地叫着龚哥，但龚哥对她非常抗拒，劝她不要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李梅则坚持着，向他说着家庭和睦的重要性，他的婚外情对妻子和孩子的伤害等等。最后，龚哥叹了口气，说：“唉，我这情况跟别人不一样，我可不是寻找刺激，我和文静是真心相爱的。我当然知道婚外情对家庭不好，可我和文静的感情确实是难以割舍的。这样吧，你去跟她谈吧，要是她愿意退出，我也无话可说。”

李梅就去找文静，说文静明知龚哥有老婆有孩子，还做他的情人，是不道德的。如果她真爱龚哥，就该退出，否则对龚哥和她本人都不好，她所谓的爱就是假的。在这个过程中，文静一直没怎么分辩，只是在那里静静地流泪，最后，文静喃喃地说：“我是真的爱他，我退出，从此不会再出现……”

文静真的与龚哥分开了，王女士的心理疾病也得到了好转，不再有自杀的倾向，她的家庭虽然无法恢复以前的和睦，却也很安静。李梅当时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心理咨询师应该做的并且很有意义的好事，她还对此事引以为荣。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可谁曾想到，两个月之后，也就是前两天，李梅突然接到了龚哥的电话：“你太残忍了，你当时是怎么对文静说的？你与她谈话后，她说要与我分手，我接受了，此后我不再与她联系。可现在，她自杀了！你当时是怎么对她说的？”

这个消息，让李梅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文静与一个有妇之夫有婚外情，这固然不对，但李梅知道文静是个好人，一个善良的女人。当初文静流泪决定退出那段婚外情时的样子，还刻在李梅的脑海中，而她竟然自杀了，一个善良的女人竟这样离开了世界！

李梅自知是自己的言语伤害了另一个女人，所以，对于龚哥的当面斥责，她唯有沉默。

然而，李梅的言语固然有些不当，或者是过激，但她绝不是杀人凶手，她不应该受这样的斥责。更何况，斥责她的这个人，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我觉得一阵恶心，对这个叫龚哥的大吵大闹的男人。谁都可以来这里吵闹，唯有他不行。不管是什么原因，李梅在这个时候都不能退步，这不仅牵连单位的声誉，更是涉及了人命。

我调整了一下情绪，使声音听起来尽可能的舒缓，说：“你就是龚哥了？”

龚哥愣了一下，说：“你又是哪一个？我就是龚哥，怎么了？”

我尽量使自己沉住气说：“你不要误会。我只是想知道，文静现在怎么样了，没有别的意思。”

龚哥咬牙切齿地说：“怎么样了？你们想她怎么样了？她现在躺在医院里，无法动弹！我告诉你们，如果文静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们没完！”

“如果真的出了事，还有公安机关来处理，我想于公于私都轮不到你吧。”我的声音没有像他那样歇斯底里，但很威严，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威慑，“你有没有想过，这次事件真正的凶手，不是别人，正是你自己！是你害了文静。你与她不正常的恋情害了她，也害得你自己的家庭随之受到影响。”

龚哥显然没有想到我会如此说，他猛然间愣住了，但很快，他便又恢复了歇斯底里的吼叫：“你这是在为自己辩护！你们绝对脱不了干系，你们这害人的凶手——”

“住口！”我冷静地喝断他，“即使我不知道当时李梅医师是如何治疗的，但我敢保证她的出发点绝对是为了你的爱人着想，为了你们的家庭着想。你怎么不问一下，平白无故地，李医师怎么会没事找事，去拆散你们的婚外情？还不是为了维护你的家庭！如果你非要说李医师有错误的话，那她最大的错误就是肯答应帮助你们！”

“可是，我必须知道，她当时跟文静都说了些什么，让文静这么想不开。”龚哥的声音低了下来，但他最后挣扎着，把手指向李梅。

“你认为我们会告诉你吗？这涉及患者的隐私问题。不仅是我们，我相信你到任何一家单位，他们都不会告诉你的。不仅是你，即便是警察，如果不是办案的需要，而来这里随意打听，我们也照样不予理睬。这是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起码的职业道德，也是心理咨询行业必须遵守的准则。如果你真想知道当时的情况，你可以问一下你的爱人，相信她比较清楚。”

龚哥说：“她不告诉我！”

“作为夫妻，你都无法从她那里知道答案，你还想着能够从别人那里知道答案吗？或许你最应该问问自己，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事！”我毫不犹豫地抛出这句话，希望能够给他当头棒喝。

这是心理咨询中常用的“冷处理”。说的是金属工件加热到一定温度后，浸入冷却剂（油、水等）中，经过冷却处理，工件的性能会更好、更稳定。长期受表扬头脑有些发热或者一直高高在上的人，不妨设置一点小小的障碍，施以“挫折教育”，几经锻炼，其心理会更趋成熟，思考问题也会更加周全。龚哥显然就是这种情况，文静的自杀让他一直高高在上的心理有些一时无法承受，然而，当他真正地受到了“冷处理”、“挫折教育”，他就能使自己冷静下来，从而寻找出一条更合适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其实，在很多时候，心理咨询师不过是在起一个引导的作用，而纠正自己心理疾病的往往靠的还是患者本人。经过几分钟的沉默与对峙，龚哥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他最后低声向李梅说了一句“对不起”，便离开了治疗所。

看着他神情黯然地走进电梯，我的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而李梅，更是用复杂的目光注视着这个男人的背影，久久地，没有转过头来。

## 落 差

一只手在我的桌面上敲了敲，我抬起头，是苏米娜。

“苏所长，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问她。

她把另一只手里的几张纸递给我，说道：“怎么了，昨晚没有休息好？”

“哦，不是，今天早上起得较早，刚才在笛所长的办公室里补睡了一小会儿。”我接过那几张纸看了一下，是请假条。

“哦，那这样说，你来得也比较早了？”她看着我，问道。

“也不算早，刚好是上班的时间。笛所长过来，我就到他的办公室同他聊了一会儿事情，然后因为太累的缘故，就睡着了。”

“呵呵，没事的。以后再有什么事来不了或者迟到的话，尽量提前跟我说一声，或者补张请假条都可以。放心，在我们这里，请假也不会扣工资的。”她向我露出好看的牙齿。

“好的，我以后注意。现在，我要不要签一张请假单给你？”我问。

“不用了，以后注意就行了。”她又向我笑了笑，转身离去，走了几步又回过头，“你初来乍到，有许多事情还不熟悉。有什么不了解的就问李梅吧，她在这里许多年了，什么事情都比较清楚，她会告诉你的。”

“好的，谢谢苏所长。”

“小人得志，拿着鸡毛当令箭，你不要理她，更不要签什么狗屁请假单。”在苏米娜刚刚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李梅的声音便在我耳边响起。

“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又不扣工资。”我做了一个憨憨的动作，冲她笑了笑。

“你傻啊，工资是不会扣你的，但你知道因你签一张请假单，年终奖会比别人少多少吗？比你一个月的工资还多！”李梅说道。

“哦？有这种事？”

“你爱信不信。”她做了一个无所谓的动作。

“信，肯定信。多谢你，李梅姐，要不是你告诉了我这些，我还被蒙在鼓里呢。”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也猛然吓了一跳。我发现自己油腔滑调起来，竟然也不比任何人差。

“只是，如果要真的有事来不了呢？那不是还要请假？”我有些疑惑地问道。

“不用。你要有事情来不了，打个电话给若暄说一声就行，这样有病人来找你的时候，她就会告诉病人什么时候你会在了。”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想我总算弄明白了。怪不得早上来的时候，同周若暄打招呼，她爱理不理的，原来她的作用是如此之大啊！看来，我不能用平常的眼光看待这里的人和事了。

“但是，苏所长要我签请假单呢？你也看到了，刚才，就那么一会儿的时间，她还想让我签一张请假单。”我说。

“你是新来的，她是想给你来个下马威。没必要理她，她也就是好运气而已。你以为她真的是凭能力坐上的副所长位子啊？算了，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以后你自己慢慢就知道了。这里面别看地方不大、人不多，但水深着呢！”

“哦，我明白了。谢谢你，李梅姐。”我说道。

“谢我？谢我什么？”她猛然一愣。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事啊！如果你不告诉我这些，我以后拿着比你们少许多的年终奖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呵呵，应该的。刚才苏所长不是说了吗？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我。在这里，我是资格最老的！”李梅说着，扬了扬她的眉毛，一张四十多岁的脸还如二十多岁那样动人。

下午三点至五点，是治疗所的例行会议，每周举行一次。会议由韦煜恒副部长主持。韦煜恒是市卫生局的副部长，去年欧业伦所长任期期满被调到市医

生公会任职秘书长，韦部长便被委派到治疗所兼任所长。以前听丁炯逸同我讲过，治疗所创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其前身是西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精神病门诊，脱离出来之后就隶属西江市卫生局直管。历经三十年的发展，现今已成为整个东南沿海地区规模最大、最具权威的综合性心理咨询、治疗机构。由此可以推论，治疗所在西江市的地位应该是独一无二、独霸一方的，然而，通过这短短两天时间的了解，我发现并非如此。

此刻，韦部长的旁边坐着的是一个我没有见过的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灰白的头发彰显着岁月的无情，脸上深深的皱纹使他的脸庞即便在严肃的时刻也无法平整，到处是沟沟壑壑，并且是那种能夹死苍蝇的沟壑。跳过他，依次排过来的是副所长苏米娜、小巧娇美的治疗所刊物编辑金玉、财务处主任丁莉、护士周若暄以及治疗所专职司机吴文浩，坐在长桌对面的依次过来是常务副所长笛卡、首席心理咨询师李梅、办公室主任欧阳振国、年轻漂亮的咨询师王莲，我坐在最末尾。

韦部长坐在正中心的位置上，用他不高但很威严的声音说道：“在我们这次会议开始之前，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来的同事龙昭宇，相信大家也都认识他了。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昭宇在东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的心理咨询师，他的医学理论曾得到过许多专家学者的首肯，并在东江市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在座的各位都知道，目前我们治疗所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时期，我希望龙医师的到来，能够为治疗所带来全新的面貌，更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能够多与龙医师进行沟通，改掉我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坏毛病坏习惯，让我们的治疗所尽早地渡过目前的这种困境。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对龙医师加盟我们治疗所表示欢迎，同时也请他为我们讲几句！”

我有些惶恐了。在东江我也曾组织过几次大型的医学论坛，但那时面对的都是些专家与学者，说句实在话，像这种只有十余人的会议我很少放在眼里。但是，此刻，这些话经一位市卫生局的副部长说出来，我感到有些受不了。我赶紧站起来，有礼貌地向大家鞠了一躬，待大家的掌声停落下来的时候，我诚恳地说道：“韦部长这样讲，真的是有些抬举我了。我还很年轻，还有许多不懂的地方需要向在座的各位前辈学习——各位在这里都工作许多年了，都是我的前辈，都是我学习的对象。在东江，承蒙朋友们的错爱，我取得了那么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但那都已经成为过去，我希望在这里，在韦部长的带领下，在各位前辈的指导下，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这就是我的心里话，感谢大家！”说完，我又鞠了一躬，大家的掌声再一次响起来。

会议进入正题。韦煜恒清了清嗓子说道：“为了积极响应上级‘关爱农民工’的指示，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等都成立了专家团，我们心理咨询与治疗所也应该组织相应的专家、学者走进工厂、走进企业，为广大农民工解决各类心理方面的问题与疾病。我与笛所长商量过了，到时候我们将从北京邀请一些专家，我们治疗所再抽调几位，组成专家团。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进入工厂、以什么方式走进企业。这是今天我们开会所要讨论的主题。大家不妨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韦煜恒的话音刚落，坐下他身旁的那位头发花白的男人便开腔了：“对于韦部长所讲的这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动动脑子，仔细地想一下。这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困难肯定会非常多，但是，大家不能因为困难就害怕了，我们要迎难而上，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克服我们所面临的种种难题。”

这是谁啊？怎么净会说些废话？韦部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是要大家想办法，不是让你来重复他的话。我在心里暗暗地说道，肯定又是一个只会溜须拍马之辈。

韦煜恒看了他一眼，面无表情，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然后，他说道：“当然，很多企业都会以生产为由，拒绝我们走进去，我的想法是，我们如何能与企业达成一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契合点，这样，我们就能够顺利地完上级所布置的‘关爱农民工’这项工作了。”韦煜恒说完，然后把目光望向大家。

笛卡这时候开口说道：“有一件事情，我还没有来得及向韦部长汇报，这是我工作的疏忽，现在我做出检讨。走进企业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是龙医师于今天早上与傅东升傅总聊了之后，傅总公司的人主动打电话邀请我们过去。到时候我们的专家团就可以直接进入华忆科技园了。这个问题由于是在开会前刚刚确定的，所以还没有来得及向韦部长汇报。”

韦煜恒饶有兴趣地把目光投向我，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用非常平淡的语气把事情的经过重复地讲了一次。最后，韦煜恒猛喝了一大口口水，说：“什么是效率？这就是效率！我想大家都应该好好地思考一下我们身上所缺乏的东西了。”

会议提前结束，每一个人都回到自己的岗位继续工作。这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结果。我的工作仍然很简单。这里的病人很少，在我来这里的两三天里，还没有看到有病人进来。

我坐在座位上，百无聊赖地翻看着市卫生局的内部简报，上面关于心理咨询与治疗所的信息不多，反倒是人民医院，基本上每一期的简报上都有。我注

意到几起关于人民医院的医疗事故，最后的处理结果是赔偿几万元了事，因为事故的受害方是一些外来的打工者。我的办公桌上还堆放着几本治疗所的宣传册，那是苏米娜拿给我的，她要我好好地研读一下治疗所的历史，好弄清楚我们目前的状况。

宣传册上这样介绍：西江市心理咨询与治疗所以关注劳务工的身心健康、促进劳务工的心理成长与发展作为愿景和主要的服务方向。80年代末治疗所成立时，提出的理念是“关注打工者、帮助打工者、教育打工者”；90年代初，开通打工者热线，改为“爱心、诚心、热心、关心”；新世纪初期，更是提出了“爱人，爱生命，爱社会”、“用生命影响生命”的理念。服务理念的提高和价值观的发展，体现出西江市心理咨询与治疗所在长期的社会公益实践中，越来越重视对生命的尊重、对平等的追求，更加突出了人文关怀的特点。

然而，令我十分纳闷的是，既然对外来工这么爱护，为什么这里的病人却又是那么少呢？

## 酒场之道

快下班的时候，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是苏米娜打来的，她说，经过与韦部长协商，决定今晚全体同事聚餐，主要是为我接风，因此，我无论如何都要参加。地点就定在市中心区的顺风大酒店，下班后，我们到楼下的停车场，直接乘坐单位的车过去。我说，让单位破费，怎么能担当得起。然而，我却不能拂大家好意，只好答应晚上的聚餐，也正好趁这次机会，与各位同事拉近一点关系。

因为是单位的聚餐活动，所以，韦煜恒自己开车载着漂亮的财务处主任丁莉小姐先行一步了。丁莉虽然话语不多，但这并不能够掩盖她的美丽，据说，她是单位里仅有的三名出生于八十年代的人之一。因此，对于她，我还是另眼相看的——我知道进入这样的单位所需要的条件与能力以及所面对的种种困难。

我们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订好了房间。韦煜恒坐在靠里面朝门的正位上，正在一脸微笑地等着我们，丁莉小姐正在跟那位身穿开衩红色旗袍的服务员详细地研究着晚餐的菜单，另一位端着茶壶倒水的服务员有礼貌地同刚刚进来的每一个人打着招呼。

欧阳振国最后一个到达，他要在大家下车之后再把车开进停车场。他把一大串钥匙轻轻地放在桌子上，在我的身边坐下。他用杯子里的开水烫洗着餐具的时候，轻声地说：“吴文浩要去学校接孩子放学，就不参加今晚的聚餐了。”

“没关系。”韦部长微笑地说道，脸上还带着下午开会时的那种威严，他把目光从大家的脸上扫视一圈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停止了说话。

“这是晚餐时间，不是上班时间，大家就没必要太拘束了，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今晚，为了让大家开心，我特地带来了两瓶好酒，是别人昨天刚刚送给我的，今天拿出来奉献给大家。能喝的争取做到不醉不归啊！”

丁莉这个时候已经点好了菜，在韦煜恒的话音落下的时候，适时地把两瓶特供茅台放到了桌子中央，说道：“这是好酒啊，今晚能喝酒的人有口福了！”

“我要代表能喝酒的同胞们感谢韦部长的无私奉献！”笛卡接过丁莉的话说道。

“龙医师喝酒怎么样？”韦煜恒没有理会笛卡的话语，转头向我问道。

“我不行，已经戒酒了。”我连忙说道。

“是不是今天下午开始戒的啊？”韦煜恒开玩笑地问。

“不是，不是。”我忙解释道，“已经戒了半年多了，上一次喝到住院，所以就不敢再喝了。”我说的是实话，上次在东江市，一个非常好的哥们儿结婚，我做伴郎，结果新郎没醉，我却醉得起不来了，还是在医院里躺了一天一夜，才渐渐地恢复过来。那件事还一直让朋友笑话，说我是想结婚了，酒不醉人人自醉。

“喝酒不能过量，过量很伤身体。”韦煜恒关切地说道，不过，他话锋一转，说，“今晚不会让你过量的，这么几位男士，消灭掉这两瓶还是不在话下的。”

“恐怕一杯我就会醉倒了。”我说，“自从上次喝醉之后，对酒就好像有了一种恐惧症，有时候，就连闻一下，也会觉得胃受不了，今晚我也只能以茶代酒了。”

“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韦部长带来的好酒，又是为了给你接风，你怎么能说不喝就不喝呢？”坐在韦煜恒左边的花白头发的男人说道。

我这才注意到，虽然是聚餐，但每个人的座位都好像是有排次一样，坐的顺序完全同单位里开会时的顺序一样。而只有我，不知其中的关系，坐到了笛卡的身边，欧阳振国在我身边，而李梅坐到了靠门的那个座位上。我猛然间醒悟，那个座位本来应该是我坐的，我占了李梅的位子！

“罗主任平时不喝酒所以不知道喝伤身体是啥滋味。那个难受劲哟，不是

你能体会得到的。所以龙医师要是不喝，我认为也不必勉强，反正以后来日方长嘛，他什么时间能喝了，再同大伙喝也是一样嘛！”笛卡这个时候帮我打圆场。

我感激地望了他一眼，他轻轻地点了点头，我看到花白头发的罗主任面色正从晴转阴。

“你的意思是在逼迫龙昭宇喝酒了？”罗主任脸色通红，好像一个喝醉了酒的酒鬼一样，他接过笛卡的话语，针锋相对，“我可不是说你，笛卡，不要认为你自己能喝，别人就都不行了，尤其是千万不要小瞧年轻人。说不定，龙昭宇能够很轻易地把你喝倒，而且面不改色呢！”

笛卡显示出一副懒得解释的神情，可他还是口齿清晰地说道：“我可不敢小瞧任何人，尤其是罗主任您呢。”

“哦？”罗主任有些想发火的样子，然而看到韦煜恒坐在面前，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俩人，便把火气强行给压了下来。“你知道就好！”他仍然不依不饶地说道。

服务员这时端菜上来，一句甜美的“打扰了”使他们停止了嘴上的斗争。服务员把菜放到玻璃圆桌上，嘴里说道：“清蒸鳗鱼，各位请慢用。”另一位服务员这时把酒打开了，倒在一个精致的酒壶里，她在准备酒杯的时候，问道：“请问给你们拿几个杯？”

韦煜恒这时转向我：“龙医师，今天就不要戒酒了，多少也喝点吧。可别忘了，今晚是为你接风啊，你不喝怎么说得过去。”

我只好硬着头皮说道：“那好吧，不过，我不是扫大家的兴，我真的不能多喝啊。”

“放心吧，想多喝也没有，就只有两瓶，喝完就不再加酒了。”韦煜恒说道。

“好，那我就陪大家喝一杯。”韦煜恒的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

韦煜恒把头转向罗主任。罗主任识趣地说道：“我就不要计算在内了。我习惯于看别人喝酒，要是让我喝酒，我可无法胜任。你也知道，这近二十年我都没有喝过。”

“就看在你与笛卡斗嘴的份儿上，我也相信，你的酒量与他是不差上下的。怎么能够不喝呢？”韦煜恒不再理会他的辩解，对服务员说道，“在座的男士，每人一个酒杯。当然，欧阳振国可以不喝，他饭后还要送大家回去，其余的男士，每人都要喝点。”

服务员拿上来四个酒杯。我在心里粗略地估算了一下，罗主任看样子是真

的不能喝，最多他也就是一两杯，而韦煜恒显然也不能喝多，因为他饭后要自己开车回去。他们两个加在一起最多不会超过三两，要把这两瓶酒喝完，意味着我与笛卡两个人最少每人要喝到八两以上。老天，这不行，这么多肯定会喝醉的。

于是我建议道：“韦部长，刚才丁主任还一直在说这是好酒，我们在座的女士也加入进来吧。只是我们几位男士喝酒，说实话也有些单调了，再说，好像也忽视了我们的女士们啊。”

“嗯，好。这个建议好。”韦煜恒故意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他告诉服务员说，“为每位女士也加一个酒杯。”

服务员把酒杯全部加满酒的时候，桌上已经上满了菜。看来，这家酒楼的效率还是蛮高的。它不像许多酒楼那样，客人等了好半天，还不见端上来一个菜。直至客人开始发火的时候，才慢悠悠地端出来一个最为简单的蒜蓉菜心，让人大跌眼镜。

韦煜恒首先端起了酒杯，说：“今晚我也要开车回去，所以不能多喝。但是这第一杯，我要干了，我建议我们在座的各位也都干了，毕竟我们所里来了这么一位年轻、帅气又有才华的同事。其余的我就不多说了，来，我先干了，表示对龙医师加盟我们单位的热烈欢迎！”

所有的人纷纷举杯，就连不喝酒的欧阳振国也举起他的茶杯跟我碰了一下。我把酒一下子倒进肚子里，肚内顿时如燃烧了一样，翻来覆去地炙烤着我的肠胃。那些女士们，苏米娜与丁莉都把酒干了，而其余的几位都是轻轻地舔舐了一下杯子，便放下了。有些人是滴酒不沾的，这一点，我明白，所以，我也没有说什么，更不会端起杯子硬要她们把酒喝了不可。

酒杯刚刚被服务员加满酒的时候，罗主任便举起了杯，冲着我：“前几天就听说我们所里要来一位有才气的小伙子，只是这两天我一直在外开会，所以到今天才见到你，也没有及时地向你表示慰问与关怀，请不要介意啊。来，干了这杯酒。韦部长知道，我是不喝酒的，所以，你干了，我随意啊！”

我端起酒杯，故意装糊涂地说：“真不好意思，让您费心了。不过，请恕我无礼，还没有请教您是——”

“罗宾，罗主任，治疗所资深心理医师，在所里工作二十余年了。”韦煜恒向我介绍他。我注意到，韦煜恒在说“二十余年”的时候，稍稍加重了语气。

“哦，罗主任，以后的工作还多需您的指导才是。这杯应该我敬您。”我知道照这样喝下去，今晚是一定会醉的，不过，看他们这架势，也不会那么随

便地放过我。在来这里之前，丁炯逸就曾经告诉过我，这里的人际关系十分复杂。我想，他们的目的也是想弄清楚我到底是靠什么关系进来治疗所的。不过，这肯定会令他们失望了。因为，说实话，我什么关系都没有。

一轮酒很快便喝完了，我感到自己的胃火辣辣的，头开始有些发晕。我看了一下摆在桌面上的酒，一瓶已经喝完了，而另一瓶才刚刚开口。我知道，再这样喝下去，今晚我一定会出丑。经常喝酒的人都知道，如果碰到这种“车轮战”而没有人帮自己抵挡一阵，这时如果不学会适时灵活地应对，那么，到最后一定会当场醉倒，无论你多么能喝。

于是，我故意大着舌头说道：“没有人要与我喝了吧？还……还有谁？没……没有的话，我就开始吃东西了。”我很清楚，这些女人们同我喝酒，就像是在执行一项“政治任务”，是必须要做的，然而，她们也都不怎么能喝，不然的话，笛卡也不会因为找不到酒友而时常感到郁闷孤单了。而韦煜恒开车，也不会多喝。唯一的就只有笛卡了。但常喝酒的人大都是酒德非常不错的人，看到我身陷车轮战之中，他即使不伸出援助之手，也不愿意再点燃战火。笛卡让服务员帮我盛了一碗汤，对我说：“趁热，赶紧喝点，多吃点菜。在这里，没有东江那样遍地满布的酒楼餐馆，但这里的菜还是比较有特色的。来，多吃点。”他转动着玻璃桌，每一样菜都为我夹了一些放在我面前的碟子里，很快，我的碟子里便堆起了小山。

“我今天就不再找你喝了，以后我们喝酒的时间会很多。你今晚喝得也不少了，下面就尽量少喝点吧。”笛卡小声地向我说着。

我一边点头一边感激地看着他。笛卡才四十多岁，两鬓却已经花白。看到我的眼神，他的脸上露出谨慎的微笑：“千万不要说谢谢我。我们都是常喝酒的人，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半会儿。只是，不要喝醉是最好不过的了。”

我微笑着点头。罗宾这个时候却皱起了眉头，他那有些卷曲的花白的头发垂到紫褐色的脸颊上。“笛所长，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你对所里的哪一位同志像对龙昭宇这么好啊，又是给他夹菜，又是关心地叮嘱。说实话，你们俩人是什么关系？”他问道。

“一份——”笛卡咬了一下嘴唇，“一份你永远都不会明白与体会不到的关系。”

“这话笛所长说得就不对了。”苏米娜耸了耸肩，接过笛卡的话说，“你不说出是什么关系，别人就不会知道，那你又怎能知道别人永远都体会不到呢？这话说得不对，应该罚酒一杯。”

笛卡端起酒杯，仍然微笑着，他用小心翼翼的话语说：“的确，我的话有些不妥当之处。不过，既然苏所长提起喝酒，那就陪我一下，喝了杯中酒吧。”笛卡的脸上仍挂着微笑，但苏米娜显然愣住了，她没料到会是这样的结局。她把目光转向罗宾，但只看到罗宾正低垂着头盯着面前的茶杯，也就不抱有什么希望了。只好站起来，与笛卡碰杯，两人将杯中的酒同时饮完。

我抓住他们再一次发动嘴上战斗的机会，拼命地将碟子里的菜肴塞进肚子内。欧阳振国用手轻轻地碰了碰我，说：“看不出来，你这么年轻，酒量却还不错。”

“差得远了，与笛所长比起来。”我又夹起一块鸡肉，塞满自己的嘴巴。

“按照你的那种喝法，自然很容易就喝醉了。但你看到没有，笛所长就不会那么容易醉。因为，在他每喝一杯酒之前，同时都在消灭对方的战斗力。”欧阳振国小声地向我说着。

“是的。我真要好好地向笛所长学习。”我诚恳地说道。

“这就是酒场之道，很微妙的。一顿晚餐下来，因为喝酒，会使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结为好友，也会使原本关系不错的两人结下永远的仇恨。”

“哦，这话怎么讲？”我不禁一怔，脱口问道。

“这些一句两句跟你讲不明白。不过，只要你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以后所里的关系会更加微妙，也更加有意思了。”

他后面的话，我没有再听下去。此时的我，陷入了深思之中。酒场之道果真如此么？我想起以前在东江时曾经的两位好友，因一次我醉酒后不知道讲了什么话，而至今见面连招呼都不打的事情。或许，欧阳振国讲的是正确的。

## 拼 酒

“我真的搞不明白，喝酒就喝酒，你为什么总是要扯上龙昭宇？”我看到笛卡与罗宾又开始了嘴上的战争。

“行了，行了！你这么能喝，我不跟你喝行了吧！”罗宾粗暴地说，“总以为自己非常能喝，就会在我们这些不喝酒的人面前逞威风。可真要碰到一个对手，就真的没有一点脾气了。”罗宾后面的语音很高，他没有看着笛卡，但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得出来，他是冲着笛卡说的。

在这种场合下，韦煜恒也不好说什么，只能微笑着看着他们两人。我隐隐

地预感到这其中蕴含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并且在这复杂的关系中，笛卡与罗宾的矛盾和冲突也最为明显。但说句实在话，我不喜欢罗宾这种没能力还在信口雌黄的人。从开始喝酒到现在，他的一杯酒还没有喝完，无论是韦部长举起的第一杯酒，还是我敬他的，他都是随口轻轻地舔舐了一下酒杯。我看到笛卡在他的针锋相对下一时找不出合适的反攻话语，脸涨得通红举着杯子站在位子上。我实在看不下去，于是开口问道：

“罗主任的意思是要……要笛所长跟我喝了之后，才……才肯把杯中酒喝……喝了？”我故意大着舌头说道。

“是的。只要你与笛所长连干三杯，接下来你们两人谁同我喝，我都会奉陪到底。”罗宾红着脸说道。

这个卑鄙的小人！我在心里暗暗地骂道。我与笛卡在这个时间都已经喝了不少，两瓶酒现在剩余的也只有半瓶。让我们再连喝三杯，估计我真的就要醉倒了。不过，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于是我站起来，举起手中的杯子，说道：

“来，笛所长，我敬你三杯。”

笛卡明白了我的意思。他的眼睛红红的，一手执杯，一手执壶，待我喝下一杯的时候，及时为我再倒满。我一口气连干了三杯，然后，瘫坐在椅子上，大着舌头说：“笛所长，我是彻底不能喝了，下面，恐怕要罗主任陪你喝了。”

笛卡也一口气饮了三杯。他放下酒壶，拿过茶壶给我倒了一杯热茶。然后，他又把杯中的酒斟满，举起杯子，冲罗宾讲道：“来，罗主任，我敬你一杯。这次你要干了吧？！”

罗宾本想再找借口推托，然而看到韦煜恒满脸的不高兴，还是把话咽了下去。他举起杯子，皱着眉头，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我听到掌声在这个时候突然响起来，我不知道这掌声意味着赞许还是讽刺，但我看到罗宾的额头上开始溢出细细密密的汗珠。

笛卡自然不肯放过他。他走离自己的座位，端着酒壶走到罗宾的身旁，为罗宾倒满酒，然后他又举起酒杯，再一次同罗宾干杯。

餐桌上这时一片寂静，所有的人这时都屏着呼吸，静静地看着他们两人喝酒。我听到自己的心在扑通扑通地快速地跳动着。

第三杯，第四杯，当喝完第五杯的时候，罗宾突然间快速离开自己的座位，向房内的洗手间跑去，结果还没有走到洗手间，一股难闻的气味便溢满了房间。他呕吐了，他的呕吐物在光滑的地板上四处流淌，散发出难闻的恶臭味。我看到服务员赶紧走进洗手间，拿了一把笤帚来清扫，然后又用拖把把地给拖了一

遍。罗宾被扶到洗手间痛快地吐了个干净，然后被扶出来，坐在旁边的沙发上休息，服务员给他端了一杯浓浓的热茶。

韦煜恒的眉头紧皱着，他看了看罗宾，一句话都没有说。活该，都是你自找的！我在心里暗暗地说道，谁让你那么嚣张？

难闻的气味慢慢地消失殆尽了。就在我们一边喝茶一边愉快地说着一些客套话的时候，罗宾从沙发上走了过来，他回到他的座位上坐下了，然后看了看酒壶里的酒，大约还有一两杯的样子。他冲着服务员说道：“拿啤酒上来，先来半打。”

他的话语一出，简直是举座皆惊。尤其是韦煜恒，他风趣地说道：“我认识罗主任二十余年，从来没有见他喝过酒，我就一直以为他不喝酒，今天看来，我是错误的，并且错得很彻底啊！”

啤酒很快便上来了。罗宾让服务员全部打开，然后，他拿起一瓶，说：“来，笛所长，我请你喝啤酒。先说好了，今晚的啤酒钱我来付，喝多少都算我的。”

笛卡显然也感到很意外，他没有想到罗宾会来这一手。喝酒怕喝回头酒，说的就是一些人，一旦呕吐之后，他的酒量会翻倍地增长。常喝酒的人对这种人最为头疼，你要不跟他喝吧，他会说你看不起他，而如果你要跟他硬喝到底，最后你也会喝醉。尤其是这种白酒与啤酒混喝，就更容易醉人。

笛卡伸手去拿酒壶往杯子里倒酒。罗宾拦着他，说道：“笛所长，白酒就不喝了，我们来喝啤酒！”罗宾只喝了五杯白酒，又吐了个干净，现在喝啤酒，就等于是只喝一种酒。而笛卡就不一样了，他喝了那么多白酒，再喝啤酒，就很容易醉倒了。

我端起茶杯，将杯里的茶一饮而尽，然后假装欣喜地说道：“哇，什么时候上了啤酒？我最喜欢喝啤酒了！”说着，我随手从桌子上拿了一瓶，看每个人都看着我，才装作恍然大悟地说道：“哦，不好意思，罗主任，原来你也喜欢喝啤酒，来，我敬你！”

说完，我对着瓶子，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完了一瓶。罗宾也不示弱，也拿起瓶子，咕咚咕咚地喝着。

我知道今晚我一定会喝醉的，并且如欧阳振国所说的那样，我可能会在这次喝酒的过程中，同某些人结下永远的仇恨，但我不在乎，一个正直的人是不会计较酒场上的事情的，而那些只会钩心斗角玩阴谋耍手段的人，我也不屑于结交。但我很开心，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与笛卡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而据丁炯逸所讲，笛卡正是我结交的朋友的类型。

我这个人就是如此简单，为了志同道合的人，我可以心甘情愿地牺牲我自己。

我没有任何疑问地醉倒了，并且醉得一塌糊涂，两瓶茅台，我自己喝的有一瓶，而啤酒喝了多少，我已经无法记起来了。我隐约还记得的是罗宾叫服务员拿啤酒，好像拿了三次，前两次是半打半打的拿，最后一次拿了多少？我记不清了，但最后要走的时候，我还没有忘记把酒壶里的那两杯白酒给装进自己的肚子里，然后我们便散席了，下了楼站在酒店门口等车，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凌晨五点的时候，我醒来了，头如要炸裂般的疼痛，喉咙却干得冒火。我睁开眼睛，灯亮着，室内的温度刚好，不冷不热。我看看自己，衣服被剥下，扔在地上。洁白的衣衫上到处是大片大片的秽物，昨天晚上我也呕吐了？我轻轻地摇了摇脑袋，更猛烈的眩晕冲上脑门儿。

丁炯逸说，喝啤酒没品位，喝白酒容易伤身，酒这东西你要尽量地少喝点，如果一个人真的闷得无聊，那就弄一瓶红酒喝喝，既不会伤身，又有品位。我当时开玩笑地说，我这种收入的人还能买得起红酒？他呵呵地笑着，便不再理我了。我知道丁炯逸是为我好，他是不希望我一个人来到这个城市出什么差错，但他也很清楚，在酒这方面，我始终都无法拒绝，并且一旦喝起来，总是把握不了那个度，不喝得一塌糊涂就不会罢休。

我轻轻地翻了个身，却没想到会掉在地上。我揉着摔得疼痛的身体，发现我刚才竟然是在沙发上躺着，而这里，也根本就不是我的房间。这是哪里？我仔细地辨认了很久，才努力地想起，我是在笛卡的办公室里。

我重又在沙发上坐下，依稀记起了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好像记得昨晚韦煜恒与笛卡就坐在我此时对面的沙发上，他们聊了不少的话题。我好像听到韦煜恒谈起了我，好像他在批评笛卡，说我们逼着一个从来不喝酒的人一下子喝了这么多酒。他说龙昭宇这么年轻，政治上不成熟，那就算了，你笛卡在单位里好歹也十多年了，怎么也不懂？他还叮嘱笛卡要我以后注意。我记得我当时好像飘飘欲仙正要进入太虚幻境，听了韦煜恒的这句话如遭棒喝，从云端坠地，仿佛大汗之时突然兜头一盆凉水，把毛孔都收缩了。我赶紧竖起耳朵，听他们的谈话，但遗憾的是，韦煜恒又叮嘱了两句要好好照看我的话，便走了。后来，欧阳振国进来了，他一走进笛卡的办公室，就说道：

“罗宾生了很大的气，在送他回去的路上，不停地发着脾气。看来，他对

昭宇有了很大的成见。他说一个刚来的年轻后生竟这般猖狂，对前辈一点不知道尊重，要苏米娜好好地管管下属。苏米娜也只能打着哈哈，一边说龙医师是刚来的，对您还不了解，一边又讲现在的年轻人，真的要好好地管管了。她想起她们之前对前辈可是十分敬重的，不说是点头哈腰，最起码也是上下照顾。她还这样对罗宾说：‘即便是现在，我们对您也是十分尊重啊，您有什么事，只要打个招呼，所里一定会照办的。’妈的，当时看到她那个媚态，我就直想吐！”说到最后，欧阳振国掩饰不住自己的厌恶，愤愤地说道。

的确，任谁听了这话都难免会有些想法。他罗宾再倚老卖老，也不过是所里的一个主任嘛，而你苏米娜好歹也是个副所长，你跟一个主任说出这样的话，那所里的等级制度还有何威严？还说出“点头哈腰”这样充满媚态的话，你副所长的尊严与做人的骨气哪里去了？我想到李梅对她的态度以及评价，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

“这一点没有什么好恼火的，她本身就是这么一个媚态的小人。”笛卡充满顾虑地说道，“她我倒没有什么好讲的，用一句难听的话说，狗改不了吃屎嘛。不过，我担心的是昭宇，我害怕他以后的日子会不好过啊！他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也的确不易，我们千万不能在这里毁了他啊。”

“这样说来，我还真有点为他担忧了。罗宾那种斤斤计较的小人，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的，而苏米娜好像就是罗宾的情妇一样，事事都听他的，恐怕也不会让龙昭宇好过。这样吧，等明天他醒来后，我给他提个醒。现在时间也不早了，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我留在这里照看他。”欧阳振国讲道。

我站起身，喉咙干得好像要燃烧了一样。我走到饮水机旁，接了一杯水，一口气喝完。这时，门被推开了，欧阳振国走了进来，他眯着眼睛问我：“哦，龙医师，你醒了，没事吧？”

我说：“没事，现在酒醒了，只是辛苦你了。”

我告诉他，我现在要回去，冲个凉，然后再过来上班。他开车把我送到了我的楼下，告诉我，昨晚韦部长交代过了，如果我今天还没有醒酒的话，上午就可以不用去上班了。我跟他道谢、再见，然后摇摇晃晃地走到楼上。

冲过凉之后，头依然痛得厉害。我在床上躺下，不由得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世间真的有上帝与撒旦的话，那么，在这里，谁是我的上帝，谁又是撒旦呢？

## 新人，要低调

苏米娜打来电话的时候，我还醉醺醺地在床上躺着，卧室内昏昏暗暗的，使我一度以为黎明还没有来临。挂上电话，我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是下午两点四十了，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拖着沉重的身体走进洗手间，随便地洗了把脸，换上一件衣服，便到楼下拦了一辆出租车向治疗所赶去。

苏米娜在电话里告诉我说，韦煜恒找我，有事情同我讲。有一句话说：“领导的心，如海底的针”，说的就是领导的善变。虽说韦煜恒有过交代如果我没有醒酒的话，可以不去上班，但我亦不敢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毕竟我初来乍到，有很多事情需要小心处理，更不用说是韦煜恒找我了。即便是他不找我，我下午也要去上班的，只是，我没有想到，自己一睡竟然睡过了头。

头有些疼痛，醉酒的确不是一件好事，以后要注意尽量避免再喝醉了。我这样想着的时候，出租车已经把我送到治疗所楼下了。

韦煜恒找我会有什么事情？苏米娜在电话中没有讲起，我亦不清楚。待我气喘吁吁地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苏米娜过来，告诉我韦煜恒晚上请吃饭，就我、笛卡、苏米娜以及欧阳振国五人。我拿过杯子，为自己泡了一杯浓浓的茶。治疗所里依旧是难得看到一位病人，每一位心理咨询师都在百无聊赖地干着一些消磨时间的事情。尤其是李梅，我看到她在我端着茶杯在座位上坐下的时候，才姗姗来迟。

苏米娜对我说：“上次拿给你的请假条，还是填一张交到财务室丁莉那里吧，填好之后拿给我签字就行了。”

我没有告诉她我上午没来上班是经过韦煜恒许可的，但我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昨晚我喝酒，大家都有目共睹，即便是今天不能起床来上班，也不应该签请假条啊，我感到苏米娜有些小题大做了。但转念一想，我是她招聘进来的，为了能够使我顺利地进入治疗所，她出了不少的力，最终才说服韦煜恒破格录取我这么一个没有学历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苏米娜让我签请假条是为我好也有可能，这样以后我也不会被别人那里落下私自不上班的口实。

但没想到李梅却不乐意了。她冷笑了一声，问道：“苏所长，你是什么意思？想故意针对我请你直说。”

我一头雾水地看着她，不知道她何以有此一问。苏米娜也显然没有料到李

梅会这样问她，也是一怔，半天才说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少装蒜了！”李梅的话语中充满了挑衅，她说，“我不就是今天迟到了一会儿吗？想让我写请假条就直说，干吗要拐弯抹角地为难别人？！在治疗所里，哪一个人上班准时过？你怎么从来都不问？我看你是有意地针对我是吧？我也实话告诉你，想让我写请假条，你还不够资格。”

办公室的女人们都瞪大眼睛看着她们两个，既不出口相劝，也不做事，只是幸灾乐祸地看着她们，更多的，她们是在看苏米娜苏副所长的笑话。李梅在治疗所的资历比苏米娜还老，她吃公家饭吃了快十年的时候，苏米娜才费尽力气将编制转为正式的，如果不是今年年初单位在选举新一届领导班子时，苏米娜意外地被提升为副所长，她永远都还是李梅的下属呢。但意外的是，苏米娜却坐上了副所长的位子，刚开始每一个人都为之愕然，然而，当苏米娜在罗宾面前表现得十分乖顺的时候，大家便有些心知肚明了。

此时，苏米娜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红，青红交替着，好像是在变色一样。她走到李梅的面前，说道：“走，到我的办公室里讲去，不要在这里耽误大家的工作。”

李梅毫不让步，说：“为什么要去你的办公室？今天正好当着大伙的面，你讲清楚，为什么事事针对我！”李梅说着，双手叉起了腰，活像一个当街骂娘的泼妇，办公室的其他女人们都哄然大笑起来。

苏米娜走上前，伸出手想把李梅拉出办公室，却没料到李梅把她的手向下一拨，另一只手一把抓住了苏米娜的头发，像拔草一般就往下拽，痛得苏米娜龇牙咧嘴。办公室的这些女人们平时都看不惯苏米娜，这时候更是一拥向前，表面是劝架，实是暗助李梅。苏米娜很快就陷入劣势之中，两个女人互抱着纠缠在一起。

苏副所长这回脸算是丢尽了。

女人之间动手，我确实有些爱莫能助无能为力。我只好拿起电话，迅速地 向韦煜恒汇报了这里的情况。当我放下电话的时候，我听到门外有脚步声快速地向办公室传过来。

韦煜恒走进来的时候，苏米娜与李梅仍然抱在一起纠缠不清，刚才还在“劝架”的金玉及王莲相互递了个眼色，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拿起一本心理咨询手册装模作样地看了起来。

韦煜恒的脸阴沉沉的，他一句话也没说，就那么站在办公室的门前。苏米

娜与李梅都没有意识到韦煜恒的进入，一边相互拉扯着，一边还低声地辱骂着。

罗宾很快便风风火火地冲了过来。他刚进入办公室，便大声地说着：“看你们成什么样子了，竟然在韦部长面前打架！还有没有一点干部的样子？！”

苏米娜与李梅这时才松开了手，看到韦煜恒站在办公室里已经有一会儿了，脸上的颜色都有些变了。

也难怪韦煜恒会生气。虽然说女人之间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但你苏米娜作为治疗所的副所长，竟然与下面的职员动起手来，以后还怎么领导别人？还怎么安排工作？这还了得！现在你还是一个副所长就弄出这么大的动静出来，如果让你统领整个治疗所你还不知会捅出什么更大的事来呢！

拿鸡毛当令箭，苏米娜确实做得有些过火了。从一个在所里没有一点地位的人，一跃而升为副所长，苏米娜也是想急于在下属面前树立起威信。但平时大家都对你知根知底的，威信如何树立？也就只好从一些小事抓起了，从一个对她不知根不知底的新进员工身上抓起了。但她想不到的是，这看起来很随便很微小的一个动作，却让李梅看成是针对她的挑衅了。

韦煜恒脸色阴沉地走了，没有说一句话，这就更令苏米娜与李梅有些惴惴不安了。她们看着韦煜恒离去，然后又把目光转到罗宾的脸上，希望能够从他的脸上捕捉到一些光芒。

“你们两个是不是都不想干了？不想干就说一声，我随时可以让你们走。但只要你们做一天，就绝不允许再做这种给治疗所丢脸的事情！”罗宾双手叉腰，义正词严地说道。

看着苏米娜与李梅都低下了头，不说一句话，任凭罗宾在那里训斥，我的心里更加充满了疑惑：你罗宾也不过是一个主任，有什么资格教训副所长与另一个主任？有句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治疗所虽说没有几个人，但既然设了这些职位，就说明有这些职位存在的必要性。而现在你一个主任就能冲着副所长及另一个主任大吼小叫，那么这些职位的设立不就形同虚设了吗？对于苏米娜，我似乎更倾向于相信李梅的话了，如果你真的是因为能力被提升为副所长的，又怎么能够不顾尊严地任一个主任在自己面前大吼小叫呢？并且还是在训斥自己！如果你真的急于在这些部下面前竖立威信的话，就更不应该放任罗宾在这里放肆了。而此刻，她竟然也低着头，不发一言，即便她是真的凭能力被提升为副所长的，也令人难以相信了。

罗宾终于止住了他的叫嚣，他把苏米娜与李梅都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内。我这时才猛然注意到，罗宾也有属于自己的单人办公室！在治疗所里，单人办公

室是科级以上的干部才有的，而办公室主任也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科员，是没有资格要求独立的办公室的，难道他也有着错综复杂的背景？

我想起在东江为我饯行时，丁炯逸再三叮嘱我：到了那里，你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使自己变得圆滑一些，更成熟一些。在那里不同于你一个人做那样自由。那里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一派升平，其实是暗波汹涌，稍不注意你就会被这种湍急的暗波卷走而不留下一点痕迹，甚至连一个泡沫都不会冒出来。

想到这里我感到自己的手有些发抖，实在是可怕，太可怕了。因为，就在昨天，我还联合笛卡“逼迫”他喝了不少的酒，而这种人，我知道是眼睛里揉不得一点沙子的，他迟早会把矛头指向我。如果想在这里干出一番名堂，把自己的所学服务到更多的人群中去，那么，四面八方哪一路诸侯我都不能得罪——首先，我要保证自己安全地度过这三个月的试用期。有一句话来形容我目前的状况是最好不过的：新人，得低调，夹着尾巴做人。



## 义诊的故事

许多事情就是如此，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它往往就会发生，你认为一定行得通的，它往往就会被拒绝。当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苏米娜会同意我的建议并派出人员到时候协助义诊活动而敲开她办公室的房门时，苏米娜却是一脸的不以为然。

##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治疗所的工作时间是上午与下午各三个小时，其中上下午还有各十五分钟的中休时间，用来喝水抽烟。从作息时间上来讲，这里的工作人员所享受的是标准的公务员待遇，然而，却又不是公务员，这是大多数事业单位比较尴尬的处境。治疗所是市卫生局的下属实体单位，卫生局的工作人员都是公务员，然而治疗所的公务员编制却是非常有限。据我所知，笛卡在这里工作了十余年，也没有弄到一个编制，而少他工作时间两年的苏米娜却在最后两名编制中弄到了一个，一跃成为吃公家饭的人员。这多少令笛卡有些微词。

我喜欢在中休的时间里到笛卡的办公室同他闲聊。现在的我，就如十几年前初入治疗所的笛卡一样，年轻有激情，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还有一点使我们能够十分融洽相处的原因就是，在这个不十分接纳外来人员的城市里，我们俩都在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而进入。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更是十分渴望笛卡能够在这里如鱼得水，因为他的成绩越大，意味着日后我的发展空间也越广阔。

此时，我端着茶杯进入他的办公室。

他正在同欧阳振国小声地商谈着什么，我没有敲门，直接推门而入。他看到我，起身从老板桌后面走出，抽出一支经典“好日子”递给我：“我们正在谈论着你呢，你就过来了。来，请坐。”

欧阳振国也从老板桌前面的椅子上站起来，在沙发上重新坐下。待笛卡返回他的老板桌把茶杯也端过来，并且在沙发上坐下之后，我问：“在谈论我什么啊？是不是在我说年轻不懂事，还不够成熟？还是对昨天晚上我的表现十分满意？”与笛卡说话，我不愿拐弯抹角的，我们拥有着许多相同点，这使得我们每次闲谈起来都是无拘无束，一见如故。

“是啊，昨晚你的表现的确出乎我的意料。”笛卡呵呵地说道，“不过，我们谈的不是这件事。”他的话语一转，把声音压低了下来，坐在沙发上的身子又向我移了移。“晓得今天晚上韦部长请我们吃饭是什么意思吗？”他神秘地问道。

“不晓得。”我回答。我在空中吐了一个烟圈，看着欧阳振国也在一脸期待地等着我的回答，心想，尽管我是一名新人，领导请吃饭，我也不至于去问是什么原因吧。

“真不晓得还是假不晓得？”笛卡又问。

“当然是真不晓得。”我笑了，反问他，“你真的认为我不够成熟到会去找领导问他为什么要请我们吃晚饭吗？”

“呵呵，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以为苏所长会同你讲是什么原因。”他说。

“但也要来得及说才行啊。”我把下午发生的事情简单地讲了一下，没有做任何的添枝加叶。笛卡吃惊地“啊”了一声，道：“苏所长真的同李梅干了起来？”

“是的。”我点头确认。

“那她真的危险了。”笛卡这句话是对着欧阳振国说的。我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也没有做深入的探究，更确切地说，我不愿意自己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无聊而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那么韦部长晚上的宴请还继续吗？”我问。

“这是自然，韦部长向来是说一不二的。”笛卡说道。谈起韦煜恒，他似乎是无端的信任与钦佩。“他确定的事情，如果有变动，他一定会通知大家。但到现在他还没有通知我们，就说明晚上的宴会继续。”

有几次，我看到欧阳振国嘴巴张了张却没有发出声音。我有点奇怪，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在我来到治疗所不足一个星期的接触中，感觉欧阳振国也是一个心直口快之人，今天为何会这般小心翼翼？难道这很普通的一次宴请中间还暗含着什么玄机不成？

我有些不解，但也没有去问。因为，我知道，有些事情一旦从别人口中探知，容易变味，更多时候，还是我们自己去找到答案为好。

下班后，我与笛卡、欧阳振国三人按照韦煜恒订好的位置，七拐八拐来到一个叫做“秦都”的海鲜酒楼前面。苏米娜没有同我们一起，在欧阳振国过去叫她的时候，发现她办公室的门已经上锁了，很有可能她已经先行一步了。

从下午苏米娜与李梅闹起的风波来看，苏米娜有可能被韦煜恒抓过去训斥

了。李梅倒是很快就从罗宾的办公室出来了，但即便是在中休十五分钟的时候，也没有看到苏米娜的身影，她的办公室也是房门紧闭，看来这次事件的影响还是比较恶劣的。

我没有太在意这些。快下班的时候，笛卡用内线打过来电话，告诉我韦煜恒订好的位置，让我们下班后一起过去。酒楼离单位不远，不需要开车，走路慢慢地晃过去，也就是十分钟左右的路程。

在路上，欧阳振国不停地向我介绍着这家酒楼的规格之高。这是一家在整个西江市数一数二的酒楼，已经有近五十年的历史，整体风格仿照农家风情，休闲而温馨。因为这是在市中心区，由于地皮的原因，这里的每道菜要比别的地方高出百分之三十以上，并且它不对普通人开放，只有拥有酒楼会员卡的人或者和他一起来的人才会招待。所以，这里虽令许多普通的市民们望而却步，却很受许多贵族政要喜爱，常常在这里举办庆功宴或者主题聚会之类。

这里不仅格调高雅，而且服务员素质也十分高，但这并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这里食物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新鲜的，所有的动物如家禽之类都是农家饲养的，而所有的海鲜类都是深水中的鱼类，在一个巨大的淡水池里，你可以看到它们自由地畅游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

走近秦都海鲜酒楼，就发现门前已经停满了豪华轿车，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在这个时候开始旋转起来，仿佛在努力地炫耀着这里生意的红火。欧阳振国向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他说得不差吧，我呵呵地笑了笑，心里却想，照你这样说的话，这么多车哪台车到这儿不得扔个三千五千的，生意做到这个份儿上简直不发财也难了。

进入里面，我发现这里的设施布局更是别有洞天了。虽然第一眼看过去和农家的竹篱笆有些相似，但是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这里的格调十分高雅和严肃，墙上的花纹样式和挂着的壁画均不是凡品，空气中回荡着一段优雅的小提琴演奏曲。在整个餐厅的中间还有一块空地，上面放置着一架十分典雅的钢琴。尤其这里的服务生，动作姿态无不透露出受到过严格训练的样子，即便是昨晚的顺风大酒店已经给了我很不错的感觉，然而与这里的服务生相比，仍然不可同日而语。

我跟在笛卡的后面，与欧阳振国并排走着。这是我来西江市的第五天，也是到单位开始上班的第三天，我不知道韦煜恒为什么会请我到如此高档的酒楼吃饭。看笛卡的样子，他也是一头的雾水，走在前面，眼睛不停地四处飘荡着，好像他来这里的次数也十分有限。

我们走进预定的包厢，韦煜恒与苏米娜已经坐在房间里了。待我们坐下的时候，韦煜恒便吩咐服务员可以上菜了。看来，今晚就我们五个人了。

五个人的座位就比较容易坐了，主宾也很容易分得开。韦煜恒自然坐在正位上，他的两旁是笛卡与苏米娜，我靠近苏米娜坐下，欧阳振国紧靠着我，另一边是笛卡。

“喝什么酒？”韦煜恒问我们。刚好服务小姐过来倒茶，笛卡赶紧说道：“酒就不要喝了吧，喝茶就行了。”笛卡可能想到了今天下午的事情，导火线就是我昨晚喝醉酒上午没来上班，所以，才这样说道。不然，依照他的脾性，不可能不喝一点酒的。

“不喝酒怎么行？再说了，你们也难得来一次这里，就随便喝点吧。但是，绝不能像昨晚那样，硬拼起来，喝醉了，对谁都不好。”韦煜恒不留痕迹地批评了一下我们。

“那这样的话，就来一瓶啤酒吧。”一瓶啤酒五个人喝，每个人也就是半杯的量，喝了与没喝没什么区别，但这样也算是响应了领导的号召了吧。

服务小姐把酒均匀地分倒在五个酒杯里。韦煜恒端起酒杯示意大家，说道：“你们先把杯中的酒通通干了，然后我再告诉你们，今天为什么请你们来这里吃饭。”

很快菜就上齐了，韦煜恒又让服务员拿了两瓶啤酒上来，说道：“今晚我们就只喝三瓶啤酒好了，因为今晚有事情要说，不会让你们喝醉的。当然，你们想喝醉我也不会允许的。”

我们都没有说话，都不知道韦煜恒究竟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看着笛卡与苏米娜同样是一脸的茫然，我明白他们同我一样，这会儿也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服务员为我们把酒加上，韦煜恒便开口说话了：“笛所长，这杯酒你应该同龙医师干了。他帮了你那么大的忙，你敬他一杯不为过吧？”

笛卡乐呵呵地举起杯，说道：“应该的，应该的。即便是韦部长不开口，我也想改天找个机会单独敬一下他呢！现在既然韦部长说出来了，那我就借花献佛，敬昭宇一杯！”

我知道他们讲的是我帮他们搞妥了华忆科技老总傅东升的事情，他答应了给我们一个星期的时间，由我们的专家顾问团进驻华忆科技园为他们的员工进行心理辅导，并且他还为我们的专家人员提供食宿及休息场所，这大大地出乎

了我们当初的预想，更为我们治疗所节约了一笔不小的开支。但这不应该是领导请我吃饭的理由，一个领导，尤其是一个单位的一把手，也不可能因为下属取得一点成绩而主动请客吃饭，除非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有新的任务需要布置。

在下午中休的时候，我就悄悄地问了欧阳振国。欧阳振国是单位办公室主任，所里的许多事情包括领导吃饭订位等都是他在负责，我问他今晚韦煜恒请吃饭主要是什么事情，多少透露一点给我，也好让我有个思想准备。在我来单位的几天里，我与他的关系十分融洽，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值得交往的人，所以我把他当成朋友来看。

他告诉我，他也不大清楚，总之，在韦煜恒没有跟大家当面讲清楚之前，他也不敢做胡乱的猜测。他还说，韦煜恒请我吃饭，是给足了我面子，千万不要让领导扫兴，问了不该问的话。

我非常纳闷，为什么韦煜恒会突然找我吃饭？如果说是因我刚来为我接风，那么昨天晚上单位已经聚过了，而如果有任务分配的话，直接让苏副所长交代下来就行了，根本就用不到再请吃饭啊，难道这其中有什么微妙的关系？我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此刻，容不得我多想，笛卡正举着杯子等待我与他碰杯。

“这是我应该做的，作为治疗所的一分子，为单位出一点力也是义不容辞的。如果因为这一点小事就让常务副所长来敬我酒，我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得了，还是我敬你好了！”说完，我一饮而尽，先干为敬，没有给笛卡再说什么的时间。

“你们谁敬的谁我就暂且不理了。说实话，笛所长，这一点你还真的没有昭宇机灵啊，你敬他酒结果你的酒没有敬出去，他反倒敬起你来了，呵呵，这就是沟通的技巧。笛所长看来还要多向年轻人取些经才对啊。”韦煜恒微笑着看着笛卡，意味深长地说道。

在许多公立医院，院长和常务副院长是一对矛盾体，历届关系都很微妙，起初配合都很默契，时间长了，矛盾就逐渐暴露出来。院长会觉得常务副院长揽权，摆不正位置，没有把全部心思放在医院事务的拓展与建设之上；常务副院长会觉得院长心胸小，没水平，生性多疑，早就该让位了。于是关系愈加微妙，从外松内紧到公开叫劲，最后是二虎相争，两败俱伤。

在东江市，我曾亲眼看着市第二人民医院的院长和常务副院长由暗斗到明争，最后双方腐败倒台，致使第二医院陷入了严重的运转危机之中。尽管那次危机给了我一次史无前例的机遇，让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心理咨询师有一次“抛

头露面”、“独撑一方”的机会，但看到那惊心动魄的争斗，仍不免心有余悸。而如今的韦煜恒与笛卡之间的关系会不会也越来越微妙起来呢？

听到韦煜恒让笛卡要多向我学习，我忙谦虚地说道：“韦部长的话我实不敢当。笛所长作为心理学专家，是我十分钦佩的一位老师，早在几年前我就想向他虚心请教了，如今刚好有机会，自然不会放过。哪里还敢传经给他啊！”

“韦部长可能不知道，昭宇不仅为人处世做得好，专业技能更是十分过硬啊！”苏米娜这个时候插嘴说道。眼见韦部长称呼我为“昭宇”，苏米娜也改掉了“龙医师”的称呼。

“嗯，这件事我听说了，昭宇处理得不错。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了解得不是很清楚，现在昭宇就来讲讲，你是如何使一位前来咨询的打工仔主动地接受我们的心理治疗的。现在治疗所的业绩是日益下滑，每一位心理医师都应该有你这种主动开展业务的精神啊！”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没有想到，这件在东江看来是每位医师都应该做的、都能够做得很好的事情，在西江的这家治疗所里会带来这么大的震撼，副所长会向所长亲自汇报这件很普通很平常的事情。但既然韦煜恒有了兴趣，并且开口让我讲，我只有一五一十地完完整整地把事情的详细过程讲出来。

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

自从选择了心理医生这一职业，我没有一天不生活在这种新的阳光之下。每一次抬头看天，我都会看到遥远的晴空下，那轮美丽的太阳正把朵朵白云照得通透，像一幅快活的水彩画，风儿、天光、云朵，还有那探出头的小鸟，在一起嬉戏。

我就这样坐在办公桌前，视线从窗户前透过，从这里我能看见太阳，它每一刻都会有所不同。别的同事午休的时候，我都会这样静静地看着，这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

这是我来到治疗所工作第四天的午休时间，一阵怯懦的敲门声把我从仰望天空中叫醒过来。我转过头，看到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男孩站在门前。显然，他对我的年轻也吃了一惊，有那么一刻，他在犹豫着，要不要走进来。

终于，他还是走了进来，我让他在我的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然后倒了一杯水给他，我用亲切温醇的声音缓缓地说道：“先喝杯水吧。请问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你？”他的语气没有任何的希望，反倒是怀疑更多。

我没有急于向他证明什么，而是随手拿起桌上的一支铅笔，在一张白纸上随便地画着。我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纸上的铅笔画，而没有再看他一眼。很快，一幅无规则的乱七八糟的线条便充斥了整张纸。看看再没有一点空白可以再画一根线条，我把纸揉了扔进垃圾篓，然后自言自语地说道：“线条已经画满就再也画不下了，只好把它扔掉重换一张纸了。”

从始至终我没有正眼看他一下，只是用眼睛的余光偷偷地打量着他，我发现他猛然间愣住了，似有所悟，嘴唇动了几下，最后还是缓缓开口道：

“我的症状就是睡觉时入睡比较困难，花很长时间睡着后，会做很清晰的梦，从梦中醒来，就会变得很清醒，再入睡变得十分困难。白天精神也感觉越来越差。

“我知道可能和这几年的经历有关，我简要说一下，希望您能够帮我走出这种困境。

“我毕业那年认识了一个女孩，谈了第一次恋爱，但只谈了一个多月，女孩就坚持要和我分手，后来知道她当时喜欢上了另一个男的，但他们没有在一起。我因为是初恋，一直无法放手，又坚持追了她半年多，她最后还是和我在一起了。

“当时我在北京读研究生，因为是调剂的，专业喜欢，但对学校不太满意。女孩是和我一届的，她已经毕业，找了个工作，不太满意，对我说还想继续学习，但她家条件不是特别好，不希望再给父母增添负担，于是我决定退学工作，想着边工作边学习，再考一次，同时也负担她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她当时在读自考。结果没过两个月，她过年回了家，然后对我说不想再来北京了，比较累。这样拖了一两个月，我决定去她的家乡发展，现在看来当时很幼稚，但那时的确完全陷在感情里了。

“去了她家乡后，找了份还算可以的工作，虽然离自己的期许比较远一些。我父母当时很生气，但那时我也很固执，现在想来，当时不珍惜继续学习的机会，可能是因为从小到大读书没吃过什么苦，根本不懂得珍惜机会。在她家乡待了接近两年，然后决定买房，准备结婚，于是和父母商量。年底我和她回了我的家乡，没想到这时父亲被查出胃癌晚期，于是我向公司请了假，留下来和姐姐一起照顾父亲，她一个人回去了。大约一个多月以后，她对我提出分手，理由是她不希望我回来了，她希望我留在家乡照顾家人。我当时难以接受，于是赶过去和她谈，知道了她准备和另一个男的交往，她给我的理由是那个男的

条件比较好，结婚也有现成的房，她不想以后还贷款太累之类。我没能劝动她，和她父母谈了下，结果她父母表示也很无奈，他们也不希望这样，我之前和她父母的关系一直不错。后来我想了下，也许当时她的确爱上了那个男的。

“于是回家，半年以后，父亲因为是晚期，终究没能拖下去，还是离开了我们。我正在犹豫还要不要回那边公司，她突然联系我，说和那男的分手了，还是喜欢我，问我能不能回去，我觉得我还想和她在一起，于是就回去了。当时准备在那边安家，然后把母亲接过去，但母亲和姐姐知道了父亲患病期间我和她的事，对我的事非常反对，但我还是固执地回去了。

“回去以后过了大半年，年底时我回家准备和母亲商量在那边安家的事，她没过来。结果就在大年三十前两天，她的母亲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她当时让我立即回去帮她。我也感觉到她的痛苦，但当时是我父亲去世的第一个春节，姐姐已经结婚，母亲还很悲痛，我无法让母亲一个人过这个节。后来和她商量，过了年后回去，期间她母亲做了手术，很成功，她的姑妈一家过来帮她父亲照顾，她父亲跟我说让我过年后再回来，现在他们能忙得过来，但她依然非常生气。年后我回去了，帮她照顾她母亲，直到她母亲出院。中间因为手术费有两万多是用信用卡刷的，她让我跟我妈借三万先还了，而我知道我妈和我姐当时对她印象不好，根本不会为这事借钱给我，而且我从工作以来，工资卡就一直在她手里，我就抱怨她没有存钱，然后跟她说这钱我会还，跟我家里借钱肯定不行，我也借不到。过了大概两个月不到，她提出和我分手，原因是我始终没买房安定下来，而且对她也不像以前了。我当时答应了，并且没再像以前那样再去挽回，因为当时觉得她肯定离不开我，似乎终于能在这个关系里占据到一次主动了，但没想到她也没再找我，过了两个多月，我希望能和她谈谈，她坚决不同意，又过了几个月，我听说她可能已经有男朋友了，就回了家。

“如今回家乡快一年了，我的睡眠始终不好，就像开始说的，看看自己这几年，觉得有点荒诞。我总觉得我已经走出来了，但潜意识里又感觉还没有，有时会听着歌莫名其妙流眼泪，感觉大男人这样挺难堪的，我想我的心理状态肯定有问题，所以想请您给我一个建议，我是不是该接受心理治疗，或者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自我调节。”

在他讲述的过程中，我从始至终都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流露出一点儿不耐烦的表情，我一直保持着一副倾听的样子，这令他似乎有些感动。

“事情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严重。”我温和地对他说，“虽然你已经走错了第一步，为了一个并不爱你的女孩而放弃了自己的学业，但这都已经成为了过

去式。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为什么要让自己总沉陷于昨日的阴霾之中呢？至于你的睡眠，跟你的感情经历和目前的情绪状态很有关系，所以你要尽量地从目前的情境中脱离出来，不要再郁闷地生活，找一个发展的方向，继续努力下去。你的智商很高，一定会成功的，关键是要把握好感情，不要随便再被她驱使，找一个爱你的人好好生活吧。你的难题可以通过进行一些简单的心理疏导解决，不需要做深度的心理治疗。如果你信得过我，可以先登记一下，我相信在我们的心理咨询师的心理疏导下，用不到一个星期你就能够让自己生活在明媚的阳光下了。”

他颤颤地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真的就可以解决我的失眠问题吗？”看到我微微地点头，他高兴地在我拿出来的表格上填写起来。

## 分配建议

“苏所长，你对这件事是怎么看待的？”韦煜恒向苏米娜问道，他的脸上呈现出一种非常特殊但又说不出是什么具体含义的表情。

我注意到，刚才在我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一直在用心地倾听着，并且时而表现出若有所思的神情，又时而表现出如获至宝的欢乐。但此刻，见他这样直接地询问苏米娜，我不禁竖起了耳朵，想听听苏米娜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说实话，这样的事情在东江市是再普通与寻常不过的了，但在这里却不知是否还很寻常，所以，我要根据领导的评价来判断这类事情以及日后工作的开展）。

“这件事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当时是午休的时间，每位医师都在休息，而昭宇却主动接待了这位病人，说明他对工作负责；第二，以往我们在接受病人咨询的时候，也会建议病人做治疗，但收效往往不大，昭宇在解答病人咨询的时候，巧妙地把病人的心理与建议治疗结合起来，让病人愉快主动地接受治疗，这一点是我们每位医师都应该学习的。这也恰恰说明了，我们以往的作业方式存在着问题。”苏米娜说道。

苏米娜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情。在接受这位病人咨询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只有如何帮助病人解决问题这一想法，而从来没有过像苏所长所讲的这么复杂的念头。但很多事，当事后我们停下来思考的时候，我们便可以心安理得地为当时的行为找寻许多合理的解释。这就好像一个人在非常愤怒的时候杀了人一样，当他冷静下来的时候，他便会为自己寻找各种各样

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无辜。对于一名医生来讲，如果在医治病人的时候有如此多的想法，那么我相信，每天都有更多的医疗事故发生。更多时候，医生医治病人，凭借的是一种职业的直觉与潜在的意识。

“那笛所长对这件事又是如何看待的呢？”韦煜恒听完苏米娜的话语之后微微地点了点头，转向笛卡问道。

“那我就简单地谈一下我的感觉吧，不算是昭宇的看法，只是个人的浅见。”笛卡轻轻地啜饮了一口啤酒，接着说道，“说实话，在三年前我与昭宇就认识了，但当时虽然我们在一起喝了不少的酒，对他的印象却并不深。在我的感觉中，他这么年轻就能出席那种规格的研讨会，肯定是某位高官的公子，对于这样的人，我是不会存在好感的。但后来，听丁炯逸多次介绍到他，并且老是称赞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便开始留意他的一些学术研究，发现他对专业非常热爱，常常有自己非常独到的见解，并且能够引领医学研究的方向。我开始对他感兴趣，所以才同苏所长大力推荐他加盟我们的治疗所。”

笛卡在说这些的时候，眼睛始终在不停地观察着韦煜恒的面部表情，看到韦煜恒并没有表现出不耐烦的神情，他就一直向下说道：“他加盟我们治疗所第二天，便帮我们解决了眼下最大的一个困难，使我们半个月后的专家义诊活动能够顺利地进行。而对于他刚才所讲的这件事，我也是刚刚听到，他的专业技能我就不做评价了，他的意识却是我十分佩服的。一个医生在为病人治病的时候，不可能有很多复杂的想法，这个时候他靠的是专业技能及他的潜意识。而昭宇在为病人解答的时候，却能够很好地把建议病人接受治疗融合在一起，说明他具有很强的经营意识。鉴于这一点，我认为，昭宇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经营人才！”

对笛卡的话，韦煜恒感到很满意的样子，不停地点着头。这个时候，他饶有兴趣地再一次把目光转到苏米娜的身上，问道：“苏所长，对笛所长的看法可有不同的意见？”

苏米娜摇摇头，表示完全赞同笛卡的说法。

“那么，如果把昭宇调到笛所长的下面，你有什么看法？”韦煜恒的话语显然出乎苏米娜的意料，她的神情表现出很吃惊的样子。我也是如此，我没有想到，韦煜恒会提出这样的想法。

“我认为昭宇的职业技能在单位会发挥得更好，毕竟，经营这一块，他可能有这种意识，但由于他没有从事过经营的工作，所以，可能不会很快就有成效。而他的职业技能，则能够很快地带动起治疗所的医师整体的工作状态，这

一点，我认为目前来讲，更重要。”

“嗯，我也只是突发奇想提一下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今晚，你们都要放开吃，吃好，不用担心我买不起单。”韦煜恒乐呵呵地说道。

“早在东江时就曾听业界内的朋友们讲起过，说西江心理咨询与治疗所的领导们开明大度，任人唯贤，今天我更是深有同感。作为一个刚到治疗所不足一个星期的新人，我何德何能，竟让几位领导如此高看一眼！现在，我就借花献佛，敬几位领导一杯。同时，在这里，我也表一下决心，我将全副身心地投入以后的工作中去，与治疗所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当然，更重要的是，还希望几位领导以后多多指教！我先干了这杯酒！”说完，我举起酒杯，依次同韦煜恒、笛卡、苏米娜以及欧阳振国碰了杯。

有人说，机关无小事，无论是开会时的座位，还是喝酒时的敬酒顺次，都不能混乱。说轻了这会影响到内部的团结，重了更关系着自己的饭碗是否捧得稳。所以，即便是吃饭，也不能忽视这些细节，这也是在东江时，我不大喜欢出席各种宴会的原因。我是一个粗枝大叶的人，总是疲于应付这些细节。但后来，丁炯逸曾多次为这事批评过我，尤其是当我决定要来西江的时候，丁炯逸更是在我的耳边唠叨不停。所以，我也多少收敛了一些性子，默默地按照“潜规则”来行事了。

晚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桌面上又多了几瓶啤酒。看来，笛卡刚开始所想的只喝一瓶啤酒，是绝对不够的。

“韦部长，您说有事情要跟我们讲，不知道有什么新的工作需要指派？”笛卡问道。

“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想法。我来这里也已经有半年了，而你们，分别担任副所长的职务也有半年了，我想听听，在这半年里，你们有什么感想，以及对治疗所以后的发展有什么想法。”韦煜恒微笑地看着笛卡与苏米娜，等待着他们作述职报告。

“我先来简单地谈一下看法吧。”苏米娜看了看笛卡，发现他正盯着眼前的酒杯，头也没有抬起。她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她先开口比较合适。

“非常感谢韦部长对我的信任，让我能够从治疗所的一名职工直接晋升为领导。在这半年里，在韦部长的领导下，在笛所长及罗主任的支持下，我很快就熟悉了自己的工作职责，并带领着所有的职工们慢慢地摸索着前进。但由于没有任何的领导经验，在平日的工作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整体来说，治疗所还是保持着正常稳健的运行。在这其中，我也学习到了许多非常宝

贵的领导经验，相信以后的工作，会更上一个台阶。”苏米娜显然是一个非常圆滑的女人，她不留痕迹地褒扬了韦煜恒也肯定了自己，尽管她的业绩并不十分令人满意，但在她的这些话语面前，却也无懈可击，因为她的一句“没有任何的领导经验”可以将所有的工作中的过错给解释过去。

韦煜恒依旧微笑着，把目光转向了笛卡。笛卡把杯里的啤酒端起来，一口喝下去半杯，然后大大咧咧地一抹嘴，说道：“我就比较简单了。上半年，在单位全体职工的支持下，我们治疗所的业务拓展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基本上扭转了去年的亏损状态。现在我与欧阳主任都很有信心，在下半年的工作中，更上一层楼。我们的目标是不仅要把去年的亏损全部给补上，还要使单位有一定的盈利，尽量地使大家的收入有所增长。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在韦部长的资源的支撑下，希望以后韦部长能够继续支持我们，有了您的支持，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非常有信心。”笛卡这个时候，不失时机地站起来，举起手中的酒杯，说道，“现在这杯酒，我敬韦部长，对韦部长一如既往的支持表示感谢。”

“好你个笛卡啊，让你汇报工作，你却找借口又给我喝上了。”韦煜恒虽然这样说道，但还是乐呵呵地举起了酒杯。

“不过，话又说回来，半个月后的专家义诊这件事，你可一定要与苏所长好好地配合，在这件事上，千万不能出任何的差错。这是上面布置下来的硬性任务，你们一定要交一份漂亮的答卷。”韦煜恒叮嘱道。

“这一点，韦部长可以完全放心。虽然，我没有组织活动这方面的经验，但现在有了昭宇这位人才，相信什么事情都不会有问题。再说了，在业务技能这一块，又有苏所长带领着所有的职工做我的坚强后盾，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笛卡说道。

“那你要好好地与他们两人沟通一下啊！”韦煜恒向笛卡暗示要喝酒了。

笛卡常在酒桌活动，如何能不领会韦煜恒的暗示？他把酒杯又加满，举起杯，说道：“那我就先敬苏所长一杯，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多多支持！”

“今天我就不喝了。”苏米娜连忙摇手说道，“昨晚喝了一杯，难受到后半夜，到今天还感觉到头晕晕的。我真的喝不了酒啊。”笛卡说道：“喝酒是机关干部的基本技能。酒不能喝，以后的工作就很难开展了。你不会喝，所以才要慢慢锻炼嘛！”苏米娜为难地说道：“真的不行，喝不下。”

看她确实喝不下，也为了避免笛卡尴尬，我站起来，说道：“这杯酒我代苏所长喝了吧。”

“哈哈，看来苏所长是魅力不减啊，有英雄出来救美了！”笛卡呵呵地笑着，一扬脖，一杯酒全部倒进了肚中。

苏米娜冲我笑笑，没说什么，而我的心，莫名地一阵躁动。

## 充当一把领导

距离专家义诊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由于这项活动是“关爱农民工”系列活动中的一项，方案是早已经做好了，而治疗所只是作为义诊的执行方来承办。眼看义诊的时间就要到了，我常与笛卡在一起，却没有听他谈起过这件事情，更没有见到过义诊的执行方案，这天一大早我就走进他的办公室，主动向他提起这件事情。

“执行方案？是什么？我没有听说要做啊？”笛卡瞪大了眼睛，一副很吃惊的样子。

“这——”我有些哭笑不得，虽然活动的策划案是早已经做好的，并且活动交由我们来承办，但我们最起码要有一份执行方案吧，要不然，到时候义诊期间有脱节、纰漏、意料不到的事情等情况发生怎么办？作为活动的承办方，这不需要任何人提示就要做的，只是，我没有想到笛卡却对此一无所知，只好耐着性子跟他解释道，“执行方案是与策划方案不同的方案表述。它具有非常强烈的计划性和实务性，即十分具体地交代了工作的步骤、样式，并对总体目标进行了逐一分解，是方案实施的唯一参考书。一项活动承办下来，必须要有一份详尽可行的执行方案，这样才能够确保活动的万无一失。”

笛卡一听，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顿时慌了，说道：“啊，这可怎么办呢？我从来没有做过这鬼东西啊，该怎么做啊？现在做还能来得及吗？”

我安慰他说：“现在做还能来得及的。一份执行方案，最起码要有一份十分清楚的项目推进表，即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哪些事情要在哪个时间段内完成，这是其一。其二，活动需要哪些人员参与。对我们这次义诊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人员构成，义诊专家及心理医生、义诊的接受方、本次活动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又有现场秩序维护者、活动组织者、宣传单派发者等等，这些人员需要一一落实与确定。其三，义诊的场地及现场布置。场地虽然我们确定在华忆科技园内，但具体哪个地方要落实，现场如何布置、现场的搭建、现场的灯光、电源等都需要进一步明确，而这些恰恰是这次义诊成功的关键。”

听我这么一说，笛卡的冷汗都流了出来：“我一直以为有一份策划方案就行了，到时候就万事齐备了，却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着手去落实的啊。如果不是你今天提醒我，到时候这次活动非搞砸不可。”

“没关系，这些事现在做还不迟，不过，要抓紧时间，恐怕再迟就来不及了。比如说，既然是‘关爱农民工’系列活动中的一项主题，活动的启动仪式肯定要搞了，并且是放在本次义诊活动的最前面。但要搞启动仪式，那么前期的宣传工作要做，现场的舞台搭建要联系专业的礼仪公司，具体场地要与华忆科技老总傅东升进一步落实。这些都要做在前面，否则迟了就真的来不及了。”我同他分析道。

“嗯，幸亏你及时提醒，我现在就着手做这些事情。”笛卡停顿了一下，露出为难的神色，“不过，对于这些我实在没有一点经验，不如你在这里帮我忙，我们一边商量，一边逐一落实？”

“这倒是可以，反正现在治疗所前来咨询的患者也不多，只是，我需要向苏米娜说一声，但她是否答应我可不敢保证。”我想起上次因为去找傅东升联系义诊的事情而迟到了一会儿，就被苏米娜说要补请假，于是不无顾虑地说。

“不用了，我直接同她说，借用你这几天，我相信她会给我这个面子的。如果她不同意，我就直接找韦部长要人。”说完，笛卡拿起桌上的电话，用内线拨通了苏米娜的电话。

尽管我来治疗所不久，但我能够感觉得到苏米娜与笛卡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因为分工不同那么简单。他们之间的矛盾或许是日积月累的原因造成的，也有可能两人从利益的关系上存在着很深的纠葛。但无论如何，在事关整个治疗所的时候，苏米娜应该还是会以治疗所的大局为重吧？既然笛卡能够拉下面子向她“借人”，她也总不好推托吧？无论是真心为了治疗所还是假意，我可以肯定，这种小忙，苏米娜还是会给他笛卡一个面子的。

只是我却有些哭笑不得了，自己刚来这里半个月不到，就抢风头似的做了这么几件事，让原本安逸的治疗所内掀起了一些议论的波涛。我一向主张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但谁又能想到在某些时候，低调与高调却是可以互换的呢？事实上，这些被认为“抢风头”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只是许多人在做事的时候，往往不喜欢再向前做一点，再向深处思考一点。所以当事情来临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一拍脑门儿说道：“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想到多做那么一点点呢？”而成功与失败的差距，往往就在于这么一点点。

但无论如何，我还是比较乐意将自己的所学在实践中得到体现。既然苏米

娜答应了笛卡的借人请求，笛卡也需要我的帮助，我又何乐而不为呢？何况这一系列的事情又关系到治疗所日后发展的大局。

用了一整天的时间与笛卡逐一推敲，终于把执行方案完成，又拿去请韦煜恒确认。之后，由于时间的紧急，笛卡与欧阳振国便开始忙碌起来。当然，他们也不会把我忘记，我的任务就是同华忆科技园的老总傅东升再次联系，确认义诊活动的具体地址及一些诸如灯光、电源等细节。而笛卡与欧阳振国则分别去落实新闻媒体、联系礼仪公司、确认专家名单等事项。

我做的依旧是跑腿的工作。待分工明确之后，我便乘出租车直奔华忆科技园。像傅东升这样的商人，经常国内外地满天飞，如果不知道他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就贸然地打电话给他，非但事情谈不成，还很容易引起他的反感，往后再做什么补救都于事无补了。对于这类商人的心理我虽说没有深入探究，多少还是有所了解的，所以，我没有直接打电话给他，除非我已经确认了他在国内，并且是正处于休闲的时间段。当然，这些就需要跑腿来完成了。

华忆科技园的值班门卫是一个四十多岁很魁梧的男人，看他趾高气扬的神情，应该是保安队长之类的人物。不过，这并不能难倒我，我利用自己的微笑及一些心理推测，不到五分钟就和他混熟了：我轻易地从他的口中得知傅总今天不仅在国内，晚上还有一个宴会，地址就在顺风大酒店，他宴请的不仅有公司高层的管理人员，还有工业园区里相关的管理员。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因为这次义诊我最有意向的就是工业园区里的那个能够同时容纳三万人的广场，在那里举办启动仪式，是最好不过的，所以我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认识园区管理员的机会。

这次我不再犹豫，直接拿出手机拨通了傅东升的电话。有人说，越是有成就的领导，越懂得谦虚，这话不假，当我在电话中报出我的名字的时候，傅东升一下子就记起我来，问我上次向他透露的专家义诊的活动什么时间能够进行，他已经有些按捺不住了。我告诉他，我正是为了这件事找他，不过，上午我还有另外的一些事情要处理，只有晚上有时间，希望能够与他好好地商谈一下此事。他想了一下，说道：“那行，晚上见，不过，要早点来，到时候介绍些人给你认识，地点就在顺风酒店。”

顺风酒店我知道，上次单位为我接风就是在那里，晚上，我只要早点过去就行。拦了一辆出租车，我返回治疗所。

回到办公室，正好碰到金玉网购了一件衣服，正在试穿给王莲看。由于办

公室内只有我一名男性，而今天直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进办公室，所以，她们在办公室内相当放得开。其实，有时候即使我在办公室，她们也会在我面前把外套脱掉试衣服。

这次金玉网购的是一件非常性感的细肩带白色透明雪纺纱夏衣，穿在身上，我能够看到她里面的那件淡紫色的抹胸。这件衣服穿在身上，使原本娇小可爱的她，因那若隐若现的胸部有着别样的眼球刺激。尤其是她笑起来的时候，那有些微颤的胸部，更因匆忙中的惊鸿一瞥使得她那如鬼斧神工般的曲线拉扯着我的神经，久久不能挪动。

“喂，看够了没有？”金玉脸上的红晕犹如醉酒的酡红一般，更加性感迷人，尤其是此刻口中的娇嗔，更加要命。

“还没看够，这样的美女咋能看够呢？”别看金玉样子娇小，但年龄却比我大了不少，并且还有了一个九岁的女儿。如果她不说出自己的年龄，相信谁都无法猜出来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常常肆无忌惮地同她开些不荤不素的玩笑。

“刚买的衣服，好看吧？”她收拾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又变回了往日与我开玩笑时的样子，一点也没有了刚才的娇羞。

“啧啧，好看。真是的，咋就穿啥衣服都恁好看呢？我就纳了闷了。”我摇头晃脑地上下打量着她，用一口地道的河南家乡话说道。

“哎哟，没想到我们的龙大医师竟然这么会说话。”在一旁笑得弯了腰的王莲说道。

“你王小姐风姿绰约，我自然不敢同你开玩笑。不过，如果以后你做了我的女朋友，你就会发现，我更加会说话。”护士王莲是去年刚毕业的大学生，比我小了几岁，我平时很少同她开玩笑，但今天，因为心情好，就顺带一起连她的玩笑也开了。

“好啊，只要你能够用你的话哄得我开心，我就做你女朋友。”王莲调皮地说。

“行了，行了，不跟你们贫嘴了，跟你们说一件事，要请你们帮忙。”我收起玩笑的神情，郑重其事地跟她们说。

“什么事啊？说出来，只要我们能办得到，就一定会帮。”或许是因为心情好的缘故，她们答应起来十分痛快。

“过几天不是要搞专家义诊吗？华忆科技园的美女帅哥多，到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来看，所以，我想着趁此机会散发一些传单，从各个方面对我们治疗

所进行一下宣传。我会连同其他几个人对科技园的主要管理人员进行攻关，让我们的治疗所不仅走入他们中间，更要根植于他们的心中。这样，对我们以后也是一个创收举措，而你们的事情，就是到时候帮忙派派传单。你们这么漂亮，到时候那些帅哥们一定非常乐意接收你们的派单。”

金玉一脸的迷惑，说：“不对吧，龙大医师，怎么忽然变成领导在布置任务了？”

王莲则问：“龙大医师现在怎么做起经营的事情了，这些事情不是由笛所长在负责么？”

我不管她们的问题，只是说道：“就这么点事，你们不会不答应吧？刚才你们答应得那么利索，不会这么快就反口了吧？”我看到她们还想开口，就开玩笑地说道，“我就知道你们不会拒绝的。好了，现在我来回答刚才的问题，第一，我的确是在布置任务，这是西江市心理咨询与治疗所的第一大美男子向西江市心理咨询与治疗所的两位美女布置任务，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第二，你们都知道，我还是单身，如果现在不想办法多挣些钱贴补家用，以后万一你们两位中的哪一位愿意跟着我过日子，我怎么养活啊？”

她们俩这时异常地齐心，说：“切！”

“你们没得选了，那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非常臭屁地说道。

“去倒是可以，只是，恐怕苏所长不会同意啊！”金玉担忧地说道。

“放心吧，这事包在我的身上。再说了，这也是为了治疗所的发展嘛，她不会那么不通情理的。”说完，不等她们再说什么，我转身走出办公室，敲响苏米娜的房门。

## 邀请副市长

许多事情就是如此，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它往往就会发生，你认为一定行得通的，它往往就会被拒绝。当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苏米娜会同意我的建议并派出人员协助义诊活动而敲开她办公室的房门时，苏米娜却是一脸的不以为然。

“你的想法很好，我也非常欣赏你能够事事都以治疗所日后的发展着想。只是，我想既然我们的活动聘请了从北京来的一些专家，我们治疗所内最好的心理医师也会参与，就一定能够达到我们最终想要的效果。如果我们再派人去派单，岂不是浪费？一是浪费人力，二是浪费物力，印刷传单也需要不少的费

用。再者，我想你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笛所长的能量，他既然能够坐在副所长的这个位子上，就一定会为治疗所的发展着想的，这一点我想他也不希望别人插手进去。”苏米娜的言下之意是我多事了，我帮助笛卡撰写执行方案并帮他联系场地已属于分外之事，再操其他的心已实属不该。我没有料到会是这种结局，悻悻然地离开了她的房间。

回到座位上，有一种说不出的颓丧，心里一直很烦躁。我不知道为何这么在意苏米娜的话，有几次我尝试着用心理暗示的方法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但都无法做到。苏米娜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清楚她与笛卡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但大局当前，总不至于她连这一点都无法弄清楚吧？抑或是她对我已经有了某种不好的看法？“在事业单位，不仅要会做事，还更要衡量好其中的利害关系，尤其是与人的相处，更要从微妙中窥得全局。”每次打电话给丁炯逸，他总会这样告诉我，一副谆谆教导年轻人的样子。按照他的这种说法来推断，以后我若再帮笛卡那就更加困难了，但如若笛卡不能将经营搞上去，那治疗所就岌岌可危了。

不知不觉，我在座位上待了很久，终于笛卡打来的电话把我拉回到现实要做的事情中来。笛卡问我与傅东升的谈话如何了，地方是不是已经确定。我告诉他今晚就会有消息，然后与他谈到了义诊期间需要我们治疗所的人手派发传单这件事。

“我现在越来越发觉，得到你我们治疗所确实得到了宝，如若不是你一次的提醒，这次活动我们会搞砸不说，更不会利用活动来宣传我们。”笛卡乐呵呵地在电话中说道。

“但我与苏所长谈了这件事，她好像认为不大必要。”我把苏米娜跟我说的话简单地告诉了笛卡。

“这你不用担心了，我会同她来讲，到时候你只需要帮忙组织一下就好了。现场布置与组织人员我都没有经验，到时候这些事情恐怕都要麻烦你了。”

“这不是问题，也是我应该做的。治疗所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尽力嘛。”

说完，就这样挂了电话，看看时间还很充足，我就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准备与傅总洽谈的各种可能中去了。

下午，距离下班还有一个小时，我便离开了治疗所。顺风酒店距离单位还有一段路程，我需要提前到以便做好准备。到了那里，与傅总相约的时间还有二十分钟，我走进酒店对面的咖啡厅坐下，看着酒店门口鲜红的横幅上写着“欢

迎华忆科技高层管理人员季度会议在我店举行”，这才更加清楚那位保安所说的晚宴实则是他们高层的聚餐。傅总肯在他们聚餐时见我，说明也是有意引荐我与他们公司的高层认识。我一定要好好地思考一下，如何利用好这个机会在华忆科技的管理层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十分钟后，我看见一辆黑色的奥迪 A6 停在了酒店的门口，这车看着似曾相识，我不由得留了心。车在酒店门口停了一下，一个身形魁梧、古铜色皮肤、方脸宽额的中年男人从车上下来，他对着车里的人说了句什么，两个人好像刚刚发生过争执，但他接着又挥了挥手，表示出不再争下去的让步。接着在咨客小姐的引领下，他走进酒店。奥迪车向右转，驰上公路，这一会儿工夫，我视力良好的眼睛已经看到坐在驾驶座上的男人是中等身材，属于偏胖型。我心中一动，忙掏出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在上面写下一个人的名字来。

又过了几分钟，陆续地有车停在酒店门口，有人不断地进入酒店，我知道这些大概就是华忆科技的管理人员了。在最后，所有人员都进去后约摸过了五分钟，才有一辆白色的宝马 X5 开过来，一个白白净净、带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鼻直口阔、穿着一身高档休闲装的五十多岁的男人从车上走下来，这就是我要等的人了。我迅速地走出咖啡厅，穿过公路，然后拨通了傅总的手机。

“傅总，您好，我是龙昭宇，我现在刚到顺风酒店，请问您是在几楼几号房？”我故意装作没有看到酒店上悬挂的横幅，有礼貌地问。

“是龙医师啊，我现在刚到电梯门口，那你到电梯来，我等你。”

“好的，谢谢您。”我挂掉电话，时机恰好地出现在电梯门口。

“您好，傅总，很高兴又见到您。您的精神可是越来越好了啊。”我将手伸向他。

“呵呵，老了，不能同你们这些年轻人比了。来，我们快上去吧，估计上面人已经都到齐了。”说完，他拉着我的手，把我拉进电梯。

在电梯里，我才注意到与傅总同行的还有一人，这人看似与傅总的年龄不差上下，只是一件洁白的西装配上一条暗红色镶金边领带使他看上去更具有一种敬业精神。

“老傅，这就是你要介绍给我认识的青年才俊？”他突然开口问道。

“是啊，老王，就是这小伙子，让我对眼下的用工危机又充满了信心。来，我为你们介绍。龙医师，这位就是西江市有名的王继军副市长，他的公正廉明、正直无私在西江市可是出了名的。”

“哈哈，你个老傅啊，看把我说的，我有那么好我怎么不知道啊？”王副

市长爽朗地笑道。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已掏出名片，双手呈到他的面前，说：“王市长您好，我是龙昭宇，刚从东江调来，在心理咨询与治疗所工作，还请您以后对我的工作以及治疗所的工作多多支持。”

“刚调来的，好啊，我说难怪我不认识呢。你们治疗所这些年对西江的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不少的作用，以后要继续保持啊。听老傅说你是一位非常有才气的医师，我相信心理咨询与治疗所也会因你的加入而更有生气。”

“谢谢王市长的鼓励。我一定会努力工作，好好干，不会让您失望的。”这是一位性格爽朗的市长，虽然我在单位的职位较为低微，但如果人以群分的话，我同他一定会成为非常难得的忘年交。

电梯这个时候停了下来，接着便是热烈的掌声传入耳中，所有的职员整齐地站在通道两边，面带微笑，向傅总及王副市长问好。看来，他们早已经知道王副市长也要参与他们今晚的聚餐了，所以才会如此隆重地夹道欢迎。

我跟在傅总与王副市长后面，径直进入一个能够同时容纳两三百人吃饭的大厅。看到我们进来，大厅里许多人都站立起来，走上前与他们打招呼，一下就将两人簇拥着走向里面。

傅总没有办法，只好对旁边的一位中年男人低头私语了两句，然后对着我笑了笑，与王副市长一起走到靠近舞台的一席坐下。

我也乐得轻闲，自个儿走到人少一些的角落，刚刚坐下，刚才那位站在傅总身边的中年男人就出现在了 my 面前：“你好，我叫周海，华忆科技的行政总监。你是龙昭宇医师吧？刚才我们 BOSS 交代了，要我好好招待你。”

我冲他露出一个笑脸，说道：“周总客气了，今晚我是不速之客，还请不要见怪才是。”

“哪里哪里，你既然是 BOSS 的贵客，我们自然要好好招待。”他的说语虽然客气，但神情中却充满了不屑。这种不屑我能够理解，如果不是同傅总一起进来，我想这些人的目光根本连从我身上扫过都不可能。即便是随同傅总进来，他们也只会粗略地一眼过去，原因无他，谁会关注一个参加这种正式的聚会却连正装都不穿的人呢？这既是我的疏忽，也是我有意为之，穿一件干净的 T 恤与傅总更容易相处一些。在来之前，我已对傅东升的资料查看多次，知道他比较喜欢穿着休闲装，穿休闲装与他谈话能够在轻松自然中进行。说是疏忽，是没有料到今晚会是一种比较正式的聚餐，需要穿西装打领带。

但是，我却不会在意，冲周海礼貌地笑了笑，便端起桌上的一杯红酒慢慢地啜饮起来。看我已经坐下没有任何客套的意思，周海说了句“请自便”就又

回到了傅东升的身边。反正都不认识，也就不需要同任何人打招呼客套什么，我只是一边喝着杯中酒，一边随意地观察着大厅中的诸人。

这一看，还真的发现了一个我认识的人——上午告诉我傅东升晚上会有宴请的门卫周涛，而他也看见了我，也有些惊讶，没想到上午同他聊天的毛头小子竟然也会在如此重要的宴会上出现。他看了我几秒钟，脸上平静如水，随后举着一个杯子，在我身旁坐下。与他进一步深聊，我这才发现，他不仅是公司的保安队长，还是华忆科技行政总监周海的亲弟弟，在公司里面，也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傅总对此当然是心知肚明，所以一般的宴请，也都会邀请他出席。

说是季度会议，实则是规格较高的晚宴而已。在周海的主持下，各个部门的主管简单地汇报了一下本部门上季度的工作及下季度的计划之后，傅总便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也无外乎就是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希望大家同舟共济，为企业出谋划策共渡难关。最后王继军副市长也发表了讲话，谈到了这次用工危机的事情，说政府也会出面对工人进行安抚，但主要还是要靠公司的内部管理。作为企业，更要拧成一股绳，大家都把劲往一个地方使，才能够使企业更有发展力、向心力，才能够使员工的各种福利提高上去。有了向心力，有了家的温暖，并且还能够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工作，相信自然能够留得住人才。王副市长也对华忆科技作了美好的祝愿，随后，在他的讲话发表之后，大家便开始一边吃东西一边欣赏由酒店安排的节目。

我当然不会寂寞。一边轻品着美味佳肴，一边欣赏着精彩的节目，周涛还在身边向我一一地指着各部门的管理人员。在他的介绍下以及这些人刚才在台上的报告，我很容易便记住了他们的名字、部门以及籍贯、兴趣爱好等。尽管我并不知道记住这些有什么用，但凭我多年的职场经验，我知道记住这些绝对不会是一件坏事，日后说不定哪天就能够派上用场。

同周涛聊至正酣时，有人推了推我的肩膀：“龙医师，龙医师！”

“哦，什么事？”我回过头，看到是周海，他职业性的笑容挂在脸上，看起来让人感觉很亲切的样子。他是一个很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在台上的主持让我更加认识到他工作的干练。

“傅总请您过去一下。”他弯下身子在我耳边说道。

“哦？谢谢。可是——”我在这个时候才发现，傅总与王副市长已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现场，座位上已经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好的，麻烦您带我过去。”我礼貌地起身，同周涛握手告别，跟着周海离开。

离开宴会现场，周海把我领进一个铺着贵重绛红波斯地毯的房间，傅东升、王副市长以及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坐在房间里，正在品着香茗。那个我不认识的人应该不是华忆科技的职员，我没有看到他上台汇报工作。

“请坐，龙医师。”他朗朗地笑道，“恕我今晚招待不周，冷落了您。”

“您太客气了。”我坐下来，礼貌地说，“是我冒昧，不知道今晚竟是贵公司的季度会议。还请您不要见怪才是。”

“我说老傅，这么客套可不是你的个性啊！”王副市长在一旁取笑道。

傅总这才不再客套，问我：“龙医师说今天要与您谈义诊的事情，不知道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这些日子，我们可是为了员工的事情伤透了脑筋啊！”

我把我的想法说了，最后讲道：“这次义诊活动作为‘关爱农民工’系列活动中的重要一项，启动仪式必是少不了的。具体的方案我已呈报给我们的韦煜恒部长，他也认同，为了彰显市政府对广大农民工的关爱，届时将会邀请市里的一些领导出席参与启动仪式。今天前来，一是同您商量启动仪式的场地的事情，二来，很荣幸今日认识王市长，也想听一下王市长的意见。”

王副市长哈哈地笑道：“这样的活动我们自然是大力地支持了，你们尽管大胆地去做，如果到时候有空，我一定会出席这个启动仪式，这个活动举办得好嘛，有意义，同时也正是我们向企业、向广大农民工送去我们爱心的具体体现嘛，我们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在经济危机中，我们政府是更关心企业、更关心广大农民工的。”

见王副市长如此说法，傅东升也朗朗地说道：“这样的事情本就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现在既然政府对我们这么关心，我们就更加要全力配合了。如果在义诊期间有什么需要，请尽管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满足的。至于场地的事情，我来向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工业园区管理处办公室主任孙智正先生，他对我们的这次活动也是十分支持的，场地、灯光、电源等布置到时候您可以直接同孙先生确定。至于需要我们公司怎么配合你们，人员怎么组织，义诊怎么进行，具体的您可以跟周总联系，我已交代过他，他也会全力配合你们的。”

一切都这么顺利，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一切都像是小说里的奇遇。我暗暗地用手掐了掐自己的大腿，确信不是做梦，我真的时来运转了吗？在傅总的介绍下，我同周海及孙智正交换了名片。看他们还有具体的事情要商谈，我同周海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之后，便告辞离去。

## 世界很小

回到租房，已经十点半了。想起今晚的经历，我还是有些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傅总爽朗的笑声、王副市长关切的表情好像还在我面前浮现。我离开顺风酒店时，傅总特别叮嘱周海送我出酒店，在电梯门口我谢绝了他的好意。走进电梯时，我同他握手告别：“认识你真高兴，周总。”

“我也是。下次再见。”

在电梯门关上的那几秒钟里，他看着我，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却终究还是没有说出口。但我还是能感觉到他眼睛里想倾诉的欲望，似乎还夹杂着一丝难以察觉的焦虑和无奈。

我换上衣服，为自己胡乱地套上一条短裤，蜷缩在沙发里抽烟。客厅里古旧的风扇忽忽悠悠地转着，不时地发出哧哧的声音，好像随时都会停止下来似的。有时候，我也想像风扇那样，不知不觉地让自己停止下来，但却总是无法做到，就如我对方小红的思念，还有我对明天的忧虑。

叮……手机铃声打断了我的遐思，是笛卡。

“嗨，昭宇，”笛卡在那边大喊大叫，周围一片嘈杂，“真有你的！”

“什么？”我莫名其妙。

“嗨，别再装了！”笛卡的声音里是掩饰不住的兴奋，“这是好事，不用再推辞了！启动仪式能够邀请到副市长参与，这是许多年都没有再发生过的事情啊！快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不，先不要说，我要你当面跟我说。我正在车上，马上就到你楼下了，你快下来，我们到江边喝酒。”

“哦，笛所长原来讲的是这件事啊，别提了，我自己到现在都还像是在梦中一样呢！”笛卡的消息也太灵敏了，看来，这真是一个什么消息都不会被孤立隔绝的城市。

“现在先不要讲，等会儿边喝酒边把你的好事告诉我！”笛卡把电话挂断了，在最后的那一秒钟里，我从听筒中听到清晰的刹车声，随后就听到笛卡在楼下喊我的声音。

“好的，等我一分钟。”我走到阳台上，冲着他喊道。

我没有换衣服，穿着一条短裤，趿着一双拖鞋走下楼去。单位的车停在楼梯门口，笛卡坐在副驾驶位上向我招手。

是欧阳振国开车。上了车，笛卡便对他说道：“还是上次我们去的那家，江边还有烧烤的消夜铺。”欧阳振国说句知道了，便在路口调了方向，驶向立交桥，向西江对岸开去。

“昭宇，你总是带给我们意外和惊喜。”我刚一上车，笛卡就迫不及待地说。

“哪里哪里，是我总是好运气而已。”

“我想你一定很吃惊，我怎么会这么快就知道这件事了吧？”笛卡问。

我点点头。

“虽然我在这座城市也有二十年的时间了，但说句实在话，我的人脉还远远没有广到那种有消息就会立即知道的地步。”笛卡说，看我点了点头，很认同他的话，就继续说下去，“今晚这件事是韦部长告诉我的，他还让我好好地请你多喝两杯。他很高兴你为单位所付出的努力，他说了，今晚喝再多的酒也无所谓，单位买单。反正明天不用上班，喝醉了就在宿舍睡上个一天半天也没关系。”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这才了解到韦煜恒与王副市长的关系。这次专家义诊活动之所以是由治疗所承办而不是由市第一人民医院承办，就是王副市长的决策。本来义诊只是诸多“关爱农民工”系列活动中最不显眼的一项，市政府对此项活动也没有抱太多的期望，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所以就不准备过问。但王副市长听了我的具体想法之后，大为赞叹，尤其是我们要把这原本不起眼的活动办为系列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场的做法，他很有触动，这才打电话告诉韦煜恒，到时候启动仪式上他一定会出席参与，让我们大胆放心地去干。刚开始韦煜恒也十分担心因人员经验不足，到头来会把活动搞砸，或者不如预期的那样好，所以也没有敢邀请领导，因此，接到王副市长的电话他很吃惊，但随即就明白了这次活动我们能够办得非常出色，这才让笛卡过来与我具体地商讨活动的各项事宜。

江边的这家消夜铺还是欧阳振国介绍给我们的，他带着我们来吃过一次。我与笛卡便一下子喜欢上了这儿，倒不是说这里的菜是多么的有特色，喜欢这儿的主要原因，就是喝酒比较惬意，不论你喝到多晚，都不会有人来催促你。另外，这里虽是露天大排档，但因靠着江边，临江而饮，自是别有一番风味。还有，这里不会像其他的露天排档那样，一顿晚饭吃下来，会有几个乞丐从身旁走过，伸出脏兮兮的碗到你的面前，让你一点食欲都没有。

欧阳振国本不喝酒，所以大多时候出来消夜时，都由他来开车，这样，我们都能够喝得痛快，不会有醉后驾车之忧了。今晚，仍由他来开车，可以见得，

与笛卡又要有一番豪饮了。

我一边喝酒，一边向笛卡讲述与傅东升见面的事情。与傅总的见面，虽没有曲折离奇的经历，也没有波澜壮阔的场景，但从头到尾都需要充足的准备与缜密的思维，良好的心态更为重要。所以，听我讲着，笛卡不停地点头，认为我把心理学应用得十分准确到位。“这倒不是因为心理学的应用，主要是因为我愿意比别人多想一点，想深一点。就如与傅总谈启动仪式，当我想到这是政府关爱企业、关爱广大农民工的具体体现时，正好王副市长也在身旁，自然地向他提出邀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但很多人却不会想到这一点，所以，会白白地失去很多良机。”

“你的这种多想一点的态度很令韦部长满意。今天你同我讲的义诊现场派单宣传的事情韦部长也十分赞同，认为很有必要。韦部长明确地告诉我，这次活动所有的人员调动、组织分配都由你来统一调度，他对你充满了信心，认为你一定会把这次活动组织好，让你大胆地去干。当然，我也对你充满了信心，我这里也随时听从你的调配。”笛卡说。

“不行，绝对不行。”不知道喝了多少酒，我的舌头有些大了，但大脑还很清醒，“活动现场我可以帮忙去组织以及调配，但这次活动的具体工作分配还是由你来负责。我可以给你当军师，但绝对不会越俎代庖，替代你去发号施令的。你是老大，这些活动由你来负责，才能够更加奠定你在单位的地位。我所做的这些，只是希望单位更好，没有任何要表现我个人的意思。”

“我明白，来，干杯。”笛卡的舌头也有些大了，“如果每一个人心里都没有小算盘，单位也不会走到今天的这个地步。但他们还当自己是了不起的功臣，殊不知，如果单位被迫关门，也全是他们一手造成的。就拿苏米娜来说吧，她本来还是有些能力的，但坐到副所长的位子之后，便有些飘飘然了，整日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到处发号施令，想建立自己的威望，却不知，她这样做反而令大家更认为她没有能力——”

欧阳振国这个时候插口道：“你们两个都喝得差不多了，就不要再喝了，我送你们回去吧。”说完，他叫来服务员买了单。

## 上帝与撒旦

有人说，公务员最没有职业道德，他们往往不遵守自己的工作职责。这种

说法是错误的，大多数公务员对他们的工作职责还是比较遵从的。在治疗所里，“上帝与撒旦说”便是他们遵守职业道德的具体体现。

“上帝与撒旦说”是由治疗所资深心理医师罗宾主任首先提出来的。他说，上帝就是上帝，撒旦就是撒旦，万不可将他们的职责弄混了，如果上帝做了撒旦的事情，撒旦将上帝的事情也都揽了过去，那这个世界就全乱了套了。罗宾首次在会上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就博得了那些老资派的一致喝彩，自此之后，他就常拿“上帝与撒旦说”来教育新进来的职员。所以，这个理念在治疗所内可以说是根深蒂固。

由于我初来不久，又无幸得到罗宾的教诲，所以对这个理论并不知悉。凡是我认为该做的事情，有利于治疗所的发展而我又能够做到的，大多都会去做。但是，我不知道并不等同于别人也认为我不知道，对于我在这次义诊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上蹿下跳，他们不是暗暗摇头，便是一副不屑的表情，更遑论要他们伸出手来帮扶一把了。

经过连续一个星期的忙碌，到专家义诊的日子只剩下两天了。上面拨下来的经费又十分有限，为了将本次活动做得最好，我们只有认真地核算每一分钱的用处，恨不能将一分钱掰成两分钱来用。凡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绝不让别人来做。宣传单的印制、新闻媒体的联系、活动场地的确定、义诊专家的联系等等事项，凡是我们能做的，我们都努力完成了，但舞台搭建及活动现场布置，如果仅仅还依靠笛卡、欧阳振国以及我三人，是绝对完成不了的。于是，笛卡说了一句他回去找人便离开了。大局面前，苏米娜还较识大体，并没有依“上帝与撒旦说”来行事，派出了治所疗内的娘子军——所有的女医生、护士全部上阵。接着，便看到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开向华忆科技园的园区广场。笛卡似乎为能够调动出治疗所的全体女人们而兴奋，走在前面得意洋洋，却没有注意到后面的女人们，个个像即将被卖往青楼为娼的良家妇女……

舞台搭建是体力活，这些女人能干什么？还能把她们像男人那样使唤么？我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正好这时园区管理处的孙智正主任看到有一群人在广场忙碌，便过来看看是什么事情，见到我一脸无奈的样子，便明白了是人手不够的原因，随即一个电话便召来了十几号体强力壮的大汉，清一色身穿迷彩服，不用说，一定是园区的保安人员了。“随时有需要随时打声招呼，我们一定会无条件地提供帮助。”孙主任有力地握着我的手，说道。我知道这是傅东升老总交代下来的事情，下面的人自然会全力配合，也就没有客气，向孙主任说了一声谢谢，便现场指挥这帮人干起事来。

舞台搭建虽然我们都没有经验，但租赁这些器材的时候，对方还是派了一个人过来现场指导。在他的指挥下，我们一伙人干得热火朝天。倒是治疗所的那些女人们，因没有合适的活计让她们去做，又加上她们本就是打算来看热闹的，所以看到我们干得汗流满面也是无动于衷。后来，太阳直上竿头之时，她们便都跑到了远处的树荫下，嬉笑起来。

倒是娇小的金玉与年轻的王莲，因先前答应了我过来帮忙，此刻倒有些不好意思。我注意到她们两人老是不停地来回走动，目光直望向我们这边。

很快，半个舞台就要搭出来了，她们两人再也忍不住了，直接走到笛卡面前，问道：“你让我们过来，到底要我们做什么？你要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笛卡回头看了她们一眼，又转头回去看看正在忙碌的我们，说道：“你们能干什么，我也不知道，现在这儿一切都归昭宇调度，你们问他吧。不过，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你们能干什么。”

见笛卡如此说，她们气呼呼地向我走来，把我拉到一旁，问道：“你都不和我们说如何布置，我们怎么做？”

“今天本来就没有打算要你们帮忙啊，你们就来看看好了。”我知道她们两个一定会忍不住跑过来问我的，但还是实话实说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要我们？前几天你还要我们帮忙的！”金玉不满地说道。

“不要误会。说实话，今天你们确实也无事可做。要你们来，主要是看看我们是如何忙碌的，让你们体会这个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团队合作精神。但很遗憾，只有你们两人肯站出来。如果每一个人都像你们这么积极主动，我想这次活动我们能够取得更加圆满的成功。好了，你们还是赶紧站到树荫下去吧，可千万不要被晒着了。”说完，我便不再理会她们，回到那些汉子们中间，继续忙碌起来。

“他怎么知道我们不愿意帮忙？”李梅的声音较大，加上距离不远，我清晰地听到她不满地对金玉说。另外几个女人虽没有像她这样大声地质问，但也都小声地牢骚起来，无外乎是一些说我“自以为是”、“太小瞧人了”之类的语言。

我装作没有听到的样子，继续埋头干活。“就知道你们几个会出来。”我在心里这样想道。

李梅的父亲李一虎是治疗所的第一任所长，创办了治疗所并且使之走向发展之路。李梅虽然平时依仗她父亲的余威，有些作威作福的模样，但一旦涉及治疗所的整体利益时，她还是会主动出头的。小巧的金玉对治疗所的感情也较

独特，据说她与苏米娜是同一时期被治疗所看中的人才，但由于当时只有一个名额，就把苏米娜招了进来。直到去年治疗所创办内部刊物需要招一名内刊编辑时，她才得以进来。对治疗所这么深厚独特的感情，使得她对治疗所日后的发展自然十分关心。而王莲则是去年刚毕业的大学生，无论是个人工作经验的积累还是把治疗所的这份工作当做长远的职业，她都有必要为治疗所的前途而费心。当然了，治疗所内同她一样的还有两位，但只要她站了出来，另外两人站出来也就是一件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只是，她们几个人都因为生活在这个长期死气沉沉、得过且过的环境中，多少也受到了一些感染。但如果有机会能够使她们一展风采，对她们稍微刺激一下，她们的能量还是不容小觑的。例如，李梅对业务知识非常娴熟，讲解起业务来她将是最佳人选；金玉小巧玲珑，沟通能力较强，做起公关来也将能独当一面；而王莲本就年轻貌美，又加上做了一年的护士，更是温柔体贴，由她出面去和企业里年轻的管理人员打交道，则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果她们的斗志能够被激发出来，治疗所以后的发展将势不可挡，只是，今天还不大适合。今天还真的没有事情让她们去做，今天她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目睹团队合作的力量。

人多力量大，仅仅一个上午，一个十分漂亮有气势的舞台就搭建起来了。就在我准备向笛卡建议订餐的时候，送快餐的车却到了。又是孙智正主任，他为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订了快餐，有份帮忙的全部都有一份快餐，当然，我们单位的娘子军们也没有被落下。

看着不仅有人帮忙搭建舞台不求任何报酬，还有人请吃快餐，这些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女人们眼睛里露出了另外一种光彩，我感受到，这些光彩最后聚集在我的身上，怪怪的……

下午的事情就更加轻松了，上午将舞台搭建好，下午就是一些现场桌凳的摆放、现场灯光、电源的布置以及一些海报的张贴了。中午，周海总监经过这里的时候，才知道我们在布置现场，下午一上班，便安排了一帮人过来帮忙，有了又一票人的加入，那进度简直可以用火箭的速度来形容。以至于我们原计划一天的事情，还不到四点钟便全部搞定了。

一早走进治疗所，我便发现所有的人都已经到来了，只是，仍然像往常一样，慵懒地坐在座位上发呆或者是在电脑前玩网络游戏。

上午是专家义诊活动的启动仪式，我们为为期一周的专家义诊也将于今日拉

开帷幕。北京来的专家昨天下午已经抵达，欧阳振国开车前去把他们从机场接回并安排好了住宿。按照安排，苏米娜与笛卡二人作为治疗所最资深的心理医师，将代表治疗所出席并全程跟进这次的义诊。为了确保上午启动仪式的顺利进行，笛卡将现场组织与人员调配的任务交给了我，这样，所有的担子都落在了我的身上。

准备出发时，有些人依旧磨磨蹭蹭，一副不愿意动的样子。我没有要求他们一定要参加，我只是讲道：“这是治疗所的活动，是整体的活动，你们有义务参加，但也有权不参加，因为按照‘上帝与撒旦’的理论来看，这仅仅是经营部的事情，仅仅是笛所长的事情。”

我说这些的时候，罗宾端着杯子，面色铁青地站在饮水机旁。一些人站在那里，也不知所措，看看他，又看看我。

“我听说，昨天让人全部都去了，但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不知道在调配这些人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这一点：让大家都去有什么意义？”罗宾慢慢地说出来，话语中透露出一种大义凛然。

“我刚才说过了，每一个人都有权不参加，当然，这毕竟不是我的事情，我也无权要求你们做什么事情。我只是问，今天有哪位愿意帮忙的？”

“苏所长说了，昨天大家去了，却什么事都没做，今天大家就不要去了，还是各忙自己的事吧！”

“那我就谢谢罗主任的告知。不过，今天现场会很忙，那里需要我，以后我会向苏所长解释的。既然没有人愿意帮忙，那我就走了。”说完，我看了一下手表，然后转身，装作很着急地向电梯走去。

“等一下我，我既然早就答应了你今天去帮忙，就一定会去的。”金玉说着，王莲也跟着她一起走到我的身边。

“我不知道我去能够帮到什么忙，但既然是单位的事情，我还是应该参加的。”李梅说着也走到我的身边。

要的就是你们三人。我在心里暗笑一声，就不再回头，与她们三人一起走进电梯。

欧阳振国正在停车场等候我们，待我们上了车，便飞速地向华忆科技园驶去。

现场早就已经布置好，周海安排了十五名漂亮的女孩、二十名现场保安让我统一调配，这下现场礼仪小姐、迎宾小姐都有了。有保安来维护现场秩序，也就能够保证现场不会失去控制。

西江市是一个外来人口较少、工业不发达的城市，然而，为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市政府还是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农民工的活动。外来人口较少，但毕竟还是有，如果连外来人口在这座城市里都生活得十分温暖了，那文明城市也就当之无愧了。所以，西江市政府对这次的“关爱农民工”系列活动十分重视，不仅拨专款进行支持，还有领导专职负责跟进。专家义诊刚开始虽是最不起眼的一项活动，但经过执行方案的调整，又加上王副市长的首肯，这项活动很快就被调为最重要的一项，单看今天上午出席启动仪式的领导以及到处带着话筒、摄像机的媒体记者，就知道此次活动的规格了。

既然作为最重要的一项，那么无论是设施还是现场配套布置都不能逊色。我请从东江过来的专业人士设计并自己亲自参与搭建的舞台，在开阔的广场之中并没有任何的突兀，周围飘摇的彩旗、清一色迷彩服的保安及统一穿着旗袍的迎宾小姐，更衬托出了这次仪式的高规格以及专业性。

仪式由韦煜恒主持，他介绍了市里的领导嘉宾及北京来的专家学者之后，王继军副市长便代表市委市政府发表了讲话，他对本次仪式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也预祝本次义诊取得圆满成功。不过，这些都与我无关了，现在，我急需要做的，就是组织人员，向来这里参加仪式的三万余名工人派发传单。由于启动仪式已经开始了，我便把迎宾小姐全部抽调过来作临时派单员，她们职业性的微笑更加荡漾了许多农民工的心，令他们于不自觉中伸手去接她们手里的传单。

仪式一结束，便是专家义诊的时间了，很多人迅速挤满在这些专家面前。但心理治疗并不是普通的治疗，尤其是许多人害怕被别人称为心理有病，所以，心理咨询的专家与医师面前的人员倒是寥寥无几。不过，这难不住我们，因为我们早已经预料到了会有这种情况，并且早已做了充足的准备。

在仪式结束之后，又过了约半个小时，我便同笛卡安排专家学者吃饭。心理咨询与治疗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因为谁也不愿把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公之于天下。我们的义诊自然不同于普通的义诊，我们要在室内进行，并且是非常安静的室内。这一点我早已与周海达成共识，由他分批安排人员参与由我们的专家学者主讲的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当然了，在讲这些知识的时候，我们也按照企业的要求，把职业道德等相关知识融合在了一起。这样，一方面让员工认识到职业道德及职业操守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了解了心理学的相关知识，这对于后期安排他们主动接受心理咨询与治疗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

当然，这些专家们也并非浪得虚名。在为期五天的心理辅导课堂上，他们

不仅能够把这些流水线员工的兴趣完全调动起来，并通过现场的诸多小测试引出了心理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得他们对心理学的博大精深也开始真正产生了兴趣。至于职业道德与职业操守的讲授，他们更是于不知不觉中进行，让这些普通的员工对自己每日所从事的工作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果如预期的那样，两天的辅导课程一结束，就有许多人主动找专家们咨询心理方面的问题了。

至于李梅、金玉及王莲三人，我给她们安排了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去找华忆科技所有的管理人员包括中层管理员、车间现场管理人员，同他们沟通交流，让他们打心底认识到关爱员工的重要性，当然了，顺便再与他们签下自己部门人员长期心理辅导的合约。

七天下来，战果辉煌，单单这些管理人员签订的合约就达三百余张，而员工通过部门管理人员与我们签订的合约更是达到了一万两千余份。当然，这些服务是要收取费用的，仅这些管理人员的三百张合约，每年就能为治疗所带来近三十万的创收。员工的服务项目减半，费用减半，亦是一笔不少的收入……我还听说王莲这小妮子，一碰到这种“聊天”忽然就兴奋了起来，舌灿莲花般，又加上她那美丽的笑容，愣是将那些管理员“忽悠”得一愣一愣的，笑咪咪地在合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心里还不停地在想：就是为了多看你两眼，这份合约签得也值……

那些从北京来的专家，除得到了原先约定的费用之外，每人还外加一个红包以及西江的特产礼包，这使得他们直赞我们这次活动举办得好，说以后要常与我们互动……

## 失落的苏米娜

义诊总算结束了。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治疗所的时候，等待着我的正是意料之中的正宗的苏氏狮子吼。

“你究竟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自己的工作职责？罗主任将事情都告诉我了。我问过她们三人，她们说是你让她们去的？”

“没错。”我没打算将此事隐瞒或者将责任推脱到别人的身上，如实说道。

“你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曾经明白地告诉过你，你的这些做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再说，这也不是你的工作。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说过的话放在心里？”苏米娜本是坐着的，由于激动，脸涨得通红，此刻站了起来，一对漂亮的大眼

睛怒瞪着我。

“可是，这是单位的事情，我认为单位的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参加。再说了，活动你也看到了，办得很成功，影响也很大啊！”我没有把韦煜恒传达的让我放心大胆地去干的话说出来，只是用事实向苏米娜解释道。

“即使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你也不能乱来啊。你知不知道，我与笛所长都不在的时候，治疗所是由罗主任负责的，你不仅不与他商量这件事，还直接把入调走，完全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现在罗主任已将这事报告给韦部长了，你说怎么办吧？”

“你帮我在罗主任面前多说两句好话呗，人老了，动辄就发怒，对身体不好。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哄得他开心的。”

“哼！你连我都没放在眼里，我凭什么帮你？”苏米娜冷笑道。

我不愿再同她做口舌之争，就把我们在义诊期间所签回的合约放在她的面前，淡淡地说道：“就凭我事事都为你着想，事事都为治疗所的发展着想。你先别发脾气，你看过这些文件再找我说也不迟。”我把这些合约整理好装订起来，两大文件夹都装得满满的。

苏米娜打开文件夹，几秒钟后，她抬起头问道：“这些都是你们在义诊期间签订的？”

“是的。你现在还认为我做得不对吗？”

她没有说话。

“请原谅我先前没有把详细的计划告诉你，这才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只是，刚开始，我也没有把握能够签到合约，我更担心因签不到合约而使您尴尬。所以，我也就一直有同您谈这件事。不过，我向您保证，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单位好，如果说私心，可能会有一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既然来到这里，就不希望那么快就滚回东江。所以，我会想方设法为了单位的发展而努力。当然了，我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更不会乱来。这个计划，如果我告诉您，就连笛所长也不知道，您相信吗？”我耐心地向她解释着。

“好，我相信。这件事我会向罗主任解释的，现在你先回去做事吧。”苏米娜无力地说。

从苏米娜的办公室出来，笛卡便把我拉了出去。治疗所一下子签下这么多合约，要说最高兴的应该就是笛卡了，他的压力能够缓解一些了。或许从这件事中他突然有了灵感，拉着我去，在西江市的各个工业区转悠，一边转着，一边还用笔在一张纸上记录着：这个工业区规模多大，人员有多少，能够成为

治疗所潜在的客户的有哪些……这人，做市场调查还要拉着我。笛卡得意地说：

“你是我经营的一个法宝，我更应该时刻把你留在身边！”晕，说得轻巧，那我在苏米娜面前不是又要为难了吗？

晚上，周海打来电话，约我到威尼斯酒吧，我虽感意外，但还是去了。

“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这么一项活动，你就能够为你们治疗所创造这么多的效益。”周海说得很慢，但声音却很大。因为这里毕竟是酒吧，嘈杂的声音比较大，大家基本上说话都会提高一些声调。

“很多人都这么说。”我笑答，举起酒杯与他碰了碰。

“这很难得，你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你知道别人需要什么，也清楚自己能够得到什么。”

“我只是做我认为该做的事情而已。”

“现在如果跟你讲要你到我们企业去上班，相信你一定不肯，你们治疗所也不会轻易放过你这位财神。不过，希望你好好地考虑一下，我们这里随时欢迎你去。”

这的确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但我还是慢慢地说道：“周总厚爱了。”

“这也是我们 BOSS 的意思。通过这几天的活动，他更加认定了你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今天与你聊聊，也是他的意思，他让我告诉你，华忆科技的大门随时为你而敞开。”

“那我真的要好好地谢谢你了，不过现在还不行，现在——”我话语一转，举起杯说道，“现在我还要多喝两杯呢！”

“哈哈，就喜欢你这个爽快劲，来，干杯。”周海朗声道。

这时，有一位漂亮的女人走过来，邀请周海跳舞，周海冲我露出你自便的样子，便绅士地挽着那位女士进入了舞池。

周海的舞跳得很好，动作很娴熟，可见他对这种场合并不陌生。而我对于跳舞，则完全是外行，只好一个人坐在位子上，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眼睛漫无目的地开始胡乱游走。

在靠近吧台的地方，一个女人吸引住了我的目光。那毫无疑问是一个很成熟的女人，头发披散在肩上，遮住了一点点脸庞，丰满的臀部被圆凳挤压出一条动人的曲线。超短裙由于屈腿收脚的动作而显得更加短了，穿着黑色丝袜的丰满大腿以优美的弧度轻搭在凳子的一个搭脚处。身子微微前倾，嘴里叼着一支白色的香烟，时不时喷出一口淡薄的烟雾，然后用她有些迷蒙的眼神在迷蒙的薄雾中寻找着什么……

对于走上前搭讪的各种男人，她没有拒绝，但同样没有接受什么，只是轻碰一下，然后唇到杯干。然而这个女人吸引我的地方却不是她的魅力四射或者喝酒的爽快，在每个酒吧里都有一些陪酒的女人，她们喝起酒来丝毫不比她逊色。吸引我注意的是这个女人是苏米娜，我的顶头上司。

所以在她又陪一个男人喝完一杯酒的时候，我也走了过去，端着自己的酒杯，和一个搭讪的男人一样。对于又一个搭讪的男人忽然坐到自己的面前，苏米娜仿佛没有任何的感觉，似乎，经历这种人已经太多太多，根本不在乎再多一个。

仿佛对来人搭讪却不主动举起杯子很是不爽，她连抬头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甚至伸手去端自己酒杯的时候，力度也重了很多。她举起酒杯，向前斜斜地伸出去，伸到了我的面前，我没有将自己的杯子迎上去，而是淡淡地说道：

“米娜小姐酒量真好呢，以前有几次同我喝酒，老说自己酒量不行，原来是没有把小弟放在眼里。”

“龙昭宇！”对于有人突然叫出她的名字，她猛然一惊，抬头看到是我，脱口喊出我的名字。我知道对于我出现在这里她很感到意外，这里距离治疗所比较远，她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在这里会碰到她认识的人。

“看样子你很不开心啊，不知道小弟今天有没有面子，请你喝一杯。”

她没有说话，端起杯子，一饮而尽。然后又加满一杯，举到我的面前，眼神里是一种我没有见过的冷漠。“喝了这杯酒，希望你不要将今晚的事情说出去。”说完，她又是一饮而尽，然后，什么话都不说，拿起小包站起身离开。

看着她的背影，我不由得一阵心酸，具体是为了什么，我自己也说不出。



## 女“神经病”的二三事

“她是一个神经病，见谁咬谁。”苏米娜说。

……之所以说她是神经病，主要有一点就是她所猎取的男人，大多都是心理咨询师，并且她常常以此为炫耀的资本，告诉别人她又同哪个心理咨询师发生关系了等等。

## 无法遗忘

我在凌晨4点20分惊醒，铁制的廉价闹钟在床头柜上凝视着我。这些年来，无论在哪一座城市，也无论我住在哪一间出租屋里，每夜我总是准时在相同的时刻醒来。但在很久以前，我并不是如此，确切地说，在八年之前，我每晚都睡得很好，从来没有过梦中惊醒的记录。

窗外，有摩托车飞速开过的声音，那刺耳的压抑似乎要把夜撕裂。起初，我以为这是一些赛车手在飙车，我曾亲临过F4赛车现场，各式各样的赛车飞过的时候，就是现在的这种压抑的撕裂声。我甚至还在想，西江这座城市看来是经常举办车赛啊，要不然怎么会允许夜半的时候飙车？但后来，我穿着一条短裤站在阳台上向外望的时候，却大跌眼镜，这种声音竟然是急着回家的摩托车发出来的。

我失望地躺回床上，嘴里骂骂咧咧。但我在骂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很久，那压抑的声音不仅没有渐渐消退，反而愈发多起来，愈发响亮清脆起来。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再重新进入梦境了，就躺在床上静静地看着黑夜。

我开始回忆八年前的那个夜晚——仿佛就是昨天晚上，非常清晰自然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有很多次，我想要把那个晚上忘记，但各种各样的方法尝试过后，仍然以失败告终。每天的这个时刻我总会惊醒，而那个夜晚所发生的事情却越来越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中，甚至对我的工作与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我知道，我这一生都无法忘却方小红。

如果没有遇到她，我的这一生又将会如何度过？一个类似哲学思考的问题，在这样无奈的夜晚里，常常从我的脑海中蹦出来。

在大力提倡“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年龄，我和方小红双双告别了校园，来到正在飞速发展的东江市。我们怀揣着美好与向往，认为在这个遍地黄金的

大都市里，总会有我们的那一份存在。没有任何的情感前奏，在每天繁重的工作之余，我们却陷入了热恋之中。

“现在虽然苦些累些，但面包总会有的，你说呢？”方小红常常微笑着问我。

“房子也会有的。”我几乎是脱口而出。方小红会愣愣地看我几秒钟，脸上呈现出可爱的微红。每当这个时候，我知道，她开始幻想未来美好的生活了。

“但这些又谈何容易啊，我们的工资就这么一点点！”方小红很快便清醒了过来，想到现实，不禁有些无奈。“像我们现在的工资，两个人的加起来，买一平方米就要用去三个月的时间，要是买一套房，那将要花去我们多长的时间啊？”

当然，方小红并不会因为这些而闷闷不乐，她是一个十分乐观的女孩，用当时一句非常流行的话来说：“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尽管不知道这个机会距离她还有多远，但她相信，早晚有一天，这个机会一定会来临，她所做的就是每天开心地准备着。

“龙昭宇，你这个人总有些天马行空、不切实际的想法，不过，我就喜欢你这种爱幻想的性格。一个人连幻想都不敢，那么也就注定他一生将一事无成。”

只有她才会如此地称赞我，这么说并不过分。从小到大，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都不肯这样称赞我一句。是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方小红一个人理解我，只有她一个人认为我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太阳，普照众生。

越想忘记反而越忘记不了，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

本来，一位做心理医生的朋友曾教过我一套遗忘的方法，他说，当你刻意去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部分的事情都已经被我们忘记了，甚至更多时候，我们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件事是否曾经发生过。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想要忘却，你不妨刻意地去想它。

有一段时间，我刻意地按照这种方法，尝试着去把那晚发生的事情仔细地在大脑里像放电影一样重放，每一天我都会重放一次。事实证明，还是比较有效果的，最起码当天一整天之中，我没有再想起过方小红。只是，我没有想到的是，随着这一次一次的重放，凌晨4点20分的摩托车声在我的脑海中却越来越清晰，以至于到后来，成为了我这个时间从梦中惊醒的元凶。

八年来，我越是试图忘记，和方小红相处的那段往事便越是牢固地盘踞在我的记忆空间。而随着每晚的准时惊醒，我对那晚事件的重放也从单纯地重放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扩展为对方小红整个人的回忆。其实，很多时候，我并不愿意去想她以致自寻困扰，但她仍旧来了，不可抗拒地闯了进来。如同她闯入我

的世界及离开我一样，不可抗拒，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方小红不会回来了，她就是这样的人，一旦认定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回来。而我也不是那种期待别人回心转意的人，其实，更多的时候，我相信方小红是离我而去了。

有人说，遗忘的最好方式就是使自己忙碌起来。

我开始把自己置身于各种各样的技能学习之中，我并没有想过，这种技能的学习对将来我的职业发展会有什么作用。白天，我在公司的货仓里搬动着五六十公斤的物品，不肯让自己停歇下来。晚上，11点下班，匆匆地洗好澡及洗过衣服之后，我会拿出《货仓管理实务手册》、《生产主管实用手册》、《生产计划与物料控制》等书籍，边看边做着笔记。而每月仅有的一天休息日，我也会赶到市区的电脑培训中心，坐在电脑前，在键盘噼里啪啦的敲击声中度过这一整天。

这个过程我持续了近半年的时间。这半年中，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我的职业从货仓的搬运工一跃成为写字楼的科长。一次连跳五级，在这家近五千人的公司里确实造成了不小的震撼，但麻烦事也相应而来，公司里的许多女同事纷纷向我表示好感，有的甚至还十分大胆地用言语来挑逗我。这个时候，方小红就会自觉地在我的脑海里重现出来，我发现这半年来的努力几乎是白费。我黯然神伤地离开了这家公司，试图寻找一个更好的遗忘的方式。

接下来，我很自然地接触到了心理学，然后我就开始去试着了解自己的心理。探究一个人的心理活动过程，就好像在进入一个陌生而神秘的领域，既紧张刺激，又让人有一种征服的冲动与欲望，我喜欢这种感觉。

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东江市以它独有的魅力吸引了逾千万的劳动者涌向它。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的心理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于是，劳动者心理问题研究成为东江市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这个课题有许多国内最高水平的心理学大师参与其中，我的老师就是心理学领域中首屈一指的人物。

在课题研究期间，我们常常奔走于各个工业区之间，为这些外来的打工者解决着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这其中，有许多非常美丽漂亮的女孩，拥有着像方小红那样稀奇古怪的想法。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方小红，如果她没有离去，她的那些想法我都能够帮她一一解决，那她还会因一时的想不开而走上那条不归路吗？

答案是肯定的。当时，如果我能够及时地从她那些细微的动作中觉察出来

那种不好的征兆，我就会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她，开导她，告诉她阳光是明媚的，明天依旧是美好的，她就会一直在我的身边，做我“执子之手”的爱侣。

然而，现实却没有如果。方小红消失了，永远都不会再回来。方小红又永远不会消失，她每天都会凌晨4点20分与我再一次相遇。

第一缕亮光从窗口斜射进来的时候，我知道该起床洗漱了。我扭转头看看房间内，空荡荡的，床头柜上的书随意地翻开着，昨晚换下的衣服随意地搭在床尾的椅子上。我起身，走到衣柜前，想了想，从里面拿出了自己平时最爱穿的那件红色的T恤，然后搭配的是一条黑色的休闲裤。

床头的闹钟已经指向八点半了，但我仍不着急，慢悠悠地走进洗手间，用水抹了一下脸，然后在牙刷上涂了一点牙膏使劲地刷起来。最后，我又拿出那把跟随了我三年的电动剃须刀，在嘴的周围及脸上进行清扫工作。这些工作完成，一共用去了我十五分钟。走下楼，对面的站台上有许多人在等车，但我不用理会这些，因为，从我住的这个地方到单位，步行也不过是十分钟的路程，我根本就没有必要像其他的上班族那样去挤公交。

这一切都归功于欧阳振国，是他为我介绍的这个地方。当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是他带着我寻找房子。之所以选中这里，除了我对这座房子的喜爱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距离单位比较近。可能也正因为是这个原因，我与欧阳振国之间相处得非常愉快，以至于到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是无话不说了。

我走进单位的时候，欧阳振国也刚刚把车停好，从停车场出来，与我在电梯口相遇。“早！”他微笑着同我打招呼，然后举了举手中的早餐，说，“今天的是鸡蛋肠粉，你那一份我特地叮嘱了他们要放辣椒。”

“谢谢！”我接过早餐，说道。从住处到单位的这一路，唯一令我不大满意的的就是没有吃早餐的地方，而欧阳振国来单位的路途中，却有几处卖早餐的，所以我的早餐就交给他来负责了，每天由他给我带一份，当然了，钱我要照付给他。

“每天吃快餐可不行啊，对身体的伤害还是蛮大的，有时间的话，最好你自己能够做点东西吃，那样，也能够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在电梯里，欧阳振国对我说道。

“只是，哪里有那个闲工夫啊！你也知道，单位里的事情那么多，而我的心理研究每天都要进行，我可不愿在吃饭这上面耽误太多的时间啊！”我说的是实话，我的研究一直在按照我预定的计划有条理地进行着，并且目前进行得

还比较顺利，如果没有意外的情况发生，再过两三个月，我的新的心理研究就可以临床实验了。

“工作诚然重要，但你的身体也很重要啊！对了，我听笛所长讲，你至今还没有处女朋友？”欧阳振国问道。

“嗯，是的。”我支吾着应道。

“你总是给人意外。虽说现在大龄青年很多，但像你这样，连女朋友也不处的，却很少见了。还是赶紧处一个吧，由她来照顾你的生活，你也不用为一日三餐而烦恼了。反正，现在你的工作也稳定了，依照你现在的条件，找一个好女孩还是很简单的事情嘛！”欧阳振国说道。

“照你这样讲，我的确应该考虑一下了。不过，又有谁家的女孩能够看上我呢？”我开玩笑地说道，“如果有人愿意跟我处朋友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的。”

“算了吧，你总是爱开玩笑。怪不得笛所长说你心气很高，对一般的女孩子看不入眼，现在看来，果然不错。”欧阳振国一脸诚恳地对我说，“听老哥一声劝，还是趁早找一个女孩吧，你都已经是奔三十的人了，也该考虑一下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好啊，有机会你给介绍一个。”我呵呵地说道。电梯已经到了四楼，我掏出钱包，从中取出三块钱，交给他，“谢谢你。你说的事情我会考虑的。不过，在我没有找到女朋友之前，早餐每天还是要麻烦你的！”

收下钱后，他摇摇头，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 令人恐慌的女患者

办公室可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里面的女人们可比我老多了，也许她们十分不喜欢正在从事的这份工作，但为了生活，她们还必须得坚持下去，并且有可能就这样终老一生。偶尔空闲下来的时候，我总是默默地看着她们，这些不喜欢彼此交谈的女人们，各自忙着自己的活计：上网聊天、看电影，或者在电话里与朋友煲电话粥。都是快四十岁的人了，还像小姑娘那样忙着“种菜、偷菜”（一种网络游戏），偶尔彼此间坐下来闲聊，也无外乎就是学校又加收了什么费用、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让人操心了之类的话。她们在讲这些的时候，总是用白话（粤语），而对这种语言，我总是用一种拒绝的态度来面对，所以

大多时候也只能听个大概。

苏米娜在同我谈起这些女人时说过，千万不要去招惹她们，不论她们做错了什么事情。我不明白个中缘由，苏米娜继续对我说，她们每一个人都很复杂，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一张复杂的人际网，以后你就会明白了。

苏米娜没有具体地向我讲起每个人的人际网是怎样的，我也不会去胡乱猜疑。但我总会有一个疑问：如果她们每个人都是靠某种关系而进入单位的，又不能够得罪，那么事情要谁去做？因为随着这些日子对她们的观察，我基本上可以断定，除了李梅以外，这些女人对心理学可以说是完全外行，即便是对医学的了解，也仅仅是皮毛，根本无法明白医学的真正意义。有时候，我就会猜想，她们彼此间不交流，是不是害怕对方了解了自己对医学的一无所知，而更不屑于自己？她们每个人都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既不主动探出头来去观察外面的世界，也不会像我这样主动去开展什么业务或者稍有空闲就拼命地学习专业知识，她们只是躲在自己坚硬的壳里，偷偷地观察着对方。

这些女人我见过的比较多了。她们虽然不能够直接决定你的命运，但会用各种各样添油加醋的语言来影响领导对你的判断，所以你还必须与她们处好关系。作为新人，我更应该如此。只是，作为这间办公室里唯一的男性，与她们相处总会有诸多的不便，比如我抽烟，她们会反对；她们在办公室谈论起女人之间的话题时，我会感到脸红。

尽管如此，她们对某些事情的执著与狂热却不得不令我钦佩，比如她们知道我现在还是单身还没有女朋友的时候，就非常热心地为我介绍女朋友，并且常常会把女孩带到单位来同我相亲，弄得我常常疲惫不堪。

“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是时候找个女人结婚了，不要再挑三拣四，也不要再左右摇摆了，婚姻不就是这回事吗？上了床之后就会有感觉了。”李梅总是这样劝我，苦口婆心地。

我惶恐地点头又摇头，感谢她的“好意”，同时又哀求她们不要再为我的事情费心了。我告诉她们，时机还未成熟，等到时机成熟了，我自然会考虑找个女人结婚的事情，不过，还不是现在。

李梅又说：“你现在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还不到三十岁的年龄，就在心理学界拥有了一定的地位与名声，现在又拥有着一份颇为稳定的工作，还在等待什么呢？我敢保证，只要你把你想结婚的想法透露出去，会有许多漂亮的女孩子排队让你挑选。”

真是这样吗？会有许多女孩子排队让我挑选？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也不敢

这样去想。每次想起方小红倔强地从我的房间搬离出去而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我的心就忍不住一阵绞痛。连与自己相恋几年的女朋友都投入了别人的怀抱，我还有什么资格让别的女孩子排队让我挑选？

李梅不会明白我的心情，她更不会了解对爱情彻底失望的我早已把全部的心思投放到我的事业上了。男人决定全心地做一件事的时候，是什么人都不能让他改变主意的。这就是男人与女人的区别。这些办公室里的女人们是不会明白的。

我端着茶杯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打水的时候，她就坐在接待处的长椅上，如此地单薄和疲惫，好像是经过了长远的跋涉才来到这里。她的眼睛死一般呆滞无神，但她只是静静地坐着，不理睬周围的一切。坐在导诊台后面的护士周若暄百无聊赖地看着一本街边诊所派发的杂志，对坐在长椅上的那位女患者仿佛视若无睹。

这是一个衣着单薄而光鲜的女孩，嘴唇上涂抹着厚重的口红，脖子上的挂件坠到她的胸前，在她的两只可爱的小兔子前有节奏地摆动着。看年龄她不过是二十二三岁的光景，但此刻却好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生离死别的场景，目光呆滞，头发有些凌乱，眼皮有些红肿，像是刚刚哭过的样子。我仔细地打量着她，忽然发现她呆滞的目光中，有一丝清凉溢出。

突然有摔东西的响声在我耳边炸裂。我疑惑地回过头来，看到漂亮的周若暄面无表情地把手中的杂志狠狠地摔在导诊台上，她用眼刺了我一下之后，从导诊台后面走出来，到那个女孩面前，用充满厌恶的声音说道：“你要是睡觉，请你回去睡，不要在这里影响我们的工作！”

那个女孩好像被突然惊醒了，她感到一阵恐慌，但只在一瞬之间，那种恐慌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副玩世不恭的表情。她用不以为然的口吻对周若暄说道：“我就是要在这里休息，你能怎么着我？有本事你把我给赶出去啊？”她的这种语气与刚才的神情简直判若两人，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啊？我不解地望着她。

周若暄被气得近乎疯狂，然而却又无可奈何，作为诊所，我们总不能拒绝病人吧？但这位看似是病人的女孩却又却不是我们的病人，她的神情的瞬间变化让我意识到这是一位复杂的女孩。但能够让我们冷若冰霜的周小姐气得够呛，确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饶有兴趣地看着她俩表演一出奇怪的戏。

没想到周若暄突然间笑了，是那种善解人意的笑。她的声音也温柔体贴了

许多，她对那个女孩说道：“我怎么会赶你出去呢？你确实是多疑了。不过，我已经告诉你很多次了，我们这里没有人能够医治得了你的病，你还是另寻高明吧。说实话，你在这里坐着，确实影响了我们的工作——”

“我怎么影响你们的工作了？”那个女孩变得不依不饶，一副“小太妹”的神情，“你们干你们的事情，我就坐在这里，什么话都没说，什么事也没做，我怎么影响你工作了？”

“你——”我看到周若暄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不禁有些乐了，要知道这位护士小姐平时可没少给我脸色看啊。“真是一物降一物！”我这样想到。

“但如果你就一直这样坐在这里，被我们领导发现，我会被批评的啊。我想你也不会为难我吧？”周若暄的声音还保持着温柔，继续劝着那个女孩离开。

“那好啊，我就是你们的领导出来。我就不信，我等不到他！”那个女孩狠狠地说完这句话，然后便不再开口，眼睛向上翻，也不再周若暄一眼。看她不再理会自己，周若暄无奈地退回到导诊台之后，气鼓鼓地坐在那里，也一句话不说。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啊？难道是医疗事故所引起的？她为什么想见我们的领导？听周若暄的话，她来这里绝不止这一次，应该来过很多次了，难道她的心理疾病很严重，以至于这里的心理医生都无可奈何？

想到这里，我几乎有些兴奋了，我似乎看到又一个医学难题摆在了我的面前。作为一名心理医学的工作者与研究者，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够引起我的兴趣了。我决定稍加了解之后，对这个女孩进行心理治疗。做出这个决定，我兴奋地返回办公室，连水都没有顾得上倒。我相信办公室里的这些女人们会很乐意地告诉我这个女孩的一些事情。

“你可千万不要去理她。别看她一副弱不禁风楚楚动人的模样，实际上她心如蛇蝎，吃人都不带吐骨头的。”听我问起那个女孩，李梅神色凝重地告诫我说。“她是一个神经病。”害怕我不理会她的话，李梅又补充说道。

“李主任说得不错，她确实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白骨精，你一定要小心她。”小巧娇美的社会医学工作者金玉说道。

“哦？”我对她们的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期待着她们继续讲下去。

“不瞒你说，在你来这里之前，我们所里也有一名男心理咨询师，他同你一样，年轻有才气。他还是市领导推荐来的。说起来或许你不相信，他与那位市领导没有任何的关系，是他的才华与专业知识打动了市领导，才安排进我们

单位做一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做多久就被开除了，就是因为这个女孩。这个女孩告发了他，说他强奸了她，并且一直告到了市里。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但对我们治疗所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最后单位才决定，不得不开除他，并对这个女孩赔了相当数目的一笔钱，让她不要再声张出去。”李梅说。

“那他有没有强奸她呢？”我问道。

“怎么可能呢？他是一个非常老实的男人，他同你一样，也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心理研究上面了。真奇怪，我就怀疑了，你们男心理医师是不是都有毛病？怎么那么不喜欢处女朋友呢——”李梅说。

看她把话题扯到了我的身上，我赶紧打断她，问：“那她为什么会告发他呢？”

“她是一个神经病。”金玉在一旁说。看来，我的所想不错，谈到这个女孩，谁都会很有兴趣地告诉我一些事情。“在这之前，她就经常来我们单位，那时候她找我们的欧所长。欧所长你还不知道吧，他是治疗所的上一任所长，去年被调到市医生公会，做了一名秘书长。她说她是欧所长的情人，常来骚扰欧所长，后来，欧所长当着大家的面把她狠狠地骂了一顿之后，她就很少再来了。我想她一定是看到欧所长不理她，才又更换了目标，缠上了我们单位的一名男医师。”

“不仅如此，她还常常喝醉了酒跑到我们单位来，说她又与某某医院的某个医生发生了关系，还说她把那个医生给甩了。久而久之，大家对她都有些讨厌了，她也就很少再来了。我想她之所以再次出现，恐怕是知道你进入我们单位了。”李梅说道。

“可是，我根本就不认识她啊！”我说。

“她就是这样的一个神经病。”李梅说，“只要是男的，不管认识不认识，她都会去纠缠的。再说，你刚来单位，不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很容易被她缠上，所以，你要小心一点。”

我暗自吸了一口气，我没有想到那个女孩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有些庆幸我提前在办公室问过她的事情了，否则我真的有可能像前一位心理医师那样，被告发了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对李梅她们感激地说了声谢谢，坐在座位上时竟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但很快这种感觉便消失殆尽了，我想起了女孩那呆滞的眼神，想起了那种眼神中所溢出的迷茫。如果真的像李梅她们所讲的那样，她是一个神经病、吃

人不吐骨头的女人，她就不会有那种眼神。那是充满伤痛的眼神，那是被人深深伤害后的无奈的眼神。眼神是不会欺骗人的。做心理医生这么多年，我深深明白这个道理。但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啊？她的眼神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符，难道真如李梅她们所讲的一样，她是一个神经病，拥有着复杂的多种性格？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她的心理就陷入了严重的病态之中，就更需要及时医治了，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能够为了避免自己惹得一身骚而视这种情况于不顾吗？

我感觉自己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

## 聚湘阁

走进笛卡的办公室，笛卡正坐在电脑前抓耳挠腮，好像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无法解决。

“什么事啊？笛大所长，看你这坐立不安的样子，一定是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吧？”我突然间想到了外面的那个女孩，就开玩笑地问道，“哦，我明白了，一定是看到某人来了，不敢出去见，却又憋不住尿了是吧？说实话吧，如果是，我这就过去把她支走，你也能够大大方方地出去。”

“哎呀，昭宇，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开玩笑。不过，你来得正好，卫生局正等着我的报告呢，你给我想想办法。”笛卡从电脑前站起来，拉着我走到沙发前坐下。

“什么报告，这么着急？”我问。

“能有什么报告，还不是专家义诊的事情！这次政府出了这么多钱来策划这次活动，虽然效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并且很多人也都参与了进来，但也需要一份书面报告啊。在我们所里，经营这一块是我在主管，这份报告也当然是找我来要了。政府的赵副主任已经打来电话催了几次了，卫生局也打来电话催。可我从来都没有写过这样的报告，我咋知道怎么弄啊？”

看着笛卡一副为难的样子，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找人帮忙呢？你可以将这件事布置下去，让别人去写啊。比如欧阳振国，你可以让他写啊。或者是治疗所里的医师，他们也都参与了这次义诊，每个人都可以写啊。这样的报告怎么能够让你写呢？不管你负责内务还是经营，但都是所长呢，这报告肯定是下面的人来写，你签署意见就行了嘛。”

“要能够这样，我就轻松多了。”笛卡掏出他的“好日子”，递给我一支，然后打着打火机，为我们俩都点上。“欧阳振国一个高中都没有读完的人，虽然是主任，业务上确实有能力，但要动笔杆子这事千万别找他，说不定他一个星期还蹦不出仨字儿来。至于让医师来写，这更是连想也不用想的事情了。”

“为什么？”我问。

“他们每个人都把自己当领导，你还能支配他们做事不成？你做事，他们不找你的麻烦、不给你捅娄子，就已经阿弥陀佛了。”

“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治疗所里的人员，总要为单位着想吧？”我继续问。

“是单位的人员，并且还都拿着高工资，但他们不做事我又能拿他们如何？你不要以为那些人在办公室里打牌、织毛衣，领导就不知道，告诉你吧，领导心里比谁都清楚，但领导也没有办法。这些人每个人的关系都复杂着呢，谁，你都动不得。”笛卡虽然没有说出这些人背后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复杂，但从他无奈的话语中，我能够体会到他作为治疗所里的副所长的难处。名义上是副所长，实际上却谁都不能得罪，甚至谁都可以布置任务来让他做。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现在基本上能够明白了。”想到罗宾的嚣张、李梅在办公室里敢与苏米娜打起架来，我知道在这个治疗所里，应该来说，就我与笛卡两个人是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两个都不能够团结起来做些实事的话，那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我们离帮助更多的心理疾病患者的初衷越来越远。

“行了，你不用为难了，这个报告我来帮你写。”我说道，“不过，晚上，你要请我喝酒。现在，你最要紧的事情是告诉我，外面那个女孩是不是在等你。”

刚刚松了一口气正准备说谢谢的笛卡，立即又紧张了起来，他说：“这话你可千万不要乱说啊！这个玩笑是不能够乱开的，让某人知道了，以后就会有我的好日子过了。不过，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这个女孩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一提到她，你就神情大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你一定心虚而被别人抓了个现行，但仍坚决抵赖，决不认账，这是很明显的很无力的否认。”我郑重其事地分析道。

“好你个昭宇啊，总想拿我开涮是不是？所里别的人我管不住不敢管，你，我难道还不敢管、管不住吗？我现在要你立即住口，回到你的办公室赶紧写报告去！”笛卡佯怒道。

“是，所长，我立即去写。”我站起身，准备走的时候，笛卡又犹豫地问我：“需不需要我给你一些资料？还有，你要多长时间写好？”

“什么资料都不需要。至于什么时间写好，你就放心吧，记着下班后请我喝酒就行了，到时候拿给你。”

“不会吧？还有两个小时，你就能写好？”笛卡露出满目的怀疑。

我没有理他，走出去，在门关上的最后一秒钟，对他说道：“今晚，你要请我到适合我的地方去喝酒。”

许多事情往往就是如此，你难以解决的问题，对于别人来讲，可能全不费吹灰之力。当然，我这样说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能耐有多大，写一份报告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之前在东江时，我曾多次带队参加此类的义诊活动，报告也曾向主办方递交过多次，又加上此类的报告大多换汤不换药，所以，只需要相应地更改一下时间、地点及受益的对象即可，其余则可以完全搬抄之前的。对主办方大加赞誉之词，对承办方多表苦劳之功，就能够做到皆大欢喜了。所以，两个小时，对于我来讲，已经完全足够了，而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写过这类报告的人说，有可能两天也写不出几个字来。

只是，我不明白，在一个单位里，为何每个人对单位的效益可以置之不顾，但却心安理得地享受每个月五六千元的工资？笛卡说有几个医师的工资比他还要高，那也就意味着每个月有万元以上的收入，但是，真正做事的人为何却难得寻到一个？是笛卡害怕被别人拒绝，脸上挂不住，不去让别人做，还是即便让人去做了，但却无人理会他的指令？一个单位，如果说下面的职员连负责人的话都不听从的时候，这个单位是否已经到必须改变的时候了？

我想不明白，我相信即便我去问别人，也没有人愿意回答我的这个问题，最起码罗宾不会，苏米娜不会，李梅不会，周若暄那个冷面的美女，相信就更加不会了。但对现实极度不满的笛卡，会对我说吗？我不知道。

我想起了丁炯逸。这个年龄只比我大几岁但却可以当我的老师的男人，在很多时候他都像一个哥哥那样为我出谋划策。在东江，我能够一步一步走到那个位置，丁炯逸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他在一旁为我指路，我可能还在一家工厂的流水线上做一名普通的工人。来西江之前，他曾多次叮嘱我，在西江不如东江，东江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那里允许任何一个人犯错误。但在西江却不同，西江还不是一个开放的城市，西江的人都有着非常严重的猜疑与自大心理，这里的人事更加复杂，稍微弄不好就有可能身败名裂。当我疑惑地问他，那为什么还要介绍我到这里来呢？他笑着对我说，你总不希望一辈子原地踏步或者只做一名小小的心理咨询师吧？我明白他的意思，一个

人没有把自己置于逆境中的勇气，就很难成就一番事业。但是，如今面对这种复杂的环境，我以后的工作该如何开展？

一个个问题随着燃烧的烟头产生的烟雾扩散，在我的脑中飘忽不定。

笛卡，我的砝码已全压在笛卡的身上。来这里已一月有余，也基本上清楚了笛卡在单位里的地位。他虽然是一位老资格的医师，但在这个每人都有强硬背景的单位里，似乎并没有人肯给他面子。把宝押在他的身上，无疑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定，但是，同样作为外地人的我，将来所走的路子不能排除与笛卡相同。在这个单位里，如果笛卡这么一位老资格的人都不能过得很好，我能够过好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本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有些人选择大势所趋，有些人则喜欢孤注一掷。而我，则属于后者，把砝码押在笛卡身上如同我决定前来西江一样，都属于一种冒险的行为。

在专家义诊期间，罗宾曾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义正词严地对我进行了一番思想教育。他说，作为一名咨询师，应该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咨询师的专业技能上，而不是进行所谓的说客、拉业务。上帝有上帝的事情，撒旦有撒旦的职责，二者不能混淆，否则上帝与撒旦便失去了各自的意义。罗宾的意思很显然，我与笛卡走得太近，会影响我专业技能的提升，甚至有可能影响到我的“前途”。他的出发点或许是为了我好，只是，我能够信奉他的这种“上帝与撒旦说”吗？如果这样，每个医师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所谓的“专业”上面，而不愿伸手去帮助一个从来没有搞过经营的人把经营搞起来，那这个治疗所还会有前途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简单的道理他怎么就想不明白？

我没有理会罗宾的“教导”，依旧我行我素，依旧每天与笛卡关系密切，甚至时常为他出谋划策。我不否认我这样做是怀有私心的，并且有很大的私心。我要通过我的努力让笛卡在这家治疗所里站稳他目前的地位，做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副所长。只有这样了，治疗所才能够继续下去，也只有这样，我以后的路才会走得长远，走得平坦。

只是，笛卡又是什么样的想法？这才是我要他一定请我喝酒的最根本的原因。我要与他进行一次深入的谈话，把他的想法彻底地弄清楚。

来到西江，吃饭是我的头等大事。我常常为下一餐饭到哪里去吃、吃什么而浪费脑细胞。

没有外地菜系是这座城市最大的特色。这里的人吃的全部都是本地菜系，再者就是潮汕菜。但不管是本地菜还是潮汕菜，都是以肉食、海鲜为主，我向

来提倡素食主义，还要吃辣，在这里，基本上很少有类似的餐馆。

来到这里，所里聚餐过几次，但每次我都吃得很少，有时甚至是从头到尾滴水不沾。同事们感觉我有些挑食，笛卡也常常在我身边说：“你这样可不行，很容易伤到胃的。”笛卡来到西江快二十年了，他的胃早已经被西江人同化了，一个土生土长的四川人，现在竟然不吃辣椒了。为此，我常常笑他没骨气，但他会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委屈什么都不能够委屈了肚皮。

但晚上，他带我去的地方，却出乎了我的意料：聚湘阁，对，一点不错，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家湘菜馆。在这座城市还能够吃到湘菜，我有些意外，但更多的是兴奋。聚湘阁坐落于西江边上的沿江路，风景幽雅，独立的三层小楼全部仿农家装饰，十分别致。走进去就让人胃口大增。

“有这么一个好地方，怎么不早点带我来？”走进去的时候，我开玩笑地对笛卡说道。

“我也想啊，但要有机会啊，谁让你那么忙呢？”笛卡表现出一副无奈的表情。

笛卡说的也是事实。来这里一月有余，我要么晚上加班，研究心理学方面的书籍，要么就是有这样或那样的应酬。直到笛卡这样说来，我才突然想起来，在这一个月里，我竟然没有单独地同笛卡在一起喝过酒。

“嗯，还算你对得起兄弟，我就不怪你了，不过，今晚可一定要好好地宰你一次。”我说。

“哈哈，那好。只要你能吃能喝，多少我都买单。”笛卡笑着，把我带进了一个靠窗的雅座。

“临江而吟，果然会选地方。”我由衷地赞叹道。

“很多时候，有朋友自外地来，我都会带他们来这里吃饭，差不多都会选择这个位置，除非来晚了，这里已经有人了。我现在虽然吃不了辣椒，但我不能亏待了我的朋友不是？”

我环顾了一下大厅，已经有许多食客了。虽然不能够用座无虚席来形容，但也可以算得上是人来人往了。奇怪的是，在这里吃饭，没有别的地方那般热闹，非常安静，很多人喝酒，也是静静地饮，不会有大声地劝酒、敬酒的情况。心里不禁有些好奇，于是问笛卡：“据我了解，西江市基本上没有外地菜馆，为何这家的生意却如此之好？并且看这种装饰及气氛，非常别致独到。”

笛卡呵呵地笑了笑，然后压低了声音说道：“西江没有外地菜馆，是因为上面不允许。以前也曾有过川菜馆、北方饺子馆等外地菜馆，并且生意是相当

红火，但后来全部被取缔了，说是为了保护地方风味。就是这家聚湘阁，也是因为上面有人，才得以保留下来。这里的酒、菜都非常贵，来这里吃饭的人也大多是在西江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们才不愿在那种大呼小叫的场合里吃饭。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里非常适宜饮酒聊天。你看，有很多刚拍拖的青年男女都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安静啊。”

一家餐馆能够开下去，还是因为上面有人。这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啊？对西江，我不得不另眼相看了。不过，笛卡说的也不错，这里的确适宜聊天。这种安静的环境，就像许多高档的酒店、咖啡厅一样，舒适、温馨，又加上全部的仿农屋装饰，就更加给人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不过，比较好的是，这里可以自带酒水。”笛卡说着，把两瓶泸州老窖放在了桌子上，“这是我家乡的酒，我托人带来的，十分香醇，口感非常好。今晚，我就以这两瓶来招待你，我们不醉不归。”

“看来，你是早有准备啊。”我说。

“那是。实话跟你说，自从你来上班那天起，这两瓶酒我就一直在办公室里放着，就是想找机会与你喝了它，但没想到，一直到今天，才有机会喝——”

“说你想蓄意灌醉我呢，怎么又扯到我忙这事上来了？”我打断了笛卡的话，说道。

“呵呵。”笛卡笑了。

与他在一起，我们就像体己的忘年交，没有任何的级别之差，可以开任何的玩笑，也可以直言不讳地指出对方的错误。很多人一辈子小心地计算别人，但到头来却连一个知心人都没有，这样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而笛卡，虽然常常会受到一些人的排挤与挤压，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工于心计，所以在很多时候，他能够潇洒面对人生，这也是我比较喜欢与欣赏他的地方。同时，我也比较暗自庆幸，笛卡把我当成了他的朋友，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带我来这家聚湘阁吃饭，不会带着他喜欢的泸州老窖，更不会与我敞开心扉地把酒夜谈。

## 鼓 动

喝完杯里的酒，我正想着如何开口询问笛卡的想法的时候，笛卡突然对我说：“看，那是谁进来了？”

我随着笛卡的目光朝楼梯口望去，一个身材娇小、漂亮的女人走了进来。

这个女人我认得，今天下午刚刚见过，就是被我们治疗所里的医师们称为神经病的那个患者。此刻的她与下午在治疗所里判若两人，在治疗所里她神情悲戚，如失了魂一般；而此时，她身穿一件粉彩横纹饰可爱胸章细肩带上衣，外面套一件黄色横纹连帽短袖外套，蓝色刷白束口七分裤和浅绿色绣花帆布鞋，加上一顶黄色花朵棒球帽，整个人被亮眼的黄色衬得超级有活力！

与所有来这里的人一样，她没有任何声张与喧闹，非常安静地走向另一个卡座，那神情那样子，显然对这里的环境非常熟悉，好似一个常来的主顾。她在一个已有一个中年男人的卡座那里坐下，那个男人我似曾相识，中等身材，偏胖，头发呈深秋的光景，好似落叶被风扫了一般。

“咦？怎么是他？”笛卡仿佛认得那个男人，露出非常吃惊的神情。

“你认识他？”我问。

“岂止认识，可以说终身不忘。就是他，我才坐到了现在的这个常务副所长的位子，而不是副所长！”笛卡说这些的时候，并没有露出那种铭心刻骨的仇恨，可见他现在的心情是非常的平和的。

“哦？他是谁，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我不由得对这个连笛卡的命运都能够主宰的中年秃顶男人产生了兴趣。

“欧业伦这个名字你听说过没有？”笛卡反问我。

“知道。原内地某县卫生局组织部部长，后来加盟西江市心理咨询与治疗所，任职所长。在任五年，将治疗所打造为全国顶级心理咨询与治疗机构，成为业界赫赫有名的品牌机构，他本人也因此被业界所津津乐道。”我说。

“狗屁！”笛卡有些厌恶地骂道，然后抬起头，把又一杯白酒一饮而尽。

“在他来的时候，治疗所的效益已经非常好了。而他，因为有过组织部的经验与手段，把这里的许多成绩都据为己有，而别人却无法奈何他。治疗所能够成为业界内有名的品牌机构，你以为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啊？实话跟你说，如果没有我与苏米娜两人顶着，治疗所早就已经完蛋了。”

“嗯，这事我听说过。十五年前，你与苏米娜被治疗所破格录用为心理咨询师，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我才对西江市心理咨询与治疗所产生了比较难忘的好感。在许多机构，包括医院，用人的第一条件是看学历，而在当时，你们两人的学历仅为初中文凭，他们的破格录用，除了你们具有可塑之处之外，重要的还在于当时的领导有魄力，敢于重用人才。”我说道。

“是的。我们也很感激第一任领导对我们的关爱，也正因为如此，在所里，我们很快就担当起了重任，把我们的所学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所里第一批拥

有资格证的心理咨询师。也是在我们的带动下，在当时所里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学习与竞争机制，现在每次回想起来，我们都很怀念那些时光。”笛卡一边说着，一边不忘与我举杯共饮。但又喝下一杯的时候，他的话语也发生了转变，“但自从欧业伦来了之后，这里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没有人再把精力放在学习与业务上，而是学习投机取巧、结党营私。以前的那些咨询师，大多都被辞退或者看不惯这种情况而辞职走人了。而由于我与苏米娜被录取进来，在业界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所以欧业伦没有辞退我们，也没有对我们怎么样，毕竟治疗所还要运营下去，也需要有人来支撑业务。有人走就必须要有有人进来，这就是事业单位的规律。他利用这个机会，安排了许多有背景的人进来。当然了，这些人的加盟，因为其自身拥有着许多比较丰富的资源，在一定的时间段内确为治疗所带来了比较好的效益，但也使治疗所原来形成的良好的工作环境与学习环境完全破坏了。我敢说，治疗所今日走到这种局面，也完全拜这位欧大所长所赐。”

“既然你们知道他的许多做法不对，为什么不向上级反映呢？”我问。

“反映？谁敢？他掌握着每一个人的生杀大权。这样说可能有些过了，但你想一下，我们背井离乡的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一份工作，挣些钱能够养家糊口，或者是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质量？他掌握着你的职业命运，你还敢与他作对吗？刚开始他的这些做法的确有人看不惯，并且也都向上级反映了，结果怎么样？这些人一个个被辞。后来再加入进来的人，全是通过他进来的，又怎么会向上级反映他？所以，我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但也无能为力啊！”

笛卡的话不仅中肯，而且语重心长，我着实松了口气，而且暗自庆幸。我原来担心笛卡不会对我说实话，会有所保留，现在看来笛卡是打心底比较欣赏我，也确把自己当成了知心的朋友。笛卡这些年一路过来不可谓不艰辛，他也吃过因信任人把想法都向对方坦露的亏，因那一件事对方到现在仍在他之上，这不能不让他耿耿于怀。但此刻，他把这些全盘托出，无疑是希望我走得更平稳一些，在西江我能否做出成绩，笛卡作为伯乐的帮助可以说作用是巨大的。

我有些感动了，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在人生最坎坷的当口，遇上了一位好领导，我在心里暗自决定，一定要给笛卡脸上添彩！

或许你会感到我有些言过其实了，但我所讲的全都是肺腑之言。这段时间，应该是我人生的转折点。试想一下，在东江市，我是一名正在崛起的青年心理咨询师，作为人才被西江市引进，如果在西江连试用期都没有通过，或者通过了试用期但却没有一点成绩，最后因为某种原因而灰溜溜地返回东江，那么东

江的业界将如何看待我？虽然，那里是包容的，是允许犯错的，但也不能否认那里也有小人，也有搬弄是非的家伙存在。所以，在西江不仅要做事，还要做出成绩来，这在我以后的职业生涯中非常重要。

笛卡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微笑着递给我一支烟，然后又举起杯子，我们一饮而尽。我本来想对他表几句决心，但是由于激动，思绪很乱。

我猛吸几口烟控制着激动的心情，还是决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笛所长，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把这些别人都不肯讲也不敢讲的事情告诉我。不过，我的想法是我们做事情不能够太过于消沉悲观，有些现象我们任其发展下去，就是在助其滋长，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应该想方设法去纠正它，用我们的努力去影响我们周围的坏习惯。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您也是工厂里打工出来的，也了解工厂里工人的一些陋习，上班不认真，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见到谁都不在乎，更不会主动同工友打招呼问好。每个人都这样，我们就会认为这一定是改变不了的，没办法去改变这种现状，我们甚至从来都没有对此进行过尝试。我在东江的一家工厂对工人进行心理辅导的时候，曾开展过这类的心理讲座，结果可以想象，那里工人的精神面貌可以用焕然一新来形容。员工的好面貌为工厂带来的效益是无穷的，许多客户见到那里的员工，认为他们的工人素质好，产品做得自然也好，就纷纷地增加订单，而工厂的效益好，回馈给员工的自然也就更多。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循环。我记得我曾跟你讲过，我同华忆科技的老总傅东升讲过我辅助过一家工厂的事情，就是这家工厂，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仍在保持着订单继续增长的佳绩。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去尝试，只有尝试了，我们才知道结果是怎样的。比如我们现在的治疗所里，就存在着许多问题，我们就应该尝试着去改变它。当然，我们的努力可能会以失败而结束，但最起码，我们可以问心无愧了吧。”

应该说我的态度是诚恳的，我不愿比自己年长一轮的笛卡还这么委屈地待在一个虚位上虚度自己的光阴。笛卡在年轻的时候比我更加优秀，在我刚到东江市还没有涉足心理行业的时候，就曾听说过他的大名，他是一名令无数打工者信任的心理咨询师。他对打工者心理的研究更是心理学界公认的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时间与职位却消磨了他的锐利，现在的他终日待在一个虚位上，同办公室里那些女人们一样无所事事，用虚度光阴来形容都不为过。我无意去探究是什么使他变得如此，我只是希望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再展他的风采，而我，则会成为替他冲锋陷阵的头号先锋。我知道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冒险，更需要极大的勇气，但人生什么时候不是冒险呢？

显然笛卡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或者说他也常常思考，但由于一直心有余而力不足才迟迟没有付诸行动，因为在他与我每日的中休谈话中，他常常说起治疗所要进行改革的话题，但怎么改，他始终没有一个完整的方案。

“昭宇，你的想法我也都有想过，只是在这样的一个单位里，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或许我是被欧业伦整怕了，现在做起事来也总是畏首畏尾，不过，相信以后会好起来的，因为今年我们治疗所同时来了两位人才，那就是韦部长与你。我把希望都寄托在你们的身上了。”

“拜托，不要说得那么大义凛然好不好？好像这事情与你无关似的。”

笛卡举起酒杯，同我相碰后一饮而尽，打着哈哈说：“我是真的怕了。再说了，我已经是‘奔五’的人了，也不想再折腾了。我跟你不同，你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路有很多的选择——”

“那你就愿意就这样坐享其成，靠你以前的那点成绩过一辈子？要知道，你可是我比较尊敬的老师！你害怕被欧业伦整，现在他已经调离治疗所了，并且我们又来了一位新的领导，你也说韦部长是一个很有担当的领导，为什么你就不能再次鼓起雄风呢？”

“我听到了我的名字，你们在说我的坏话？”一个陌生的男人的声音传来。

我抬头望去，一个男人从笛卡的后面走过来。是我们刚开始喝酒时那个女神经病的同桌，但此刻，我没有看到那位女神经病，应该是先走了吧。

只见笛卡慌忙地站起来，同这个男人打招呼：“欧所长，您也来吃饭啊？吃过没有，要不要再喝一杯？哦，对了，我来给您介绍，这位是我们所里刚来的心理咨询师，龙昭宇，从东江过来的。昭宇，这位就是我们的前任领导，欧业伦所长，现在在市医生公会任秘书长。”

欧业伦把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哈哈地笑道：“果然年轻，有才气。我听韦部长讲了多次，说治疗所又来了一位青年才俊，一直不怎么相信，今天一见，果然不同凡响。”

这是一个较有心计的男人。我立刻意识到。他不仅夸赞了我，还不露声色地表达了对韦煜恒的不满。我有些相信笛卡怕他是真的了。我装作十分意外的样子，同他握手：“哦，您就是欧所长，真是幸会，久仰您的大名。”只是，我没有想到，令笛卡打心底有些害怕的男人，竟然是这个貌不惊人有些秃顶的胖男人。然后，我装作十分自然而随意地邀请他，“不知道欧所长是否赏脸，坐下喝两杯？”

“酒，我就不喝了。我刚刚吃过饭，正准备走，看到你们，就过来打个招

呼。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笛卡，你要好好地招待昭宇，我们所里来了人才，要好好地重视啊，多陪他喝两杯酒。”欧业伦说。

待他走后，笛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他还真把自己当领导啊，竟然还布置任务下来了！”我开玩笑地说道，但谁都能听得出来，我的话语中充满了对这个人的不满与不屑。

“但你却又不能跟这种人对着干，即便他不领导你了，他也会在暗中给你使绊子。”

“是啊。”这种人我是知道的，于是很赞同笛卡的说法。接下来，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喝酒。我们的谈话，仿佛因为欧业伦的到来而终止了。

## 坦诚相待

在漂亮的女服务员在我们身旁走过第四次的时候，我与笛卡总算把两瓶泸州老窖一滴不剩地倒进了肚子里。来西江，这是第一次单独与笛卡喝酒，虽然中间被欧业伦的突然到来弄得有些尴尬，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我们。两瓶56度的白酒下肚，我们两个走起路来都有些摇摇晃晃。

为了喝酒，笛卡来时没有开车，在全国严查酒后驾车的风头上，我们谁也不愿意因为贪杯而到拘留所走一圈。待我们坐上出租车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十五分了，此时街上的人已经很少了，更加显示出这个城市外来人口的稀有。在东江，这个时间才是夜晚的真正开始。“仅一江之隔，咋就差距那么大呢？”我不止一次地这样问笛卡。

“这不是因为城市的位置问题，而是城市的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笛卡大着舌头说。我裹了裹外套，虽然这里的初夏并不寒冷，然而，因为靠近江边的原因，夜里还是有些凉，加上这里人员较少的的原因，人们的夜生活还不是那么活跃。有几家歌舞厅的门还在开着，好看的咨客小姐在门口守望，偶尔有客人出来，她们忙着笑脸相送，那些客人坐上等在门口的出租车，渐渐地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但有些地方依旧是霓虹灯闪烁，红黄相映的标牌令人心生暧昧。门口的停车场挤满的车辆暗示着这里的夜晚依旧是春暖花开。“走，我请你桑拿。”笛卡大着舌头说道，“也算是领导对你的关怀吧。来这里这么长时间了，一直都

没有对你的生活表示过关心，这是做领导的失职，今晚就让我弥补一下这种愧疚。”说完，不等我同意与否，他就对出租车司机说道，“师傅，去皇朝。”

皇朝我是知道的，就在我居住的地方不远。当时房子租在那里，欧阳振国就开玩笑地说：“这也是领导对你的生活表示关心，特地安排你在这里租房。”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皇朝及周边的这一带属于这座城市的红灯区，所以连连地对欧阳振国说：“谢谢，谢谢领导的关怀。”后来，欧阳振国一看到我打呵欠总会说，是不是昨晚又去皇朝了？我这才逐渐弄明白了皇朝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我没有拒绝笛卡的安排。我知道，当领导一旦同下属出入于这种场合，就意味着领导对这位下属的完全信任。在治疗所里虽然我不直接归他管，但他毕竟作为治疗所的副所长，在很多时候还必须要顾及自身的影响问题。他肯这样做，说明他已经完全地把我当成了“自己人”。只是，我还是多说了一句：“多谢领导关怀。只是，时间太晚了吧？我害怕领导回去太晚，不好向嫂夫人交代啊！”

笛卡呵呵地笑了，说：“这我可要批评你了。你老是抱怨领导不关心你的生活，但你对领导关心过吗？我夫人去东江帮她弟弟照看小孩已经半个多月了，你没有发现我这段时间也总是在外面吃快餐吗？”

“哦？是这样？是我的失职，我的失职。”我连忙说道，“早知道这样，我应该陪领导多出来走动走动，尤其是夜晚，西江的夜晚是多么美好啊！”

正说着，出租车稳妥地停在了皇朝桑拿的大门口。虽然我每天都会从皇朝桑拿的门口走过，但从来没有进去过。走进去之后，才发现这里的桑拿部规模很大，包间大概有几十个，大厅里大概也有二三十个铺位。浴池和桑拿房都在一楼。在东江时，我也曾陪朋友去洗过桑拿，坐在里面，就好像走进了炼狱，直觉浑身上下像虫子爬的一样，从此之后，我就很少再进桑拿室了，往往都是在外面的浴池洗过之后用浴巾擦干了事。

这次也不例外，三下五除二，我就裹着浴巾，在休息室里休息，不一会儿，便有一位服务生走进来，手中拿了一套类似于睡衣之类的衣服，请我到另外的房间按摩，说我老板已经安排好了，我只需享受即可。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这么多道道，之前我也曾按过，那是在盲人按摩中心，但我实在是受不了那种揉搓按压，觉得很不舒服。本来，我也想拒绝的，但转念想到，好不容易才让笛卡如此信任我，总不能就这么拂了他的好意吧。所以，我只好跟着服务生，走出休息室，乘电梯到达四楼，然后走进一个豪华的单人套间。

“请问老板有熟悉的技师吗？”服务生把空调打开，调到合适的温度后，用标准的普通话问我。

“没有，你给推荐一个。”

“那好，请您稍等一下。”服务生拿着对讲机叽里咕噜讲了一番，那是我听不懂的广东话。不多久，房间里进来了五六个漂亮的女孩，她们一字排开，站在面前让我挑选。我顿时看花了眼，像一只蝴蝶飞进了万花丛中。落到哪一只上好呢？我自己也没有主张，最后还是选了一位打扮得不算耀眼但看起来却很白净、眼睛很大、与另外几个相比起来比较丰满的女孩。她得意地看了一眼她的同伴，然后用非常甜美的声音说道：“老板，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496号技师。”

服务生与另外几名姑娘很快地退出了房间，这时，496号技师已经像小鸟一样依偎到我的怀里，轻声地问：“请问老板怎么做法？”

我推开她说：“不就是按摩吗？”

她现出吃惊的表情，说：“老板没来过这里？”

“没有，真没有。”我实话实说。

她嘴一撇，说：“我不信。我看老板很面熟，应该是我们的老顾客了。”

我天天从你们门口走，你见过我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啊。我心里想到，但我还是如实地说：“我真没来过，谁来过谁就是小狗。”

或许这个问题再争执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她不再表示怀疑。她把一个小箱子放到床头桌上，说：“这里虽说有按摩服务，像中式、泰式、法式都有，但主要是全套服务。刚才我们经理说了，你们老板安排的是全套服务。”

“全套服务都包含什么内容？”

“等下你就知道了。”姑娘一边说着，一边将上衣脱去，两只像馒头一般滚圆的乳房顿时露了出来，两个乳头红红的，像是我们北方过年时馒头上安插的红枣。然后，她弯腰去脱下身的短裤。除了方小红之外，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到过女人的裸体，但方小红的裸体在我的印象中早已经模糊不清了，现在突然一个年轻女子一丝不挂地站在自己面前，我感到身体之内的欲望顿时像苏醒了一般。姑娘把自己的衣服脱完之后，就去脱我的衣服。一不做，二不休，我索性自己将衣服褪掉。又加上或许是喝了酒的原因，我感到自己突然之间好像一头刚出笼的野兽，猛地将姑娘扑倒在床上……直到姑娘使劲推我时我才醒来，慌忙穿上衣服一口气跑到休息室的房间内，服务生告诉我，我的老板已经先走了，他已经买过单了。换上衣服，我看到时间已经是零点了。

走出皇朝桑拿，一阵夜风将我体内的酒精吹走，看来，男人酒喝多了确实是不行的，误事。如果不是喝酒的缘故，我也不会令笛卡先走，最起码也应该由我来买单。看来，我的社会经验还需要不断地积累才行。很快，我便走到了租房，匆匆地冲了个热水澡，倒在床上便昏昏沉沉地睡去。

醒来的时候已是早上九点，看看身旁，偌大的双人床上，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躺着。今天是周六，我没有回东江，也不用上班，可以睡到自然醒来。全身酸乏无力，躺在床上不愿动弹，想起昨天晚上的那位 496 号技师，有多久没做过了？好像自方小红走后，就再也没有同哪一个女人上过床，至如今也有八年之久了。想起方小红，思绪就不由得飘到八年前的那个夜晚——

“请原谅我不能再爱你。”方小红把她的内衣、外套、裤子全都叠整齐，放进行李箱内，她的日记本、书籍，还有平时工作所作的记录也都一股脑儿地塞进了皮箱。“我喜欢上了另外一个男人，他是我们公司的部门主管，人长得帅气，有才华，最重要的，他比较温柔。”

我静静地等待着她讲完，狠狠地吸着烟，过了许久，问：“你确定你真的爱他吗？他也爱你吗？”

“是的。与他在一起，我很开心，最起码我们不会吵架。”

我沉默了，但仍有些不甘，问：“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就这样结束了？”

“请原谅我。与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很孤独，常常感觉自己就是沙漠里的一棵仙人掌。而与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像回到了少年时期一样，无拘无束。还有，他比较现实，知道如何生活，并对未来有着完整的计划……”

我不再言语，方小红所说的他的优点我全部都不具备。与方小红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让她产生过一丝安全感，还有就是那时，我还只是流水线上的一名普通的工人，每个月不足五百元的工资只能够勉强应付我们的生活，却无法为将来做出任何的保障。

所以，我只能祝福她，只能祝愿她将来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你不能天亮后再走吗？就几个小时你都等不及了？”我这样问并非是需要与她缠绵，我是真心地为她的安全着想。东江是一个比较包容的城市，也正因为它的包容，这里的人员较为复杂，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尤其是在夜里，更不安全。

“不用了。他知道我刚下班就来你这里搬东西，如果我耽搁的时间太久了，他会担心的。”方小红这个月上的是夜班，她们工厂实行的是每月转班制，即一个月夜班一个月白班，轮流转换。夜班每晚都要上到凌晨四点，方小红下了

班后就到了我这里，收拾好她的东西后，就急着要走。

“那我送你吧。”我说。

“不用了。”方小红回答道，“我不想再欠你什么，更不想你们两个男人见面，尴尬。”说完，她拖着行李箱，把房门用力地关上，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把自己狠狠地扔在床上，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没过多久，一阵刺耳的撞击声划破夜空，我冲出去看的时候，方小红已经倒在血泊中，而那个飞驰的摩托车早已经无影无踪了……

方小红就这样消失了，在我的生命中，但她又从来都没有消失，我时常能够感觉到她就在我身边。每次当周围的好心人要给我介绍女朋友的时候，我都坚信方小红仍会在我的生命中再次出现，尽管我明白，这只是自己在欺骗自己。我想，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如果不是那段时间自己的脾气太差，经常不关心她，方小红也不会离开我，更不会从我的生命中消失。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事情过去之后，才明白自己是否正确。

我和方小红之间也曾拥有过令人羡慕的幸福，而且，我一直努力让自己相信，那种幸福始终没有离开过我。

朋友说，我这是一种病态，一种心理上的疾病，我明白，在爱情中，我已病入膏肓。

我学习心理学，并且发疯似的研究各种心理现象，可以说是个很自然的选择。我想让自己从这种病态中走出来，像任何一个八零后的男孩那样，阳光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对周围的一切都无所谓，包括爱情。但是，我治疗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心理病例，也亲眼目睹过美丽的少女被忧郁折磨到自杀的境地，花甲老者后悔自己在迷茫中浪费了一生，天真的孩童在父母的虐待下变成社会的怪胎，甜蜜情人反成夫妻冤家，即使事业成功的富翁也会在一夜之间迷失生活的意义……这些虽然带给了我强烈的震撼，却无法令自己走出对方小红的愧疚。

即便是现在，在西江市心理咨询与治疗所，我是一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我常常以最年轻最有潜力的专家的身份出席各种各样的心理研讨会，但亦无法医治自己的疾病。

来到这里已经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我回过东江三次，只留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在西江。这并非是说，再回到东江有多少事情要做，回到东江我大多选择在街头游荡，而很少会同我的朋友联系。走在街头，我喜欢的是，聆听来自祖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方言，察看百态人生。这是一件比较有趣味的事情，我比较

喜欢这种感觉。

如果你经常思念一个人，而不能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也会同我一样，对思念有一种惧怕的心理，甚至害怕这个人的影子在你的脑海里浮现。这样，你就会明白，我之所以害怕一个人在西江的原因。每个周末，我都害怕一个人的时候，尤其是躺在床上无事可做时，我的思绪就会像一只小鸟那样，飞回过去，飞回到方小红的身边。这也是我不喜欢一个人待着的原因。我清楚地知道，我们活在这个日益不同的世界上，要学会向前走，而不能一味地活在过去。

但有一个周末，我必须留在西江，因为这天我要留在单位值班。也只有这一个周末，我始终在忙碌之中，真正地为工友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 热线电话

每个月的第三个周末是我值班，接听热线电话。热线电话是为了解决广大工友们常见的而不需要接受治疗的心理疾病设置的，这条热线的主要对象是在外打工的人群，自九十年代初期开通以来，在全国的影响都一直良好。

热线电话设在市广播电台，通过电波的方式传播出去。但由于广播的覆盖面及热线的影响，在全国的许多地方都能接收到这档节目。有一段时间，就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青青草有约》节目被广大的中学生热捧一样，我们的节目被广大的劳务工所接纳喜爱。以前，单位曾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在那段时间里基本上每个劳务工都有一个小型收录机，其中，喜欢这个心理热线节目的占据四成之多。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劳务工人员结构的调整及本身素质的不断提升，听收音机的人越来越少，但治疗所的热线电话仍然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在我之前，第三个周末是由苏米娜值班的。因为这是一条心理咨询专线，所以必须要由心理医师接受咨询。在治疗所里，尽管工作人员较多，但大多都是只懂皮毛，对心理这块儿可以说是爱莫能助。所以，苏米娜尽管是副所长，也必须值班。只是，在我到来后，这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的肩上。

不过，这一天，我不用再为吃饭的问题而担忧。单位为了使接听热线的工作人员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中，也为了感谢广播电台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与合作，制订了一个规定：凡是热线值班人员，午餐与晚餐都可享用麦当劳或肯德基套餐。规定上面还有具体的订餐电话，就是说只要拨通了电话，套餐

就会在十五分钟之内送到。我虽不习惯这些洋快餐，但相对比较清淡乏味的西江本地菜，我还是愿意选择它们。

这条热线只到周末才开，并且每周只有一天的时间，周日的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一共六个小时，与我们正常上班的六个小时一样。由于播音员的时间是有限的，并且这档节目也只是两个小时，所以，下午的时间，我会回到治疗所，继续接听热线，与上午不同的是，下午所接听的热线不会被直播出去。

主持人用她淳厚的声音把我介绍完后，我便接到了第一通打进来的电话。这是一名深圳的工友，好像是比较常打热线来的朋友，对于是我接听的热线比较意外。我在电话中告诉他，本来是苏米娜接听的，但由于她现在是我们治疗所的领导了，以后每月的第三个周末都将会由我来接听。电话中他自说自话持续了近十分钟，我明白了他的情况：他高中毕业之后，到深圳打工近十年了，由于对工作一直拾不起兴趣，所以至今仍然是一家工厂的货仓的搬运工。在这几年，随着打工文学在国内越来越被重视，尤其是两名打工者在国内获得某文学大奖之后，他就不停地在想，自己也是一名打工者，同那名作者的情况大致相同，他都能够文学上获得成功，为何我不能呢？但现实的问题是，他坚持写作了几个月，投出去的作品却没有一家刊物愿给他发表出来。他就开始抱怨文坛的黑暗与不公，但又不想放弃文学创作，因为，文学能够很容易使他出名。

这是一个对生活有些失望而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文字的人，他期望通过自己的文字能够使自己得到社会的认可，从而改变目前的这种生活状态。只是他过于盲目与乐观了，他没有认清自身的条件就为自己制订了一个现阶段无法达到的目标，结果只能是失望。他说的这两位打工者我多少还是有些了解的。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也常常阅读一些与打工相关的文学作品。从他们的作品中，我能够读出他们在文学这条道路上的艰辛。但对于这位患者来讲，他只看到了表面的现象，即他们获得大奖后的风光，却没有看到他们文字背后的努力。这类人往往是空想主义者，我所需要做的是当头棒喝，把他们从美好的梦想中给唤醒到现实中来。待他讲完，我直接问了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万一你发现，你的文字梦想破灭了，你会怎么办？他长时间陷入了沉默之中，我知道这个结果他肯定无法接受，他甚至会对这个社会绝望。这样的人，在文学上是不会走远的，即便他有可能发表一些文章。

但我不能让他绝望，因为他是我的患者，尽管这种咨询与治疗都是免费的。我告诉他，如果你想文学上走远一些，并且取得一定的成绩，首先你要做的是加强自己的文学积累与生活积累，而不是想着怎么写出旷世之作。只有你的

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才能写出令自己满意、令编辑与读者满意的作品，也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你现在所要做的，应该是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处境变好一些，而不是永远在货仓里做一名搬运工。文学与你的工作、生活有很大的关系，试想一下，你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文学？即使你仍坚持文学，你哪里会有钱去购买书籍？不学习又怎么会有进步呢？

“我明白了。”他在电话中坚持要我的地址，说要寄酬劳给我。我自然推托，我告诉他，用这些钱买些书看吧，我祝愿你早日从目前的境况中走出来。

纵观这位患者的一生，他太过于自大，认为自己一定是与众不同的，这也是他一直只能做一名货仓搬运工的原因。所幸的是，他还年轻，同时也愿意检讨自己，所以我相信他能够很快地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在我以往的心理治疗中，我看到过很多这样的人，有些人一辈子犯同样的错误，接二连三地陷入恶性循环，而问题往往出在他们对自己的问题缺乏认知，周围的人又害怕得罪他不愿给他提醒。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当失败降临时，不但要探究失败本身，更重要的是探究导致失败的主角本身，那就是对自我的清醒剖析。他只有认清了自己，才能够从现实的逆境中走出来，否则他永远只能浑浑噩噩地度过他的一生。

有许多事情别人是无法理解的。比如接热线电话，时间到了，心理咨询师就会向打进热线的患者说，对不起，时间已经到了，欢迎你下次再打电话进来。他们不会为了某一个人的事情而选择延长时间，因为这是义务咨询，没有人愿意为了一件事而去探究其心理意义。治疗所也有明确规定，在接听热线的时候，每一个电话不要超过二十分钟。这样规定的出发点是为了让更多的患者打电话进来，但却忽略了心理咨询的意义所在。一个人一旦有了某种心理疾病，即便你是一位高超的心理医生，想凭借着你的三言两语就为他治愈，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是的，他们不会明白。别人向你倾诉，也是需要勇气的。在面对很多问题时，我们无法去帮助别人解决，然而，最起码的，我们说些安慰他们的话，告诉她们，别灰心，这个世界始终是美好的，总还可以吧？是的，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我所能做的，也仅仅如此而已。我首先在广播里告诉那些想打电话进来的人，我会用心倾听每一个打进来的电话，而不会有时间的限制，当然，如果你的问题解决了，我会毫不犹豫地挂断电话。

之后我接到一位女患者的电话，她用了近五十分钟才把她的困惑讲清楚。

她来自湖南，是属于那种从小到大都一帆风顺的女孩子，同许多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一样，她任性、调皮，不热爱学习，但父母仍把她当成掌上明珠。中专毕业以后，她和她在学校结识的男朋友一起到广州闯天下，梦想开拓一番事业。但只在广州待了短短几个月，她就吃不下在工厂里所受的苦，辞去了工作后终日在外面游荡。刚开始男朋友还拿钱给她用，并劝她找份正当的工作，先让自己稳定下来，但一直几个月她始终如此，男朋友便不理她了。她也没有去找他，反而在网吧里认识了一个比他大四五岁的四川男孩。

四川男孩对她很温柔，不仅给她地方住、给她吃，还给她钱花，年少不谙世事的她很感动地与这位男孩同居了。不久，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男孩只好带她回四川老家，在当地派出所登记结婚。女孩的父母知道此事之后，气得大病了一场，说从此之后与她断绝关系。谁知结婚后的男孩很快便暴露了本性：嗜赌，手脚不干净，脾气暴躁，动不动对女孩就是拳脚相加。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女孩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她再也忍受不了男人的暴力，就离家出走再一次南下广东打工，事情这才告一段落。

“既然你认为他不爱你，经常打你，而你也忍受不了，为什么不选择离婚呢？”我问道。

“因为他不同意啊。他给我打过很多次电话，说要我死了这条心，离婚这件事想都别想。”

“刚才我听你讲到，你们现在已经有两年没有见面，那就更不用提一起生活了。据我国的婚姻法规定，如果夫妻双方在一定时间内处于分居状态，一方可以申请离婚的。具体的你可以咨询一下律师，他会告诉你如何处理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也无法联系到他，就是我的男人。”

“为什么？”

“公公告诉我，他在两个月前因为偷窃被警察抓走了。我打电话到他们当地警察局查询，他们说根本就没有这事。我再问公公，他又说是广西的警察抓的，因为他犯下的是跨省偷窃。广西我又没有熟人，我怎么查啊？”

“跨省缉拿罪犯，也一定要与当地的警方联系的。既然当地警察局都不知道这事，说明这其中另有蹊跷。”

“我也怀疑我公公在骗我，他根本不想我离婚。他们家很穷，他们儿子又有这么多的坏毛病，他们是害怕儿子离婚之后就再也讨不到老婆，所以，就一直找借口说联系不上。”

“那么你呢？你是怎么想的？”我这样问是想了解她的决定。

“我也咨询了一下律师，不瞒你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做律师的。她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仍可以离婚，并且不一定需要男方到场。但我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我想要回孩子，但我又没有能力一个人抚养他。孩子现在两岁多了，跟着爷爷奶奶过。每次想起孩子，我都忍不住要哭上半天，我那苦命的孩子——”

看情形她有要哭起来的意思，我立即转移她的话题：“说说吧，你现在的情况。”

“任何一家企业都不会对一个没有学历也没有经验的人产生兴趣。在许多次求职失败后，我想我也不是那么矫情的人，于是找了一份餐馆服务生的工作。”她平静地说着她在餐馆里的打工经历，我自然联想到餐厅里那些忙着端菜倒酒的服务小姐，这些人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周围，但却又是最容易被我们所忽略的群体。她们的待遇自然不用说了，由于所从事的工作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待遇也相对较低。

她继续说道：“现在我每个月的收入，除了必要的开支，也就所剩无几了，根本就没有能力抚养我的孩子啊。”

“结果你就得上忧郁症了，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办了？”

电话那头一片沉默。

我说：“现在有些女性，凭借几分姿色，周旋于男人丛中，众星捧月，左右逢源，获取一些虚荣和体面，自以为得计，却不知这下面潜伏着多么严重的危机，依靠男人的宠幸争取到的东西，依赖男人的施舍获得的表面权益和地位，一旦失去男人的支持，就会消失得一干二净。青春易逝，韶华难留，依靠吃青春饭、当花瓶摆设来混日子的女孩，有几个会有好的归属？不过，你比较幸运的是，你很早就使自己摆脱了这种境况，并且过上了自力更生的生活，尽管现在生活还不富裕，甚至有些吃紧。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已经成功地使自己迈出了第一步。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到处都充满了诱惑，金钱和权力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有句老话，虽然偏激但不无道理：‘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漂亮的女性比不漂亮的女性更要抵御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后者的各种诱惑。要想不致埋身于滚滚红尘，要想事业有成、人品高尚、受人赞誉，就必须耐得住寂寞，受得了清贫，就必须堂堂正正地做人。”

电话那边继续沉默，我接着说：“我见过太多这些凄楚哀怨、悲欢离合的故事了，我不得不告诫这些女孩子：不要贪图一时的虚荣而不惜做灵与肉的交易。心灵的重创是很难医治的疾患，灵魂的堕落将是无可挽回的悲剧！请听我一句话：不要害怕一时的清贫和寂寞，平平淡淡才是生活的真谛。”

电话里传来她那微颤的声音：“你别说了，龙医师，我已经知道错了。只是，我真心地希望您能够帮助我走出目前的这种困境啊，我感到自己就快要崩溃了。”

“中国的哲学家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过这样的名言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是很简单的道理，现在你的工作应该说还没有进入状态，因为你的生活环境还比较恶劣。这个时候，你即便把孩子接到了身边，也无法给予孩子一个比较好的成长环境。但中国还有一句名言叫物极必反。现在你已经柔弱到了极点，刚强的一面也开始浮现。目前，你要做的就是把你的这种刚强继续保持下去，并且在你的工作中表现出来，在工作上做到雷厉风行，同时也要不断地提升自己，尽快地使自己强大起来。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走出目前的困境。”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但我每次想起孩子，就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去做一件事。我如何才能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

“想念孩子或者想念亲人，这是每一个在外打拼的人都会有的一种心态。但思念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压力。如果你想到孩子将来要与你生活在一起，你现在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那就会激励你奋起；但如果你只是把目光局限于眼前，只想到孩子在受苦，那这种压力你肯定无法忍受。你之所以每次想起孩子就会哭上半天，就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好好地为自己的将来想过，没有为自己的以后规划过。现在你应该全面地去思索一下这个问题了，你到底要不要孩子以后与你生活在一起？如果要，那么你现在该怎么办？这是你现在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谢谢你，龙医师，真的谢谢你。”电话里传来一阵清脆的女声，听得出来，她释然了。而这个时候，我上午的热线也告一段落了。

## 打进热线的神经病

下午的热线电话在治疗所接听，没有了直播的顾忌，许多患者在电话中讲起来比较直接多了。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女孩子的电话尤其引起了我的注意。之所以称她为年轻的女孩子，是因为在电话中，她的声音听起来不过是二十岁左右的样子。她那跳跃的思维就连我这位八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无法跟上，据我的推断，她应该是后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初出生的，她在电话中直言不讳地证实了我的猜想，她是1988年出生的。

“你真的不想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吗？”她问。

“不用了，我可以直接称呼你为八八年的。”我说。

“但是，我很清楚你啊。我不但知道你是龙昭宇，西江心理咨询与治疗所新来的心理医师，我还知道你是从东江来的，在东江你就已经拥有相当大的名气了。”

我有些意外：“你认识我？”

“不认识，但很快就会认识了。”电话中传来她咯咯的笑声。

“为什么？”

“因为，你也是八十年代出生的。”

“为什么我也是八十年代出生的，就会很快认识你了？”

“这样你就可以娶我啊。”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只要你们没结婚，我就还有机会。”她此时的反应有些不折不扣的劲头。

“但除了她，我不会再爱别的女人了。”

“那就很遗憾了。”她作最后的总结。

“我男朋友昨晚来看我，他从广州来，想和我做爱，但我不行，因为我来月经了。”八八年的思维跳跃惊人，她对性生活的大胆言论更令我不知不觉中流下冷汗。

“你男朋友是广州的？”

“是啊，他也是一名心理医师。据说，你们这个行业的人大部分都对彼此有所了解，所以，我也很清楚你。”

“那么你也是在广州了？”

“不是，我就在西江，确切地说，距离你们单位只有四十分钟的车程。”

“既然你男朋友也是一名心理医师，你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呢？你可以直接找他帮你解决啊。我相信，对于一些心理疾病，他能够很好地处理的。”

“但是，有些问题我不想让他知道。况且，我对他也了解不深。”

“怎么会这样？”

“因为，我从来没有打算与他深入地交往。我们在一起，最多也就是发生性关系，不会有交集存在。”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有意地强调下面的话，“他的性能力很强，常常一个晚上要做四五次，只是很丧气的是，他每次的时间都保持不久，最多也就二十分钟。”

“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我不得不重新回到这个话题上，因为，我害怕

她就这样一直无所顾忌地讲下去。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不愿意去探究与心理意义无关的问题，更不愿意去了解别人的生活或者是隐私。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这么做，那就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我爱上这个人了。

“我爱上了一个男人，但是他却不爱我。为了他，我付出了很多，甚至我为了对他了解更深，一个人跑到了他的家乡。回来的路上，我还出了车祸，但他对此毫不领情。我想弄明白，你们男人是否都是这样？在床上做爱的时候，山盟海誓都可以说，而一旦下了床，就他妈的翻脸不认人了？”八八年的这个时候，话语一转，没有了刚才的调侃，转而充满了愤恨。

“任何问题都不能一概而论。人作为社会上最高级的动物，必然具有其复杂的社会性。有些人比较耿直，有些人比较阴险；有些人爱投机取巧，有些人则坚持原则；有些人很花心，见一个爱一个，但有些人则始终如一，至死不渝……当然，学会辨别人是很重要的。爱情不能等同于发生性关系，赤裸裸的性爱也称不上爱情。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一个男人见面就要求同你上床，那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爱情吗？肯定不是。所以，对于这样的根本就不爱你的男人，你又何必为了他而伤心难过呢？”

“但是，他人很好啊，唱歌也不错。我不会唱歌，但每次听他唱歌我都会入迷。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因为我喜欢听他唱歌。”八八年的此时的思维很天真。

“那就暂且称之为爱吧。你们相爱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五年前。”

“他有说过同你结婚吗？”

“你还真的很老土哟！难道相爱就一定要结婚吗？再说了，他也不可能同我结婚，他已经有妻子了，并且孩子都上中学了。”

“哦？”我有些吃惊了，“那照你这样说来，他基本上可以做你的父亲了？”

“是啊，但是，我喜欢他。那个时间，他可爱我了呢。他对我很温柔，每次做爱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地，生怕弄疼我。我喜欢这样体贴的男人。”她仿佛沉浸于往日的性爱之中，谈起这件事来，就显得格外幸福。但我必须要终止与她的谈话了，因为，这样的谈话对于探究心理意义没有任何的意义。于是，我很礼貌地对她说：

“很高兴与你通话，但也很抱歉，我们的谈话必须要结束了，因为还有许多患者等着打电话进来，我不能给你太多的时间。”

“哎，你别啊，我还有一件事，要请你帮忙。”这个时候她好像急了，赶忙说道。

“什么事？请讲。”

“我明天中午要去电脑城买一台电脑，但我对电脑一无所知，你能不能帮我一下？”

她的这个要求不算过分，电脑城就在隔壁的那座大厦之中，帮她选购一台电脑也只是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我不能答应她，我还没有同她熟络到可以帮她购物或者帮她做主的地步，再说，我也不会再允许任何一个女孩走进我的生命之中。

“很抱歉，我对电脑也一无所知，不能够帮你这个忙。”

“那好吧。正好我这几天也是月经时间，也不能够陪你。不过，你要记得我的名字，我叫方秋淇，你可要记住了哦。还有，你要答应我称呼你为龙哥。”

我感觉到自己的汗一直往下流，但还是问了一句：“为什么要叫我龙哥？”

“因为，你已经有女朋友了啊。”她开心地笑道，然后挂了电话。

我差一点崩溃。方秋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啊？我不得不承认，同这样的女孩聊天，我几乎跟不上她的思维了，她跳跃的思维往往令我不知所措，难道我的思维真的落后了吗？或者我与这些后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之间已经产生了代沟？

合上记录本的时候，我发现肚子已经在咕咕叫了，不知不觉中，我与方秋淇通话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了，而现在，早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

周一，我走进苏米娜的办公室，把昨天的热线电话记录交给她。她有些意外，看了我半天，才开口说道：“昭宇，你真与别人不一样！”

“哦？怎么讲？”我好奇地问道。

“我们的热线电话开通了这么多年，可从来就没有一个值班人员会把热线记录下来。你是第一个。”

“那你们怎么考核值班人员的工作？我是指下午的热线电话。要知道，下午的热线电话不需要直播，在没有一种有效的考核制度的情况下，值班人员有可能会偷懒或者做其他的事情，而根本就不去接听热线电话。”我说。

“是有这种可能，但我们往往会更看重患者反馈的信息。”

“这种信息多吗？”

“也不少，每个月都会有两三个患者反馈信息。”

“从这两三个患者反馈的信息里考核值班人员一个月的值班情况，是不是有些不太科学？我是说这种考核制度。”

“我知道你的意思，并且我也是一直这么认为。因为没有记录，也就无法知道哪位患者曾经打过电话进来，就更加不知道这些患者所反馈回来的信息是否是正确的。”苏米娜也显得很无奈地说。

“那为什么不去寻找一种更合适的办法呢？”我充满了疑问。

“但这么多年，一直就是这样下来的，一直都较好啊，热线电话也没有被投诉过，并且患者的反映一直良好。”

“一直存在的也未必是正确的，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们更应该用事实来说话。”我据理力争，好像这件事只关系到我个人的切身利益一般。

“但如果每位值班人员都像你这样记录下来，恐怕会影响接听热线电话吧？”

“怎么会？！”我说道，“每一个心理咨询师都应该有一种速记的本领，在与患者交流的过程中，记下患者的情况，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啊。”话说出口，我感到有些不大合适，就改口问道，“不会说我们这里的咨询师们都没有速记的习惯吧？”

“是的。”苏米娜直言不讳。

“这可不是一个好习惯。”

“你想一下，在我们这样的单位里，我们又怎么可能对咨询师们要求太多？”苏米娜无奈地说。

“我似乎有些明白了。”停顿了一下，感觉有必要说明一下，就继续说，“我做下记录，并非是要别人都像我这么做，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的职业习惯。在之前，我的这些记录领导会批署意见之后直接由我存档，然后对这些患者作跟踪治疗。既然这里没有这个习惯，您看，这个记录您还要不要批示了？如果不用批示，以后每次做记录，我都直接保存就行了。”

“呃……还是批示一下吧。”苏米娜思考了一下，肯定地说，“你的这种做法比较好，应该在我们这里得到推广，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嘛。这样，你的这份记录先留在我这里，我会同韦部长汇报一下这件事情，如果韦部长认可的话，以后每次热线都按照你的这种方式做下记录。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全面地建立起患者的资料库了。”

“好的，那我就先回去做事了。”说完，我正要走出苏米娜的办公室的时候，又被她叫住了，这次，她让我在沙发上坐下，没有像刚才那样，一直在她的办公桌前站着。她从办公桌后走出来，把房门关上，然后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她问：

“看你的记录，你昨天接了方秋淇的电话？”

“是的，具体的电话内容我也都记录下来。”我如实回答，然后又好奇地问道，“苏所长也知道这个女孩？”

“岂止是知道，简直可以用非常了解来形容。”苏米娜神色凝重地告诉我，“出于好意，我必须告诉你，这个女孩你还是远离她一些为好。”

“哦？为什么？”

“她是一个神经病，见谁咬谁。”苏米娜说。

从苏米娜的讲述中，我对方秋淇有了大致的了解。一个读书时就很不喜欢学习的女孩，初中没毕业就跑出来，一直在外面游荡，至今仍无固定职业，靠玩弄感情骗取一些男人对她的同情，并且以此生活下去。之所以说她是神经病，主要有一点就是她所猎取的男人，大多都是心理咨询师，并且她常常以此为炫耀的资本，告诉别人她又同哪个心理咨询师发生关系了等等。

“但我们是心理咨询师，如果对于这样一个心理有疾病的人都不给予帮助的话，那她以后不是变本加厉？到时候，恐怕想帮助她治疗也无能为力了。”我不无担忧地说。

“她利用的就是你的这种心理，许多心理咨询师之所以被她骗到就是如此。”苏米娜说道，为了怕我不信，她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有一次，很晚了，我在家准备休息时，她打我的手机——到现在我还没有弄清楚，她是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的——她说她失恋了，现在在酒吧里一个人喝酒，她喝醉了，要我帮她。我担心她一个女孩，害怕她出什么事情，就过去了。结果到了那里一看，她不仅喝酒，还抽烟，并且举止轻浮，同几个男孩子动手动脚。我帮她结了账，给她开了一间房，让她一个人住下。第二天她打电话说要还我那几百块钱，我告诉她，不用了，以后你也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你的那种行为根本就不是一个正经女孩该做的，我再也不会帮你了。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打过我的电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去打别人的电话，你可以问一下，我们单位的人几乎都不愿理她，尤其是男医师们，对她更是退避三舍。”

“啊？难道这个方秋淇就是前几天到我们单位来过的那个女孩？”许多镜头同时在我的眼前浮现，我终于把这些镜头联系在了一起。

“是的，就是她。现在你明白我的话不是假的了吧？”苏米娜说。

“嗯，谢谢你。”我说道。

## 方秋淇带来的困扰

电话响起，是一个看起来好像见过的手机号码，有些熟悉。出于职业习惯，我拿起电话，说道：“你好，这里是西江市心理咨询与治疗所，我是龙昭宇，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声音：“还记得我吗？”

我一阵茫然。

她接着说道：“猜猜，我是谁？”

我说：“抱歉，猜不出来。请问你是哪位？”

她自报家门：“方秋淇，八八年的。”

“哦，记起来了。你是周日拨打热线电话的女孩吧？”

“是的。”

“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

“这很简单啊，你们治疗所里的每一个电话我都知道。”

“哦，原来如此。有什么事吗？”

“没事，就是我这边下起了大雨，屋里到处都是水。”

“那真可怜，你那里地势很低吗？”

“地势倒不低，主要是房东把阳台搞了一下，一下雨都会下到我的房间里。”

“哦，这样的啊。你要找房东谈谈，或许可以给你降低一些房租呢。”

“是的，要跟他谈谈。我现在正在忙着向外泼水呢！”

“那就赶紧泼吧。怎么还有空给我打电话？”

“主要是想告诉你，我的电脑买回来了，是一台二手笔记本，一千多块。”

“哦，不错，一千多块钱买一台电脑，可以的。”对于电脑，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只能敷衍着说道。

“但是，我看到有许多新的笔记本电脑，也才两千块左右。”

“那为什么你不买一台新的呢？”

“这种电脑是3G上网本，小巧，携带起来也比较方便，只是有许多功能没有，比如说没有光驱，想安装一些软件都无法安装。我要用电脑作图，需要自己安装作图软件。”

“哦。”我不发表意见。

“给我你的手机号，这样以后与你联系起来会方便些。”方秋淇说道。

“有什么事你直接打我的办公电话就可以了，我基本上都会在座位上的。”我这样说道。

“但如果我想在你下班后联系你呢？”

“对不起，下班后，我一般不会接诊的。再说了，我的手机号还是东江的号码，给你，联系起来也不方便。”我说。现在的网络虽然已经十分普遍，中国移动通讯的网络覆盖面达到了百分之八十，通讯的成本大大降低，取消通话漫游费的呼声也此消彼长，但各市之间仍存在着长途通话的费用，即便是东江与西江这两座隔江而望的城市，相互之间的通话仍会有长途话费产生。

“我只是想写些东西给你。我知道你们办的一份刊物，我跟你讲过，我男朋友是心理咨询师，我对心理学也多少了解一些，想写些这方面的文字给你，也算是向你们的刊物投稿吧。我读过很多次你们的刊物，知道上面也需要我这类文章。”

“那好啊，刊物上面有我们编辑的邮箱，你写好后直接发到邮箱就行了。刊物不是我在负责，你给我也没用啊。”我实话实说。

“但是，我要你的手机号。”绕了一圈，她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了。

“真的很抱歉。”

“那就算了。”

“嗯，好的。我这里的工作也较忙，还有两位病人等着我。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了。”

“好，先这样，再见。”

挂了电话，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不知道她是谁，我会不会把电话号码告诉她。我想应该也不会。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很容易犯下感情出轨的错误。她是一个漂亮年轻的女孩，如果她对你主动示爱，相信你根本无法拒绝，如果你也是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的话。

但你也不要以为我对这个叫方秋淇的女孩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一点都没有。苏米娜昨天刚刚与我谈过这是一个女神经病，叫我对她尽量地避而远之。笛卡谈到这个女孩也有些心惊胆战的样子，办公室的每一个同事都劝我尽量地不要理会她，我也不可能与大家背道而驰。但出于职业的需要，我还是要认真地接听她的电话，因为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的本职工作就是同病人聊天，在聊天的过程中，减轻他们的心理焦虑，让他们能以一种健康的心态生活和工作。有人说，心理咨询师就是吹牛的职业，这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也有一定的事

实依据在内。对于一名心理咨询师来说，我们就是要在谈话的过程，来改变病人的主观世界。方秋淇虽然在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是一名神经病，但对于我，她只是一名患者，一名心理有疾病的患者，有耐心地同她谈话是我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最基本的职业操守。

欧阳振国仿佛有先见之明，在一次中休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个女孩一定会跟你要手机号的，到时候你千万别给她；如果她要是想见你，公开场合也就是治疗所你可以见她一面，但私下里千万不要见她。

记得当时我笑了笑，恐怕在公开场合我也抽不出时间来见她。是的，我是一个忙人，我没有时间去见一些无聊的人。昨天治疗所来了一位患者，两年前他曾在治疗所接受治疗并且得到痊愈，以健康的心态投入工作与生活之中，不仅挽救了他濒临毁灭的婚姻，还因在工作上表现出色，被提拔为车间主管。昨天他过来向治疗所表示感谢。但当时负责医治他的心理咨询师中午要回家吃饭，苏米娜就交由我负责接待，结果我还是把他抛在了一旁，一个人全身心地投入周末的热线电话的记录之中，希望能够从中探究出其心理意义。

但如果我不忙碌呢？我会不会见她？

看待问题我喜欢从另外一个角度，或许这就是我取得如今这么一丁点儿成绩的原因。我不喜欢同每一个人一样，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问题。在他们每一个人的眼里，这个女孩浑身是毒，沾不得，碰不得，稍微接触一下，你就会浑身是伤，更有可能身败名裂。但我一直在想：即便她是一位问题女孩，那么有没有改变的可能呢？如果他们所讲的都是事实的话，那么这个女孩的心理已经被完全扭曲了，有没有可能得到治疗呢？

有时候，我问自己，我真的能帮助她吗？我真的能改变得了她吗？我曾经帮助过许多病人，他们在治疗的时间里变得像个正常人，但一走出治疗室就还原得像刚进来时一样。有些病人的病因是家庭环境引起的，我能改变别人的家庭环境吗？有些病人的病因是社会环境引起的，我能改变社会环境吗？坦白地说，我不能。面对那么多无法改变的事实，我真的无能为力。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在做一些徒劳无功的谈话。对于方秋淇，苏米娜也曾做出过尝试，但结果又是怎样的呢？苏米娜对这个女孩彻底绝望。

毕竟，我不是神，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很多时候，我也会感到巨大的压力，因而忍受着无数的不眠之夜。有时候我也会感到倦怠，感到孤独无助，甚至感到绝望。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当我孤独的时候，当我放松自己的时候，病人向我倾诉的故事就会从我的记忆深处涌上来，变态的故事，邪恶的故事，

残忍的故事，伤心的故事，绝望的故事……所有这些都涌上我的心头，我真的感到窒息，感到无法承受之重！

对于一个连自身都无法医治的人，我又拿什么来医治别人呢？

每一次想到这些，我都会感到自己的时间是越来越紧张了，而太多重要的事情则等着我去做，一个又一个的概念与美好的事物等着我去发现去挖掘。在这里，我要充分利用每一秒的空闲时间，让自己彻底地上升到另一种高度。

下午还不到下班时间，我还在想着苏米娜所说的事情，办公室里以李梅为牵头的女人们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起先是李梅听到我在电话中同方秋淇的谈话，待我放下电话后她一脸暧昧地站在了我的面前：“我们龙大医师还真是好手段啊，来西江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女孩子为你倾倒了。”我苦笑着告诉她：“这是哪跟哪啊，她只是周末我在接听热线时打进来的一位听众，从与她的谈话中，我可以推断出这是一位心理有疾病的患者，当然，我也希望我是错误的。在电话中，她讲了许多她的事情，只是没想到她竟然知道办公室的电话，并且会打进来。”李梅还是满脸的不信，调侃地说：“得了吧，龙大医师，凭你年轻、帅气，又有才华，令女孩子拜倒在你的石榴裤下还不是分分秒的事情，你也就别再谦虚了。说吧，什么时候请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们吃喜糖？”她摆出一副我不说“实话”就不会善罢甘休的样子。李梅是一位资格较老的职员，又是治疗所首席心理咨询师，在治疗所里有着十五年的工龄。所谓首席心理咨询师，是除去笛卡与苏米娜两人之外，在单位里最为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了。这也是令笛卡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个原因，就这么一位能力不如自己的人，却是干部编制，他笛卡来的时间比她还长、做的事情比她还多，但到现在也只是一个工人编制。每次谈到这里，笛卡总会总结性地说道：“谁让她有一个会做事的老子，咱们没有呢？”李梅的父亲李一虎是治疗所的第一任所长。据说当时治疗所刚成立的时候，市里领导非常重视，常常下来所里指导工作，而李一虎就是当时的市长亲自任命的。或许是凭着父亲的余威，李梅在办公室时的威望还是蛮高的，尤其是在这个终日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办公室里，每个人都无所事事，终日里百无聊赖，任何一件小事都会成为大家谈论的焦点。这不，李梅刚刚说到喜糖，其他几位正埋头在电脑前热火朝天地玩着网络游戏的女人们立即抬起了脑袋，问：“什么情况？东家有喜？”李梅便把我同方秋淇在电话里谈的事情与大伙说了，大伙立刻如一个个充满了气体的皮囊，格外地抖擞起来，说：“这是铁板钉钉的事情，这喜糖一定要买。”

看着这么一群无聊的女人，我真的连跳楼的想法都有了，我甚至有些埋怨这个叫“方秋淇”的女孩了，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电话打进办公室来啊，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俗语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说的就是任何事情到了三个女人这里，她们在一起一八婆，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了。更何况，这办公室里还有着五个女人，并且还都是有知识有丰富想象力的女人？

我还真的有些害怕她们会把事情无止境地扩大，只好及时打住，实话实说地告诉她们：“我说的都是真的。昨天的热线我也都做了记录，现在记录就在苏所长那里，你们可以去她那里查看。并且，这个女孩你们也都认识，只要我说出她的名字，你们就不会认为我是在骗你们了。她叫方秋淇——”

首先是李梅的脸色发生了变化，那种变化是令人吃惊的。刚才她还是一脸的调侃、暧昧，而此时，她的脸上充满的是凝重。另外几位女人听到这个名字，也纷纷地坐下，各自重新加入自己的网络游戏的战局中。“这个女孩你最好不要理她，否则你会后悔的。”李梅的语气很严肃，严肃得令我有些不寒而栗。

## 不贪功的领导

我正想向她询问更多的关于这个女孩的事情，李梅已经回到她的座位上了。我只好作罢，但对这个女孩却在心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或者说好奇。这个时候，笛卡走了进来，他一脸兴奋，对我说：“领导对我们的这次义诊结果非常满意，尤其看了我们提交上去的报告以后，更是赞不绝口，认为这样有意义的活动以后要多搞、常搞，政府还要出专项资金去搞。韦部长也十分高兴，刚才打电话过来要请我们去吃饭，走，我们现在就出发。”

看这样子，笛卡应该把报告是我写的这件事情告诉了韦煜恒，不然，韦煜恒不会请吃饭连我也邀请了。跟着笛卡走到楼下停车场，我发现，就只有我、笛卡与欧阳振国三人。韦煜恒今天去了市里向领导汇报而没有来治疗所，他请吃饭的地方是在他居住的小区附近的一个农家菜庄，有相当长的一段车程，所以欧阳振国也跟着，当一回司机。

车子驶出市中心区又拐进一条单行道，此时已是下班时间，各种各样的车辆络绎不绝。路上行人匆匆，车前不时有人骑摩托车闪过，特别是路口处，常常有一两个骑摩托车的像过五关斩六将那样在汽车前招摇过市，弄得欧阳振国不得不猛踩刹车。欧阳振国口中不干不净地骂着。人说当司机可以改变一个人

的性格，或许有些道理。在单位里，欧阳振国是一个脾性特别温和的人，很少能够看到他同某个人红脸，什么时间都不急不躁，做起事来有条不紊，但在这个时候，他却骂起人来。可见，职业也会改变人的性格啊。我不由得想起自己来，在目前这个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而终日却无所事事的岗位上，我会变成什么样子？笛卡在前面回过头来说：“素质太差。就是这样的素质，才令得这个城市的经济始终发展不上去。”

“在东江，早已经禁摩了。我想也只有西江这样的城市，才允许摩托车如此横行吧。”我说道。

“这话也不能这样说。”欧阳振国接口说道，“西江是全国的摩托车生产重地，大量的上班族都是以摩托车为代步工具，据统计，平均每一个家庭都会有一至两辆摩托车，有的会更多。在这样的城市实行禁摩，是行不通的，除非西江不再生产摩托车了。而官方则不考虑这种情况，一味地拓宽汽车道，摩托车在哪个车道上行驶？当然，乱闯红灯是不对的，他们更不应该逆向行驶。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在西江，许多人骑摩托车还是比较遵守交通规则的。”欧阳振国是地道的西江本地人，他平时上下班都是骑摩托车，所以这样说道。

“以偏概全肯定是不对，但对一个外地人来说，他对这个城市的理解，往往来自于街头的秩序。就说去年吧，一个国外的摩托车生产龙头企业，本来也有意向来西江建立摩托车生产基地，市里也给予了非常优惠的政策。但是，当他们来这里进行实地考察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人骑着摩托车横冲直撞而取消了合作计划。他们认为，一个城市，市民素质低到如此地步，自然也不会生产出什么高质量的产品来。同样，重庆也是摩托车生产重地，但那里就很少有这种情况，据了解，这家龙头企业最后就是在重庆建立了工厂。”笛卡说道。

汽车这时驶到了道路的尽头，在笛卡的指引下右转进入了一条宽敞的通往山上的公路。公路是双车道，是上下山的唯一通道。一栋栋黄色小楼就掩藏在山上的林木中间，建筑是仿照欧美风格而设计的，看来住在这里的也都是些有身份的人。

笛卡介绍说：“这房子是九十年代后期建的，当时基本上卖不动。谁能想到，仅仅十年的时间，这里的房子就升值了近十倍？如果当时我不买现在住的那套房子，而选择了这里，即便是哪天下岗了，把房子卖了，也不愁后半辈子吃喝了。”

“你怎么对这里这么熟悉？当时这里的房价很低吗？”我禁不住问。

“这你就知道了。西江虽处于祖国的南部，但由于不开放的原因，经济

一直还是有些落后。当时，在西江，房价普遍是八九百块一平方，我买的那套稍好一点，那时的房价也不过是一千二百元。这里，建好的时候售价是两千八百元一平方，那时，我感觉这里既远，行车又不方便，所以就没买。谁能想到，现在就在这里，没有两三百万元，很难买到房子。所以，买房很多时候，还是要看眼光的。不过，话说回来，现在你在这里也算稳定下来了，不妨考虑先买一套房子。西江的房价，在全国来讲，还算是比较低的。由于它毕竟是沿海城市，以后的升值空间一定会很大。”笛卡说。

“买房？你还是饶了我吧。我还是比较喜欢租房住。再说了，租房有什么不好？房价之所以会这么一路飙升，就是因为有太多像你这种想法的人。这浑水我还是不蹚了。”这个时候，欧阳振国忽然指着一个有着巨大招牌、灯光白亮如昼的地方说：“江南农家菜庄，是不是这里？”

“是的。”笛卡说，“先停进停车场，我打个电话，问一下韦部长，看他有没有到。”

挂上电话，笛卡说：“韦部长现在在家里，等一下过来，我们先找个房间，喝茶等着他。”

领导都是这样的，迟到是他们的本色。我与欧阳振国相视一笑，下车走进菜馆。

好看的服务员把我们带进一个叫桃花源的包厢，然后又送来了茶水。为我们倒好之后，得知我们还要等一个人来，就礼貌地退了出去。

坐定，我问笛卡：“你是不是把报告是我写的这件事情告诉韦部长了？”

笛卡说：“是啊，本来就是你写的嘛。本来韦部长打电话问我，这报告是谁写的，我还以为有什么问题，就说是我写的。谁想到韦部长却说没想到你笛副所长还是一个笔杆子啊，这么多年就没有发现你的这种才能，真的是埋没你了。我这才知道韦部长是夸赞这份报告写得好，忙改口说，我起的初稿，让昭宇帮忙修正与润色了一下。我这样说，你不会介意吧，我还是揽了你的功。”

“怎么会呢？”我忙说道，“你这样说，就说明你是一个比较公正的人。不像某些领导，会把下属的功劳全部据为己有。我在东江时就曾遇到过这样的领导。由于我常与工会联系，有一次帮忙组织一次大型的活动，活动前期投入的宣传较大，在全国都有较大的影响力，工会的最高负责人非常满意，决定把这项活动以后长期实行下去，每年都要举办一次。活动进行得也比较顺利，只是到了后期奖励阶段，却出现了一种人为的暗箱操作。我对此气愤不过，就找

到了当时负责活动的一位科长，同他理论了几句。谁知道他恶人先告状，说我恶意中伤这次活动，不仅把我的创意全部据为己有，还给我冠上了‘恶意中伤’的罪名。我没有想到会是这种结果，吃一堑长一智吧，也算我认清了这个人。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同他打过交道。”

“那后来呢？”笛卡问。

“后来，这个活动也算得上是圆满结束了，虽然也有许多议论。但距第一次举办都已经过去两三年了，也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举动要办第二次、第三次。今年年初，在一次聚会上我见到了这位科长，虽说不同这人交往了，但面子还是要给的。我就问他，那个活动怎么没有再办下去？谁知道他却说，他现在已经不在工会做事了，也不知道工会有什么打算。我又问他，那你现在在做什么？他讪讪地回答，说自己在做点小事情。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位科长曾多次贪功，把下属的功劳都据为己有，而一旦有过的时候，就全部推到下面的人身上。后来，下属实在无法忍受了，就联合起来告发他，结果他就被工会除名了。到其他单位，也没有人愿意接收他，只好自己做点小生意，在某个工业区里开了个杂货铺。这正所谓是善恶终有报，不是不报，只是时间未到啊。”

“还好，我没有贪功的习惯，否则以后我也可能去开杂货铺了。”笛卡说。

正所谓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啊，我本来是想赞美笛卡的，谁知道他听了之后，却是这般的反应，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于是，我只有赶紧解释：

“您想哪里去了，那位科长怎么能够同您相比呢？您是一位君子，事事为下属着想，怎么可能沦落到去开杂货铺的地步呢？再说了，开杂货铺也是一个赚钱的门路，据说在比较大的工业区里，一个杂货铺一个星期的收入，抵得上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了。等到哪天您退休了，想开间杂货铺，到时候我去帮您打理。”

“我在治疗所里也有七年的时间了。要说对哪一个人比较服，只有笛所长了。像这么好的领导，事事为下属着想，还真不多见。别说是在我们所里了，就是整个西江市，据我所知，也没有哪个人能够像笛所长这样有担当。”欧阳振国也适时地为我解围，一个马屁及时地拍过来。

“好了，你们两个，我不就是那么一说嘛！你们还真以为我的心会小得像针眼似的。再说了，这么长时间，你们还不了解我吗？真是的，等会儿我自罚酒三杯啊。”

“好的，好的。”我打着呵呵，然后又装出一副很困惑的样子，说，“笛所长，有一件事困惑我很久了，请您一定要给我解惑啊！”

“什么事，你说吧？”笛卡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在我的问题上，就连欧阳振国也睁大眼睛盯着我。

“那就是为什么我一提到一个名字，整个治疗所都没人愿意去谈呢？对这个问题我一直弄不明白。你是知道我的，如果一个问题困惑着我，我会一直寝食难安的。”

“你所说的就是上星期到单位的那个女孩子吧？所里曾经有过一个规定，那就是谁都不得在单位里谈论这个女孩，更不得与这个女孩交往、聊天，或者发生关系。所以，你在所里问别人，自然谁都不会同你谈论此事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对于一个女孩来讲，这太不公平了。”我问。

“这也是为了大家好。以前，也曾有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来单位，结果就是与这个女孩发生了关系，才被开除的。这个人我相信说起他的名字，你也一定不会陌生，但这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后来，公会领导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就有了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这个女孩神经真的有问题，每一个人都唯恐避之不及，就更不愿意去谈论她了。”笛卡说。

“哦，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每个人都不与我谈起她呢。”我恍然大悟。

笛卡好像突然间想起了什么，盯着我注视了一会儿，说：“怎么你每次与我在一起都会提起她？是不是你对她有好感了？或者她找你了？”

“您想哪里去了。”我连忙否认，“只是她打了两次电话给我，在电话里讲了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不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有此一问。没想到我一说出她的名字，大家都闭口不谈，我才有些好奇，向您请教的。”

“那就好。不过，你千万要记住，这个女孩子，一定不要碰她。”笛卡一脸凝重地说。

又是这样的劝告，难道这个叫方秋淇的女孩真的有那么可怕？



## 将改制进行到底

……改制要敢于迈出第一步，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舍不得让利，就不能使原单位重焕青春。这次改制，要求大家本着大局为重的思想，要敢于说实话说真话，想方设法让这次的改制一次就进行彻底，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 改制先锋

正在这时，包厢的门被有礼貌地敲响，接着好看的服务员扭动着美丽的腰肢走了进来。“说什么呢？感觉你们那么开心。”一个中年男人雄浑的声音从服务员的后面响起。是韦煜恒，我与笛卡、欧阳振国三人同时站起来迎接。

韦煜恒在正位坐下，说：“坐，都坐下吧，今晚我们也就是吃个便饭，不要太拘礼了。”

我们三人坐下。这次我没有乱来，按照顺次坐在了韦煜恒的对面，笛卡与欧阳振国分别坐在了他的左右两侧。韦煜恒问笛卡有没有点菜，笛卡忙笑道，等领导指示。韦煜恒笑了笑，就报了几个菜名让服务员记录了下来。

上菜还有一会儿，韦煜恒问道：“知道这次叫你们过来是什么事吗？”

我们忙摇头，一副茫然的样子。尽管韦煜恒在电话中曾向笛卡透露，说以后市政府可能会出专项资金支持我们搞义诊，但他既然这样说，说明还有别的事情要同我们谈，具体是什么事情，领导的心，海底针，我们当然茫然无知了。

“今天我去市里开会，一方面是汇报了义诊的情况，另一方面是参加了一个重要的会议，”说到这里，韦煜恒环视了一下我们，威严地说道，“是卫生局召开的所属事业单位清理规范和分类改革工作动员会议，旨在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全市政府机构改革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动员会议’的精神，安排部署我局所属事业单位清理规范和分类改革工作任务，确保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在会议上，已经确定了我们心理咨询与治疗所以及市第一医院为试点单位，要求在今年年底全部完成。现在已是五月了，我们还有七个月的时间来进行这项工作。”

医疗体制的改革一直被认为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但是，每一次改革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一直都没有得到实效性的推进。就在近几年，“天价药费”、“假

住院”、“被住院”等事件屡屡见诸报端，成为人们关注与讨论的焦点，也暴露出现行医疗体制的诸多弊端。面对大多数国人对医疗卫生行业的不满，医疗费用继续大幅度增长，医患关系的进一步紧张，老百姓看病越来越难，而医务人员也满肚子牢骚的情况，医疗体制的深化改革似乎成了必需的一种趋势，只是，一旦面临改制，我们却又不免心怀忐忑。正在我想着的时候，却听到笛卡说道：“韦部长，我认为参加改制试点是好事，说明市里对我们的信任。”

韦煜恒点点头，表示赞同笛卡的意见。他接着说道：“这次改制，大体可以分为三步：一是转企。转为企业的单位，要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达到政企分开的目的。二是改制。改革产权制度，政资分开，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对部分保留国有资本的企业，要明晰产权，理顺关系，将国有资本纳入本级国有资产管理、营运、监督体系中，以促进转企改制单位尽快建立起真正走向市场的新体制和新机制。三是人员安置。要严格执行人员分流安置政策，切实保障转企改制事业单位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这三步也是全市事业单位改制所必须要走的路子，只是，对于我们心理咨询与治疗所来说，我们要走这三步，该如何走？今天主要是听听你们的看法。”

笛卡先发表意见：“我认为这比较麻烦。”

“哦？有什么麻烦？”韦煜恒似乎早就预料到了笛卡会有此一说，但他还是装作好奇地问道。

“当前改制是大局，不错。问题是现在单位的人都是口水多过茶，喊口号大局在前，一旦涉及自身的利益，大局早就抛在脑后，都只关心自己的小家啊。”笛卡说道。

“我相信我们的职员还是蛮有素质的嘛，觉悟不会如此之低吧？”

“低？他们的觉悟才不低呢。他们知道钱是命根子，水淹头顶，也不会撒手的。”笛卡从他的“好日子”香烟中抽出一支递给韦煜恒，然后又抽出一支，自己点上，说道，“早在十五年前，改革之风就曾在治疗所里激起过涟漪。当时新上任的所长也是一位很有魄力的人，他上任伊始，就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把治疗所享受国家百分之百的全额拨款改为享受百分之七十的拨款，这一做法当时就惹恼了那帮往日养尊处优、悠闲度日的人，他们纷纷到卫生局、市政府去请愿，认为这新任的领导严重置他们的利益于不顾，闹着要罢工。最后，如果不是这位所长在这些人面前拍着胸口说拨款虽然少了，但每一个人的工资待遇只会提高不会下降，是绝对平息不了这场风波的。事后虽然证明他确实有能

力，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为治疗所创收，每个人的收入也确有提高，但这件事也充分地说明了每个人的钱财观是比较重的。”

韦煜恒说：“这件事我也知道。在我新上任当治疗所的这一任所长的时候，局里的领导也曾找我谈过话。这次在我们所里搞试点改制，我也很清楚地知道改革这条路，真的不好走。但是，我们既然领了任务，就要将这条道走到底。只是，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改要怎么改？我们要拓展哪些项目？从哪儿引进资金？人员怎么精简怎么安置？针对这些问题，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正在这时候，韦煜恒的手机响起来。房间内就我们四个人，此时都停止了说话，静静地等待着韦煜恒通完电话。韦煜恒似乎是故意将手机按到了免提，也可能是话筒音量较高，我们听得出与韦煜恒通话的是市卫生局的刘福威副局长，他说：“韦部长，恭喜啊，这次改制你们是先行官，不简单嘛！”

韦煜恒说：“刘局长，我们是赶鸭子上架，还望局里领导多多关照。”

“什么领导不领导的，那么客气干吗？别忘了，以前我们还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过呢。对了，你们这次做试点先锋，还是我推荐的呢。”

“老领导，谢谢您的关心。”

“以后还希望你们多关心支持局里的工作才对，你知道，医疗改制，现在局里也是一个烂摊子，不好收拾着呢。”

“哦，对了，还没有请问，您有什么事找我呢？”韦煜恒问道。

“啊，李总，欢迎欢迎！没什么啦，我这里来了客人，以后再说吧。丁局长让我向你问好，祝你们改制取得突破性的成功！”

韦煜恒慢慢地放下电话，脸色异常难看。刘福威与韦煜恒以前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他是办公室主任，韦煜恒是副主任，后来，在市里统一选拔任命青年干部的时候，刘福威成为部长，韦煜恒成为副部长，仍然是他的下属。再后来，刘福威上升至局里的副局长，而韦煜恒虽被提升为部长，却被任命兼任治疗所的所长，主抓治疗所的所有事务。两人虽然一直是上下级关系，但明眼人都知道，他们之间并不和睦。而这个时候，他又打来电话，说出这番不痛不痒的话，搁谁都会心乱如麻，心里不好受。治疗所以前收入较高的时候，曾买下一些房产，现在价值都已翻了许多番，当时购买的时候，是以卫生局的名义购买的，现在治疗所一旦改为企业单位，这些房产将与治疗所毫无瓜葛。想起这些，谁都会有一种被割心头肉的感觉。

“我不后悔我曾爱过，只是不能走到最后……”韦煜恒的手机又响起来，是王继军副市长打来的：“煜恒啊，这次改制让你们打冲锋，没意见吧？”

韦煜恒好像有些意外，忙回应道：“感谢市领导的支持与关怀。”

“嗨，话说哪儿去了，改制的成功与否，还靠你们战斗在一线的人。说说吧，现在你是怎么考虑的？”

“我也感到十分突然。我们治疗所本身的项目就比较单一，现在突然要进行改制，那就需要拓展更多的项目来做，只是我们能做什么，怎么做，从哪里引进项目，这都有困难——”

“煜恒啊，别叫苦连天的，你说的这些困难我都知道，改制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些困难。这是场改革的攻坚战，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要给市里其他的医疗单位带个好头啊。说实话，让你们改制，我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为毕竟是我亲自同意你们做试点先锋的。现在的关键是，这一次你不仅要打个漂亮仗，还要做篇漂亮的文章出来。我一直以来都很看好你的，你要好好表现啊。”

“请市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决不让领导失望。”

“现在又不是革命年代，就不用表什么决心了。只是你要记住，办法要想够，多动脑筋，考虑问题要全面，千万不要再出现有员工到市里上访的事情。”

“是，我一定会认真注意的。”

“好吧，这事有难度，你们压力也不小。既然你们做试点是我同意的，改天我就到你那儿开个务虚会议，让你们把想法都倒出来，针对问题，共同研究研究对策。再者，这样一来，也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及时地死了那条心。”

“我一定好好准备，多谢王市长关心。”

“好吧，那我就听你好消息了。”对方先挂了电话，我看到韦煜恒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丝微笑在他的脸上浮现。

放下电话，韦煜恒的表情显然好看了不少，看来，王副市长这剂强心针起了功效。服务员这个时候已开始上菜，韦煜恒让她上了一瓶52度的“难得糊涂”酒：“今晚在我家门口喝酒，我也用不着开车了，可以同你们多喝两杯。”

“嗯，好，一直以来都想与韦部长好好地喝两杯，但因韦部长要开车，每次都浅尝辄止，这下终于有机会敬韦部长三杯了。”笛卡说。

“酒是要喝，但是不能过量。”韦煜恒微笑着说，“今晚，我们主要是闲聊，包括这次试点改制的事情。所以，你们就放开地讲，讲对讲错都无所谓。”

医疗改制，说来容易实际难，按老规矩走，谁也不会说什么，想探条新道，磕磕绊绊就来了。平日里最不起眼的清洁阿姨，这个时候也会有一大堆的麻烦

事让你措手不及。不然，怎么会医改改了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成效，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呢？笛卡也深谙其中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的。治疗所虽说与医院有着本质意义上的区别，但人员安排却不比医院少。有人就会有问题，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笛卡自然也明白。此刻，他举起酒杯，冲着韦煜恒讲道：“来，韦部长，这第一杯酒我先敬您。您雷厉风行的性格一直都是我无法学习的。”

韦煜恒也没做推让，同笛卡碰杯后一饮而尽。然后，他微笑着说：“笛所长，这话里有话啊，你是认为这次做改制试点，我不应该接下这项任务？”

笛卡道出了心中的疑惑，说：“在我们单位沾亲带故的人太多，有些事往往不在于该办不该办，而在于时机把握得对不对。也许，改制是个机会。但我总担心那些人不会那么容易地接受改制的。这一点，韦部长最好也要有思想准备啊。”

韦煜恒说：“这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不过，我相信这不是问题，更不能成为阻止改制的原因。刚才我说过了，以后我们怎么改，改之后如何拓宽我们的经营项目，这点我想听一下你们的看法。”

笛卡略一沉思，说道：“改制已经呼喊了这么多年，这些年来我也多次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如果确实要改，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强内部整顿，提高效益，增强治疗所的活力。治疗所的组织架构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许多制度根本就无法实施，简直就是一纸空文。改制首先就应该把这种不合理的存在予以纠正，充分地调动起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将效益最大程度地提高。第二，加强人员专业技能的提升，做大心理咨询这个品牌，确保治疗所能够生存下去。我们单位已经有着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了，在国内的心理业界也拥有一定的知名度，然而，目前这个品牌我们并没有好好地利用，尤其是最近几年，这个品牌可以说是在日益下滑。这与人员的不专业有着很大的关系，现在我们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第三，扩大对外宣传，增强治疗所的知名度，积极引进项目，拓宽治疗所的发展之道。这一步要在前两步的基础之上进行，方能达到最终的效果。”

韦煜恒点头表示同意，热情地同笛卡干了一杯，说道：“看来笛所长先前的功课做得很充足，分析得也是很有条理，这杯酒，我敬你了。”

放下杯子，笛卡赶紧给韦煜恒与自己各斟满一杯，说：“让韦部长见笑了，这些也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可能还存在着诸多不妥善的地方，说出来，也仅仅是代表着我一家之言啊！”

韦煜恒笑了笑，不置可否，但我知道韦煜恒对笛卡的说法还是比较认同的。在一次喝酒的时候，笛卡曾跟我讲过他与韦煜恒之间的关系。韦煜恒是一个唯才是用的人，他不像某些领导，用人唯亲。在治疗所，笛卡因无亲无故，没有任何依靠背景，只凭借着自己过硬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没有被欧业伦挤对走，但欧业伦也没少为难他，上任没多久就把他的办公室主任给更换为了资深心理咨询医师。笛卡曾一度想离开这里，都被韦煜恒给劝阻了。后来，在领导班子换届的时候，笛卡还曾对韦煜恒说过“如果欧所长还继续担任所里的领导，我笛卡就坚决不在所里干了”这样的话语，后来的结果是欧业伦被升调到市医生公会做了一名秘书长，韦煜恒兼任治疗所的所长，笛卡被提升为副所长。由此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尤其是今晚，韦煜恒在电话中告知让笛卡把我也叫来，说是对专家义诊的总结报告非常满意，但直到现在他连提都没提，这是有意地让我知道他与笛卡之间的关系？韦煜恒在接听领导的电话的时候，毫不避讳我们，这也是在暗中传达他对笛卡的信任，或是想向我表达另外的含义？

对于我，只是一名新来不久的心理咨询师，可能连这里的许多情况都没有了解全面，韦煜恒是不可能询问我对改制的看法的。我在心里这样想着，一边听着他们的对话，一边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里播放的新闻半小时。谁知道酒过三巡的时候，韦煜恒却突然向我发问：“昭宇，你是从东江过来的，那是一个全国先进的大都市。你谈一下，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单位来讲，应该如何来进行改制的工作。”

一时之间，我竟无以为答，支吾了半天，才说道：“对单位的各种情况我还不是很了解，也无法像笛所长那样说出一套一套的理论来。但接下来我会针对这个问题仔细研究，并结合我们单位的具体情况，写一份方案给您，到时候，会把我的想法具体地报告给您。”

“哦？那好，需要多长时间？”韦煜恒没料到我是如此回答，但听到我会有的具体的改制方案给他，还是饶有兴趣地问我。

“一个星期吧。”

“一个星期？嗯，好。那我就到时候看你的方案。”韦煜恒爽朗地说。

## 与周若暄的第一次交集

第二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胃还有些难受。这是来西江第几次醉酒，我自

己也记不清了。昨天晚上同韦煜恒喝过酒之后，欧阳振国开车送我到楼下，笛卡提议到江边消夜，结果又喝了不少。

护士小姐周若暄还是如往常一样，冷漠地忙碌着，擦拭着日复一日都擦拭过的玻璃与“西江市心理咨询与治疗所”那几个闪着金光的大字。其实她的身材还是蛮好的，就如许多酒店的前台小姐那样，高挑又有气质，如果她像那些小姐一样，满脸微笑，应该会更加漂亮些吧？走过她身边的时候，我在心里不禁这样想到。想到这，我的脸有些发烫。昨晚，消夜之后，欧阳振国提议去皇朝桑拿，被我拒绝了。我做人还是有原则的，我不愿在我的生活中，有另一个女人来替代方小红。我摇晃着走向自己的租房，合眼躺在那张坚硬的木板床上，脸发热，太阳穴的血管蹦蹦直跳。这个时候，周若暄一改往日的冷漠，套着一件白色睡衣，翩翩飘到我的床前，弯下腰，充满怜爱地抚摸我的额头，轻声地问我：“你现在还难受吗？”

透过吊带睡衣，她胸前晃悠着一对白色小兔子，我摸着她柔软的手，说：“有你在，我好多了。”

“你呀，真是的，就不会少喝点？”

“男人的事情，酒场就是战场，能轻易服输吗？再说了，酒逢知己千杯少，同笛卡喝再多，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但也有一句话说，话不投机半句多。你每天都与笛卡在一起，就那么多话说吗？”

“是啊，我与他之间有一种难以述说的情缘，你明白吗？”

“我明白。只是，你却从不愿把这种情缘分一点点给我。每次见到我，你总是不愿多说一句话。”她把整只手放在我的脸前，慢慢地摩挲着，一副娇滴滴的样子。

“怎么会呢？现在我就把整个自己交给你。”我微笑着掀开毛毯，让她钻进来，双手搂紧了她。

早上，我从梦中醒来，怀里抱个枕头，挺软和，枕套布又白又细，如周若暄白皙的肌肤。我怎么会梦到她呢？我感到十分奇怪，但想起她在梦中娇滴滴的样子，从她身旁走过的时候，我还是红着脸同她打了声招呼。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依旧是爱理不理。一点不像她在我梦中的样子啊，我心里想着，走到座位上，拉开抽屉，拿出一板“乐得胃”，抠出两片掰成几瓣，用水吞下去，然后无力地靠在大班椅上，等着上班时间的到来。

欧阳振国带来的小米粥，使我的胃好受了许多。上午，我正在一边看着治

疗所的资料一边思考如何拟定改制方案，罗宾使用内线电话，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这个人我从进来到现在，没有看到过他有任何作为，因此打心底里有些瞧不起他。谁想我刚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就赶快从他的办公桌后面走出来，热情地握着我的手：“早上吃了早餐没有？一个人生活，可要学会照顾自己啊！”他的表情有些夸张，我不由感到一阵厌恶。

“吃过了，谢谢罗主任的关心。”我用不冷不热的语气说道，站在门旁，没有要进去坐下聆听他谈话的意思。“请问罗主任有什么指示？”

“没什么，就是你来到这也有一个月了吧？一直没有同你好好地聊过，韦部长也多次交代，要关心你的生活，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单位都会尽量地满足。来，进来，坐下来我们聊聊。”

“谢谢，我来这里已经两个多月了，生活得很好，也不需要什么。”

“两个月了，时间真快，感觉在这里工作与生活习惯吗？”

“还好。”

“当然，这里各项都不如东江那边方便，不过，你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西江还是有着它独到的特色的，你不妨尝试着去理解它、走进它。这里的文化氛围、这里独有的人文气息，都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

“嗯，是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为了使你更好地了解本地的人文，单位准备在周末组织一次小规模旅行，西江两日游，旅游的地方包括西江几大著名景点。这次旅游是特地为你而组织，我听说你每个周末都回东江去，这周你就不要回去了吧，也正好借此机会，与单位的同事多亲近亲近。”

“嗯，好的。谢谢罗主任关心。”

“还有，就是我听说，我们治疗所是本次医改的试点先锋，而你现在正起草改制方案，你准备怎么写？”

终于谈到正题了。这类人就是如此，如果不涉及自身的利益，即使你与他长时间地工作与生活在—起，也不会同你产生交集，你们始终会是两条平行线。只是，昨天晚上我们与韦煜恒的谈话，他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呢？难道是韦煜恒告诉他的？不会啊，如果韦煜恒不避讳他的话，昨天晚上就会叫上他的。笛卡与欧阳振国就更不可能告诉他，因为他们是水火不容的双方。那么，是谁告诉他的？看来，这个人的能量不容小觑。

“目前我暂时还没有想好。也正准备请教一下罗主任您呢。”我决定以攻为守。

“请教我倒不用了。毕竟，改制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我们这帮老家伙，就不必掺和进来了。只是，我要提醒你一下，上帝是上帝，撒旦是撒旦，二者都有自己的职责，千万不可弄混了啊，不然的话，这世间的一切都会乱了套的。”

“谢谢罗主任的提醒。只是，这也是领导分配下来的任务，作为单位的一分子，我想还是必须要听从领导分配的。”我强压着怒火，说道。

“这是肯定的，领导布置的任务肯定要无条件地去完成。一个单位没有执行力，肯定就无法前进了嘛。不过，我希望到时候能够先学习一下你的方案，我是老人了，许多思想都跟不上你们年轻人了，很多地方都要向你们年轻人学习。”

我打心底十分讨厌这种倚老卖老的人，但还是客气地说道：“十分感谢罗主任的看得起。不过，作为一个后辈晚生，我还是更应该多向您学习。至于方案，也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韦部长如果认为里面有那么一两点可取之处，我想到时候他会同大家讲的；如果韦部长全部否定了，那就更不值得您指点了。”

“既然你这么谦虚，我就不强求了。不过，你还是好好地想一下我跟你说的话。好了，你回去做事吧。”

“谢谢罗主任的教导，我会记住您所讲的。”站起身，我走出他的房间。

下班前，我照例在网上浏览世界心理网站上的资讯。刚打开网页登录进去，便看到站内信箱躺着一封信。点开一看，是网站举办国际心理医师专业研讨会的邀请函，地址是在上海，为期十天，时间就从本月的二十五日开始，距今刚好十日。我把邀请函下载到电脑桌面上，继续浏览其他的资讯。

丁炯逸在这个时候打来了电话。我突然想起，已经有十多天没有同他联系过了。这段时间虽说业务不是很忙，但总被这样或那样的琐事纠缠着。他在电话中没有任何的客套，直接问我是不是在做治疗所改制的方案。我有些吃惊，怎么他也知道了？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问我到底是与不是。我只好如实地回答他。我臆想着丁炯逸会批评我过于草率了，但他没有。在电话中，他只是谈到要我注意好各种关系的协调，万不可因一时的强出风头而弄得鸡犬不宁。丁炯逸的话说得很直接，我并没有生气，只是有些伤心，他把我答应做改制方案的事情看做是出风头，这很令我意想不到。但我也知道，这件事肯定是我们治疗所内部的人员告诉他的，并且添油加醋地向他描述了这是我出风头的表现。丁炯逸这样说我，或许也是为了我的将来着想，因为最起码单位内已有人这样

认为我了。

不用说，我能想到是谁在向丁炯逸透露消息，这令我有些不安。如果说在治疗所内笛卡与我的关系最好，那第二位就应该是苏米娜了。她不仅是我的直接上司，还是负责把我招进来的人。在中国的职场，自己招的人往往会成为自己的心腹。在我刚进来的第一个月里，苏米娜常常中午不回去吃饭，而陪我到周边的餐厅吃快餐，从饮食方面向我传达她对我的关心。只是，这半个月以来，她没有再陪我一次，甚至这半个月里，她没有再主动地让我做过任何一件事。这说明了什么？在某一方面，我们之间已经产生了隔阂。我应该深深地检讨自己了，在我的职场经验中，如果顶头上司对自己不理不问，那就意味着他对你已经完全放弃了，而这往往是非常值得忧虑的一件事情，因为最终的结果会是你打包走人。

我想起了她之前的态度。在一次同韦煜恒的吃饭中，韦煜恒曾向她问起对我的看法，她对我还是大加赞赏的，笛卡也是如此，韦煜恒也因此对我是青睞有加。但现在，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她对我的态度有如此之大的转变呢？

早在我来西江之前，丁炯逸曾一再叮嘱我，要我好好地向苏米娜学习。她能够有今天的成绩，尽管李梅等人对她不以为然，但我知道，她付出了很多辛苦和努力。她是一个临床经验丰富的心理医师。由于她有长期在工厂打工的经验，很能够从职业方面打开许多前来求医的打工者的心扉，许多打工者都比较喜欢找她来咨询心理方面的问题。有人咨询，则意味着会给单位带来经济效益，因此，笛卡也曾说过，苏米娜也是治疗所的一宝。尤其是治疗了那么多的病例，却没有产生过一起投诉，这更令人刮目相看。只是我弄不明白，很会从心理着手的苏米娜，怎么会突然之间对我远离呢？

我努力地回忆与她在一起的场景，试图从这些细节探究其心理原因，但结果我失败了。

靠在椅子上，我的心里不由得一阵烦躁。苏米娜的远离、罗宾的示威，使我意识到人际关系的复杂。我一直以为，只要我努力地把每项工作做好，就一定能够得到领导的赏识。所以，刚来治疗所我便主动与华忆科技的老总傅东升联系并谈下专家义诊的事情，为治疗所解决了如何走进企业这一难题；在义诊期间我积极热情地投身其中，不仅在邀请来的专家队伍中留下良好的印象，还在工人之中不留痕迹地大力宣传了治疗所，为治疗所创造了不少的经济效益；这次医改我又主动承担起草拟方案的担子，欲为治疗所的改制寻求一个最好的出路……然而，结果如何？我发现，我错了，并且错得一塌糊涂。但是，我真

的错了吗？

办公室的人员陆续离开，一向下班后就早早挎包走人的李梅此刻却慢腾腾地收拾着桌上的文件。“李梅姐，还不下班啊？”我主动地同她打招呼。

“这就准备下班。你呢？还要加班？”李梅慢吞吞地回答，我听得出她有话想同我说。

“我也准备下班。今天没状态，不想加班。”我说道。

“哦。”她迟钝了一下，犹豫了一会儿，还是问我，“听说你在写我们单位的改制方案？”

“是啊。不过到现在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看来，这件事已经没有任何隐瞒的必要了，我只有实话实说。

“我有一点想法，觉得应该跟你说一下，”她好像异常小心，唯恐被别人偷听了一样，“你刚来不久，对我们单位的许多情况还不了解，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写这个方案了。我们这里的情况很复杂的，我怕你最后会被弄得几面都不落好。”

“哦？这话怎么讲？”尽管我的心里已是满腹的厌恶了，但还是装作好奇地问道。当然了，我并不是厌恶李梅，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矛盾冲突，我不会无理地去讨厌一个人。只是，还没有开始一点动作，就有许多人来干涉、来过问，这种情况令我厌恶。

“等再过些时间你就会明白了。好了，我不能同你讲太多了，我先走了。”李梅没有再等我说话，挎起包像一个少女那样扭动着腰肢走了。

## 酒吧里的诱惑

一上班，我就把昨天下载的国际心理医师专业研讨会的邀请函从电脑里调出来，然后打印一份，拿着走进笛卡的办公室。笛卡刚刚为自己冲了一杯浓浓的铁观音，看我进来，微笑着把茶杯放在茶几上，在沙发里坐下，问道：“一大早找我，有什么事？”

我把邀请函放到他的面前，说：“这个研讨会比较专业，与会的也都是心理业界比较知名的专家，我想这对于我们扩大知名度来讲，应该是一次机会。你先看看——”

笛卡把邀请函粗略地看了一遍，他注意到邀请函上有我的名字，问：“你

想去参与？”

“是的。当然，提升专业知识是一方面，不过重点是我想在会上宣传我们治疗所。另一方面，我注意到在邀请的专家名单中，有几位是我们义诊刚刚邀请过的专家，趁着他们对我们的治疗所还有着不错的印象的时候，我们再加把柴，一定能够将我们治疗所的品牌炒得更热。”

“想法是不错，不过一个星期，恐怕你要向苏所长请假啊，这件事我可做不了主。毕竟你还是属于她管的。”

“这个我会的，我就是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认为我们是否应该去宣传一下我们？或者是你同韦部长打个招呼，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啊？我也可以？我已经那么久没有在心理界露过面了。”

“但你是前辈啊。”我一个马屁及时拍过去。这类的活动虽说标准很高，打着国际的招牌，但除了少数几个业界的大腕不需要自费出席之外，其余的大多数还是要花银子参与的。如果笛卡能够同我前去，那单位出这笔费用就更理所当然了，我也因此而获得一个公费出差的机会，更不需要请假，也不会给人留下话柄，何乐而不为呢？

“好吧，你先同主办方的联络人联系一下，看看能否把我的名字加上去。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把这事跟韦部长反映一下，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好的，我这就联系。”我离开笛卡的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打开网页，用站内信箱发消息给联络人。很快，我便收到回复，说可以增加一个名额。我用内线电话通知笛卡说一切均已办妥，笛卡说他等一下就去韦煜恒的办公室同他讲这件事。

放下电话，心情舒畅了不少，昨天一整天的郁闷也不扫而光，而许多时候往往如此，一旦心情舒畅的时候，诸多灵感也便相继而来。治疗所如何改制，脑海内逐渐清晰起来。我拿起笔，在纸上写下笛卡所说的三步：第一，加强内部整顿，提高效益，增强治疗所的活力。第二，加强人员专业技能的提升，做大心理治疗这个品牌，确保治疗所能够生存下去。第三，扩大对外宣传，增强治疗所的知名度，积极引进项目，拓宽治疗所的发展之道。又分别在每一条下面作了详细的诠释，如将单一的心理咨询拓展为从儿童、青少年到老年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卫生辅导、咨询和治疗，以及从普通心理咨询（如人际适应、婚姻、学习问题）到心理障碍和精神疾患的咨询、干预和处理等多种服务；从外界聘请知名的学者和领导组成心理咨询中心专家委员会，定期考核和策划，并对治疗所业务的发展和技术提高提供指导；开展继续教育项目“心理治疗与咨

询讲习班”和“心理治疗高级短训班”等，从多角度多方面摸索和探求适合治疗所现实情况的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临床培训方式。如果每一步都走得比较顺畅，则可保证在未来的几年内，创办治疗分所。

放下笔，我痛快地为自己冲了一杯速溶咖啡。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比较喜欢喝咖啡，这东西能够为我提神，使我精神抖擞地投入工作与生活中去。以前在工厂打工的时候，与我关系不错的香港经理每个月回去都会带几听咖啡给我，方小红就会用一个十五块钱在地摊上买的电热水壶，为我煮好，把屋子熏得香香的。在那段比较困难与落魄的岁月中，我那狭小的出租屋里依然洋溢着温馨、温暖，颇有几分小资情调。后来，方小红离开后，就再也没有人为我煮过咖啡，我自己也曾尝试着煮过几次，但总煮不出方小红的味道。一次，我在商场购物，碰到了速溶咖啡，从此这种速溶咖啡便成了我忠实的伴侣。我喜欢咖啡的味道，更喜欢一边慢慢地啜饮着它，一边静静地思考问题。以前的朋友曾开玩笑地说，我站在窗边端着一杯咖啡慢慢地啜饮着的样子，就是一幅最美丽的风景画。我知道这是朋友的玩笑话，但我十分享受这样的情景。

桌上的电话响起，我轻轻地放下咖啡杯，拿起电话。“昭宇，请来我办公室一下。”是笛卡的声音。我思考了一下，还是拿起刚刚写好的改制草案，再一次走进笛卡的办公室。

笛卡的办公室里有人在说话，我没有鲁莽地闯进去，而是有礼貌地敲了敲门，听到笛卡在里面说道“请进”，我才推门而进。韦煜恒正坐在沙发上看着一份文件，见我进来，说道：“昭宇，坐下，我先听听你的想法。”

他指着手里的那份文件，那是我拿给笛卡的邀请函，我知道他是在问我此事，便把同笛卡讲的话又向韦煜恒重复了一遍。韦煜恒听了沉思了一会儿，说：“你的这个建议非常好，我会认真考虑的。不过，如果到时候只让笛所长一人去参与，你认为有何不妥？”

我没有料到韦煜恒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但还是没有任何不满地说：“这倒不会有什么不妥。之所以邀请函上有我的名字，主要是因为对方邀请的是我。当然了，我跟对方也取得了联系，他们也同意我们再加一个名额。不过，既然您决定只让笛所长一人去参与，那我就再与对方联系一下，说我有事不能离开，就不出席本次会议了。”

“好，那你就再与对方联系一下，到时候让笛所长出席。”

“好的。请问韦部长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没有了。”

“对了，我刚刚起草了一个改制的草案，准备拿给笛所长商讨一下。正好您也在这里，那就先请您过目吧。如果您认为可行的话，到时候笛所长去参与研讨会的时候，就可以开展活动了。”说完，我把草案递给韦煜恒。

“果然是东江速度啊！这么快就做出来的。”韦煜恒浅浅地笑着。他很快地便看了一遍，说，“挺好的，比我预想中的还要好。”

我小心地说：“在人员安置这一块，我没有写，因为我也不知道人员以后如何安置。我想您一定会有全盘的计划的，所以这一块就没敢再画蛇添足。”

“人员倒不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只要我们的业务拓宽了，这些人总还是用得到的。业务能力不行，我们就加大力度培训嘛。”

“嗯，您有这个想法，我就完全放心了。我还担心因为我的一个草案会得罪单位所有的人呢。”

“呵呵，怎么会呢？改制的关键就是要保护广大职员切身利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谢谢领导，我知道了。”说完，韦煜恒也笑了。

西江的雨说来就来，这是一件十分令人头疼的事情，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带雨伞，什么时候不该带。为了应付这突如其来的雨，我准备了两把雨伞，一把放在租房，一把放在办公室里，然而，还是无法避免被雨淋的遭遇。

这不，下班后，我刚刚走出办公室没多远，雨便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我原以为不会下大，最起码在我走到家里的十分钟内不会下大，就没有返回办公室拿伞。谁知道在我刚刚走出几步远时，天空出现一道闪电，霹雳一声，突然砸下了黄豆大小的雨点，一瞬间如瀑布倾下。我急忙地跑到一栋大楼下面避雨，还是未避免成为落汤鸡的遭遇。

待我站定之后，低声骂着这大雨，回头一看，却发现这是红磨房酒吧。欧阳振国曾给我介绍过，这家酒吧生意好得可以吓死人不偿命，而且进去消费的几乎都是一些大款，也有少数的学生，再就是三流混混。我平时虽然也爱酒，但很少一个人出入酒吧，总感觉那是一个比较杂乱的地方，不适合我这样的人。所以，尽管它位于我回去的路上，并且每天我必须从它的门前经过，但却从来没有进去过。

只是，此刻，等待……雨急夜冷。街上不时地有出租车驶过，一些穿着雨衣开着摩托车的人呼啸着驰过，哗啦啦地溅起一大片雨水。我曾经尝试过一次伸手拦截了一辆出租车，结果我刚到车上，司机听我说出地方后，就让我下了

车，说距离太近，还不够起步价，不拉。这真是令人郁闷的事情，我只有站在这里，让牙齿打架。过了半个小时，雨更大了，地上全是水流，哗哗声不绝，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上除了闪耀的灯光好像就剩下我一人了。回转头看看背后闪烁耀眼的霓虹灯，咬了咬牙，不等了，进去喝两杯，反正回到出租屋里也是要喝。

一进酒吧，一阵嘈杂的声音就刺得耳朵嗡嗡作响，对于我这个一向喜欢安静的人来说，真有些不大适应。台上几个穿得几乎不能再少的小姐，卖力地摆弄着舞姿，那姿势那动作，就好像是香港电影中红灯区里的舞女，让人看了有股冲动，台下一堆人好似群魔乱舞。

来到灯红酒绿的吧台前坐了下来，跟服务员要了一杯哈尔滨干啤，慢慢地啜饮起来。有人说，来到酒吧就应该好好地放松一下身心，让自己的全部随着那重金属乐狂舞，这样能够使身心得到极大的满足。然而，看着台下那些乱舞的人群，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一饮而尽杯中的啤酒，让服务员又加满一杯。

在我准备饮下第三杯的时候，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帅哥，一个人饮酒多没意思，不如我陪你喝，如何？”

我回过头，只见一个八九岁、穿着性感的女孩在我身旁坐下。是她！我一下子想起治疗所里曾经出现的那个有些哀怨的、后来几次打电话给我告诉她她叫方秋淇的女孩，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与她会在这样的环境里相遇。想起笛卡、苏米娜及办公室里几个同事的规劝，我决定装作不认识她。

“对不起，我喜欢一个人喝酒。再说了，如果你想喝酒的话，可以自己叫，与我无关。”

我想，任何一个人吃了这样的闭门羹都会识趣地离开，谁知道她的双手却搭在了我的肩上，嘴里嗲声嗲气地说：“哎哟哟，帅哥，怎么这么小气？看你这么高大的身材，可不像是一个小气的人呢！”

“对不起，我不喜欢同女人喝酒，更不喜欢请女人喝酒。”我不想流露出我已认出她的样子，继续面无表情地说道。

“如果我就喜欢你请我喝酒呢？”她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挑逗地在我的肩上抚摸着。

“抱歉，我对女人不感兴趣。因此，请将你的手拿开。”

方秋淇笑道：“帅哥真是爱开玩笑，对女人不感兴趣，怎么会来这里喝酒呢？”

我几乎有些哭笑不得了，这是什么逻辑啊？来酒吧喝酒就要对女人有兴趣？但我还是强忍住不发火，说：“除了对我女朋友之外，我不会对任何女人

感兴趣，小姐请放尊重些。”

“有女朋友怎么了，反正又没有结婚。再说了，我就不相信还有不吃腥的猫。”

“对不起，我只吃素，不吃腥。”我接着她的话向下说道，不给她留任何可以反攻的机会。

“好了，好了，不就是一杯酒么，用得着这么小气？我的龙大医师。”

看我防备甚严，攻无不破，她终于开口道出我的名字。“哦，你认识我？请问你是？”我依然装出一副不认识她的样子，茫然地问道。

“我曾经说过，你是八十年代出生的，就可以娶我了。难道你已经忘记了？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她带着调侃的口吻说。

“我们见过面么？”我装作一副沉思的样子。

“是电话。”她提示我。

“哦，你是打我热线电话的女孩！”我“恍然大悟”地说，“对了，当时我记得你还告诉了我你的名字，叫什么来着，让我想想——”

“方秋淇。”她说道。

“对，就是方秋淇。”似乎一切都记起来了，我说道，“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世界还真是太小了。不过，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呢？”

“我既然说了要让你娶我，自然就有一眼把你认出来的能力。”她得意地说，“先不说这个了，现在我们也算认识了，这杯酒你不会不请了吧？”

“真的抱歉，我从来不请女孩子喝酒，这是我的原则。”我讪讪地说道，一副很不好意思的表情。

“你是害怕我喝醉了之后，会强奸你吧？”她呵呵地笑着说。

听着她这么露骨的话语，我几乎晕倒在地。心想：“看来，这女孩还真的是令人刮目相看啊，怪不得治疗所的男人女人都有些怕她，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呢。”嘴上却说道：“你想哪里去了，我怎么可能会怕你喝醉？”话一出口我立即就后悔了，怪自己又给她留下了话柄。

“既然如此，我们也通过几次电话了，又聊了这么久，也算是老相识了，请我喝一杯也不算过分吧？你不请女人喝酒，那把我当成男人就是了。”她果然随着我的话语而上，不给我留下一丝一毫的退路。

“只是——”

我的话语还没有说出来，就被她打断了：“难道我真的这么令你讨厌吗？”

“说什么呢！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怎么会讨厌你呢？再说了，我从来

不会讨厌任何人。”我只好做出让步，让服务员帮她加了一杯啤酒，“仅此一杯啊！”我说道，“喝完这杯，我就要回去了，晚上还有事情要做。”

“随你了。不过，我告诉你，既然你这么不喜欢我，我也就不会喜欢上你。”

我无语地看着她，笑了笑，然后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从裤兜掏出瘪瘪的钱包，只见几张十元的零钞，惊愕道：“这钱哪儿去了？”

方秋淇从手提包里掏出钱包，讥讽道：“不就是让你请喝一杯啤酒吗？用得着这么小气？我的龙大医师。”

我觉得很没面子，从钱包掏出信用卡，递给服务员，说道：“买单。”

把信用卡装进钱包的时候，不禁暗暗地骂了一声：真不要脸，连这点钱也偷，看来这里真的是少来为妙。看了看方秋淇没有要走的意思，我也不愿意再同她纠缠，就走了出去。外面的雨还在哗哗地下个不停，我没有丝毫的犹豫，俯身冲向了那攪不断的雨帘。

## 改制并不深入人心

周四下午，治疗所例行周会。

会上，韦煜恒传达了市医疗卫生系统改制会议的精神，以及治疗所的相关安排，大家听得十分认真。韦煜恒询问大家有什么意见，由于涉及每一个人的利益，大家一听改制，便纷纷议论起来，尤其是那些编制内的人员，更为偏激。在这两天，虽然有人不断找我谈话，但毕竟改制的消息不算是正式公布，所以没有引起较大的议论。而现在，经过第一领导韦煜恒公布出来，就意味着改制是真要实施了。

依旧是罗宾首先发言，他用手拢了一下灰白的头发，说：“我们心理咨询与治疗所是医生公会主管、主办的单位，市卫生局首先把我们作为改制试点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也应该大力地支持这件大工程。当然了，改革一向以来都是年轻人的事情，这件事你们这些年轻人看着办就行了，就不用同我们这些老同志商量的了，也就不需要征求我们老同志的意见了。”言下之意，无论你怎么办，只要不涉及他罗主任的利益都好说。

苏米娜说：“改制能够拓宽我们的经营项目，能打破我们长期以来的单一的经营模式，这是好事。当然了，经营多元化，我们也能够多拿些工资。只是，我们作为内务人员，对于如何拓宽，是不能够持什么意见的，我想笛副所将会

有一套完整的方案去实施。至于需要我们怎么配合，到时候说一声就行了，我们会全力配合。”

看对方把名字点到自家头上，笛卡再不出声也不行了，他清了清嗓子，说道：“我们治疗所长期以来都存在着诸多的弊端，能够借此改制之机改变一下，也不失为一件好事。首先是经营模式单一，这一点刚才苏副所长也谈到了，对于我来说，当然会不遗余力地去拓宽我们的经营项目，只是，哪些项目我们可以经营？我们拓宽了，哪些人来做？这是一个问题，一个难题，我也希望苏副所长能够将这个问题重点地思考一下。其二，就是编制的问题。这是长期存在的极不合理的现象。在治疗所，大家做的事情基本上相同，然而，因编制的问题，各自的收入却有天壤之别。改企业制以后，这些编制就应该取消，真正地做到因岗定薪。当然，我想这一点会有很多人赞同，也会有很多人反对了。大家还是各自发表一下看法吧。”

笛卡的话语一出，更是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会议室内立即分为两大阵地，一是以罗宾、苏米娜为首的编制内人员，一是以笛卡为首的编制外人员。当然，笛卡也是属于编制内人员，只不过，他的工人编制与苏米娜的干部编制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有编制的多是在治疗所工作时间较长、资历较老的中年以上人员，编制外人员则基本上都是在治疗所工作时间不长的青年。有编制的自认为单位的发展有他们不可或缺的功劳，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治疗所，所以拥有编制是理所当然；编制外的人员则认为你们有资历算个球，没有我们年轻人的一些新的想法不断注入，治疗所能够保持到今天？说不定早就已经死球去了，看今天的这种半死不活的情况，就知道了。

对于我来讲，有编制与否，倒从来不在意，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能够有机会实践。所以，对于此种情况，我大多数不发表意见，只是冷眼旁观。但韦煜恒自然不会让这种讨论持续下去，他把烟在烟灰缸内熄灭，喝了口茶，然后清了清嗓子，大家便停止了争论，因为都知道，这是韦煜恒准备说话了。

“大家都不用再争论了。对于企业来讲，存在着编制的情况，肯定是不合理的，当然，我们也并非是见利忘义的人。想一下，我们改制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提高竞争力。竞争力提高了，我们就能够将治疗所做活做大做强，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保障大家的利益。大家不妨想一下，即便是有编制，如果治疗所真的停止不办了，那最多也就是一次性补偿你们一些钱，但这些钱能否保障你们日后的生活？我想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说能保障的。所以，你们停

留在讨论编制这个问题上，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这也有违今天这个会议的宗旨。开会是要大家讨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而不是做口舌之争的。”韦煜恒说到这里，对苏米娜与笛卡进行了批评，并做出扣除当月奖金的处分。大家看韦煜恒来真的了，一下子都沉默着不再说话，会议室静得掉根针都听得见。财务部的丁莉谈起了一些死账，说如果改制，那原先我们治疗所出资购买的房产如何处置；还有以前我们每年都拿出许多钱来支持卫生局的许多事情，这笔账又如何计算。这些话让那些憋着一直没有机会发泄不满的老资历的工作人员一下子爆发了，个个义愤填膺，好像欠的是他们自己的钱一样。罗宾首先说道：“治疗所要拓展新的项目，肯定需要更多的经费，如果能够将这些账收回来一部分，哪怕只有三成，我相信也足够用了。大家都知道，目前我们所内已经有三个月没有发工资了，现在又哪里有钱去拓展新项目呢？还是把账先收回来再办事吧！”

一直没有说话的李梅这时也附和道：“是啊，既然要改制了，那么我们以后就要进行企业化经营了，与卫生局的账目就更加要清楚了。现在几个月发不下工资，大伙吃饭都顾不上，又哪来的力气干活呢？”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小九九，韦煜恒明白，这笔账收回来，就是上千万的资金，即便是改制失败了，治疗所无法继续办下去，这笔钱用来作为遣散费的话，每个人头上也能够分得不少。只是，这以前的死账现在才来翻，是不是有些迟了？谁都知道这房产早已被国资委收去了，现在为公家资产，即便同卫生局协商也不可能取得一点补偿。韦煜恒也清楚这些人对于改制会百般阻挠，只是没有料到他们会搬出以往的事情来。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开口，脸上有些难堪。

罗宾这个时候出来打圆场：“要不，我们也像农民工那样，打出一横幅到市政府静坐？我想这办法肯定有效，他们多少一定会还一些的。”此语一出，举座皆惊，连韦煜恒也瞪大了眼睛看着罗宾，谁都没有想到，罗宾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倒是笛卡呵呵地笑了，说：“罗主任的这个方法的确可行。只是，我们毕竟不是农民工，我们是精神文明的捍卫者。如果连我们这样的单位都要到市政府静坐，那对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西江市的文明建设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我想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吧？”

“那你笛大副所长有什么高见？”罗宾似乎很不满意笛卡这个时候出来说话，并且否决他的意见，于是阴阳怪气地说道。

韦煜恒没有让他们继续争论下去，说道：“这次改制，是上面下的死命令，

是势在必行的。但至于怎么改，我希望大家都好好地思考一下，真正地为治疗所日后的发展出谋划策。今天这个会议的目的也是如此。十天后我们召开改制务虚会，届时，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拿出一套改制方案来，我们到时候用一到两天的时间，畅所欲言，把改制的事情进行彻底。再过几天，笛副所长就要代表我们治疗所参加一个比较重要的研讨会，到时候他会在会上对我们治疗所做出宣传，这几天内刊部人员要加班加点，赶制出一本全新的刊物出来，至于都刊发些什么内容，私下里找笛副所长沟通。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我也会重点思考大家在会上提出的问题。当然了，我更希望每个人把精力放在治疗所日后的发展上。好了，散会。”

各自返回自己的岗位。李梅同金玉小声地发着牢骚：“新官上任三把火，每一任领导都是如此，都想把火点得旺旺的，但结果还不都一样？过不久就会全熄火。”金玉道：“但这次看来，韦部长是要有大动作，你没听他说吗？还要召开务虚会，并且两天，全封闭式的。改制说不定还真的能够改变目前治疗所这种半死不活的现状呢。”李梅没想到自己的话语会得不到认同，不耐烦地说道：“什么鬼改制？韦部长巴不得搞得什么事都办不成。”说完，就打开电脑，又开始了她的网络游戏。而我，拿起最新的一本内刊，详细地阅读起来，以希望找出现下内刊的不足之处，能够为笛卡在研讨会上对治疗所的宣传尽一点点力。

李梅的说法虽有些偏激，但也是治疗所的现状。新官上任三把火，每一届领导上任，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动作，但结果如何？都是不久就又恢复了原样，该织毛衣的织毛衣，该玩游戏的玩游戏，该煲电话粥的煲粥不误。久而久之，再想有所动作，谁又能够理睬呢？就拿上次义诊活动时签订的合约来说，签回了许多合约，也确实给治疗所带来了不少生气。但是，由于这些员工平时都需要上班，只有周末的时候才能够来治疗所咨询与治疗，这就需要医师们周末回来加班，刚开始大家还满腔热情，虽说有加班费，但这种热情持续到现在不足一个月，便已冷淡了许多。就拿李梅来说，平时来的人要是很多，她就会把大伙集中起来，给大家做集体的治疗。工作里的事情本就不多，工人们所遇到的心理问题大多也大同小异，李梅给他们做集体治疗时神采飞扬，也受到了许多工人的好评。然而，现在，她虽然还会按照这种方式去做，但由于她的冷淡与提不起劲，效果已经是大打折扣了。

如果要从心理学的意义上去探究原因，那就是长期形成的心理疲惫与心理

失望。以前的领导做事虎头蛇尾，或者从不为职工们的利益着想，大大地伤害了他们对工作的热情，而又从来没有想过任何办法弥补，长期下来，就是目前这种情况了。职工们在麻痹自己，对现状不去思考，也懒得思考，就这么懒散地在织毛衣的过程中、在网络游戏上消磨着难熬的时光。

笛卡说，这一切都是拜欧业伦所赐。欧业伦刚上任的时候，便拟定了一个奖金分配制度，这份奖金分配制对他自己可是非常有利。

欧业伦给自己定的奖金分配制度是拿医师最高和最低的平均，并且加上工资系数乘以奖金总数的百分点。这么一算下来，可不得了，他月月得的奖金是整个治疗所最高的不说，比他的工资收入都还高出许多。不过，职工们没有谁提出意见。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我的收入都提高不上去，你们又怎么可能会高？再说了，每个人的多少跟自己的工作效益挂钩，所长得多少与他们没什么关系，没有必要嫉妒。

这个制度直到他要离任的时候，才被中止。因后来有人向卫生局举报，说他利用职权中饱私囊。卫生局派了小组下来调查，虽然不了了之，但这个制度却自此中止。直至今日，所施行的制度是完全参照公务员的标准执行的。然而，这个标准因为存在着编制内外的差异，在职工中间更是引起不满，欧业伦因为自知在所里的时间不长了，也没有再费心思弄一个新的制度出来，所以也只能一直让这条众人不满的标准实行下去。

不过，这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出在欧业伦对一件事情的处理上，真正地伤害了大家的心。

当时所里有一位比较负责的编制外的女心理师，接待了一位从外地来的患者。由于是时值中午，离下班时间还有近一个小时，这位医师就像往常一样，开了缴费单子让患者先去缴费，自己立马起身去治疗室准备所需的工具。待她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准备给患者进行治疗的时候，患者却递给她一张没有盖缴费章的单子。

“怎么回事？”医师问。

“不肯收费，说是下班了。”患者说。

“人在里面怎么能不收费？离下班还有四十分钟呢。”医师有些生气，一个电话打到了办公室。谁知道，这个电话起了祸端。正当医师准备给患者治疗的时候，收费室的丁莉气势汹汹地闯进来，一把揪住医师的头发，并且顺势在她脸上抓了两把，她的脸上顿时留下两道长长的血印。

刹那间这位医师在病人中良好的形象被这种粗暴的行为撕得粉碎。这位医

师本指望欧业伦会让收费员在职工大会上做检讨，以此讨回一点尊严，谁知道欧业伦却仅仅罚了丁莉五十块钱而已。丁莉是市某局领导的侄女，仗着伯父的淫威就可以提前上下班、任意欺负凌辱别人？这件事在编制外的职工中间引起了恶劣的反应，尤其是欧业伦的处理结果更是寒了他们的心。最后，这位医师觉得无脸再在这里待下去，就提出了辞职。而她的离职，更是加快了治疗所走向没落的步伐。许多人开始对欧业伦流露出鄙夷的目光，而欧业伦此时只顾着大把地捞钱，对这些人不管不问，将治疗所彻底地带上了一绝路。

欧业伦离职的时候，给治疗所留下了二十多万元的债务。而这些债务是在什么时候欠下的，没有人知道，笛卡也是在韦煜恒把他亲点为副所长之后才知道的。

“一个团队建立起来困难，但要失去人心那就容易得多啊。”笛卡看着这些在单位里织毛衣、玩游戏、常常提前溜回家的老资派说道。但这些话笛卡也只能对我说，因为我可以说是这家单位里既没有任何背景又全心实意为单位的发展着想的人。我也因此成了笛卡的话篓子，什么高兴与不高兴的，好听与不好听的，开心的与生气的，他都会一股脑儿倒给我。

“如果真的要改制，你认为会不会出现项目承包这种情况？”笛卡问我。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有些不解地问道。项目承包是许多企业改制的一种方案，但对于我们这家治疗所来讲，却是很难行得通的，因为，根本就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单独地长期运行一个项目，尤其是对我们治疗所的这些长期令自己颓废的人来讲。

“我只是有这种想法。比如说，我们目前想要拓展的项目，如果要我们的内部人员全部都参与进来，一来，有许多人显然是不适应的，他们也不会那么主动地去配合开展业务；二来，他们的能力也有限，专业知识相对薄弱，对于拓展项目来说，势必成为很大的阻碍。如果将项目承包出去，单位既省去了拓展这些项目的费用，还能够每年收取一些管理费用等等，何乐而不为呢？”笛卡说道。

“这的确也是一种方法，不过，按照治疗所目前的这种形势，我不相信会有人那么傻来承包治疗所的项目。”

“这的确是，不过，谁又能说得准呢？就如这次务虚会吧，谁又会想到是在我外出的时间开呢？”笛卡的神情充满了无奈与迷惑。

“好了，别一副幽怨的样子了，你回来后，我原原本本地把会议内容告诉你行了吧？”我逗他说道。

“去你的吧，我还会幽怨？”笛卡说着，突然语气一转，严肃地问我，“不过，说实话，如果到时候我来承包这些项目，而苏所长又同意放你出来，你会不会过来帮我？”

“不会吧？”我瞪大了眼睛。

笛卡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说：“我是说可能。”

“哦，”我装作沉思的样子，“如果是可能，那我还真得要好好地思考一下。”

笛卡挥了挥手，说：“好好考虑一下。等我参加研讨会回来，再请你喝酒。”

## 与周若暄的再一次交集

西江是全省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城市，城市经济除了拥有摩托车生产基地及全国最大的排名前十位之首的印刷厂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产业了。但也正是因为经济的落后，才使得它保存着许多特色建筑，这里的环境比较优美，空气与周围的几个城市相比也要清新得多。尤其是西区的古村落建筑群，前不久刚刚被批准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一时间各国前来旅游观光者络绎不绝，据说门票也从原先的五块钱一张涨到了现在的一百二十块钱一张。

但来西江工作两个多月了，平日里我大多待在治疗所，周末除了接听热线电话外一般都会返回东江度过，所以，对西江的旅游景点也多是耳闻，而没有亲眼目睹过。这次能有机会参与单位的两日游，到这些地方体味一下本土风情，确也不容错过。当然，罗宾说得比较好听，为了加强我对西江本地人文的了解，单位特别组织本次旅游。其实这只是单位的一种福利，现在才落实罢了。治疗所每到节假日，都会对单位职员发放一定的福利，其中包括购物卡、现金、礼品、外出旅游等。但由于自去年以来，治疗所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五一”假期的旅游始终还没有兑现。上次，承办专家义诊的活动，政府给了一笔费用，除去开支还剩余一些，就拿来作为这次旅游的经费了。

早上起床，整理好之后，见单位的车还没有过来接我，想想多年没有回过河南老家了，就拨通了电话。过了好久，母亲才接电话，问清楚是我之后，就在电话中责怪起我来：“你这个没良心的小五，这么多年都不回家，平时也不打个电话，是不是连娘都不要了啊？”我只有小心地陪着不是，母亲却不顾我的话，又说道，“你四哥的两个孩子都已经上学了，大的上了四年级，小的也上二年级了，你再不回来，恐怕家里的人你都不认得了。对了，你什么时候回

来啊？要回来，别忘了给我带个媳妇回来。我同你爸都老了，现在还能帮你带带孩子，再过几年，孩子都抱不动了。”

听到母亲的声音，我的心里一阵感动，眼泪差一点没有落下来。平时总是忙来忙去，稍稍有空闲又老是往图书馆跑，或是到精神病院帮助医生治疗病人，倒真是把老爸老妈给忽视了。仔细想想，从自己十九岁那年带着方小红从河南的那个小县城奔到东江来，还真的一直都没有回去过，难怪母亲会这么生气。

“您和爸身体都好吧？我现在还有点事要出去，就不跟爸说话了，您跟他讲一声，今年春节我回去，陪你们过年。”

母亲非常高兴地答应了。许久不打电话，打一次电话还没有说两句就急急忙忙地挂断，按照母亲的性格来说她会生气，但她没有，能听到我的声音或许对母亲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刚挂断手机，铃声又滴滴滴地响起，看了号码，是欧阳振国打来的。我知道他已经到了楼下，就没有接电话，直接摁下了拒听键，提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包走下楼去。

周若暄、王莲、金玉三人已经在车上了，她们都不是居住在市区，需要很早地赶回单位统一坐车。王莲与金玉热情地同我打了招呼，周若暄冷漠地把脸转到窗外，依旧一副被人欠债不还的样子。我想起前几天做梦时与她耳鬓厮磨的旖旎风光，心中不禁有些燥热，暗道：在梦境中你可不是这样冷漠的哦。心里这样想着，脸上却不由得红了红，说：“若暄今日没穿衣服可真漂亮啊！”

“什么？你说什么？”她红着脸冷淡地问。

“我是说你没有穿工作服真漂亮。”看她有点要同我急的样子，我赶紧改口道。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周若暄冷哼一声，把脸又转向了窗外。倒是王莲与金玉看到一贯一本正经的我这样同冷若冰霜的周若暄开玩笑，乐得哈哈大笑起来。

“我就说吧，我们周大美女来接龙医师，他一定会很开心的。以前，我每次来接他，什么时间见他开过玩笑啊。好了，现在知道他的住处了，以后来串门就方便了。”欧阳振国一开口，顿时令正乐呵呵笑着的两个小妮子更加笑得喘不过气来。

“你们还说？！”周若暄脸色一寒，看来真的要生气了。

“坐稳了，上路了。”欧阳振国吆喝一声，车顿如野马般驶上公路，三个小妮子都没有注意到，差点被车的惯性摔倒在后面，周若暄更是“啊”的一声

惊叫起来。车到了公路上平稳地前行后，王莲用羡慕的语气说道：“还是周学姐漂亮，连叫声都那么动听！”王莲与周若暄是同一所院校毕业的，只是比周若暄低两届，所以平时都是以学姐来称呼。

周若暄见王莲也拿自己开玩笑，想生气，但又想想刚才自己确实叫了，不由得一阵尴尬，脸微红起来。我轻瞄了一眼她的样子，顿时被她此刻的美貌所吸引，心中暗叹，一直都说西江无美女，这不就是一位百里挑一的美女吗？柔顺笔直的长发顺着她那完美的脸颊弧度垂下，弯弯柳叶眉下是一对梦幻一般的眼睛，小巧的鼻子下是两片紧抿着的薄薄嘴唇，两只晶莹如玉的小耳朵，犹如粉水晶一般在五官之中尤其夺目，身材凹凸有致却稍显偏瘦，有风吹过的时候，让人忍不住要上去搀扶一把。而那平时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眼神和表情，因此时微红的脸色，更是要比那许多所谓的世界小姐还要好看几分。

“你看够没有啊？色狼！”见我一直盯着她看，周若暄美目圆睁，说得虽然凶恶，脸上却更加绯红。

“既然你说我是色狼，怎么能那么容易看够？再看上十几二十分钟就差不多了。”说完，我故意向她高耸的胸前瞅去，吓得她急忙用双手护着胸部，而另外两个小妮子，又是一阵爆笑。

车安稳地停了下来，笛卡与苏米娜上了车，欧阳振国继续开车穿行于大街小巷，他对这一带比较熟悉，单位的同事大多居住在这周围。待李梅也上了车之后，苏米娜与罗宾打了个电话，得知另外几名同事也已经坐上了罗宾的车子，欧阳振国这才开着车直奔目的地。

到了目的地，也是吃午饭的时间了，欧阳振国直接把车开到景点的餐厅前，我们全都在这下了车。到了这里，我才发现，韦煜恒没来，问了笛卡才知道，作为治疗所的一项集体活动，韦煜恒本来是要参加的，但由于卫生局临时有一个会议，他无法脱身，只好委托罗宾与苏米娜两位带队，照顾好大家的玩乐及行程。

“怎么能够由罗宾带队呢？在单位里怎么轮也轮不到他啊？最起码也应该是由你同苏米娜两人带队才是啊？”我好奇地问。

“领导的想法谁能说得清呢？”笛卡小声地回答道，“不过，在单位里，数罗宾的资格最老，又加上他是本地人，由他带队来这些地方玩，说不定还能得到些优惠呢！”

饭菜是由罗宾与丁莉二人安排的。待菜全部上桌，我发现，竟然没有一样是我能吃的。全部都是海鲜之类的，我吃这些东西过敏，这一点单位里有好多

人知道，但没有想到他们点菜却全然不会照顾某一个人。看他们吃得热火朝天，我叫来了服务员，问有没有辣椒，让她帮我上了一小碟辣椒，这才就着吃了一碗米饭。

吃完饭稍微休息了一会儿，便开始了游览景点。这样的饭菜让我心里有些窝火，我知道晚上的休息地点不在这里，需要到另一个景点才会安排房间，就走到欧阳振国身旁，向他拿过车钥匙，就要回到车内休息。

“怎么了，昭宇，你怎么能不去看看呢？要知道我们来这里，都是为了你啊！”罗宾假装关心地问道。

“你们大家玩吧。我忽然间感到身体不舒服，我在车上休息，等你们。”说完，我没有同他再讲下去，径直地走到车前，打开车门就钻了进去。

几分钟后笛卡也钻进车里，说：“这些地方我来过多次，没啥意思，还是陪你聊聊天吧。”

我说：“你是担心我吧？没问题的，我没事，昨晚睡得太晚了，睡一会儿就好了。”

“是不是饭菜不合胃口，我看到你什么菜都没吃。”笛卡的话一语中的。

提到饭菜，我压抑着的火气一下子蹿了上来：“在一起吃过几次饭了，明知道这些东西我是一样都不能吃，却全部都点这些东西，这是故意给我难堪！”

“算了，算了，不必为这样的人生气。等晚上吧，我给你点菜，保证让你吃好。”笛卡在一旁安慰我道。

“不用了，这不关你的事。”

“你看，这说的是什么话啊！你饿着，怎么不关我的事？大家都是朋友，再说就有些见外了。走，我们一起到外面走走，你难得来这里一趟，不要浪费了机会。”

仔细想想，笛卡说得也在理。以前曾听说过一句话：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既然没有吃好，我再生气的话，那不是连玩就非得玩了吗？想到这，我走下车，从包内掏出相机，对笛卡说道：“我帮你拍照去。”

和中午相比，晚上的饭菜相对丰盛了很多，也充分照顾到了每一个人的口味，或许是因为要喝点酒的缘故吧。晚宴时，大家依次坐下，罗宾因为是本次的带队，毫不客气地坐在了首位。在饭菜端上来之后，他还像模像样地发表了一通讲话，先是回忆了治疗所创立的初期，他与当时的所长也就是李梅的父亲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接着又谈到了治疗所这些年所取得的发展，最后说治疗所之所以走到现在的这种境地，并非我们人为的原因，而是社会这个大环境所造

成的。他还说道：“当然我们并不是惯于逃避的人，出了问题就只会怨天尤人，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新的路子，过几天的务虚会就是为了探索新路子、寻求新发展而召开的。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志，都要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我们的工作、面对挑战，以韦部长为圆心，形成合力，把治疗所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都抓上去。在这里，我尤其希望龙昭宇医师，你是从东江过来的，见多识广，希望你能够毫无保留地为治疗所的发展做出贡献。”

在他讲这些的时候，我与笛卡已经喝下三杯啤酒了。其他的人也没有理会他所讲的，自顾自吃着，只有丁莉与苏米娜连碗筷都没有碰，支起耳朵仔细地聆听着。

“昭宇，罗主任的话你都听到了吧？这也是我想要说的。”苏米娜看我一直在喝酒，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我笑了笑，举起杯说：“罗主任真是客气，一起工作就是缘分，无论我是来自哪里，也无论我处于何种职务，我都会全力做好自己的本职。但您说的，我一定会记住，感谢您的关心。我刚才已经与笛所长喝了不少，再说恐怕我就要醉了，这样吧，这杯酒，我敬您，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我没有等他说不或是好，就一饮而尽了。罗宾也笑了笑，轻轻地抿了一口，把杯子放下说道：“我不能喝酒，大家都知道，只好随意了。”

“您是领导，请便。”我不悦地说。罗宾的脸色变了变，但很快又堆满了笑容：“来来，大家不要停着，多吃菜啊！”

## 务虚会议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笛卡带着金玉设计的最新一期内刊及相关资料前去上海参加国际心理学专家研讨会了，而明天亦是召开务虚会议的时间了。下午三点，我们准时从治疗所出发，前往美丽动人摄影基地。按照韦煜恒的要求，所有的问题这一次要探讨透彻，找出一个解决的路子来，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就用三天，直至把所有问题解决为止。美丽动人摄影基地是西江市一处有名的景点，不仅风景漂亮，依山傍水，山清水秀，更因为一位非常有商业头脑的策划高手通过整合资源，把这里打造成了集娱乐、休闲、商务、培训、摄影等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又经过媒体的大肆吹捧，更是成了西江的一大特色旅游景点，每天来这里的人是络绎不绝。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这里。为了使大家身心放松地投入本次的务虚会中，单位特别安排我们提前一天来到这里，旅游休闲，一边欣赏这里的美丽风光，一边可以在欣赏的过程中，增加彼此间的感情。到了目的地，我才发现欧业伦也前来参与此次会议了。这次同行的男人一共六位，韦煜恒单独一个房间，欧阳振国与吴文浩一个房间，罗宾与欧业伦一个房间。最后，剩下我，韦煜恒微笑着说：“昭宇今天也享受一下与我同等的待遇，也单独住一个房间。”

我正要表示谢意的时候，罗宾接过韦煜恒的话语说道：“龙昭宇，你与欧所长一个房间，我受不了他的呼噜声，把你房间的钥匙给我，我们两个换一下。”

我没说什么，同他交换了钥匙，倒是欧业伦与韦煜恒脸色有些阴沉。我拿着钥匙走到欧业伦的面前，说道：“欧所长，我很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上次也只是匆匆与你见了一面，今天能有机会与你同宿一室，是我的荣幸。希望在这两天里，您多多提携指导一下晚辈啊！”

欧业伦尴尬地笑了笑：“客气了。”说完，提着他的简单行囊走进了电梯。

欧业伦与罗宾一向是关系较好的，也是走得比较近的人。罗宾是头脑较简单的人，有许多时候全靠欧业伦在背后给他出谋划策。丁莉在治疗所做财务那么长时间，又加上自己的伯父是某局的领导，常见官场之事，所以在安排房间的时候，自然会考虑到这些，因而有意地把他们两人安排到一个房间。当然，房间安排也一定是经过韦煜恒同意的。只是，谁都没有想到，罗宾会突然提出与我交换房间，一时间将气氛弄得较为尴尬。

住下之后，天色已晚，在大厅内吃过晚餐之后，众人便各自找寻适合自己的乐趣。我回到房间，从包内掏出最新购买的一本小说读起来。我比较喜欢阅读外国的文学作品，更喜欢把自己融入作品之中，来揣摩主人公下一步的举动。我也曾尝试着读国内的作品，但却无法使自己融入进去。我不是一名作家，也无法深解其意，不过，自此之后，我逛书店时便很少会停留在国内的出版物之前了。

刚刚看了几页，金玉便敲开我的房门，喊我去玩牌，说还缺少一个人。我问其他人呢。她说韦煜恒同罗主任去游泳了，欧阳振国与吴文浩吃完饭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欧所长也在那里，现在就只等你了。我不好推托，只好跟着进入她们的房间。

一副扑克，四个人玩。欧业伦，苏米娜，金玉，我。金玉与欧业伦搭档，我与苏米娜搭档。讲好相关的玩法与规矩之后，很快便杀得天昏地暗，难解难

分。不知玩了多久，韦煜恒与罗宾二人回来了。韦煜恒把苏米娜叫了出去，王莲加入战场，我玩得也有些累了，便站起来，让罗宾替代了我。

看看时间，已近零点了，道了声晚安，我走回房，冲凉，换洗了衣服之后，然后躺在床上再次看起书来。约过了半个小时，欧业伦回来了，我放下手中的书问他：“怎么结束了？”

欧业伦脸色有些阴沉，说道：“同他们打牌没意思，还老是赖牌。”

我呵呵地笑了笑，没有言语。在我们打牌的过程中，一直玩得比较开心，也从来没有出现赖牌的现象。他所说的赖牌自然是指我走之后，罗宾接手才出现的情况。无论是罗宾还是欧业伦，都是或曾经是治疗所的领导，我作为一名普通的职员，不方便发表意见。

欧业伦很快地便把情绪从打牌的不快中扭转过来，他微笑着问我：“到这里有一个多月了吧，感觉怎么样，习惯不？”

“还有一个星期就刚好三个月了。还比较习惯，我这个人比较随便，到哪里都能适应。”我答道。

“那么快就三个月了！”他在另一张床上坐下，我从放在床头柜上的烟盒里抽出两支，递给他一支，他说不抽烟，没有接。我把这支烟重新放进烟盒，用打火机点燃余下的一支。他掏出他的手机，问我：“你的电话是多少？告诉我，以后有事找你方便些。”

我把我办公桌上的座机电话告诉了他。他说道：“这个号码我知道，我是说你的手机号。”

我露出歉意的笑容，说道：“我这几天正准备换一个西江的号码，换好后再告诉您吧。您知道，现在我用的还是东江的号，如果您打这个号码，是长途，比较浪费电话费。或者您可以打我办公室的电话，我每天都会去的。”

他的笑容顿时隐没了。他把手机扔在床上，从床上站起来，走到床的另一侧，拿起行李包，从中取出睡衣，说道：“那就以后再说吧，我先去冲凉。”说完，他走进洗手间，接着便传来了哗哗的流水声。

笛卡说，这是一个心机较重的人，但我看来，他还是一个心眼较小的人。这样想着，我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拉过毛毯盖在身上开始睡觉。

第二天上午，治疗所改制务虚会议在美丽动人摄影基地商务中心四号会议室进行。会议室大约六十来平方米，四周靠壁摆放着一圈有靠背和扶手的简易钢木椅子，室内中心地带主战场——一张长条形会议桌横放在正中间，两排木质仿皮软垫椅规矩地准备伺候宾客和领导。

在外面又抽了一支烟，我走进来的时候，会议室里稀稀拉拉地坐着几个人，罗宾、金玉和李梅坐在长桌前右侧的位子上说笑。韦煜恒也已经到来了，正忙着将笔记本电脑接通电源。我走到会议室边角弯里落座——最后面的位置是属于单位里资历最浅的人的。刚坐定，欧阳振国走了进来，他站在会议室门口，看了一会儿，显然在找合适的座位，最后看到了我，就向我走过来，在我身旁靠左的位置坐下。又一阵咣咣的脚步声，接着是乒乒乓乓的椅子挪动声响过，治疗所里的人除笛卡之外全部到齐。环顾一周，我惊奇地发现，平日里感觉人不多的单位，此刻竟将这个六十多平方米的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

韦煜恒把电脑拾掇妥当，在长桌正中央左边的座位上坐下。他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时间，便起身走出会议室。不到三分钟，两个神情严肃的人走进会议室，韦煜恒紧跟在后面，还有几个带着摄像机、话筒的媒体记者紧随其后。自然，走在最前面的是王继军副市长，他与韦煜恒有约，在务虚会召开的时候会来参与。另一位我没有见过，不过，看韦煜恒对他恭敬的神情，应该也是市里的领导。在韦煜恒谦恭的引领声中，两个人在长桌正中央的位子上坐下，几位媒体记者忙着将摄像机及话筒调好。

韦煜恒最先讲话：“同志们，今天市委市政府王继军副市长、市卫生局丁能通丁局长前来参与我们的改制务虚会，对他们百忙之中仍前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请大家热烈欢迎。”

众人鼓掌。掌声有轻有重，稀稀拉拉不太整齐地在会议室响起。

“同志们，经过与丁局长多次沟通，并请示过王副市长，首先我宣布市卫生局下发的治疗所干部任免文件。”韦煜恒说完，头略微右旋，用眼神向身旁的王副市长及丁局长示意。

干部任免？怎么我没有听到一点风声？这有些太突然了。我把目光转向欧阳振国，他也是一脸的茫然，其他的许多同事也是此种表情。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到绣花针的落地声。对人事任免，机关里的人敏感得很，几乎到神经过敏的地步。

韦煜恒带有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停顿下来，文件宣读完毕。任免的内容令我有些瞠目：从即日起，撤去苏米娜的副所长职务，罗宾主任升为副所长，负责苏米娜原来所有的工作；同时，主抓这次治疗所改制的实务工作，苏米娜全力协助。从即日起，治疗所将原来单一的针对劳务工的心理咨询拓宽为针对所有人员的心理咨询，并分别组成相应的服务部门。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将从即日起全权负责治疗所的经营工作。

这项任免显然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陡然间，会议室的空气沉闷得仿佛将要凝固。

会议在继续进行，丁局长对此次干部任免作说明：“同志们，大家都知道，前不久市里两会刚刚结束，医改被列为头项任务。根据工作的需要，市里要求我们先在两家单位试点改制，很高兴的是，你们心理咨询与治疗所在众人的推荐下承担此项任务，作为试点之一。这次的干部任免，也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本次的改制。罗宾同志自治疗所建立就一直兢兢业业地为治疗所的发展工作，对治疗所的情况也相当熟悉，也有着颇高的威望；而苏米娜作为上一任副所长，她的工作能力大家也是有目共睹，只是，毕竟还是年轻了些，很多时候做法还不是很成熟。所以，这次的干部调整，我们也是充分地考虑到这些因素，同他们两位具体地交流过想法，在征求他们的同意后进行的，希望大家不要有什么想法，以后要继续支持他们的工作。”

苏米娜的不成熟，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就拿上次的义诊来说吧，单位的活动本就该得到全体人员的支持，结果她却以这是笛卡所负责的事情为由拒绝让治疗所的医师们参与。如果不是后来在这次活动中我们签下了许多合约，我还真的不知道要如何向她解释呢。只是，罗宾就够成熟了吗？他的“上帝与撒旦说”不就正好说明了他也无法把集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吗？既然两人都是如此，半斤八两，那这次的调整还有什么作用？

我没有将我的想法说出来。干部调整是上面领导说了算，领导觉得该用谁或不想用谁，找个理由最是简单，并且还能将这些理由说得冠冕堂皇，让任何人都找不出反驳的借口来。想想，这样的调整完全是出于工作的需要，你反对，是不想让单位以后有更好的发展了？如果是这样，那你以后可就有得麻烦了。丁局长在上面继续头头是道地讲着，我的大脑却一刻都无法停止下来。通过与韦煜恒的多次沟通，我清楚他是一个识大体干事情的人，对治疗所的每一个人都比较了解，每个人的能力如何他也是了然于胸。苏米娜无法胜任副所长一职，这大家有目共睹，罗宾的能力如何，他自然也是最为清楚的。明知道新安排的人员也无法胜任，却又这样安排着，难道这里面另有文章？

掌声哗哗啦啦地响起，丁局长的话总算告一段落，接下来是王继军副市长讲话。我与王副市长有过两面之缘，一次是在华忆科技高层管理人员的晚宴上，一次是专家爱心义诊的开幕式上。这两次见面他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爽、实干、有魄力。至于他对我的看法如何，我也很有自信，从他进入会议室

到现在两次与我点头微笑，就足以说明他还记得我这个连试用期都没过的小小职员。

王副市长的讲话很简短，但却很有力度。他讲道，接下来的两天里，他会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这次心理咨询与治疗所的改制，一定要坚决进行，当然了，改制要敢于迈出第一步，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舍不得让利，就不能使单位重焕青春。这次改制，要求大家本着大局为重的思想，要敢于说实话说真话，想方设法让其一次就进行彻底，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当然，王副市长简短的谈话是不能够使这次改制立即就顺利进行的。但谁都听得出来，这不仅是在给我们吃定心丸、给我们壮士气，也是在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敲警钟：改制是必须的，绝不会因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利益而停止不前。有了他这敲山震虎的一番话，虽然各位都按照自己预先撰写的改制方案滔滔不绝地讲了不少，却再也没有任何有阻拦改制的意思或者是先给钱吃饭再做事的声音。

会议室内一张张没有表情的脸在这个时候尤其像一尊尊雕像，但如果仔细观察，你却会惊奇地发现，眼前展现的正是一幅典型的官场百绘图：苏米娜脸色极其晦暗，双手合抱在胸前，强装笑颜，眼睛盯着王副市长，笑得却比哭还难看；罗宾五个手指弯曲成空心，大拇指作支点，其他四个指头的指腹轻压在桌上，脸孔尽力板起装严肃，笑纹却从皮肤的缝隙里不可抑制地绽开。从职场角度分析，苏米娜的从高下降，意味着她的职场前途的终结；罗宾在治疗所含辛茹苦近二十载，终于荣任副所长，应验了“苦尽甘来”这句成语。从心理学意义上探究，他们两个，一个是失意后的强打精神，另一个是胜利后的低调伪装，尽管这种胜利极有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市医生公会秘书长欧业伦紧挨着韦煜恒，此刻他身子前倾，撑起脑壳眼睛盯着王副市长，手里的笔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认真得好像要把王副市长话语中的每个音节和字符都记下来，以示对领导的尊重。由于他是来自西北的汉子，长相较为彪悍，一头丛密的黑发好像原始森林里的灌木丛，长得葱葱郁郁的。目光偶尔瞟向坐在他对面的罗宾，与罗宾相对而视的时候，嘴角总显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好像罗宾此次升任副所长全是他一人操纵的结果。

“人生就像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至于要表演什么角色，自己去决定。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一个人的一生中扮演着好几个角色。”我的脑海里没来由地跳出莎士比亚的这句名言，只是，在这个舞台上，我所扮

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欧业伦他所扮演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任何一出戏中，都是两个人有利益冲突的时候，才会有相互的矛盾产生，而我与欧业伦仅仅只见过一两次面，话都没有说上几句，却为什么这么不喜欢他？如果站在演员的立场分析，欧业伦无疑是一个大师级的演员。在市领导面前，他是一个恪尽职守、兢兢业业的好下属；在单位下属面前，他树立的威望永远令人遥不可及，以至于到现在谈到他笛卡仍有些心有余悸；在像罗宾这些老资格的老同志面前，他又是一个忠诚的朋友、尽职的谋士……可以说，他每时每刻都在演戏，演不同的角色给不同的人看。这样的人是可怜的，因为他永远都弄不明白，哪个才是真实的自己。我在心里这样想到。但其他的人呢？

他们此时充当着观众的角色，好像所有的事情都与自己无关。

一张张脸没有表情。

一张张脸面部僵硬。

但这不也是一种饰演吗？

## 你要我勾引他？

会议很快就结束了。每个人都慷慨激昂地讲了不少，就连欧业伦也依据他管理治疗所的经验为改制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但真正有用的却不多，每个人都还在原先的圈子里原地踏步、故步自封。而我提出的几个过程，虽没有全部得到肯定，却也引起了相当激烈的讨论。

会议结束的当晚举行晚宴，气氛热烈。美丽动人摄影基地的旋转餐厅内，王继军副市长、丁能通局长、韦煜恒部长、卫生局、医生公会相关领导坐在首席。（至于为何突然间多了这么多领导，我至今都无法弄清。）我们治疗所的同事们坐一桌，旁边一桌是各报社、电视台记者。我的座位仍然是最不起眼的位置，坐在靠近门旁的下座。

众人落座完毕，王继军副市长发表了开场白：“通过研讨，大家对改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改制就是解放生产力，与国际接轨、跟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之路。也可以说，现在医改已经上升为一项政治任务了。可能也会有一些同志说，我们拿心理咨询与治疗所作试点，是想甩包袱，因为这几年治疗所一直都停步不前。但治疗所真是包袱吗？它是我们市里卫生事业的一个品牌，是一块热腾腾、香喷喷的大蛋糕，让很多人看着都馋得流口水。这次参加改制试点

的单位，一个是你们治疗所，另一个是市第一医院，两家都是我们市卫生事业的龙头。有句老话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先把你们嫁出去，就表示着我们改制的决心。当然，我们虽不能像赵太后送燕后出嫁的时候，握着她的脚后跟对她哭泣那样，但我们也实在很舍不得。”丁局长在这个时候带头鼓起掌来，卫生局的领导们也迅速地响应，大厅内掌声此起彼伏、热烈不已。

王副市长继续说道：“但是，真金不怕红炉火，是骡子是马，也得拉出来遛遛，看谁跑得快。我们整日拿你们当个宝，但你们不把自己当回事，也是白搭。这次改制，对你们来说，既是考验，也是你们证实自己的机遇。你们有一个好领导，韦煜恒所长是卫生局的部长，他精明能干务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干部好领导，由他来领导你们，我相信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成功！”王副市长铿锵有力的话语落下，大厅内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时韦煜恒站了起来，举杯高声道：“感谢领导的厚爱，为改制成功，干杯！”

随着碰杯声响，宴会开始了，大家尽情享用着丰富的美酒佳肴。只有我，频频地往杯中加酒，却很少动面前的菜肴。菜肴很丰盛，鱼翅、乳猪、龙虾，各种菜式，还有精美的点心，这些对于他们本地人来讲，是百吃不厌的美食，但对于我，却似乎永远无缘，每一次小心地嚼上半口，总会呕吐上半天。所以，每次遇到这样的宴会，我要么不参与，实在推托不开就只有不停地喝酒。

韦煜恒一副高雅的神态，一套洁白的短袖衣衫上系着一条暗红色的领带，红光满面，笑盈盈地走到媒体记者那一桌，右手端着一杯限量版红酒，暗红色的酒在杯中晃动，白色冰块撞击杯边，发出“叮咚”的声响。他热情地跟记者们打着招呼：“大家不要客气，要吃好喝好啊！”

记者们都不约而同地站起，举起杯向韦煜恒祝酒，其中一个说道：“韦部长，我们大家敬您一杯，预祝您改制成功！”

韦煜恒笑道：“这开头炮打得响不响，还靠各位呢。”说完，他从裤子口袋内掏出一摞红包发给大家，说，“大家辛苦了，一点心意，别见笑。”

大家接过红包，人人脸上溢满笑容，异口同声地说：“放心吧，韦部长，这事情包在我们身上。祝您改制早日成功！”现在的记者，讲真话的能力着实值得怀疑，但干这种事却是驾轻就熟。在来这里的前一天，韦煜恒就已经交代过我写一篇本次务虚会议的新闻通稿了，当时我虽不知道会议上会有干部任免这件事情以及王副市长会讲些什么，但按照韦煜恒的授意，大致也写了两三千字。当然，给这些媒体记者的通稿是韦煜恒修改过的，这些记者所要做的事情

就是按照新闻通稿上的内容进行相应的删减与编辑即可。

韦煜恒最后端着酒杯来到我们这一桌的时候，宴会已几近尾声，他先是说了这两天辛苦大家的话，再就是祝贺罗宾荣任副所长，最后对苏米娜说不要有什么想法，只要能够设身处地为单位的发展着想，职位其实大可不必放在心上。与大家干完一杯之后，他走到我的身边，低声地说：“王副市长这两天在我面前没少提到你，看来他对你也颇为欣赏。走，跟我过去，敬他一杯，对你以后会有好处的。”

我端走酒杯，加上酒，同韦煜恒一起向王副市长走过去。王副市长正在同丁局长说话，韦煜恒走到他的身边，对他说：“王市长，这位是我们单位的龙昭宇，他刚到我们单位不久，是从东江过来的一位很优秀的青年才俊。现在他过来给您敬酒。”

我双手将酒杯举到王副市长面前，他站了起来，拿过酒杯，同我碰了碰，说道：“小伙子，不错，你的许多建议都很好，希望以后能更好地为西江的卫生事业努力。”

王副市长与我再一次碰杯，我们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韦煜恒这时拿过酒壶，给我们加上，他说道：“昭宇，再向王市长敬一个，他这么关心你！”

我又一次举起杯。王副市长笑了笑，说：“好你个韦煜恒啊，是想让我喝醉啊！”话虽这么说，不过，他仍然再一次与我碰杯，把杯中的酒全部喝完。

我趁机掏出名片，双手递到他的面前，说：“王市长，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请尽管打电话吩咐一声就是。”

王副市长呵呵地笑了笑，连说好好，然后他掏出了自己的名片，递给了我一张，告诉我，有空也可以去他那里坐坐，不过去之前一定要先打个电话联系一下，因为很多时候他都在开会。

我连说谢谢，同他握手之后，退回到我的座位上。刚坐下，罗宾就笑呵呵地问道：“龙昭宇，王市长都跟你说了些什么？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也沾沾你的光。”

我知道，罗宾早就在心里不知道把我骂过多少遍了，他对我一直都没有好感，现在看到我与市长碰杯喝酒，不知道我与市长有什么关系，故才有此一问。“没什么，就是让我好好地干，遇到困难，要多向您反映。”我淡淡地说道。

罗宾哦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但眼神里却闪过一丝厌恶。

晚宴散了，韦煜恒安排市领导和大家去酒店二楼歌舞厅，唱唱歌、跳跳舞、

解解酒。对于舞厅，我有一种偏见，总觉得那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所以从来没有去那里的念头。以前在工厂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车间很多工友都迷上了跳舞，走上街头，也到处可以看到跳舞的人群，结果我们车间的年轻人都会跳舞。可是，谁也不相信，我却不会跳。后来，方小红也因为同车间的经理去了两次舞厅就离我而去，对我我就更加充满厌恶，从来不涉足这种地方。现在听到韦煜恒这样安排，我本意是回房间休息，但欧阳振国一直在我身边说道，市长都还没走，我这个时候提前离开，到时候如果市长找起我来而我又不在，恐怕不好。听他这样说，我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大家一起从旋转餐厅来到二楼的歌舞厅。

走进去，却发现舞厅很大，光线淡雅柔和，屋顶水银球灯旋转着，细碎的光洒下来，星星点点，如天际闪烁的星辰，悠扬的乐曲在乳黄色的壁纸上回荡，释放诱人安详的情绪。人们三三两两坐在沙发上喝茶聊天，茶几上摆放着鲜艳的果盘、一听听啤酒，大家吃着、聊着、笑着，体内酒精悄悄溢出来，朋友间疏远的情感被捕捉回来，在交流中火热了。刚进来，欧阳振国便拉上王莲，两人很快就在舞池里翩翩起舞了。而我，仍然找一个角落坐下，一边吃着水果，一边静静地欣赏着舞池中的优美舞姿。韦煜恒走近苏米娜，拉着她走进了舞池。苏米娜的舞跳得很好，韦煜恒亦是轻松自如。一曲终了，他们二人的舞蹈迎来了热烈的掌声。韦煜恒向大家微微颌首，笑意写在脸上。丁莉、金玉、周若喧等单位的美女也被安排同市领导跳舞，他们轮番更换舞伴，舞池中间一片蝴蝶飞扬。

没有人理会我，我也不需要有人理会，这个时候，我比较享受这种与世无争的时刻。我慢慢地啜饮着茶几上的啤酒，目光在舞厅内扫来转去。突然，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快步地走向柜台，同服务员说了几句话，就从包内掏出银行卡，递给了服务员。不一会儿，他重新接回银行卡，手里多了一张发票，然后他快步地走了出去。他脚步匆匆，但经过我的时候，我还是喊了出来：“周总！”

他停下脚步，见我一个人坐着慢慢地喝酒，冲我打了个招呼，我站起身，同他走出去。

来者是华忆科技的行政总监周海。他来的目的很明显，为我们这两天的消费买单。

“你怎么不同他们一起跳舞？玩得不开心？”走出来的时候，他问我。

“我不喜欢跳舞，也不会。只是你怎么来了？也不同大伙打个招呼，就匆

匆地离开？”我问道。

“你还能不了解，我来买单呗。”

“哦，原来是这样啊，充冤大头来了。”我呵呵地笑道。

“千万不能这样说。你们上次帮了我们那么大的忙，花这一点点钱，还是应该的。”他急忙解释道。

“同你开玩笑呢，你就当真了。”

“呵呵。”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周海四十岁左右，比较精明能干，在华忆科技也拥有着比较高的地位。虽然同他交流过几次，他也曾流露出对我的欣赏，但我们还没有熟悉到能够随便开玩笑的地步，所以，对于我的玩笑，他显得有些不适应。

“既然你也不喜欢跳舞，一楼有咖啡厅，我们下去坐坐？”他提议道。

“好建议。”我赞同地说。

我说过，咖啡是我比较喜欢的饮品。爱屋及乌，我对咖啡厅也有着别样的感觉。也因此，当周海提出去咖啡厅的时候，我这才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推开咖啡厅的大门：昏暗的灯光，悦耳的钢琴声，喝咖啡的人不多。我和周海选择了最里面的一个座位，我喜欢安静的环境，那样没有人打扰。

刚刚坐下，周海就拿起酒水单递给我，而我则没有看直接点了杯卡布奇诺。咖啡厅里的咖啡种类我非常熟悉，有些咖啡我依稀还能记得它的价格，甚至有些咖啡的味道我还能够准确地说出来，所以，点咖啡，我根本不用看酒水单。

周海拿起酒水单，打量着上面的品种。而我，由于职业习惯，开始观察里面的环境：钢琴声不是放的碟片，居然有人在弹奏钢琴，我有些惊讶；有自助餐可以吃，从那一排放食物的餐具可以猜到；吧台很大，美味的咖啡都出自那里；还有不少的小包间，但是那里的灯光更加昏暗，里面的空间看上去也有些拥挤。

“我们要不要喝点酒呢？”周海的提问将我四处飘散的注意力引到了酒水单上。我看了看他，说：“今晚我已经喝了不少了，我就不要喝了，你喝吧。”

“等下回去，我还要开车，不能喝。”周海说道。

“那行，你点你喜欢的吧。”

周海也点了卡布奇诺。服务员很快就拿来一个精巧精制的酒精炉，她把咖啡壶放在上面煮，很快咖啡的香味便在我们面前弥漫开来。

“嗯，这里的咖啡不错，很香！”周海一边品着咖啡，一边说道。

“是的，感觉很舒服。今天晚上酒喝得实在是太多了，基本上没吃什么菜，很容易醉，现在一杯咖啡下去，感觉舒服多了。”

“是吗？那你就多喝点。”周海一边说着，一边拿起壶，为我再续上一杯。

我又喝了一杯，觉得有一股子热气正向周身散发，脸庞上酒后的红晕被咖啡冲淡了许多，脑袋也较先前清醒了。我轻轻地把咖啡杯放在桌子上，望着坐在桌子对面另一张沙发上的周海说：“怎么样，周总，上次去你们公司义诊之后，现在员工的心情是不是平缓了一些？”

“不错，现在闹情绪想离开的员工基本上没有了。不过，”他故意停顿下来，吸引我的注意，“我欣赏你的却不是你治疗心理疾病的能力，而是你比较善于捕捉商机。说实话，我第一次见到你，只以为你是一位富家子弟，虽然傅总交代要我好好地招待你，我却打心眼里有些看不起你。第二次看到你在舞台搭建现场，你一个人在那里指挥并亲自参与搭建，我对你的看法一下子改观了，你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我知道你刚从东江过来，在东江生活与工作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于是就托朋友打探你的底细。结果更令我吃惊，你竟然是从一名普通的工人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地位的。我当时就告诉自己，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后来，看到你把这么普通的不起眼的一次义诊组织得非常体面，并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效益，使我们双方真正地达到了双赢，我就向傅总建议，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把你挖到我们公司来。谁料想我的想法与傅总竟然不谋而合，这正所谓是英雄识英雄啊！”

“哦，是吗？我竟然还是英雄，我一直认为自己只是普普通通的凡人一个呢！”我开玩笑地说。

“我说的是实话。”他认真地说。

“我相信你。认识任何人或是任何事物，都需要一定的过程。”我也认真地说。

“所以，我告诉你，只要你愿意，随时欢迎到我们公司上班，我一定会说服傅总，给你安排合适的职位。”他总结道。

“你看又来了，你不会就这么一壶咖啡就把我拉到你们公司去了吧？再说了，现在治疗所正面临着改制，也不可能这个时候放我走。不过，你这个朋友我也交定了，说不定哪天，治疗所的发展还需要得到你们的支持呢！”我也算是对以上的话语做个总结，同时，也告诉他，不需要再提让我到他们公司去的事情了。

周海听了，涨得满脸通红，说道：“原来你同我交朋友，是为了日后再利用我啊！”

“你想到哪里去了？”我想起前几天笛卡同我讲过，改制后项目承包的事

情，说道，“我是说以后，我们有可能合作做些事情，那样既有利于你们企业的发展，对我们也有利。我们采用这样的方式合作，不也是很有意思吗？”

“哦，这样啊，那我就期待着。”周海端起杯子，小心地啜饮着杯中的咖啡。

“你到底要利用我到什么时候啊？我以后还怎么相信你？”忽然，一个似曾相识的女人的声音传入耳中。我循声望去，是从里面一个小包间里传出来的。

“你小声点，让别人听到可就完了。”另一个声音响起，是一个男人的。他制止着女人再大声嚷出来。

我向小包间望去，昏暗的灯光下，隐约坐着两个人，那身影似曾相识，但却因灯光朦胧，看不真切。男人站起身，从对面走到女人身旁，坐下，伸出一只手揽着女人的腰肢，用力一带就把她拉到怀里。

女人的声音小了下来。他们小声地讨论着什么，我不是顺风耳，无法得知。

“什么？！”突然女人用力坐直身子，看着那个男子，大声地说道，“你竟然要我……要我勾引他？”

男人急忙用手捂着女人的嘴，小声地向她解释着什么。当然，我仍然无法听到，不过，从常理上可以推断，男人这个时候一定是在解释。

“爱情啊，就是一种妖蛊，女人一旦被植入，就完全迷醉了自己。”周海突然发起感慨，说道，“这个女人跟着这样的男人，算是瞎了眼睛。但爱情这东西，谁又能够说得清呢？它本来就是很盲目的。”

“但我敢保证，这个男人，绝对是他妈的王八蛋。”我恶狠狠地说道，连自己说了脏口也没有注意到。

“我同意。”周海呆呆地望着我，许久，说出这么三个字来。

## 绝不同流合污

周海开着车走了，明天是周末，许多人还在舞厅内尽情地疯狂，我没有再返回舞厅，一个人回到房间休息。欧业伦还没有回来，我记得晚宴快结束我跟随韦煜恒向王副市长敬酒的时候，欧业伦就已经不在了，舞厅他也没有去，难道因为有公事他提前离开了？我没有再去思考这个问题，把自己扔在床上，静静地想心事。

换位，我们平时说换位思考，那是一种假设。而现在真正换位，苏米娜与罗宾职位对调，那我还真要好好想想以后该怎么办。以前罗宾管不到我，我

在做法与言语上可以与他相悖，苏米娜虽是我的顶头上司，但由于是她把我招聘进来的，在我的一些过激的行为上她也会多有担待。再说了，我的行为除了在治疗所的发展上与她有冲突，生活中一般与她无涉，所以她即便是对我的某种行为很生气，也只是说说罢了，绝不会拿此事大做文章。罗宾就不一样了，从我与他不多的几次言谈中，我就可以知道，他不仅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还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这样的人做我的顶头上司，那日后我的行为还真要收敛一些了。但话又说回来，如果我真的像其他的职员那样，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那如何对得起韦煜恒对我的信任与厚望？头脑一片混乱，一个声音总在耳边响起：龙昭宇啊龙昭宇，平时你总认为自己很聪明，怎么现在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呢？

“滴滴滴。”铃声尖细急促，我一下子被吓得从床上弹起，手上的烟灰掉在床上。我起身拍了拍床铺，然后抓起手机按下关机键。是笛卡打来的，他一定在询问我这次会议的结果。但这个时候我能说些什么呢？自己的大脑本就一片混乱，说了更加会影响笛卡的心情，从而导致他的研讨会也开不好，倒不如不说。

笛卡，就是笛卡使我陷入了这种两难的境地。每日同我谈治疗所宏伟的构想，让我对治疗所的明天充满了美好的希望，甚至为了这种希望而不惜开罪那些守旧分子，但他懦弱的性格却又注定了这种希望的最终破灭。只是我，太过于天真与执著，在弄不清形势的情况下就像无头的苍蝇一样横冲直撞，那么我的结果也只有一个，被一把突如其来的苍蝇拍给拍死。

但就这么轻易地认命了吗？这又不是我的个性。如果就这么轻易地认命，恐怕到如今我还只不过是工厂车间流水线上的一名普通的小员工，每日做着那些枯燥的计件工作。但现在我又该怎么办呢？罗宾是我的顶头上司，从这两日他对我的态度的转变来看，日后他少不了给我小鞋穿。龙昭宇，你真是个蠢蛋。我动手在自己的脸上狠狠地抽下一个耳刮子，脸顿时火辣辣地痛起来。

笛卡，笛卡，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我复又在床上躺下，大脑混乱，双目直盯着迎面压来的洁白的天花板。认输，这不是我的个性；但不认输，就这么死撑下去，最终我只能灰溜溜地结束我在西江的职场生涯。我不自觉地想起方小红来，她是一个聪慧的人，与我在一起几年后，当她遇到了在她看来比我更好的人的时候，她会选择毫不犹豫地离开我，尽管我一直相信，她还是深爱着我的，要不然，在那个晚上，她也不会流着眼泪……

良禽择木而栖。我不由得想起了这么一句古老的名言，优秀的人才应该选

择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好单位和善用自己的好领导，这本没有什么不对，但我始终认为，这是一种逃避的行为。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中，你不能尝试着去改变这种环境，却只想着往好的地方去，这绝不是一个敢于负责的人的做法。如若选择逃避，周海已两次向我表露他及他们老板傅东升对我的欣赏，我过去到华忆科技相信也一定能够得到重用，只是，到那里我能够做些什么呢？我能够甘心就这么离开心理咨询行业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既然是这样，还不如放手一搏，是金子总会发光。念头一闪，我翻身摸索着拿起手机，把翻盖打开摁下开机键。

门在这时被敲响，紧接着欧阳振国的声音传来：“昭宇，你在不在房间？”我起身，打开门。

他走到靠近窗户的沙发前坐下，看着我说道：“就知道你躲在房间里。打了你手机，也不接。”

我拿起手机在眼前晃了晃，说：“刚才手机没电了，刚刚换了电池。”

他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怎么样，没事吧，今晚这点酒不应该喝醉啊？”

“没事，就是有点累，你也知道，我根本就不喜欢那种热闹的场所。看到手机没电，就提前回来休息了。”

“没事我就放心了。”他说道，“刚才笛卡打电话过来，说打你的手机，你关机了，让我过来看看。你看领导是多么关心你啊，他在上海开会，还不忘打电话问候你。”

“哪有啊，再说了，我怎么敢让他如此待我啊？！”

“看来你是真的没事，那我就可以安心了。估计舞会也差不多要结束了，那些领导们也差不多要回去了，你要不要出去送送领导？”

“不用了。你去吧，我想早点休息。等会儿我打个电话给笛所长，跟他汇报一下这两天的会议，然后我就休息了。”

“嗯，那好吧，你早点休息。”欧阳振国站起身走出去了，我也拿起手机，拨通了笛卡的电话。

第二天是周六，按照预先的安排，会议结束第二天一早就返回西江。但许多同事都提议在这里再待两天，以放松这两天来压抑的神经，也好迎接即将到来的风暴。他们的理由很充足，谁都知道，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不可能有的休息的时间了。能够趁此机会在这样风景怡人的景点休息一下，陶冶一下情操，何乐而不为呢？韦煜恒想了想他们的话确实在理，就同意多在这里待

两天，不过，他因为有公事要处理，需要先走。交代过丁莉一些相关的事情之后，他正准备下楼的时候，我走到他的面前，说道：“韦部长，我同你一起走吧。《心理周刊》向我约了一篇稿子，我还没有完成，需要早一点写完给他们。”

韦煜恒笑了笑，同意了。与我们一起返回西江的，还有欧业伦。昨晚我一直以为他提前离开了，但没想到舞会刚结束不久，他就返回来了。看他当时的样子显得比较疲累，一进房间就扎进了洗手间冲凉。待他冲凉出来的时候，也没有想要说话的意思，我也就没有主动找他搭讪，躺在床上很快就入睡了。

欧业伦没有开车来，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他从大西北的一个县城被调来任职治疗所所长，毕竟只有五年的时间，一届任满之后他虽被调到医生公会做秘书长，然而这却是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职位，所以，他每次外出，一贯喜欢装穷，好证明自己在治疗所时并不是像每个人所说的那样捞了不少。但我们治疗所的很多人都知道，他有一辆奥迪 A6。虽然连他居住的小区，也是在西江市数比较普通的社区，但他在市中心的 CBD 中央商业区还拥有着两套房产。他这样表面装穷能够使人的第一直觉认为这是一位好干部。他也因此在业界内拥有较好的口碑。如果不是因为来到治疗所同事们告诉了我许多关于他的事情，我还会一直认为他是一个难得的能干的却又清廉的领导。

我们一同坐上韦煜恒的车。韦煜恒同欧业伦不一样。韦煜恒在这座城市工作近二十年了，他还是市卫生局的副部长，正处级干部。他这个级别的干部，如果没有一辆车开着，才会让别人认为有问题呢。再说，据我的了解与观察，韦煜恒确又是一个比较能干的领导，他不仅具有前瞻性的眼光，还具有很强的策划能力，许多企业的老总在策划上就常向他讨教主意。他能够开这样的宝马，也是他实至名归的待遇。

车很快驶出摄影基地。韦煜恒问我：“昭宇，你是不是对这次的干部任免有看法？”

“没有啊。我是真的有事才要离开的。”我回答道。

“那好。你来这里也两个多月了吧，我一直都比较欣赏你，你是一个敢想敢做的人，单位现在的发展就需要多几个像你这样有锐气的人。苏米娜是你的顶头上司，你同她打交道的时间比较多，你认为她怎么样？”

“人是一位好人，工作能力也很强，只是，”韦煜恒是一个明白人，在他面前我不想有所隐瞒，再说也根本就不需要隐瞒。“她毕竟是一个女人，有些时候，女人的眼界是会受到限制的，这样往往就会造成单位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她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苏米娜还是很不错的嘛，”欧业伦接口道，“我与她打过几年的交道，对她也算是比较了解了。她的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执行力也很强，治疗所前几年能够发展到比较兴盛的局面，她也付出了不少的努力。”

“是的，她的工作能力的确不错。”韦煜恒总结道。

“昭宇所说的问题确实也存在。最近，我也听不少人向我反映过，苏米娜有些时候做出的某些决定，个人的主观因素较大，没有顾及到客观的整体。比如，她对刊物根本就不了解，但往往在金玉面前指手画脚，说应该如何如何。金玉就同我讲过多次了，如果按照她所指示的思想去做，这本刊物就会弄得不伦不类，完全失去了这么几年才形成的特色。”欧业伦在一旁说道。

欧业伦坐在前面，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是面对着韦煜恒说的。我把自己调整到比较舒服的状态，双眼瞄向窗外，欣赏外面的风景，对他的话装作完全没有听到的样子。

“是啊，我也听说过不少关于她的问题。”韦煜恒说，“但当时选她做副所长，也有很多因素在里面。现在经过这半年多的时间，对她的工作能力与领导能力也算是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虽然她的领导能力不行，但工作能力还是蛮不错的，以后许多工作还有可能真离不开她呢。”

随着欧业伦的闭口，这个话题算告一段落。短时间的沉默后，韦煜恒又开口道：“刚才回来的时候，你说《心理周刊》向你约稿子，你写的是什么稿子？”

韦煜恒虽没有指出名字，但这个问题是问我的，我就不能再继续再装作没有听见了。我告诉他是在上次的义诊活动中，我发现的一个普遍的心理现象，就是当外界因素涉入人的内心的时候，人往往会做出一些连自己都不知道是对是错的决定。在此基础上，我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我提到，当人被这种外界因素蒙蔽着自己的理性思维的时候，只要有人能够稍稍地对他的理性思维加以指引，他的理性思维就能够占据上风，从而不会为这种外界因素所动摇。就拿这次的金融危机来说，许多企业大量流失人员，为什么？是企业发不出工资了，还是企业对员工的福利有所减少了？都不是。但许多员工仍选择了离去，这就是被外界因素蒙蔽的一种表现。这些员工本身的判断性就较差，他看到周围的一些小厂子因资金周转紧张而最终关闭，就害怕自己也会像那些小工厂的员工一样，最终面临失业。为了让自己有更加充足的准备及多一个选择，他会盲目地认为离开是一个最好的办法。相反而言，企业的那些中高层管理人员，他们的选择就比较理性了，他们能够根据全局分析企业的前景是否会因这次危机而受到影响，从而是否会影响到自己的职场前途，当他分析之后，认清了局面，

就会选择仍旧待在岗位上。所以，在企业里，流动的大多是基层的员工，管理层却很少有这种大量人员流失的情况。我告诉韦煜恒，写这篇论文的目的是希望能够给这些企业以参考，让他们在面对这种人员流失的情况时能够寻求到更加合适的解决办法。

“但他们能够寻求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吗？”韦煜恒饶有兴趣地问。

“能，一定能。”我回答。

“哦，你怎么这么有信心？你认为合适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最合适的办法当然是从心理方面对员工进行指引。如果他们企业里没有合适的人选去做这些事的话，我相信他们会求助于外界的力量或者求助于我们。”

“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想你也不会在这篇论文中，提及我们西江市心理咨询与治疗所吧？”

“在这篇论文中他当然不会提。”欧业伦答道，“但《心理周刊》是一本比较有名的心理刊物，据我所知，许多大企业都有征订，许多人也会从中寻求解决各种心理问题的方法。比如昭宇的这篇文章，如果让一些企业的相关负责人看到了，而他们没有合适的人选，就会通过刊物的编辑取得与昭宇的联系，那接下来，昭宇向他们介绍我们治疗所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欧业伦说完之后，回转头看向我，看到我点了点头，他得意地笑了。我知道，他是为自己的博闻而得意。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也是你拓展业务的一种方式？”韦煜恒继续问我。

“也算是吧。其实业务的拓展本就没那么困难，方式有许多，从任何一件事情上都可以与我们的业务联系起来，只要有用，总可以找到联系的切入点的。”我回答道。

“那我就放心了。我还一直担心后面我们的新项目实施找不到业务源呢，你有这样的想法，我就可以完全放心地将项目交由你来负责了。”韦煜恒说。

“新项目？是什么项目？”我与欧业伦异口同声地问道。我惊奇地发现，在这一刻，我与欧业伦竟然有了交集。

“先卖个关子，过几天你就会知道的。”韦煜恒呵呵地笑了，双眼盯着前方，油门一踩，车速明显地提高了许多。

我颇有些失望地重又把自己调整为舒服的状态，眼睛瞄了一下欧业伦。没有得到答案，他似乎也有些失落。



## 美人心计

这要命的水声！我努力地使自己不去注意它，使自己像往常一样，想起方小红，可是我发现，这一切都毫无作用，水声还是清晰地传入我的耳中，甚至水下正在淋浴的美丽的胴体也清晰地在我的眼前浮现……

## 畅销的《心理探秘》

我提前回来的原因自然不是为了赶写论文，那篇论文我早已经写好了，只需要稍加修正就可以了。之所以回来，是因为我不愿意同那些人在一起。与他们在一起无话可说，亦是一种折磨。想起网上流传的一个笑话：两个人见面了，一个向另一个诉苦，说：“每日对着单位的那群驴弹琴，真他妈的是一种折磨啊！”另一个人说道：“你已经很幸福了，要知道我在单位里，每天都是那群驴对着我弹琴啊！”

这个笑话虽然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确也真实地反映了单位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缺少沟通或者压根就无法沟通到一起。与无话可说的人在一起，是一种折磨，既是折磨，我还不如提早离开，一个人在房间里待着还舒服一些。

下午出去理发。想想以后改制了，说不定还真的没有时间再出来理发了，干脆剃个光头得了，也寓意着一切从头开始，改制就是一个全新的起点。这样想着，也的确这样做了，在路边的一个小剃头摊上，一位老师傅一支烟的工夫就给我刮了个精光。

剃光了之后才发现，光头原来竟有很多的好处，比如凉爽，节省洗发水，重要的还直接省钱。以前去理发店理发，做个发型，随随便便最少也要二十元，而在路边，剃个光头，只需要五元，做一次发型的钱可以剃四次光头，而一年下来，最多剃六次已经足够了，这一年光理发就能节约不少的钱。我们不是在提倡开源节流嘛，那我从“头”做起，也算是积极响应号召的一种表现吧。

昨晚与笛卡通电话，他是明日下午的飞机，届时要我前去接机。看看下午时间还早，就赶到图书馆，重新借了几本书回来，顺便把上次借的书还了。在图书馆查看新书时，突然一本书进入了我的眼帘——《心理探秘》，看了看书的简介，立即就借下了这本书。

吸引着我的不是书的内容，而是作者的名字——贾颀弘，这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心理咨询师，我常听笛卡谈起他，重要的是，他也在西江市心理咨询与治疗所工作过。对了，他就是那位被市长推荐进来的年轻有才华的心理咨询师。

之所以借这本书，主要是出于好奇。这是一本上半年刚出版的书，也就是说是在他黯然地离开治疗所之后出版的。借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要从中查看他最近的状况，看看他是否如笛卡所说的那样优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望能够从中找出他当时离开这里的真正原因。

笛卡说他的离开是因为强奸了方秋淇，被方秋淇告发。我不相信一位优秀的心理医师会去强奸一个女孩，从心理学的意义上来分析，即便他真的对这位女孩动了色心，他完全可以先将女孩催眠之后再对其施暴，不可能给女孩留下告发他的机会。我相信这中间一定另有隐情。

回到房间，我换下短裤，躺在床上拿起这本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心理探秘》看了起来，刚看完第一页，我就被作者的语言吸引住了：

她来到他的面前，用双手颤巍巍地除去了自己的衣服。他的醉意涌了上来，眼睛蒙眬中看到一个裸体的女孩，他吃惊不小，一下子就推开了这个将要跌入自己怀中的女孩，酒意也一下子被吓得消退了六七成。

“你……你要干什么？！”他厉声地呵斥着她。

她仍旧一言不发，脸带媚意向他面前凑来。

他完全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女孩，此刻就像天边的火烧云那样，将要燃烧自己，他感觉自己就要爆炸了。但是他实在是下不了手，他太珍惜自己的这份工作了，在工作的过程中，他常常感觉到世界的美好。然而，这个女孩就这样望着，眼巴巴地，充满了欲望与乞求，仿佛他此时一点点爱欲的施舍就能够让她得到满足。理性终于回来了，他冷静地看着女孩，告诉她，今晚你可以睡在这里，但你明天一定得走。他走过女孩，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收拾妥当，背着它离开了房间。

院子里一丝风都没有，异常地沉闷。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清教徒，也需要爱的滋润，被女孩挑逗的欲火仿佛要在他的体内炸裂。他走出大门，路边的路灯下有两三个女人看着他，表情麻木。这条街是这座城市的红灯区，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女人了，她们都在为一点可怜的纸币而出卖肉体。走过她们的时候，他得意地吹响了口哨，他为自己刚才的冷静而骄傲。他是一名心理咨询师，而她却是自己的病人。他在走往单位的路上一一直在想，

仅就这一点，自己是幸运的，起码比那些生就一副令人讨厌的嘴脸却又总认为自己高高在上的家伙幸运多了，那些人如果不是有人请求他们办事，是绝不会走近他们的，而他，却有美女主动投怀送抱，尽管她是一名患者。想到这儿，他体内的燥热越发炽烈了，仿佛女孩就是他爱欲的催生剂。他知道今晚是无法安静地睡着了，最终他唉了一声，走进了一座桑拿城，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气势……

很显然，这里的“他”就是作者贾颀弘自己，而“她”则极有可能就是方秋淇。从这些来看，方秋淇或许真的走进过他的房间，但两个人并没有发生关系，又怎么会涉及强奸呢？方秋淇难道真的就如李梅她们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神经病吗？带着满腹的疑问，我接着往下读：

第二天早上，她来到单位找到他，要求继续为她治疗。他告诉她，她现在已经很健康，根本就不需要再治疗了。他拒绝为她再治疗，因为他害怕自己再次被这位女孩纠缠，他热爱自己现在的这份工作，他知道这工作得来不易。

但一个小时还没有过去，单位的领导就找他进行谈话。领导的话语很简单，但对他不啻晴天霹雳。领导说，有女患者反映你利用职务之便，将其带回房中，实施强奸。领导还说，现在这件事情已经被女患者告到市里了，你就暂且停职吧。

他一直试图将本职工作做好，在这来之不易的工作中使自己学有所用，然而最后他却发现自己不过是别人手中的一粒棋子，是这座城市政治漩涡中的一条小鱼，连哭都是无人察觉的，因为鱼在水里，即使哭也是无人能看到的。但是，人总有觉悟的时候，当忽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天空里阳光明媚，他才会真正地明白生活。但这一刻对于他而言，似乎来得太早了一些，因为他从这看似荒诞的事件中看到了背后巨大的漩涡。

他是善良的人，他不愿伤害任何与他有关的人，即便这些人也曾想恶意中伤他。他只有选择离开，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从头开始。只是，在这个无人注意的角落里，他却又忍不住一次次舔舐自己那带血的伤口……

不得不说，贾颀弘是聪明的，在比他强大的力量向他压来的时候，他选择了退出，尽管退得有些艰难。从他的这本书中，可以得知他现在在另一个城市

一家较大的工厂中任心理辅导员的职位。工厂里的心理辅导员工作相对比较轻松，他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去搞心理学的研究，选择用笔来延续自己的心理咨询之路。贾颀弘走的路虽然另类，但如果能够成为一代文豪也许是他不枉曾经是心理咨询师的最佳选择。只是，随着他笔触的慢慢深入，我发觉他所说的这个政治漩涡越来越大，几乎将我全部吞噬进去……我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将这部长达二十多万字的小说一气读完。掩卷之际，心中长叹，抽时间一定要前去拜会一下这位贾医师。而此时，我望了一眼窗外，东方已经露出鱼肚白，简单地煮了一包方便面，吃完后哈欠不停，只好重又上床，很快便沉入睡梦之中。

## 风云突变

欧阳振国打电话来的时候，我还没有睡醒。他告诉我他已经开着车到我楼下了，我听了睡意一下全无，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一跃而起，用最快的速度换衣服、洗漱，然后随手抓起手机飞奔下楼。

到了我们约定前去接机的时间。为了不耽误接机，欧阳振国耍了一点小聪明，让那些还留恋于公款吃喝的人早点离开了摄影基地。西江没有机场，要到东江去接，车驶在高速公路上，我尽量地克制自己不再打呵欠。然而，关在空调车里，干巴巴地望着一直往前延续的公路发呆，还真有些无聊。我感到大脑有些缺氧，也可能是因为还没有睡醒就被吵起来的缘故，我实在想打瞌睡。

“龙医师想睡觉了？昨天晚上‘交公粮’太辛苦了吧？”欧阳振国开玩笑地问我。

在西江，交公粮是指与爱人（老公、老婆）做爱，是说结了婚的人，把与爱人做爱当做交公粮一样，是必须要做的事儿。

“坐久了，腰都痛了。”我解释道。

欧阳振国呵呵地笑道：“腰都痛了？昨晚也太猛了一些吧？年轻人做事要悠着点。帮你租房子在那边，着实是照顾到你的需要，只是，也要注意身体啊。”

我的房子距西江市唯一的红灯区不过百米的距离，欧阳振国所说的意思是我出入于这种场合比较方便。看他越扯越远了，越扯越不着边了，我急忙说道：

“你说的哪里的话啊，咱也想解决需要啊，只是经济不允许啊，你也知道，自我来这里，还没有收到过工资呢！昨晚上看书，看了一个晚上。”

“看书？是‘课外书’吧？”欧阳振国一脸坏笑，继续开着我的玩笑。

在这里，课外书有指找情人的意思。与老婆做爱是正事，是交公粮，是课堂内的书。课外书就是与老婆之外的女人发生关系。我真的有些佩服这些人的联想能力了，他们总能够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通过联想联系到一起，甚至成为彼此的代名词。

“我孤家寡人一个，用得到‘课外书’？要看也是正儿八经的‘业务书’啊！”我一语双关，既说了我现在没有时间把精力浪费在男欢女爱上，也说了即便我真的有需要去找女人，但因为我单身，也是属于正常的道德范畴之内的。

“的确如此，是我失言了。不过，既然需要，何不今晚让笛所长带我们前去看一下？我知道东江有一个地方，挺不错的。”

“只是，他肯么？”我疑惑地问道。我想起上次笛卡带我到皇朝桑拿，我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至于他有没有做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与他在一起多年了，也从没有见过他出入过这种场合，不如，今晚我们就唆使他带我们去潇洒一次。”欧阳振国说道。

“他一个人在外开会也有四五天了，相信憋得也够难受的了。等会儿接到他之后，我提议找个地方帮他降降火，他极有可能正需要呢。如果正需要，他就会问你的意思，到时候你稍微在旁边再加一把火就行了。”欧阳振国比较了解笛卡，一下子就把笛卡总有些摇摆的性格给拿捏得准准的。

“但他如果没有那种需要呢？”我问。

“没有需要，给他创造条件让他需要。到时候，我自自有妙计。”欧阳振国露出天机不可泄露的表情。

“把领导拉下水，我们是不是有些太卑鄙了？”

“切！我们这是想领导所想，帮助领导解决需要。”欧阳振国一脸正气地说道。

“还是欧阳主任思想觉悟高。”我恭维地说道。

“那是，那是。没有这点觉悟，咱这主任就是白干了。”欧阳振国说完，忍不住先笑起来，我憋了很久才忍着的笑顿时也爆发出来。

瞌睡总算被驱走了。我坐正身子，开始同欧阳振国闲扯。在我们天南海北的胡侃中，两个小时的车程很快便驶完，车停在了飞机场外。

“该到了吧？”我问道。

欧阳振国把车停好，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说：“不急，我们就在车里等，如果到了，我们会听到广播播报航班。”

“那好吧。”我把座位放平，躺在上面，告诉欧阳振国，“如果你听到播

报，就说一声。我可真累了，现在眯一会儿。”笛卡是欧阳振国的顶头上司，既然他不着急，我为何要着急呢？这样想着，我把眼睛眯上了。

“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你还能睡着不成？起来，起来，还有事情跟给你讲。”欧阳振国硬是把我拉起来。我重又坐好，他说道，“有一件事，我必须提前跟你说，在我们这里有个风俗，那就是如果出去嫖，要各自付账，每个人为自己买单。”

“就这么点事啊！去，影响我睡觉。”我不以为然地说，准备重新躺下。

“你别介啊，你先听我说完。在我们这里，即便是工作上的需要，洗脚桑拿都可以由别人出，但是找女人上床就一定要自己买单。当然，如果能够有办法报销，那买单的钱可以日后归还，但必须要自己买单。”欧阳振国很郑重地说。

“为什么？”我饶有兴趣地问。在东江我也曾与朋友出入过此种场合，但从来都是即兴，谁口袋里的钱多谁就买单。现在听欧阳振国说这是本地的风俗，不免有些好奇。

“具体原因我也说不清楚，不过，好像是说如果连找女人的钱都要让别人替自己付，说明这个人没本事，自己满足不了自己的需要。这样，就没有女人肯嫁给他了。不过，可以同小姐砍价，谁的钱来得都不容易。”

“什么歪理啊！”这样说着，心里却不免想到上次与笛卡一起去皇朝的事情，幸好我没有替笛卡付账，不然又会让他不愉快了。不过，笛卡却帮我付了账，那就说明在西江，他根本就没有出入过这种场所，不然，他应该会了解西江的这种“风俗”。

飞机还没到，我们俩人就这样在车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时间一分一秒从我们的闲聊中跳过。等得太久，不免有些着急，欧阳振国打开车窗，伸头朝接客通道张望，忽然，他回过头来对我说：“他出来了。”

我还没有从座位上坐起来，欧阳振国已经跳下了车。我连忙下来，走到他的身边，这时笛卡已经看到了我们，正向我们走来。

“辛苦了，笛所长。”欧阳振国接过笛卡的包，说道。

“谢谢，谢谢，你们两位辛苦了。”

“说的哪里话啊，能够接笛所长是我们的荣幸啊！”几天没见，我依然没有忘记跟笛卡开玩笑。

“哈哈。”笛卡大声地笑着，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务虚会开得还顺利吧？”上车的时候，笛卡问。

“还好，还好，等会儿我再具体地向您汇报。还是先说说您吧，这次研讨

会怎么样？”我反问笛卡。

“收获蛮大的。果然如宣传资料上所写的，国内许多知名的心理医师都参加了，研讨会也着实办得精彩。我们还参观了上海市心理咨询中心，他们那里办得好，我们还需要多向外界学习。”

“那就好。”

“这些天，你们又是忙着经营部的事情，又要参与务虚会，倒是辛苦你们了。”

“这都是分内的事情，再说了，我们还客气什么。”

笛卡呵呵地笑了。我知道，欧阳振国也一定向他说过务虚会的一些事情，他此刻一定急于知道我的想法，昨天他打电话给我，要我同欧阳振国一起来接机，就可以看出他的迫切心情了。

但他却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车经过开往西江的高速路口时，欧阳振国却没有开上去，而是调头转往了另一个方向。我知道欧阳振国所要去的那个地方，那是一家比较具有特色的农家山庄，以前在东江时，我也曾多次同朋友前往吃饭。

在酒桌上，我简单地向笛卡汇报了务虚会的情况，然后就开始与欧阳振国轮番向笛卡敬酒。由于欧阳振国还要开车不能喝酒，他就以茶代酒，频频地向笛卡举杯。笛卡虽是酒场经验丰富，然而，奈何自己没有参与本次的务虚会，加上新局势不甚明朗，心里难免有些烦躁，所以，对于我们的敬酒，也是来者不拒，没用多长时间，他就有些醉意蒙眬了。

欧阳振国虽不喝酒，但他作为对外的办公室主任，经常同笛卡南征北战，酒场的经验也很丰富，敬起酒来也是毫不含糊，什么“感情深，一口闷”、什么“单木不成林，单腿难行路”等等之类的劝酒词从他的嘴里一套一套地说出来，让你还以为他也是一位酒场高手呢。以至于我也有几次恍惚的时候，举起杯走到他的面前，猛然想起他那是白开水，转而举向笛卡，留下他一个人哈哈大笑。

欧阳振国常说：“在单位，令我敬佩的人只有两个，一个就是笛所长，他从来都不像别的领导那样，有领导的样子却不做领导的事情。笛所长凡事都亲力亲为，勇于担当，很多时候也很替下属着想。在单位，这样的领导只有笛所长一人。以前我上班时，常常要面对来自外部与内部的压力，但现在，笛所长把内部的事情全部都替我顶起来了，我只需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对外的业务拓

展上就行了。”这时，笛卡往往会说：“大家在一起上班，是一种缘分，何必为了工作的事情而伤了个人的和气呢？不过，欧阳主任做事也的确令人放心，很多事情他都能够独自担当。再说了，你很多事情都做好了，领导总不会平白无故地找你开骂吧？说到底，还是你自己做得好。”看他们常这样谦让，我也会忍不住插上一句：“你们就别再互相谦让了，让我这个外人听着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欧阳主任，你说的两人中的另一个是谁？”欧阳振国却说：“另一个人，名额保留，人暂时还没有出现。说不定哪天，你龙昭宇医师就能排上位了。”“那就让我这个还没有上位的跟已经上位的人喝一杯。”我常会举起酒杯，顺着欧阳振国的玩笑话而上，同笛卡再次碰起杯来。

但今晚的欧阳振国，敬酒却似乎没有照顾到领导的酒量。以往喝酒，虽说他也会用白开水向笛卡敬酒，但多半是点到为止，感觉笛卡喝得差不多了，就会停止。但今晚，他却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尽管在来时的路上，他同我讲到，笛卡喝醉酒之后，再向他推荐及介绍“课外书”，就容易接受多了。但我却明显地感觉到，欧阳振国的意图却不只是如此，肯定是有着某一方面的事情，令他也如此烦躁或者是坐立难安。

西江市心理咨询与治疗所到现在为止历经了四任所长。第一任是李梅的父亲李一虎，他创办了治疗所；第二任所长是一位蔡姓所长，他在位期间既无大的过错，也无大的成绩，所以很少听到关于他的事情；第三任所长就是欧业伦，在他期间治疗所历经了比较大的生死考验；韦煜恒是第四任所长，上任不到一年。其中，第二任领导蔡所长正是欧阳振国的亲姨父，欧阳振国能够进入治疗所当然也少不了他的安排。只是，与李梅不一样的是，欧阳振国对医师的职务不大感兴趣，他喜欢长年累月地在外奔波的日子，又加上当时治疗所的发展可以用一路狂奔来形容，许多企业或是个人都主动与治疗所联系业务，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份外联的工作。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后这份工作却如此不受待见。

欧阳振国的姨父蔡所长退休之后也一直居住在西江，听说距欧阳振国居住的小区不远，很多时候，欧阳振国也会跑过去，向姨父打听关于治疗所的事情。蔡所长毕竟是前任领导，新任领导在业务上征求前领导的意见或是建议也是很常见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他知道一些事关治疗所的前途及命运而我们却不知道的事情。

今晚，欧阳振国向笛卡敬酒，如此反常，难道是因为他又从蔡所长那里听到了某种不好的消息？通过这些日子的了解，我知道欧阳振国是不大善于隐

藏的人，只要我们问起，有事情他一定会同我们讲，尤其是他已从心底里把我们当成了朋友。所以，当他放下向笛卡敬酒的茶杯时，我抽出一支烟递给他，道：“笛所长出差毕竟也较辛苦了，就少让他喝两杯啊，他的身体也很重要啊。只是，对于单位在务虚会后的新局势，欧阳主任还是要向我们稍微地透露一下啊，以便我们也做好应对的准备。”

见我提及这个问题，笛卡在一旁也大着舌头说道：“欧阳，这件事昭宇说得对，你如果确实听到了某种消息，应该告诉我们一声，无论是好还是坏，我们都应该心里有底，免得到时手忙脚乱地应付不过来。你们也许不会，但对我来说，毕竟是‘奔五’的人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听笛卡也如此说，欧阳振国不说也不行了，他把烟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慢吞吞地吐出来，才开口道：“其实，也不是什么重要消息。只是，我姨父告诉我，在此新局势之内，要注意到罗宾的地位的调整。”

不用欧阳振国介绍，我们都知道，罗宾是同李所长、蔡所长一起参加过治疗所的创建工作的。三人创建治疗所，有两人做过所长，他自然也免不了有些意见。曾有一段时间，为了安抚他，市医生公会曾安置他做副所长，但他的表现也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了，所以，公会又及时出文，撤销了他的副所长职务。这前前后后只是两个月的时间。或许是意识到自己确实不是当领导的料，罗宾倒出奇地没有再吵再闹，安安稳稳地做起他的主任来，这一做就是十年的时间。用欧阳振国的话来说，我一进来，罗主任就是罗主任了。这句话颇有讽刺意味。

明知一个人不可用，却重新启用，这的确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韦煜恒自然不是傻子，他做起事来自然各方面都要考虑周详，只是，重新重用罗宾这件事，确实令我们无法理解。难道正如蔡所长所言，罗宾地位的调整，正好预示着西江卫生体系的改制方向？如果真的是这样，那韦煜恒所面临的压力则要比我们大得多了。只是，作为本次试点先锋的治疗所，如果我们不能够主导这场改制，则意味着西江市卫生体系改制的最终失败。最要命的事情，就是韦煜恒在务虚会上亲口说道，以后经营方面的事情他将亲自去抓，这话很耐人寻味。一则，话里的意思可能是说，你罗宾即便荣升为副所长了，治疗所内部的事情你可以全权负责，但经营这一块你不要插手。二则，则有可能说明，在这半年来，苏米娜与笛卡二人的表现都不大令人满意，苏米娜被撤去了副所长的职务，由罗宾来顶替，但却没有合适的人选来顶替笛卡的位置，如果有合适的人的话，你笛卡的位置也将不保。所以，既然你如此不能堪当重任，那以后的事情只有我亲自来抓了。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对于我及欧阳振国来讲，都需要用

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日后的事情。只是，这两种可能性哪一种更甚，我们现在还无法知悉。

想到此，我们再也提不起兴趣向笛卡介绍“课外书”了。按照笛卡的意见，这几天确实比较辛苦，大家还是早点回去，好好休息吧，至于“课外书”，日后有机会再补。

把笛卡送回家，到他的小区门口，他下车的时候，悄悄塞给我一个信封，道：“小小礼品，不成敬意。”我不知其中为何物，不好推托，就随手接过，装进了裤子口袋。

同欧阳振国一起把车开进单位的停车场，他取回自己的摩托车，要送我回租房。对于摩托车，我向来有一种恐惧，忙拒绝了他，告诉他，这几分钟的路程刚好让我醒醒酒。说完，便逃也似的奔出了停车场。

## 光头救美

出了停车场，来到公路上，我才发现此刻已经基本上没有行人了。夜，已经很深了，街道两边，零星地还有几家24小时便利店敞开着门迎客，但很显然，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客人了，收银员坐在柜台后面打着瞌睡。微风吹来，带着江水的腥味，却使沉闷被驱得远远的。或许这就是靠近江边的好处吧。我记得之前在东江，此时的夜晚，是闷热得躺在床上即便什么事情都不做，热汗仍会把席子打个湿透……

微风吹过，倒也把酒精吹去，头脑清醒了不少。不过，说真的，来西江近三个月了，虽然也有几次同笛卡夜晚出来喝酒，并喝到很晚才回宿舍，但却从来没有好好地打量过西江的夜景，每次从餐厅或者是大排档出来，基本上都是大醉酩酊了。难得今晚有如此闲情，欣赏一下这里美丽的夜景倒也不错，说不定一场持久的暴风雨即将袭来呢？

这样想着，我很自然地把脚步放慢了不少。偶有巡逻的警察骑着摩托车从身旁驶过，直盯盯地看了我几秒钟，便也懒得下来盘问，油门一加，摩托车屁股冒出一阵烟，扬长而去。这也难怪，你想想，在这样的一个深夜，一个大光头，孤零零的一个人，叼着一支烟，在路上摇摇晃晃慢悠悠地走着，不是一个喝醉了的酒鬼，还能是什么？作奸犯科的人也不会如此张扬嘛！所以，即便是巡警，他们也懒得理你，谁愿意在深夜别人都已经进入美梦的时候，自己却被

一个酒鬼缠着呢？

如此一来，无人打扰，我就更加享受这样的夜晚了。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又不由得思量起自己前面的路来。欧阳振国的反常，笛卡的担忧，韦煜恒不甚明了的态度，罗宾小人得志的表情……如此种种，都需要我细细地思量接下来所走的每一步。稍有不慎，别说能够帮着治疗所走出目前的这种困境了，就是我自己，也极有可能在此断送前途。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一个被誉为很优秀很有前途的心理咨询师，在一家比较有规模、在业界也相当有名气的心理治疗所却连试用期都没有通过，这说明了什么？没有人会去怀疑这家治疗所内部所存在的问题，所有的人只会有一种想法，那就是你这个人，徒有其名。试想，一个在业界被这样定性的人，还有前途可言吗？所以，接下来的事情，我必须慎重，绝不能在这个环节上出乱子，即便是万一我真的离开这里，那也一定要华丽地转身，而不是被罗宾之类的人排挤走的。

今晚的路有些漫长，而我更像极了一个落魄的酒鬼。在经过红磨坊酒吧的时候，竟然鬼使神差地向酒吧里望了几眼，好像在期待着什么似的。但，这种期待随即被自己否决了。夜已经这么深了，不允许自己再走进去喝上两杯了，我继续前行，迈着歪歪扭扭的步子向宿舍的方向走去。刚走过酒吧100米左右，就听到从酒吧右边一条小黑巷传出一名女子的呼救声。

我忽然停住，这么晚了还有人在街上耍流氓？总不会有英雄救美那么好的事情在等着我吧？再说，这个社会，早已经不流行英雄救美了，即便是见义勇为，在“勇为”之前，也需要仔细地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是否足够。否则，就算是被别人拿刀捅了，你没有钱也只能直挺挺地躺在大街上而绝不是医院的急救室内。

正想着，一声更响亮的尖叫又传了出来：“不要，不要啊！”其中还伴随着哭音。

我一下子左右为难了，想是要想，还必须得想，这年头“勇为”也的确需要衡量自己的能力，但事情就摆在眼前，也容不得自己去多想，脑海内只有一个念头：救，还是不救？

救，当然要救，如果不救，即便以后我成了一名非常著名的心理咨询师，能医治无数人的心理疾病，也绝对医治不了因这个夜晚见死不救而留下的心理创伤。八年前，因方小红的离去，我已经使自己深陷在对她的懊悔之中了，我绝不允许自己再因为懦弱而犯下同样的错误。

在又传出几个男人的淫笑声和女孩的呜咽声时，我再也忍不住，冲向了黑

巷子，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冲上去再说……

小巷里，一个女孩被按在地上，拼命地挣扎着，三个二十几岁的男人在努力地狂撕着她身上的衣服。此时她的手臂、大腿、胸部，很多地方都暴露了出来，衣服被撕得乱七八糟，又加上是夏天，女孩本来就没有多穿什么衣服，此刻她只能勉强用双手掩着胸口以及双腿乱蹬来进行反抗。

可是一个弱质女孩能反抗得了三个色狼吗？只见两个人一人按着一只脚，一把就撕扯掉了她的裙子，露出里面仅剩的一条小小的三角内裤。一幅春光图又引得三个色狼嘿嘿淫笑起来。看到如此情景，无论是谁都会想到，这就是媒体最近经常报道的流氓强奸美女事件。原本我一直以为，这都是媒体为了吸引观众眼球而胡编乱写的，没有想到，此刻却真实地在我眼前发生了。

我自然也不会愚蠢到先问“你们干什么？”或者说“快点放开她！”之类的废话，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些都是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表现。我随手从地上捡起半截木棒，直接蹿上去，对着其中一人的后脑勺用力打下去。此刻，我自己竟然是异常地平静，三个人只要一人被袭倒，另外两人肯定会胆怯甚至选择逃离，但无论是胆怯还是逃离，对我来讲，都是一件有利的事情。所以，我下手的时候，非常地重，一定要一击成功。

那小子也非常地争气。在我的木棒打在他的头上之后，他还回转过头来，想说出一句狠话，结果，嘴只是张了张便昏了过去，狠狠地倒在了我的面前。

果然如我预测的那样，另外两人见半路杀进个程咬金，一下子慌了，又加上我一米八的身材，光头，此刻又是满身的酒气，他们还误以为我是道上的，结结巴巴地问道：“朋友是……是……哪条道上的？我们是伟哥的人，朋友最好不要插手。”

我努力地使自己凶狠起来，手中握着木棒，走到他们的面前，恶狠狠地盯着他们，说：“如果我一定要插手呢？”

就在我担心他们一定会像饿狼那样做最后的一拼而暗暗将全部的力气都凝聚在双手上时，他们却踉踉跄跄地跑进了小巷深处，只是，令我有些忍俊不禁的是，其中一个跑出两步的时候，还不忘回过头来冲我喊：“朋友，你有种，伟哥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待两人跑远后，我想了想，还是脱下了身上的T恤，对女孩说道：“先把我的衣服穿上吧！”然后把T恤递给了她。

那个女孩像拿到一根救命的稻草般死命地抱着我的衣服，却仍旧一言不发地低声哭泣。

我只好耐着性子，蹲下身来低声安慰她，说：“你还是别哭了，你再哭，恐怕我就要被别人误以为是色狼了。”

听我如此说，女孩总算停止了哭泣，把我的T恤套在了身上之后，才低声地说：“谢谢你，我真不知道如何报答你才好。”

我的T恤套在她的身上，就像一条裙子那样恰好将她全身裸露的地方都遮住了，而我，光裸着上身，实有些不雅。于是我对她说：“报答倒不用了。只是，不知道靓女住在哪里，如果不远，我可以先送你回去。如果远的话，我就要回去先穿件衣服，然后再送你回去，我就住在前面一点点。”

听我如此说，女孩这才抬起了头对我说道：“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啊，是你，龙医师！”

见她如此称呼我，我不由得仔细地看了她一眼，竟然是她——方秋淇，那个被治疗所的女人们称为神经病而被我称为八八年的女孩。

没有想到英雄救美，救的却是一个令所有人都躲避的女孩，我不由得暗暗地责怪起自己的多管闲事了，但事已至此，也只好硬起头皮了。我向她问道：“怎么是你？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外面？”

方秋淇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或许是因为见到了一个熟识的人，她的所有惊吓一下子爆发出来，扑倒在我的怀里，又大声地哭了起来。

我一个人走在大街上倒是不怕巡警，但此时我赤裸着上身，又面对一个哭哭啼啼的女孩，却不得不怕了。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我忙安慰她道：“好了，好了，什么事都过去了，你也别哭了。对了，我还不知道你住的地方距这里远不远呢？如果远的话，我还是需要先回一趟我的宿舍，拿件衣服穿上。”

方秋淇稍微冷静了一点，有些哽咽地道：“我根本就不住在市区，这个时间，也早已经没有车了。”说着说着，她停住了，从我的怀里脱离出去，望了望自己身旁的地下，忽然叫道，“哎呀，我的包，我的包被他们抢走了。怎么办？我的东西都在那里面了。”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

女人啊，难道你真是水做的？没办法，谁让我碰上这么一档子事了呢？我只好尽量地使自己温柔一些、体贴一些，走上前，安慰她：“没关系，你告诉我你住在哪里，现在还有计程车，我送你回去。”

“我……”她犹豫地说道，“我住得较远，差不多要两个小时的车程，再说了，我也没有钱付计程车费。”最后一句，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却又恰到好处地全部落入了我的耳中。

“不用怕的。车费由我来付好了。”

“我——”

她刚说了一个字，就被我打断了，这个时候，再与她纠缠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我今晚都很难合眼了。我对她说：“就这样定了。我先回去拿件衣服，然后就送你回去。”口气坚定得不容她反对。

方秋淇听到我如此决定，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不过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但即便是这瞬间的变化，对人观察入微的我，还是很清晰地看到了。她低声道：“谢谢你了，我住在滨江区的龙希山庄。”

滨江我是知道的。它原先是一个独立的城市，在九十年代后期，因它落后的经济及各方面的指数都提升不上去，被划归西江管辖。它与西江的距离就相当于从东江过来，坐公共汽车的话，最起码要三个小时，方秋淇所说的一两个小时还是少了些。

我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现在已经过了凌晨两点，如果我送方秋淇回去的话，那么即便是路上没有任何的耽搁，这一个晚上我也别想休息了，那自然会影响到我明天的上班。但如果不送她回去，她今晚住在哪里？现在这个时间进入宾馆，就她身上穿着的我的那件T恤，也会让人误认为她是从事性服务的工作人员，那样对她来讲更不好。再说，这个时间也不可能有地方帮她买到衣服，那明天这一身装束也根本不可能走出房间。

唯一的办法就只能是把她带回我的租房，而今晚，我也就只好在客厅的沙发上凑合着过了一晚了。等到明天，帮她买两件衣服，再让她走吧。

这样想着，但却又不知该如何向她开口。弄不好，她也把我当成是色狼，那我可就“名节不保”了。

很快就到了我的租房。打开楼下的大门时，我没有邀请她上去坐坐，但也没有说让她在下面等。而她，仿佛看清了我心中的所想一样，默不做声地跟着我，走上楼梯。

进到房间，我刚刚给她倒下一杯水，连澡都还没有洗，酒劲就涌了上来。这是我喝酒百喝不醉的秘密所在。无论喝得再多，我都不会在外面倒下，而一旦进入了房间，则常常会立即不省人事。我感到自己快要躺倒在地了，但潜意识还在告诉自己，这个时候还不能倒，还有一个人必须先安置好。我快步走到卧室，从衣橱内拿出一条短裤，冲进洗手间，打开水龙头，迅速地脱掉衣服，站在花洒下面，让略带凉意的水把酒精给逼走。

从洗手间出来，大脑清醒了不少，而方秋淇，也已经将一杯水喝完，坐在

沙发上百无聊赖地打量着我的房间。

我找出自己的两件衣服，扔给她，说：“还是先去洗个澡吧。先凑合着穿我的衣服，今晚就安心地在我这里睡一晚上，明天我帮你买件衣服，你再回去。”

方秋淇嘴张了张，却没有出声，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但她还是什么都没有说，抱起我的衣服，走进了洗手间。

我为自己倒了一杯水，一饮而尽，腹内舒服了一些。从衣橱内找出被单，又找出几本书当做枕头，这才在沙发上躺下。

夜静静的，平日里总是在这个时候响起的摩托声也不见了。洗手间内传来哗哗的水声，洗手间和客厅相连，听到水声很正常，可是这水声也未免太大了些……我奇怪地转过头去，原来洗手间的门只关了大半，还有一小半没有关，所以水声就很清晰地传到了客厅。

这要命的水声！我努力地使自己不去注意它，使自己像往常一样，想起方小红，可是我发现，这一切都毫无作用，水声还是清晰地传入了我的耳中，甚至水下正在淋浴的美丽的胴体也清晰地在我的眼前浮现……我不得不承认，有些时候，我的意志也并非我能够控制，尽管我是一名别人眼里很优秀很出色的心理咨询师。

我用力地拍了拍脑袋，强迫自己的注意力回到现实中来。我又为自己加了一杯水，拿起笛卡带回的几本心理杂志，翻看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水声终于停了下来，我以为方秋淇要出来的时候，从洗手间内就传出了一声惊叫，接着是重物坠地的声音。

我马上跑到洗手间门前问道：“你怎么了？没事吧？”

“我……我刚才头一晕就摔倒了，我没有力气站起来了，你能不能进来扶我一下？”方秋淇的语气虚弱之中还带着一种妩媚，不过，这个时候，我也顾及不了这么多了，紧接着问道：“我……我现在进去方便吗？”

“没关系的，我已经穿了衣服了。”

听她这样说，我便不再犹豫，直接推门走了进去。

我曾经说过，我租住的是一套老式的房子，客厅够大洗手间够大厨房够大阳台够大，就是卧室小得出奇。房间虽然有些古老，但洗手间里却也像许多新房子那样，铺上了光滑的地板砖，又加上有水刚刚流过，稍有不慎就会摔倒。方秋淇显然就是这样被滑倒的。

此时的方秋淇果如她所说的那样，的确穿了衣服，只不过是的那件T恤穿在她的身上又长又大。加上我刚刚随手扔给她的T恤是一件白色的，此刻因

她身上的水渍，薄薄地贴在她的身上，最要命的是她竟然没有穿内衣！

这跟什么都没有穿有什么区别？再加上她现在正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无助地坐在地上，露在外面的腿微微曲起，那白皙的肌肤和圆润的曲线更是充满了致命的诱惑，这样的情景简直可以令所有的男人都流出鼻血了。

不能否认，我的呼吸也一度中止了几次。

但实际上，我并没有仔细地看倒在地上的方秋淇，扫了一眼她的现状后，便马上伸出双手把她从地上挽了起来，扶着她向客厅走去。

很自然地，方秋淇的手紧紧地抱住了我的胳膊，给人感觉好像是她害怕会再次摔倒一样。这样的姿势下亲密接触不可避免，她一边柔软的胸部就紧贴在了我的胳膊上，那件薄而透明的白色T恤因被水渍浸湿连视线都阻隔不住，哪里还能够阻隔这种更加直接的触感呢？我感觉自己的心跳快要超出心脏的承受极限了。

## 新局势

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让心跳超出心脏的承受极限。我及时地将自己置换到贾颀弘的《心理探秘》的场景中去，如果如我所预想的那样，方秋淇是他的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那么此时的场景与他之前所经历的应该没有什么两样。换句话说，今天晚上的事件极有可能是方秋淇为了接近我而自编自演的一出闹剧。

想到此，她在我眼中的形象顿时变得丑陋万分，我甚至打心里厌恶起她来。这种厌恶通过我细微的动作以及眼神流露出来了，方秋淇似乎也感觉到了，刚刚走进客厅，她便推开了我的胳膊，低声地说：“谢谢你，我已经没事了。”

我为自己的这种通过心理暗示的方法而成功地将自己的注意力以及情感转移感到高兴，语气也轻松了不少：“好吧，你没事就好。天也不早了，就早点休息吧。你睡卧室，我在客厅。卧室的门你可以锁着，如果你要是一时半会儿睡不着，也可以拿一本书看看。我的书桌上放着的书，你尽管翻看。明天我还要上班，我必须要睡了。”

说完，我不再理会她，关掉客厅的灯，自己在沙发上躺下，在她移回到卧室不久，很快我就沉入了睡梦之中。

一切都没有发生。由于去商场给方秋淇买衣服，我去上班的时间稍晚了一些。待她换好衣服看着她坐上了公共汽车，我才徒步走向治疗所。

治疗所内依旧是死气沉沉，除了罗宾与苏米娜办公室门上的名牌作了对换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变化。我走进治疗所的时候，笛卡正从洗手间内走出来，看到我，问道：“昭宇，怎么回事？昨晚没有休息好？”

我点了点头，走进他的办公室把昨晚发生的事情同他讲了一遍。

“真没想到昨晚你还能有如此艳遇啊！”笛卡开玩笑地说道。

“还艳遇呢！只要不把我整得身败名裂就好了。”我不免担忧地说。

“为什么这样讲？”

“我担心贾颢弘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把《心理探秘》中的故事大致讲了一下。

“你说的也不无可能。再说了，遇到这样的事情，相信谁都不会袖手旁观。但是，这到底是不是她精心布置的一个局，一步一步引你入套，现在还真的很难说。不过，最好的做法就是，你还是对她敬而远之为妙。”笛卡好意地建议。

“只是，有很多事情却令我很疑惑。”我说，“如果这真的是她设的局，那昨天晚上她一定会勾引我才对。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昨晚她摔倒在地，任何一个男人见了当时的她都会热血沸腾，而这个时候，只要她稍稍地再妩媚一下或者是有一点点暗示，相信就是我也极有可能把持不住。但她却没有那么做，在我把她扶进客厅的时候，她就推开了我。”

笛卡仔细地把这种情况分析了一下，说：“或许她当时使用的是欲擒故纵法。”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她的确是一位心计较重的女子。不过，依我对她的观察，我发现她虽然举止有些轻佻，但绝不是那种有心计的人。”

“那说不定昨晚她真的遇到意外了呢？”

我一边抽出一支烟，点上，一边道：“就是‘意外’这件事，才让我对她起疑的。我现在甚至完全可以肯定，昨晚的意外绝对是她自己导演的。一共三个人，有一个被我一棒打倒在地，另外两个着慌了之后就逃跑了。在他们跑的时候，我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手里一点东西都没有。但方秋淇却告诉我说，她的包被他们抢走了。你想一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同伴被打倒在地，而另两个人慌乱逃跑的时候，还有可能注意地上有包甚至弯腰拿起包再跑吗？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根本就没有包。方秋淇之所以这么说，无非是想制造一个借口，让我更加可怜她。”

笛卡也掏出他的“好日子”点上，我们很少互相让烟，因为彼此所抽的牌子对方都不习惯。笛卡点了烟之后，说：“听你这么一说，她真的是存在问题

了。不过，既然你知道她有问题，也知道贾颀弘所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还带她回你的租房呢？”

“可是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你想一下，那么晚了，路上又没有人，她又衣不蔽体地走在大街上，万一——”

“我看不仅仅是如此吧？我敢说当时你一定是见到她衣不蔽体，动了欲念，但到了你的房间里，你猛然间想起贾颀弘的事情，便不敢越雷池了。”笛卡一脸坏笑地看着我。

“你说什么呢？”我自然知道笛卡是在同我开玩笑，也不会当真。

“哈哈。”笛卡大声地笑了起来，“不过，你也必须要小心啊。如果这真的是一个圈套，那她背后的那个人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你也要做好风雨来袭的准备。”

“如果真的是圈套，那这个人也太狠了，竟然想真的牺牲她。”我若有所思道，“但这个人又是谁呢？按理说，我刚来这里不久，甚至连试用期都没有过，谁会把精力放到我的身上呢？而这样对付我，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不由得满头雾水了。

笛卡道：“不用猜了，依你在治疗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谁都有可能针对你。因为你的存在已经确实威胁到了某些人的利益。不过，现在你即使猜到是某人所为，没有证据也一点用都没有。”

“那怎么办？你有没有应对的方法？难道我就这样坐以待毙，什么事情也不做？”

“方法是没有，不过，你也大可不必为这件事费神，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相信到时候自然会有办法的。现在你仍然该干什么干什么，只是，对于方秋淇的任何举动，日后小心为是，能够不与她扯上关系最好。”笛卡道。

上班的时候，脑子一直无法静下来。我不知道自己的做法是对是错，也不知道风雨是否欲来，但我相信自己，在那种情况下，自己的抉择无愧于内心。

我不知道网络时代带给别人的是怎样的便捷，但对于我来讲，最大的方便就是能够查询到我所需要的资料。这是我做事的一贯方法，因为很多时候，面对心理患者，他（她）不可能将全部的内心展现给你，那么就需要你做课外工作，了解他（她）的内心。而网络，就提供了这种便捷。很多人，在现实中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但在网络上，却能将心底最阴暗的部分呈现出来，因为大多数人都相信，在网络的另一端，那人永远不知道你是一个人是还是一条狗。这种过分的信任造成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你所谓的隐私被别人了解得一清二楚。

在网上，我很快便搜索到了方秋淇的资料。意外的是，她告诉我的方秋淇，竟然是她的真名，她就叫方秋淇。

根据她在博客上的记录，她原本有着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但后来因为父亲在外有了情人，母亲的性格开始变得暴戾，在父亲那里受到了委屈之后就经常打她，而她也终因忍受不了这种生活，于五年前从家里逃离出来，一个人来到西江市闯荡生活。那年她才十六岁，还正在读初中。

初涉社会，一次偶然的的机会，她认识了一个能够当她父亲的男人。她在这个男人那里得到了温暖，男人给她吃的、住的，给她买衣服，还给她钱花。涉世未深的她哪懂得人世的复杂，天真地认为自己找到了一生的依靠，就主动地向男人献出了自己的初次。谁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男人玩腻了她，就以安排工作为名，把她介绍到了西江本地的一家比较大的夜总会，只是与所有的小姐不同，方秋淇在夜总会里只是陪酒陪舞陪唱歌，但不陪上床，即所谓的卖艺不卖身。

根据这些资料，我打电话给在市公安局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工作的朋友，他很快就查到了我想要的资料。在朋友反馈的资料中，我竟然惊奇地发现，里面所登记的方秋淇的服务处所竟然是西江市心理咨询与治疗所！这一意外发现，让我顿时感到风雨即将到来。

然而，风雨并没有如我想象中的那样，狂猛地向我袭来。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我也没有被领导找过去“谈话”，只是，办公室的气氛却日益变得压抑，这种压抑不同于平时的死气沉沉，这是狂风来临前的征兆。每个人虽仍如往常那样无所事事，但明显地，她们的话更少了，每个人各自在心底打着小算盘。

该来的终于要来了。星期四早晨，我刚走进治疗所，冷若冰霜的周若暄就对我说：“上午九点半开会，你有什么事要处理的，就提前处理一下。”

通知开会平时都是由周若暄负责的，但如果问她是什么会议，那等于白搭。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只负责通知，但具体是什么会议，参加之后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也没有问她，不过，即便是再没有想象力的人，也能够猜得出来，新上任的罗副所长要施展他的官威了。

九点半，我一分不差走进会议室时，单位的几个领导已经在聊天了。表面上气氛不错，但从座位上可以看出玄机。罗宾照旧坐在韦煜恒的左侧，苏米娜与李梅的座位却做了对调，李梅紧挨着罗宾坐下，接下来是财务丁莉，再下来才是苏米娜。罗宾的对面依旧是笛卡，紧挨着笛卡坐下的，是小巧的金玉，会

议的记录是由她负责的，一直以来，她都是坐在这个位置，没有变化。但金玉下来，就是王莲、周若暄，接下来才是欧阳振国，这多少有些不大合适了。有句话说，机关无小事，如果座位坐不好，不仅关系到团结的问题，更是座位是否坐得长久的大事。但此时的座位，却有些令人有种“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感觉。

走进来，看了一下座位，觉得无论我坐在哪里都不大合适，干脆拉过一张椅子，坐在后面的一排。座位看似有些错乱，但实则是有意为之。在不明白情势为何的时候，我挨着任何人坐都极有可能不合适，会打破现有的平衡格局。

但后排也并非是我合适的位置。我刚刚坐下，便被正在闲聊的韦煜恒看到，他环顾了一下此时的座位，冲我道：“昭宇，你怎么坐在后排？过来，坐到前面来，王莲，你向下移一个位，让昭宇坐进来。”

换了位置，重又坐下，尽管在办公室里就坐在金玉与王莲中间，但此时仍坐在她们中间，顿时感觉浑身不自在。虽如此，我还是让自己全身放松地坐了下来，并且我还知道，这种顺次的排位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治疗所的改制方案，研究治疗所的发展思路。打印好的方案早已由周若暄分别摆在了几个领导面前。

材料一摆，所有人员都明白：罗宾是要借这次改制，部署他自己派系的人员担任主要职位。一朝天子一朝臣，大家都心照不宣。

会议当然由新上任的罗副所长主持，韦煜恒既然在务虚会上宣布改制的实务工作由罗宾主抓，他自然不会再做干涉，此次会议他只是旁听。

“同志们，在上次务虚会议的精神指导下，就改制的具体思路我分别在私下里同每一位同志都交流过，集合大家的意见，我连续几个晚上加班，总算把这份改制方案起草完毕。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将对此方案中所列的事项分步讨论，确定好人和事之后，就立即执行，争取将市政府交给我们的试点改制这一光荣使命提前完成。在此，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不要再心存侥幸，认为这次改制也只是像以往那样，说说就算了。我告诉大家，韦部长来我们所里的主要目的就是来引导这次改制的，韦部长曾多次与我交谈过，他对治疗所日后的发展很有信心。希望大家齐心协力，通过本次的研讨，认清每个人的职责，分别将自己的本职做好，为本次成功改制奉献自己的努力。”

罗宾显然没有得意忘形，他的这些话看似冠冕堂皇，实则包含了诸多的心机。他先说方案集合了每个人的意见，就是在他下一步的人员安排做铺垫。既然是集合了每个人的意见，那么人员这样安排你们自然也不会有异议了，否则就是你们在出尔反尔，把工作当成儿戏了。接着他又把韦煜恒推到前面来，

意味着即使本次改制失败，也怪罪不到他的头上，因为韦煜恒来治疗所就是为了引导本次改制。

只是，他什么时候找我们每一个人谈过话了？有没有找别人我不知道，但我与笛卡，可以非常肯定他从来没有找过，更遑论征求我们的意见了。

我看了一眼笛卡，他心领神会地同我打了个眼色：等着吧，看他玩什么花样。

“我在治疗所也待很久了，可以说看着它创办，看着它成长，但刚接手政务工作，对许多情况还不熟悉。这几天，针对改制后的几个项目由谁来做、谁来负责最为适合，我与韦部长也是研究了许久。当然，对每个人的了解，我很有可能比较片面，没有全面地认识到你们的才能，所以，在这个项目责任人的安排上面也难免会出现有失偏颇的情况。如有不妥之处，或是哪位同志认为自己更适合某个项目，可以提出来，毕竟我们还是在研讨阶段嘛。”

罗宾的这番话仍然为自己留下了极大的后退空间。这番话与其是与大家说，不如说是在向韦煜恒作解释：接下来的人员安排极有可能不是按照你韦煜恒所想的那样。但他的这番话却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改制后的治疗所，实施的将是责任制，而不是一直以来的“大锅饭”制度。责任制是采用的许多企业的做法，是管理手段中较有成效的一种方法，也是迄今为止最受职员与企业追捧的一种管理制度。但责任制也有它的不妥之处，比如说你负责的是你根本无法胜任或者是你不能施展才华的工作，那后果就比较惨了。

“最近几年，我们治疗所的发展遇到了巨大的限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相信大家也都比较清楚，主要有项目单一、诸多制度的不合理、人员安排等，这些问题局限了治疗所的发展。现在要进行改制，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拓宽业务范围，并且将实行个人薪酬直接与所负责的业务挂钩。也就是说，从今以后，我们单位将不再有编制的存在，当然了，以往的编制也并非全部取消，它将成为我们制定每个人基本薪酬以及福利待遇的参考基数。而奖金这部分，直接由其所负责的项目决定。我们相信，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能够充分调动起每个人的工作积极性……”

在他说这些的时候，苏米娜始终没有抬头，她拿着笔一直在笔记本上不停地记录着什么，好像这里所有的一切不再与她有关。倒是笛卡，对于这样的决定似乎比较满意，眯着眼睛认真地听着罗宾讲述。

## 项目责任制

“我们既然知道了治疗所存在的问题，首先就应该想办法解决问题。对拓宽业务范围来讲，改制后的治疗所将专业从事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素质训练和咨询心理学研究。治疗所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下设心理咨询中心、儿童与青少年行为辅导中心、心理康复中心、教育培训中心、企业EAP服务中心等部门。心理咨询与治疗一直以来是我们的强项，这自然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并且将作为我们的主打项目来经营。其他的项目我们都已经向市卫生局申请，并且得到了丁局长的首肯，相关的手续已经在办理中了，估计近期即可拿到。手续一旦完备，我们就可立即展开进行。现在，我们就来重新确定一下人选，即每个项目由谁来负责最为合适。”

到了这里，韦煜恒插话道：“这些人选一旦确定，将直接与自己的工资挂钩。所以，每个人到底适合什么，我希望大家能够慎重地考虑。在这里，我需要强调一点，所有的项目均将实行责任制，实行责任制以后，我们将像许多企业那样，遵循个人才能与项目岗位相统一的原则、个人职责与权利相统一的原则以及考核与奖惩相一致的原则。我还要说明的是，项目责任人对该项目直接负责，上级领导只是把握该项目的大方向，但具体落实完全由项目责任人执行，项目责任人享有绝对的权利。这里的绝对是指，如果项目责任人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是对项目有利的，并且不损害治疗所的整体利益，那么自己可以自主执行。”

听到韦煜恒如此说，我悬着的心便放了下来。我一直认为，韦煜恒是一位比较开明的领导，现在又一次验证了我的判断。

罗宾接着往下说：“现在我们来逐步确认人选，我先说出我的建议，大家再讨论。第一项，心理咨询，由苏米娜主任负责。苏主任在我们治疗所也是一位比较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了，这些年她在治疗所的工作大家是有目共睹的，由她来负责心理咨询这个项目我认为最合适不过。第二项，心理治疗，由李梅主任负责。李梅自进入治疗所，便一直是心理治疗的主任医师，尤其是在上个月的专家义诊中，她为单位签下了许多心理治疗的合约，为治疗所带来了很大的利益，这个项目由她来负责我相信也是众望所归——”

“据我所知，那些合约的签订完全是因为龙昭宇的主导而完成的。现在，

把这些合约归功于李主任一个人的身上，我想大家都有想法吧？再说了，那些合约大部分都没有完成，那日后产生的利益要怎么分配，这一点我想罗副所长还是先讲明为好。”笛卡在这个时候插话道。

见笛卡这样一说，金玉与王莲也都小声地附和起来。她们的附和虽然声音很低，就连坐在她们中间的我都无法听清具体在说些什么，但很显然，这种附和也表示了她们的不满。只要这一点，就已经足够。

显然，罗宾没有料到笛卡会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异议，他略微沉思了一下，便很圆滑地将这个问题踢给了我。他说：“既然这些合约是由龙昭宇主导的，那我们就听一下龙昭宇的意见。龙医师，你认为这些合约产生的利益怎样分配最为合适？”

不愧是老奸巨猾。这个问题我能怎么回答？要分配的话，我会得罪李梅，因为那样会使她的奖金减少；如果不分配的话，我会得罪金玉与王莲，当时她们也的确出了不少力，没有她们，也根本不可能签下这么多合约。想了一下，我决定把这个问题给罗宾踢回去：“虽然我是主导不错，但我认为罗副所长既然主导这次改制，就一定会有更合适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作为治疗所的一员，在这个问题上，我绝对听从领导的安排。”

见我如此回答，笛卡仿佛舒了一口气。我知道他一直担心我做人比较耿直，很多时候会说出一些得罪人的话。我冲他露出一个感激的眼神，他会意地笑了笑。

罗宾一下子被难住了，他更没有想到，这个平时看来冒冒失失从不把所谓的领导放在眼里的小青年这一会儿会如此听从领导的安排。“这个……这个嘛……”他一时间也不知如何开口是好了。

活该你着急。我的心里顿感一阵舒适，谁让你想办法整我呢？这样想着，脸上却装出一副绝对服从的好员工神态，我继续添油加醋、言辞恳切地说：“当然了，我不能够代表金玉与王莲的意见，不过，我相信，只要罗副所长的办法合适，我们大家应该都会绝对服从的。”说完，我把头分别向左右转了一下，问坐在两边的两位女人，“你们的意见如何？现在也可以向罗副所长提出来，他一定会有一个最合适的解决办法的。”

“这个……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解决。”说完，罗宾把头低了下去，我们都注意到，他此刻有些难堪。几秒钟之后，他把目光转向了韦煜恒，希望韦煜恒能够在这个时候出面，帮他解决这个难题。

韦煜恒不愧是韦煜恒，他简短的几句话，一个折中的办法，便把这个问题

给解决了。既照顾到了李梅的利益，又照顾到了我们三人的利益，重要的是还把利益的大头留给了治疗所。他说：“签的这些合约都是以前的事情了，所产生的利益当然不能计算在内。不过，考虑到这些合约的确是他们四人签回的，并且以后还将用去李主任相当多的时间来处理这些合约，我个人的意见是，拿出总利润的25%对他们进行奖励。对于这25%的分配，由于以后需要李主任来负责，李主任就占10%，其余每人5%。”韦煜恒说到这里，把目光转向我们，问道，“对于这样的分配，你们看是否合适？”

有总比没有好，再说5%已经是不少的奖金了，我们自然不会有任何的异议。

会议继续进行，每个项目逐一确定了人选。心理咨询中心、儿童与青少年行为辅导中心、心理康复中心等部门分别由苏米娜、王莲、李梅负责，教育培训中心、企业EAP服务中心分别由欧阳振国与我负责，而小巧的金玉仍然负责治疗所的刊物，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个刊物将由原来的内刊改变为行业刊物，公开发行，金玉的奖金将从刊物发行所产生的利润中分配。丁莉、周若暄、吴文浩三人职责不变，仍分别负责财务、前台以及单位的车辆。

这样的人员分布，看似是经过大伙的讨论，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苏米娜、王莲、李梅三人所负责的是治疗所一直以来所开展的业务，只不过现在把它给细化了而已。而我与欧阳振国所负责的，才是治疗所从未涉足过的领域，如果要在短时间内产生利益，那是难于上青天。

笛卡的职责也重新确定了，他负责咨询心理学研究以及所有业务对心理学业界的对接。至于罗宾，则过上了太上皇的日子，名义上他对内负责，把握除笛卡负责的项目之外的所有项目的大方向，但实际上他完全不需要理会任何事情，因为韦煜恒已经明确下来，所有的项目由责任人直接负责执行。而项目利润的分配，规定的比我们想象的要高，10%的回报，这在业界也算是破天荒的了。大伙对此都较满意。

两天的会议就确定了这么多事情，结果不用想也知道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欢喜的人自然是长期以来一直从事本职工作现在又被重新分配本职工作的人，而忧郁的人显然也不在少数，这不，还不到下班的时候，金玉就问起了我：“昭宇，晚上还回东江吗？”

很少见她如此问我，我感到有些意外，好奇地问：“怎么？有什么事？”

“没什么，就是随便问问。”金玉连忙说道。

“哦，我还以为你周末寂寞了，要我陪你呢！”我同她开玩笑道。

“寂你个头啊，再说，即便寂寞了，也不会找你这么年轻的，我们之间存在着代沟。”金玉说的是年龄上的差异，她是七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人，我是八十年代初期的人，七零后与八零后之间的代沟被公认为是非常明显的。

“那也难说，有句话不是这样说吗？老牛都喜欢吃嫩草。”同金玉开惯了玩笑，一同她讲起来，我老是喜欢这种口无遮拦的感觉。

“切，就你，还嫩草呢！”金玉露出不屑的表情，转而，她又认真起来，说道，“说真的，你来也快三个月了吧？”

“是的，下周三就刚好三个月了。”我如实回答。

“时间过得真快。再过三天，你就过试用期了。但你来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有请你到外面去吃过饭，想明天请你吃饭，就我们两人。”

“哦？这真的有些令我受宠若惊了。”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来这里近三个月，除了单独地同笛卡外出吃过饭，就只有苏米娜了。她还是在我刚来的第一个星期，每天中午带我到治疗所的周围去吃饭，把周围的餐馆基本上都向我介绍了一遍。也正是因为她的介绍，这三个月里，我的吃饭问题才基本上得到解决（尽管饭菜很不合胃口）。其余的同事，别说出去吃饭了，就是说说这句话的人都没有。所以，突然间接到金玉的邀请，我不禁感到有些意外。

“我是说真的，没有同你开玩笑。”金玉认真地说，“我一直听说你对这边的饭菜很不习惯，我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家特色餐厅，虽说也是客家菜，做得比较清淡，但我敢保证，你去吃过之后，一定会喜欢的。”

“你还是饶过我吧。”我连忙推托，“第一，客家菜我确实不敢再恭维了，再尝试估计我的肠胃就要出问题了；第二，你每天来上班，骑摩托车都要四五十分钟，你也知道，我又从来不敢坐摩托车，去你那里又没有公交车，你让我打的去啊，是不是你给我报销路费啊？”

“好啊，我给你报销路费。”本来是一种推托之词，没想到金玉会当真。我正想解释的时候，金玉却继续说道，“其实，也用不到我给你报销路费，你也不用打的，明天，我也约了欧阳主任，到时候他会开车去接你。”

“哦，原来如此，我明白了。”我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

“你明白什么了？”金玉茫然地问。

“某些人是害怕别人闲言碎语，故意拉上一个人做电灯泡，以堵幽幽众口啊。唉，只是，可怜俺这单身男人了。”我一脸悲凄地说。

“看你那哀怨的样子，谁怕别人的闲言碎语了？再说，我请你吃饭别人干吗会有闲言碎语？”有人说，结了婚生过孩子的女人都缺乏想象力，看来，的

确不错。

“如果我没有记错，欧阳振国应该也是七零后的，并且他的年龄同你差不多吧？”

“是的，我们是同一年的。”

“那不正好门当户对，绝配了。”

“好啊，昭宇，你竟然拿我开涮。”金玉这才明白过来被我兜圈子给耍了，拿起桌上的文件夹向我甩来。

“好了，好了，不闹了，我接受你的邀请。在西江，你是第一个主动邀我共进午餐的美女，我怎能拂了你的好意呢？”当然，这也是我的实在话。只是，我更想知道，在这个娇小的女人背后，她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因为，她同我一样，是属于接到分配任务忧郁的人。

第二天，欧阳振国来接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他的主意。刚上车，他便信誓旦旦地说：“我敢保证，今天的饭菜你一定会喜欢，我的许多对食物更挑剔的朋友，去吃了一次，便喜欢上了那里，每次来西江，都要我带他们到那里去。”

我没有扫他的兴，不过，也没有抱多大的希望，只是说了声谢谢，便同他聊起了别的事情。

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带我往有餐馆的地方驶去，而是把车开上了一座不高的山头，车进来山里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大的招牌：凤凰山庄。东江也有一个凤凰山庄，不过，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外表来看，都是一个令人流连忘返的度假胜地。而这里，一座矮山头，也挂起了“凤凰山庄”的名衔，难不成里面别有洞天？

汽车直接开到山头，山顶有四五间平房排列成一排，房间里是一片空地，那里停满了车，平房的最里侧，是用帆布搭起的帐篷，不过，只能遮挡住阳光与雨水，四周俱空，对风一点也无济于事。帐篷下，有十几张水泥砌成的台子，有几张台子已经围坐满了人。

金玉已经在其中的一张水泥台子旁等着我们了，欧阳振国把车门锁了，同我一起向她走去。

饭菜果然有特色，主菜是山鸡凤凰，是用山水把整只土鸡放在锅里煮，在煮的时候，放进去一些相关的中药材，不放任何的调味品，取食物的自然味道，并且对身体虚弱、肠胃不好的人，还有一定的治疗效果。每个人一个食碟，如果你需要调味的話，可以在食碟内随自己的喜爱去调。做法简单，但吃起来却

不简单，他们没有骗我。当然，他们自然不是为了照顾我的肠胃而专程请我到这里吃的，他们的目的我很清楚，是向我求助来了，昨天金玉一开口说要请我吃饭，我就已经想到了，正所谓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过，他们不开口，我也故意闭口不谈工作上的事情。

首先是金玉忍不住了，她发起牢骚来：“我一早就知道这个罗宾是个小心眼，只是没想到他竟然会公报私仇。把整本杂志交给我去办，那没问题，但要把它做到公开发行，并且我的薪酬要跟杂志的效益挂钩，这不是明摆着整人吗？我要是有这个能力，还会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内刊编辑？我早就到一些大杂志社去做社长了。”

欧阳振国倒是很直接、很干脆地问我：“我知道你也没有做过培训的事情，但你机灵，主意多，你就直接告诉我吧，培训中心我该怎么做。实话告诉你吧，我对将要负责的这个项目是连一点头绪都没有，更别说能做到盈利了。”

我呵呵地笑了，笑得他们有些莫名其妙。我说：“不瞒你们说，我对我将要负责的项目也是一点头绪都没有。还有一点，我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很单一，只是做研究，从来不为盈利考虑。现在让我单独地负责一个项目，并且还要考虑到盈利，我也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是，我没有同你们一样消极，反而很乐观。这虽然是一个难题，但总有办法解决，并且，我还坚信，问题越难解决，它其中所包含的利润就越大。”

我继续说：“这些项目如果单独让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去做，都很困难，但如果我们有团队意识，以团队的形式来运作项目，那就简单多了。就拿欧阳的项目与我的企业 EAP 培训来说，它们中间就存在着许多关联，我们完全可以把重复的地方放在一起去做，这部分我们共同担当，共同完成它，那样，对项目的推动来说，至少能够解决许多问题。至于金玉，与每一个人都可以合作，可以合作的地方也更多了，虽然你从来没有尝试过，但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机遇与平台。”

欧阳呵呵地笑了，他用勺子从锅内捞出一块鸡肉，放到我的碗里，说：“我们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只要你能够与我们合作，我们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哦，原来你们下了套给我啊。不过，我也实话告诉你们，不要对我寄予太多的厚望，这虽是一次不错的机遇，我也的确应该全力以赴去接受这个挑战，不过我心里也是一点底都没有。所以，我更不可能跟你们保证什么。”我如实地把心底的想法说给他们。

金玉抢先说道：“我们不要你保证什么，只要你能与我们合作，就已经足

够了。”

“真拿你们没办法。”我说着，夹起碗里的鸡肉塞进嘴巴里。

## 功夫在诗外

企业 EAP 服务，即员工帮助计划，通过专业人员对组织的诊断、建议和  
对员工及其家庭成员提供的专业指导、培训、咨询，帮助解决员工及其家庭成  
员的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提高员工个人绩效和组织整体效能。多年实践证明，  
EAP 是解决职业心理健康问题的最佳方案。目前，世界 500 强企业几乎 100%  
都采用了 EAP 服务。在美国，即使是一般企业也大量使用组织心理服务，惠  
及全美 6000 万以上人口。

在中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企业竞争日益激烈，员工压力日益增加，  
许多中国企业已经认识到 EAP 的价值和重要性。在帮助企业维护组织心理健康、  
解决员工心理问题、改善组织内外部关系、改进客户服务、提升经营绩效等方  
面，EAP 作为一种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工具，势必成为中国企业家和人力资源  
管理者的必然选择。

从对企业 EAP 服务的解释来看，我们先前对华忆科技员工的心理辅导与  
治疗就是 EAP 服务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完全可以借鉴华忆科技的专家  
义诊的方式来进行我的项目的开展。但同时，EAP 又有别于华忆科技单一的  
心理辅导，它是用于企业管理和解决员工个人问题从而提高员工与企业绩效的  
机制。一种辅导容易让人接受，但一种机制想让人接受就需要大费一番周折了。

但我并不会因这番周折而退却，有位成功的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凡事最怕  
认真两字，只要你认真了，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或许在很多时候，我很愚钝，  
以至于总需要朋友在身边指点提醒，但我做事也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我认定  
是正确的该做的，就一定会全力以赴认真地完成它。我并不是要自己获得怎么  
样的成功与成绩，只是，我认为这是作为一名职业人士最起码的职业操守。

说干就干，既然已经确定了这个项目由自己来负责，那么就要立即行动。  
只是，很明显，从目前诸多企业人员流失严重这一现实来看，国内的企业目  
前还没有认识到 EAP 的重要性，这就说明我所负责的这个项目拥有着非常广  
阔的市场空间；同样，也有一件非常显然的事实摆在眼前，国内企业成功实施  
EAP 的案例还不多，可供借鉴与参考的资料就更是少之又少了。

事实的确如此，我跑遍了市图书馆与书店，却找不到一本关于EAP的图书，打电话给丁炯逸，让他负责帮我在东江市查找，仍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最后，还是在上海的一家网站上看到了有关于这方面的图书信息，我便毫不犹豫地订购了一整套的资料。

资料两个星期之后才邮到治疗所，整整的一箱，一共六本，有具体的案例，也有EAP实施的流程资料。但当我满怀欢喜抱着如获至宝的心情翻开其中的一本时，突然傻眼了：内容全部是英文的！再看其他几本，也是如此！

这么宝贵的资料，我自然不能够让它就这么浪费了，但读书时所学的那些可怜的英语单词，早已经如数返还给我的老师了，真是万事开头难啊！难题接踵而至，一个又一个的麻烦摆在面前。但这不能使我退却，我跑到书店，抱回了一本厚厚的牛津英语词典，决定先把这个最重要的难题攻破。

功夫不负有心人，凭借自己在心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半瓶子的英语水平，以及在网上搜索到的一些EAP方面的相关资料，我总算对EAP有了一个系统的认识，并且根据EAP的实施流程，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方案呈报给韦煜恒。虽然韦煜恒在会议上就曾规定，所有的事情只要项目负责人认为是正确的应该去做的，可以不必请示任何人直接执行，但由于涉及经费，我个人认为还是稳妥一些较为妥当。再说，按照单位目前的这种情况，要一次性拿出一大笔经费来做我所负责的这个项目，那还真的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在方案中，我具体地列出了几条，要韦煜恒批准：一是批准我在刊物上做相应的宣传与推广，具体内容我会做得图文并茂，引人入胜，同时绝对保证刊物的整体质量不受影响；二是批准在我宣传与推广的过程中，邀请一些相应的专家学者，并且由单位支付相关的费用；三是批准在此项目执行的过程中，我全权负责，不受任何人的干预。

我很清楚，完整的EAP包括压力评估、组织改变、宣传推广、教育培训、压力咨询等几项内容，具体地说，又可以分成三大部分：第一是针对造成问题的外部压力源本身去处理，即减少或消除不适当的管理和环境因素；第二是处理压力所造成的反应，即情绪、行为及生理等方面的症状的缓解和疏导；第三是改变个体自身的弱点，即改变不合理的信念、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等。但我更明白，所有这一切进行的前提只有一个，那就是宣传推广。如果别人不知道你有这方面的服务，那即便你的实力再强，再具有规模，再拥有着多么庞大的队伍，都是无用。所以，我需要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针对企业EAP，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宣传与推广。

韦煜恒没有耽搁，在我把方案递给他时，他立即就拿起来看了，并让我在他的办公室等他的答复。他看得很认真很仔细，在我坐在沙发里喝完几杯水的时候，他总算看完了。他拿着方案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对我说道：“这个方案做得很好，可见你也确实下了一番功夫。开始，我还真担心你不能够胜任这个项目，因为据我了解，即便是国内较有名气的几家心理机构，也都没有开展这项EAP服务，我们做这个项目，也仅仅是一次尝试。但看了你的这个方案，我很欣慰，也很感动，从你的方案中，我看出了你的决心与信心。我也相信你能够把这个项目进行得很好，并且很快就能如同心理治疗一样，成为我们治疗所的一项主营业务。”

韦煜恒是一个很有眼光与远见的人，我不会担心自己的方案在他这里不能通过，只是，我唯一担心的是，经费的问题。果然，他停顿了一下，说道：“对于这个项目，我们确实应该花大精力去做推广，只是，你也知道，目前单位的效益确实不容乐观，至今还有十余万的欠款没有偿还。再说，如果要单位拿钱出来为这个项目聘请专家学者，我想别的项目负责人一定会有异议的。当然了，单位也应该为这个项目进行应有的支持，比如在刊物上进行宣传，这点我完全同意，另外我还批准你一笔经费用于相关资料的设计、印刷。至于你所提到的项目由你来完全负责，这一点我在会议上已经郑重声明，你本身就拥有对项目的完全自主权，就不用再议了。”

结果是我可以预见的。聘请专家学者需要一笔不少的费用，而要单位一次性拿出这笔钱来，也的确令韦煜恒为难。不过对于韦煜恒主动提出批准一笔费用让我做项目的宣传资料，这的确出乎我的意料。对于这样的结果，已经着实令我知足了。

但没有钱，宣传推广怎么进行？这又的确是一个难题。

在西江，我认识并且对我的这个项目又能够提供帮助的人，那就只有周海了。通过与他的几次接触，我们对彼此都充满着好感，再说，华忆科技也的确需要EAP服务，相信他对这个项目也一定会非常有兴趣。只是，在上次我们签订的合约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再次与他谈另一个项目，相信会对以前的合约产生影响，因为他们一旦与我签订了这项EAP服务的新合约，以前的合约就完全可以取消了——之前的服务只是现在的这项服务中的其中一项。

我不能同他签这份合约，最起码在目前的这一年之内。但除了他，又没有人能够对我提供帮助，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打电话约他晚上在威尼斯酒

吧见面。

威尼斯酒吧还是周海第一次约我喝酒的地方，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苏米娜独自一人在酒吧狂饮，并且因为那一次，苏米娜开始了有意地对我疏远。这次约周海在那里见面，主要一个原因就是，离周海居住的小区较近，他可以不用开车，那样就可以痛快地陪我喝几杯了。

周海到的时候，我已经喝完一杯啤酒了。见到我，他透过嘈杂的人群冲我喊道：“怎么样？大医师，是不是同意我上次的提议愿意到我们公司来了？！”

待他坐下，我叫服务员为他加上酒。他是一个直爽的人，我就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找你，是有事要你帮忙。”

“哦？说来听听。”仿佛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并没有感到意外。

我把我现在负责的项目同他讲了，并告诉他希望通过他在商界的影响，帮助我开展这个项目。他听了我的推广计划，稍微沉思了一下，说：“帮助你也可以，并且我可以不求你任何的回报。只是，在决定帮助你之前，我要先明白一件事，我也知道你们治疗所最近在改制，我想弄清楚的是，你所负责的这个项目与医生公会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想到他会问出这样的问题，茫然地望着他。

“我实话告诉你吧，如果你的这个项目还与医生公会存在着关系，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不会帮你的忙。”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对医生公会存在有成见？”我问道。

“成见倒没有，只是很不喜欢其中的某些人。”周海说这句话的时候，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随之，他又为自己加满。

“那我也实话告诉你，改制之后，我们治疗所就是一家企业了，从今以后都要自负盈亏，与医生公会将毫无瓜葛。”我实话对他说，“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什么样的人，会让你连整个公会都讨厌？”

“欧业伦，我想你知道吧。”周海说出这个名字，又将杯中的酒一口气干了。

“自然知道。他是治疗所前任所长，现任医生公会秘书长。他在任期间，治疗所的业绩曾经创下无数的辉煌。”虽说与周海相互间的感觉很不错，但我还是会维护治疗所的名誉，尤其是对前任领导，我更不会轻易地说出他的不好来。

周海冷哼一声，说道：“哼，那是你们的看法。”

“哦？难道他有什么事做得对不住你？”

“他简直就是人面兽心。”周海陷入了无比的痛苦之中，通过他的述说，

我清楚了他痛恨欧业伦的原因。一年前，他的妹妹大学毕业，由于她学的是心理学专业，想找一份对口的工作，于是就想到了我们治疗所。在一次宴会上，周海与欧业伦相识了，就向他说了能否安排一个人到治疗所上班，当时欧业伦没有明确答应，只是说可以考虑。周海是一位商人，自然明白欧业伦的意思，就私下里送了一些礼品及现金给欧业伦，于是，他的妹妹顺利进入治疗所上班。但谁又能想到，周海的妹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美女，这令欧业伦多少有些冲动，后来，通过种种手段，终于将她占为己有。

没过多久，欧业伦的任期结束，被调到医生公会做秘书长，这是一个清水衙门，没有一点油水可捞。没有实权在握，欧业伦也收敛了一段时间，但俗话说，是猫儿就一定会偷腥，没过多久，他再一次逼迫周海的妹妹与他发生关系，如若不然，他就会把他们之间的事情给透露出去。反正他在这个职位上，有与没有都无所谓，只是，周海的妹妹还年轻，一旦传出去，将来终身幸福就全完了。被逼无奈，周海的妹妹只有含泪与他再次发生关系。但很不幸的是，在这次性生活中，周海的妹妹有了身孕。

周海的脸隐陷在一片黑暗之中，点燃的香烟在他面前一明一暗，证明他还存在着。他用十分厌恶的语气说：“那个畜生知道我的妹妹有了身孕，更是猖狂嚣张，甚至跑到我的面前，向我索要一笔‘封口费’，说如果我不给他，他将会把与我妹妹的关系说出去。”

我突然间想起了上次专家义诊前华忆科技高层管理的那次聚餐，在聚餐之前我所看到的那个熟悉的车牌号，于是插口说：“他找你应该是在你们公司的职工聚餐那天吧？”

我能看到周海惊诧地瞪大了双眼，他说：“是的，你怎么知道的？这件事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当时就只有我们两个，并且他还向我承诺过，绝不会告诉任何人的。狗日的，真不该相信他。”

“你误会了，只是凑巧，那天晚上我见到了他。听你讲起，这才突然间想起来，有此一问而已。”我连忙解释道，我可不愿为了这么一个“败类”连自己的项目都搞砸。

感觉到我没有欺骗他的必要，他相信了我的话，继续说下去：“这个孩子当然不能要，我就陪着妹妹去医院做了手术。事情虽然过去两个多月了，但我能感觉到妹妹的痛苦，每当看到她那张冷若冰霜的脸，我的心里就像针扎一样疼痛，你肯定不敢相信，以前的她，是多么的爱笑——”

我的心里猛然一动，不禁脱口而出：“难道你妹妹就是——”

“是的，周若暄。”周海淡淡地说道。

“这我就明白了，难怪我总觉得她每天都心事重重的样子。”我在心里这样想着，不禁开始为她的遭遇而感到不公了。

时间仿佛静止了下来，我们两人也都仿佛死了一般地沉寂。

不知道过了多久，周海突然说道：“你说的事情我可以帮你，并且可以为你提供项目运作所需要的所有费用，只是有一件事，你必须答应我——”

“好的，我答应你。”我没有让他说出来，就直接答应了他。

“不等到我说完，你知道我的条件是什么？”周海疑惑地问。

“让一个人摆脱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其忙碌起来。做我的助手，肯定会为即将启动的项目每日忙碌，那或许是帮助她走出痛苦的最好办法。”

“好，就凭着这一点，我答应帮你。”仿佛心里的重担卸了下来，周海轻松地说道。

“谢谢，十分感谢。”我举起杯，同他轻轻地碰了一下，一饮而尽。

## 栽赃旧把戏

资金问题得到了落实，EAP项目的推广便按照既定的计划顺理成章地进行着。在此期间，金玉所负责的刊物也在紧张地筹备着，刊号已由单位出面帮助解决，只要内容确定，即可面向市场发行。依据自己对国内企业的了解，我写了一篇预测EAP在国内将拥有巨大市场空间的文章，准备在金玉的刊物上刊发。在文章中，我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企业EAP服务将对企业带来的作用。当然了，作为刚创刊的一份刊物，我非但不会收取刊物一分钱的稿费，反而以软广告的价格，向金玉支付了费用。虽然，在我的项目推广中，这只是一笔非常小的费用，但对金玉来说，这也算得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开端了。

调周若暄过来帮我，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自各项目的责任人确定之后，唯有我这个项目在进行着，并且做得是风生水起的，所以，我的申请自然得到了韦煜恒爽快的批复。而周若暄，也可能因为周海已向她说过与我的关系了，对我的态度也不再那么冷淡了，尽管有时候空闲下来，还是会黯然神伤地坐着发呆。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让她去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她，虽有些不情愿，但总会顺从地去做。

笛卡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心理学的研究上去了，他对此安排似乎比较满意，

每天见到我，也只是呵呵地笑笑，便又埋头于他那厚厚的心理学的书籍中去。在单位就是如此，如果你不擅长营私取巧，那埋头做学问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笛卡或许认清了这一点，对他目前的情况也较乐观。当然，这也不能排除他有新的想法，比如说韬光养晦，以便在职场上可以再上一个台阶。这也不无可能。现在班子中，他虽排行第三，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罗宾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而韦煜恒到治疗所里来，也只是为了到基层再锻炼，说不定哪天就高升了，那到时候由笛卡掌握整个治疗所的实权也实属意料之中。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在利益面前，即便是再铁的关系，也难免会有翻脸的时候。但我与笛卡不会，最起码我相信自己不会。

俗话说：“咬人的狗不叫。”欧业伦就是条“不叫的狗”，别看他平时不哼不哈言语少，见到谁都是满脸的微笑，典型的一个老好人形象，但他随时都会咬你一口，只要你稍微没有防备。笛卡曾多次在我耳边这样提醒我，我都以为我与他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他不会针对我而不以为然，直到周海向我袒露了他妹妹周若暄的事情，我才真正地认清了这只披着人皮的白眼狼。

只是，我没有想到，因为我向韦煜恒成功地申请了把周若暄调过来帮我，欧业伦就把阴谋的矛头指向了我。

按照周海的意见，项目推广不能再采用之前义诊的方式，那种方法用过一次，如果再用到别的企业，很容易让人反感。最好的办法就是采用论坛的方式，举办一次企业 EAP 的高峰论坛，邀请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参与论坛，主要研讨 EAP 对企业的作用以及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至于西江的企业高管，他可以出面邀请。由他出面，别人自然会给他一些面子，此次高峰论坛也就成功了三分之一。我所需要负责的是，准备相关的论坛资料以及与会专家学者的邀请。

企业 EAP 服务在国内的运作还不多，这方面的专家更是少之又少，不过，这并不会影响本次论坛的质量。我们可以邀请国内心理学的权威人士来解读心理学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只要稍加延伸，便会很自然地进入 EAP 的范围之内。再说了，所有的论坛都有一个共同的潜规则，那就是所谓的专家会根据主办方出钱的多少，而决定与论坛主题相关的内容。用周海的话说，只要各方面都打点到位了，这次 EAP 的高峰论坛一定会成功举办，并且能将西江市心理咨询机构的企业 EAP 服务中心一炮打响。

周海的话让我有些汗颜，我没有想到，专家在这个商业社会，已经成为或正在沦落为名副其实的“专门做假”的地步。曾有一段时间，我把成为一名心理学界的权威专家定为自己奋斗的目标，而现在，周海的一番话让我对未来有

些绝望。

不过，不管我喜欢与否，即使绝望，为了项目的成功，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还是得按照所谓的潜规则去邀请、去布置。以少博多，以小胜大，借无形资产变有形资本，这是我还比较欠缺的地方。现在有周海这位商界高人在背后指点，我做起事情来也更是如鱼得水。按照周海的计划，一年之内将我所负责的企业EAP服务中心做大，两年做强，三年就可以脱离西江市心理咨询机构了。是否脱离，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不过，做大做强却是我现在的目标。

为此，我做了许多功课。

先是高峰论坛的方案。地点就定在顺风酒店，这是西江市唯一的一家四星级酒店，在此举行会议，能够显示出会议的规格之高。顺风酒店的老板与周海的老板傅东升关系不错，对周海也较熟悉，在价格上给予了最大程度的优惠。接下来，便是会议的日程，这个日程用去了我两三天的时间才最终敲定，因为举行这么高规格的论坛，按照西江本地商人的风俗，要选一个“好日子”，最好是“黄道吉日”。我虽不信这些东西，但入乡随俗，还是让欧阳振国开着车转了几个寺庙去求一个黄道吉日。

最后，一切落实，我拿着一套完整的方案走进韦煜恒的办公室，向他汇报工作。罗宾也在，他们正在商量着什么事情。

不管喜欢他与否，见到他，我还是礼貌地向他打了招呼，然后把方案递交给韦煜恒之后，向他们又做了口头的汇报。

对于我这个方案，韦煜恒似乎一点也不惊奇，好像这样高规格的活动我一定可以成功策划与举办似的。事后，韦煜恒曾对我说过，在西江市心理咨询机构中，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学历的人，但也是机构中唯一一个算得上人物的人。以我在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加上在实践中的灵活运用，我策划或者举办任何一场活动，都是理所当然的。

韦煜恒微笑着听完了我的汇报，说：“很好，你就放心地去干吧，如果需要我帮忙，你再来找我。”正当我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罗宾在一旁说道：“我个人认为，这其中的专家名单还值得商榷。当然了，我对这个高峰论坛还不了解，之前也没有听龙昭宇说过要弄这么个活动，所以，我说的不一定正确，不对的地方，我们可以探讨。我认为，既然是在西江市搞这么个论坛，最起码西江的专家与学者要有一些能够出席的，这样，才能显示出西江心理学界的实力。”

韦煜恒听了，点了点头，说：“不错，罗副所长的这个建议比较好。这样吧，昭宇，你具体地与罗副所长沟通一下，看西江的哪些专家可以邀请。后面，

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过来找我。如果没事，你就先忙去吧。”

突然间，我想起周海的话，随即停住了将要迈出去的脚步，返回到韦煜恒的面前，说：“韦部长，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向您汇报一下。”

韦煜恒稍微愣了一下，随即说道：“好，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罗宾与欧业伦的关系我是比较清楚的，罗宾在这里，我如果说不能让欧业伦出席，那么这话罗宾一定会转告欧业伦，虽然他与我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这个时候如果他闹出些动静来，的确不好。所以，罗宾在这里，我有些话还不能说。

韦煜恒虽是一个耿直的人，但心思也较缜密，他看到我有事，却不开口，随即便意识到了是罗宾在这里的缘故，就对罗宾说：“罗副所长，对于你所说的西江的心理学专家与学者，你还是多费些心思吧。至于其他的事，你自己拿主意吧，我既然让你坐这个位置，就会给你绝对的权力，只要是你权责之内的事情，你就自己做主吧。好了，你就先去忙吧。”

待罗宾走出去，韦煜恒微笑着对我说：“昭宇，你的确没有让我看错。策划这么一场大活动，需要拉不少赞助吧。虽然你刚来单位不久，但我早就看出，你绝不会是一个普通的心理咨询师，你有经验，有头脑，有想法，这样很好，我把这个项目交给你做，看来决定是正确的。”

“谢谢韦部长的信任，还请您多多关照。”

韦煜恒呵呵地笑了，道：“自然，能够帮得上忙的，你随时开口，你的成绩，也是单位的成绩啊。不过，刚才你说还有事情，是什么事情？”

“是这样的，刚才罗副所长说道，要请西江的心理专家与学者，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件事，有一位赞助商，并且这位赞助商对本次论坛的赞助是最大的，他有一个要求，说如果本次活动邀请欧秘书长出席的话，他将撤回所有的赞助。所以——”欧业伦是前任所长，当着现任所长的面，我自然不能再像与别人谈话那样，称呼他为“欧所长”。

“哦？”韦煜恒显然有些意外，他似乎没有料到会有人提出这样的条件，但他也知道这次论坛的成功举办会为单位带来什么样的效益，他自然不会为了一个过了气的所长而影响本次的活动。“好的，这件事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不要对别人说，到时候我会安排一下的。”

“谢谢，谢谢，不过到时候，您可一定要参加啊。”打了招呼，我赶紧告辞。我倒不是急着忙别的，而是这种问题比较敏感，会让人无端猜忌，尤其是

罗宾，他也很清楚，我当时闭口不谈事情是有意避着他。对于一个刚刚过了试用期的新人来说，即便是高调做事，也不能过多地暴露在别人的视野里。再说了，我向韦煜恒直接汇报工作已经是属于越级行为了。

回到办公室，刚刚在座位上坐下，办公桌上的内线电话响起来，我看了看号码，拿起来就说道：“苏所长，我是昭宇。”

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传出一个低沉的男音：“龙昭宇，我是罗所长。”

我这才想起，苏米娜与罗宾更换了办公室，而且苏米娜也已经不是副所长了，于是忙改口道：“罗所长，不好意思，我记错号码了。请问您有什么事？”

“你来我办公室一下。”说完，罗宾就挂了电话。可以听得出，他的声音有些的不悦，似乎在怪罪我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对此，我并没有介意，只是在心里稍微埋怨了一下自己，不该犯下这样的错误。毕竟，罗宾是我现在的顶头上司，我还在他的管辖权责之内，如若因自己的不小心而得罪了他，那可就得得不偿失了。

“宁可得罪君子，不要得罪小人。”我自然明白这句话的所指，现在，罗宾打电话过来叫我去他办公室，一定是他不高兴了。我只好赶紧到他的办公室。

“坐。”罗宾在我对面的沙发坐下，说，“如果今天不是韦部长告诉我，你已经成功地策划了一次高峰论坛，恐怕到你的论坛举办的那天，我们都还不知道呢。到底是从大城市过来的，不一般啊，一出手就是大手笔。”意料之中，罗宾的话语间充满了一种不满与酸溜溜的味道。

“不敢当，我只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而已。”我并没有打算向他汇报我的工作。该项目既然我是责任人，我认为把它做好，才是我最终的目的。

罗宾端起茶杯，轻轻地饮了一口，沉默地笑了。

“有些事情，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年轻人有激情是好事，但是也要注意个人形象问题。”罗宾没来由地说了这么一句。

“对不起，罗所长，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如果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还请您批评。”

“那好，我就直说了吧。”罗宾把茶杯放下，看了我一眼，意味深长地道，“最近，我接到了一封投诉信，是一位女患者写来的，她说你利用工作之便，与她发生了性行为。我想这个女患者是谁，你应该很清楚吧？你年轻，又是单身，偶尔找点乐子，这我们都允许，只是，不要做出不利于单位声誉的事情就好。”

我的头轰的一声大了，我一直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方秋淇果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单纯，然而，我还是使自己很快地镇静下来，说道：“我是年轻

人不错，不过，我没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我的任何一位患者的事情，更没做过有损单位声誉的事情。如果有人投诉我，我可以与她当面对质，我自己做的事情，就会绝对负责。”

“你先别激动嘛，这件事还在调查之中，再说了，我也相信你，也一直把这封信压着，没有上报。你是一位很优秀的年轻人，我们也不希望你在这个问题上摔跟头啊，毕竟我们曾经因为类似的问题而丢失过一位优秀人才。”罗宾忙解释道。

他这样慌忙地解释反而让我有些释然了。如果他只是就事论事，我就会为自己辩解，而现在他的解释似乎是想掩盖什么，这让我不禁想到了务虚会议结束那晚嚷着“你要我勾引他？”的那个女孩。如果我没有猜错，那个女孩应该就是方秋淇，而这所谓的“强奸事件”应该就是欧业伦亲手策划的，甚至罗宾也有份儿。

我不禁哑然失笑。

就这样的人，还担任心理咨询机构的领导？就这样心理极度扭曲的人，还是西江市资深的心理专家？心理机构的几朝元老？

“讽刺。莫大的讽刺。”我在心里冷笑道。

“这些问题或许是有些误会在里面。不过，我还接到投诉，这是上级单位转过来的，说你的电脑总是访问一些色情网站。我们现在虽然在进行着制度改革，但只要一天没有成功，我们还是属于政府的下属机构，我们还是要注意形象的。我们单位像别的行政机关一样，电脑全部都安装了绿坝防护系统，只要你访问了一些受限制的网站，总机都会记录下来的。这个问题，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刚才我也说了，你是年轻人，偶尔动点凡心，找点乐子，我们都能够理解，不过，最好的是，你能够稍微注意一下。”罗宾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对我谆谆教导道。

我不禁气从心来。色情网站！开什么玩笑。自从被分配到这个项目以来，我天天都为项目的事情而奔波忙碌着，哪里还有时间去看什么色情网站？我的电脑也很久没有打开过了，就是做论坛的方案，我还是在租房里使用笔记本电脑。不过，罗宾既然这样说，他肯定也是有依据的，我只好如实地向他解释说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开我的办公电脑了，更不可能去登录什么色情网站。

罗宾好像早已经预料到我会这样说似的，呵呵地笑了，道：“这个问题我也会私下里调查，当然没有最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好了，我知道你比较忙，你就忙去吧。至于名单的事情，我弄好后就会找你。我今天跟你谈的事

情，你也不要放在心上，好好地把心思用于项目的开展上面，我预祝你取得圆满的成功。”说完，罗宾伸出手，同我握手。

“谢谢。”说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只是，一路上，我一直在想，是谁在给我“栽赃”呢？

## 老将出马

罗宾的话无时不在敲打着我的耳膜。或许他是说者无心，也有可能是敲山震虎。但到底是谁动了我的办公电脑呢？会不会是他们弄错了？我百思不得半点头绪，还是决定先打开电脑，看看最近访问网络的记录。

刚开机，电脑便开始出现异常情况——屏幕上总是跳出点击提示。怎么回事？屡次关掉窗口，提示屡次跳出，好像一个顽固的木马病毒，任你怎么追杀，也誓不低头的样子。无奈，我只好点击提示。

色情网站。果然同罗宾所讲的一样。

我的电脑怎么会这样的网站，而且这么顽固地抢先提示。我不禁有些纳闷。调出浏览记录，最近半个月的历史记录显示，除了我经常上的心理专家网之外，其他全是成人网站。

到底是谁动了我的电脑？怎么是这样的素质？要看黄色网站你回家看呀，为什么要用我的电脑呢？我真有些后悔，自己的电脑没有设置访问密码，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地打开，趁我不在的时候，用我的电脑访问这些乱七八糟的网站。

坐在电脑前，面对仍不断跳出的提示，我第一次有种无力回天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并且我也相信问办公室的这些女人们，她们也不会知道，相信哪一个人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地在周围都是女性的情况下，浏览这些淫秽的网站。这个人一定是在别人都不在的时候，才打开我的电脑的。既然她们都不在，问也是白问。

有句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但遇到这样的事情，谁又能够说得清呢？要怪，也只能怪自己，“门户”防得不够严，以让人有机可乘。

按照丁炯逸在电话中告知的方法，我从网上下了个查杀木马的软件，装上去，对整台电脑查杀了一下病毒，这一查，果然出现了不少。把木马病毒全部杀光，又装了一个防火墙及杀毒软件，对电脑实行三重防护，彻底把病毒清除。末了，又设置了密码，用的是一连串复杂的字符，如果不是黑客高手，相信即

便他把我的电脑盗去，也无法进入我的系统。

一切处理完毕，我感觉还是有必要向韦煜恒说一声。这件事，我要主动坦白，如果等到韦煜恒问下来，我才解释，那问题就会变得很严重了。

对于我反映的问题，韦煜恒的反应让我很感意外。一切仿佛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他只是简单地“哦”了一声，接着眉头便紧皱了起来，他好像是在自语，又像是对我说：“看来，他是耐不住，要动手了。”过了一会儿，他似乎做了一个决定，对我说，“好了，这件事我知道了，我会向上面反映这个问题的。你处理的方法也较妥善。只是，最近你一定要小心，万不可有任何的把柄落到别人的手里，要不然，我们单位可就真的全完了。”

会有这样严重的后果？我不禁有些讶然了。

“好了，你也不要担心，这件事情我会处理的。你现在把全部的精神放在搞好EAP的项目上面去，其余的事情，我来解决。我绝对不会让优秀的人才再从我们治疗所被迫离开。”韦煜恒心情沉重地说。

我想起了贾颀弘，那个因“强奸”女患者被治疗所开除最近又出版了一本长篇心理小说的青年，在他的那本《心理探秘》中，他把那次“强奸事件”看得比较透彻，也把当时他离开时的矛盾刻画得淋漓尽致。“政治漩涡”？这个词此刻在我的眼前跳动着，我似乎感受到了贾颀弘当时的心情。

我张了张口，想说点什么，但却又什么都没有说出来。喉咙蠕动了几下，感觉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一样，沙哑、无力：“韦部长，您也保重，那我就先去忙了。”

韦煜恒挥了挥手，没说什么。

毋庸置疑，这个人一定是一位心理学高手，他深谙精神伤害的力量，比任何一种暴力行为都有效，都更加直接与猛烈。暴力伤害可以让柔情蜜语或者别的方面给治愈，而精神伤害却永远都没有办法使其愈合。

我感到自己就像当时的贾颀弘，正被一个巨大的无形的漩涡吞噬，直至消亡……

这是不是太耸人听闻？

瞎想。我马上否定自己。我绝不是那么容易认输的人。我相信自己，相信真理，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美好的事物。而所谓的政治漩涡，也极有可能只是出于长篇小说的需要，作者虚构的一个场景。

到了笛卡的办公室，却没有找到他。问周若暄他去了哪里，周若暄依然是

用能冻死人的语气告诉我：“他刚刚出去，走得急急忙忙的，他是领导，我能管得到他去哪里？”

再问欧阳振国去了哪里，也是一样的答案，他们是一起外出的。

这就有些怪了。这些日子欧阳振国一直与我在一起，忙碌着高峰论坛的事情，如果他有事情外出，也应该会告诉我一声啊，难道有什么紧急任务？

欧阳振国所负责的培训中心与我的项目有诸多的关联之处，企业 EAP 高峰论坛的开展，对他的培训中心也将带来很大的益处。所以，对于论坛的工作，他也较为积极与热心，每次我外出去洽谈相关的事宜，也总是他当司机，开着单位的车带我驰骋于西江的各个角落。现在他同笛卡一起外出，可能是有什么紧急事情需要处理吧，不然的话，他不会这样一声不吭就急忙地走的。

我猜得没错，他们那么急着出去，是为了要见一个人。在我下班回租房的路上，我接到了笛卡的电话：“你现在在哪里？我们到你租房接你，等会儿一起吃晚饭。”

回到租房，单位的车已经停在楼下面了。笛卡破天荒地没有坐在前面，他伸手将车门打开，冲我喊道：“赶紧上来，我们找地方吃饭去。”

我上了车，车内还有一个人，我不认得，但他很年轻，一笑起来，就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这位你还不认识吧？”笛卡替我们介绍，“你们二人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了，就好像是《天龙八部》里的‘北乔峰，南慕容’那样，早就知道对方，却一直没有机会相见。今天，这个机会就由我来给你们创造。”

见笛卡如此说，我知道这位青年最起码与笛卡应该是非常的熟络，遂大方地伸出手道：“我是龙昭宇，很高兴认识你。”

他也伸出手，道：“我是贾颢弘。”

“是你！”握手的力度不自觉地加大了许多。在我们的人生中，尤其是网络社会生活的影响，每一个人总有那么几位自己想认识的人。但非常有趣的是，我们往往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对方，甚至可以用“非常熟络”这个词来形容，但见面的时候，却总会因为没有相互介绍而一次次地错失在现实中相识的机会。如果非常幸运，在别人的安排下你们相互见面并且还相互介绍，知道了对方就是自己想认识的人中的一位，你的心情或许就会同我现在一样，只有通过加大握手的力度或者拥抱才能表达了。

双方握了手，也算是正式地相识了，正如笛卡所说的惺惺相惜一样，我们仍舍不得松开对方的手。“你的《心理探秘》我用去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才把它读完，确实是一本很不错的书，既直面社会现实，又把你在心理学上探究

的意义加以显现，是一本具有非常意义的著作。”我说。

“你最近在《心理周刊》上发表的论文，对许多企业来讲，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在你的这篇论文的指引下，企业就会从关爱劳务工的薪酬问题上有意识地向关爱劳务工的身心上过渡，而这种方法，也正是企业能够保持着人员不会有大幅度流失的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别的不说，就现在我所服务的那家工厂，就正在向这个健康有利的方向发展，这一切，当然也是因为你所发表的那篇论文。”

“哈哈，我说你们两个是惺惺相惜，不错吧？你们两个一见面，就乌龟看王八，对上眼了！”笛卡在一旁爽朗地笑道。

“得了吧，你！”我们两人同时说道。对于笛卡，我们当然是像好朋友那样，只是，因为身份的问题，很多时候即便是开玩笑，也会适可而止。从贾颢弘与我一致的语气中，我相信他同笛卡也是非常要好的关系。

晚饭依然是在江边的大排档，刚坐下，贾颢弘就吆喝着让老板娘送上来茶水与啤酒，不用说，他也是这儿的老主顾了。

待酒上来，欧阳为每个人倒好酒，笛卡意味深长地说：“颢弘与昭宇都是比较优秀的人才，我一直想着，如果你们两个能够做我的左膀右臂，那么治疗所的发展也绝不在话下了。只是，我很痛心，对于优秀的人才，总有人难受，看不顺眼，想尽一切办法把他赶走。当时颢弘走，我十分难受，这次又有人要动昭宇，我就告诉自己，哪怕丢失了这份工作，也绝不能再让优秀的人才从我们这里委屈地离开。”

至此，我明白了，贾颢弘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应该是韦煜恒的安排。他要把原来的事情弄明白，好与一些人一起算总账。只是，对于贾颢弘来讲，他现在的工作与生活已经很不错，比较稳定，虽说不会有大的起伏，但对于一个痴心于心理学研究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在他的《心理探秘》中，他曾写道，当时他选择离开，并且心甘情愿地顶起“强奸”的罪名，就是因为看透了这些事件背后的漩涡。而现在他已经完全地置身于事外了，又为何要再把他拉扯进来？

我有些莫名地看了一眼笛卡，他没有注意到我的疑惑，依旧动情地说着失去贾颢弘的痛就好像被人血淋淋地斩下臂膀一样。他在说这些的时候，贾颢弘已经同我连着干下了三杯，并且同笛卡也喝了两杯下去。看来，他的酒量也很不错。

欧阳振国在一旁不时地插嘴，道：“韦部长也下定决心，借此改制的良机，

把所有不合理的存在全部一次性清除，你们放心好了。”欧阳的话我不是很明白，存在是否合理，现在贾颢弘都已经是置身事外的人了，我不知道这中间与他还有什么关联。

倒是他们好像有某种约定一样，贾颢弘道：“我肯定相信，再说了，笛所长的为人我还是比较清楚的。在治疗所，除去笛所长，再没有哪一个能够令我佩服了。现在，既然这样开口了，我也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我怎么越来越听不明白了？难道把贾颢弘请出来，是因为他还掌握着某种证据？但既然笛卡不开口向我谈起此事，那就说明这件事他还不愿让我知道，我最好还是装聋作哑。

我端起酒杯，自己喝起来，不再理会他们说着的暗语。笛卡是个聪明人，看我自己喝起酒来，便很识趣地将话题转移：“昭宇，你们的论坛现在准备得怎么样了？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看来，欧阳振国已经把论坛的相关事情都同笛卡讲了，他这才直接询问。

我把罗宾要求邀请西江的心理专家的事情重新说了一遍。贾颢弘道：“昭宇，这件事你办得很不错，项目的宣传的确应该有如此大手笔。罗宾说得也不错，在西江，你不能够忽略本地的力量。西江还是有些人才的，你都应该考虑进去。不过，也有一些害群之马，经常打着专家的头衔，到处招摇撞骗，你最好能够分辨得出这些人，千万不要让他们在你的论坛上出现。”

“这的确是个难题。”我边把酒加上，边说道，“在西江，我来的时间还短，对这些人平时接触得就较少，要把他们分辨出来，谈何容易啊。不如这样，我知道颢弘兄是西江本地人氏，对本地的人与事了解得更是十分清楚详尽，不如兄弟给列个名单，到时候我对照名单，一一否决，不是更省事些？”

“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贾颢弘想了一下，还是接过欧阳振国递过去的纸和笔，一会儿工夫，十几个人的名单就出现在纸上了。把名单递给我的时候，他还说道，“作为主办方，一些人可能避免不了要出现在论坛上，但你也应该有意识地避免他参与论坛，至于具体是谁，我相信龙兄弟心里也较为明白。”

“是的。这些我的确也考虑到了。”

“那好，我就预祝你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贾颢弘颇为豪气地举起酒杯。

“谢谢，也承你吉言。”



## 尘埃落定

……周若暄在里面快乐地收拾着行李，我的心也跟着她的身影一上一下地飞舞着。我知道，等到下午到了东江，我们首先会租住一套阳光能够普照室内的房子，而我们的爱情与事业，也将会同阳光一样，温暖我们的每一天。

## 名单风波

笛卡道：“西江市心理咨询与治疗所是西江一直以来的一张名片，只是很可惜，最近几年这张名片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弄得是乌七八糟。这次改制，就是要彻底还原它的本色。刚开始，我推荐昭宇肩负起 EAP 的项目，韦部长还有些疑虑，现在看来，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为这个项目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举动，而别的项目的负责人，在自己突然获得的美差中还没有回味过来的时候，昭宇就已经抓住了先机，这对单位的改制来讲，是很重要的。在这段日子里，韦部长一次次私下对我说，在昭宇开展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有什么需要的，单位为他大开绿灯，让他一路通行，畅通无阻。我们就是要证实，在单位里，只要你有能力，就一定会有机会与平台让你发挥和展现。”

这些话从笛卡的嘴里说出来，虽然少了些韦煜恒的魄力，但加上笛卡言语间流露出的真情，也的确很令人热血沸腾。说到这里，笛卡的眼神凌厉起来：“现在，由你们这两位优秀的人才联合行动，不管是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我也全不把它放在眼里。昭宇在明，抓项目的发展；颢弘在暗，为发展扫清一切障碍，我看这治疗所改制的滚滚浪潮，谁能够阻挡得了？”

到这里，我总算明白了贾颢弘被邀请出来的原因了。至于他为什么同意再次出山，心甘情愿被卷入他笔下所说的“政治漩涡”，我想他应该同我一样，是不甘心一个很好的单位就这么被荒废掉吧。

只是问题真的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吗？以前在工厂里，各部门主管为了利益也常出现钩心斗角的情况，结果也往往都一样，谁的实力最强，谁最后获胜，甚至在整个厂区里拉帮结派培养自己的势力。但这些属于政府的事业单位也会如此？我几乎有些不敢想象了。不过还好，这些问题不用我去想，我只需要把项目拓展的事情做好就行。

说到钩心斗角，我肯定不行。从毕业之后踏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我就被别人称为“最木讷的人”，对不感兴趣的话题也半句话说不出来。而钩心斗角往往都要说许多违心的话，这是我最不擅长与反感的事情。但要我办实事办正事，我则会像一只出笼的猛虎那样，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用不完的劲。

即便是办事，有时候还需要讲究一些策略，比如什么时候该说些什么话，见什么样的人要用什么样的语气，这些我还能够把握好。现在，笛卡把贾颀弘也拉扯了进来，可见事情的发展将远远比我想象中的严重得多。虽然对这些结果我没有必要去预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贾颀弘将与我统一战线，从他今晚写的这份“黑名单”就可以看出，他在我的企业 EAP 项目的运作中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这一点，我已经没有了顾虑。只是有一点，他向我问起方秋淇的情况，这我比较担忧。心理咨询师与患者之间发生感情往往是心理行业的大忌，无论这段情感的发生是因为医师主动或者是患者的挑逗，贾颀弘向我问起方秋淇的时候，语气比较暧昧，我一时弄不明白他是真情实感还是别有想法，只好支吾着告诉他可以帮他打听一下。

第二天一上班，罗宾便把我叫过去，他递给我一张名单，告诉我那是举办论坛要邀请的专家。我看了一下，有近七成都是贾颀弘的“黑名单”上的名字，就问道：这些人是不是有些可以不请？罗宾的脸随即便拉了下来，非常严肃地告诉我，考虑到项目的整体与大局，领导还是对项目具有调控权的，这一点，希望我不要忘记。

我自然不会忘记，我也十分清楚，他现在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只是，我又能怎么样呢？罗宾的这个理由也十分正当，我不可辩驳，而且，他所推荐的专家，虽说在贾颀弘的名单上是不良人员，但在现实中却又没有相关的证据。然而如果说全部都请了，一来专家的费用又将增加相当大的一笔开支，另一方面也可能真如贾颀弘所讲，直接降低了论坛的档次，这样这个项目可就全砸了。

我一时间有些为难了。因为罗宾与韦煜恒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据说，韦煜恒现在每周末的外出游泳，都是罗宾陪伴的。在罗宾与笛卡之间，韦煜恒更加看重罗宾，甚至在会议上也多次提出，我既然让你做这个副所长了，就会保证你绝对的权威，那就是说，即使是在项目上，罗宾与项目负责人有冲突时，韦煜恒也会因为维护罗宾的权威而否决项目负责人的决定。但我还是决定把宝押在韦煜恒身上，我相信他在整体与大局面前是十分明智的。只是，在把两份名单都呈现给他的时候，我也适时地做出了自己的建议：最好本地的专家不要超

过五人，这样，才会显得更加权威，保证本次论坛的高质量。

就此问题韦煜恒专门召开了社委会，笛卡在会后向我传达了会议的精神。

罗宾的意见是既然在本地召开，就应该充分照顾到本地专家学者，即使是一些年轻的医师，也应该多给他们机会抛头露面，这样对于本地的心理学的发展才会真正起到推动作用。苏米娜虽没有像以前那样附和罗宾，但也没有表示出反对的意见。丁莉一向是唯领导是从，向来只听从领导的安排，在单位里，长时间受罗宾的指使已成为一种习惯，所以她的观点是赞同罗宾。笛卡是持否定意见的，他的说法很简单，但很有力。笛卡说：“我们现在是正在改制期间，而这次论坛也没有花单位的一分钱，我认为我们可以邀请本地的专家出席，但也应该考虑到论坛的费用支出。对于这样一个规格的论坛，我们既然没有花钱，更应该为节约每一分钱而想方设法，而不是一味地讲排场，摆铺面。如果没有出席的必要，本着为论坛节约开支的想法，我本人就可以不出席论坛。”

这样情势就是二比一了。二人同意，一人否决，一人中立，如果韦煜恒再同意的话，就将按照罗宾的名单去邀请本地专家了。但韦煜恒对名单的决断，显然融合了他对治疗所当前形势的判断，动了多少心思，我虽不知悉，但我能感觉到他言语间的坚决与果断。他说：“我们做领导的应该做到，第一为下属谋福利，第二为下属出谋划策，第三替下属担当。只有这样了，下属才会更努力地向着单位，才会把事情办好。如果只是想着自己的小圈子，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下属辛辛苦苦赚回来一点钱，领导只想着如何装进自己的腰包，那还有谁有心思去办事？对于这次邀请本地专家，我也是持赞同意见的，只是，我也同意笛副所长的意见，我们应该考虑到费用的开支。这样，我的意见是，治疗所的所有职工，到时候参与，按加班给予补助，而本地的专家，我的建议是不要超过三人。这样，罗副所长再拟一个三人名单，到时候让龙昭宇直接通知邀请吧。”

因为社委会的主题是讨论我所负责的项目，所以，会议刚结束，会议记录就由丁莉分发到了我的手上。看到韦煜恒的决议，我不由得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自己没有把宝押错。我看得没错，韦煜恒就是一位大胆开展工作、勇于承担责任的好领导。

## 矛盾无法挽回

一只老鼠坏一锅汤，这是谁都不愿见到的局面。

然而，刚刚拿到会议记录，我还是找到了笛卡，同他讲道：“笛所长，韦部长的决议我也看了，我也知道韦部长很为大局着想，可是我心里还是有些不安啊。”

“为什么不安？”

“在网络上我看到这样一句话，叫做党也党不住，团也团不拢，说的就是一些正在改制中的企业所面临的局面。我害怕我们这里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一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硬是逆决策而上，组织涣散不说，恐怕会引起不好的影响。”

“你是指罗宾？”

“有这个可能。您也比较了解他。长期以来，他一直都是倚老卖老，在单位里把自己当成太上皇，现在他又是副所长，韦部长也要给他三分面子，我怕的就是他蹬鼻子上脸，硬要逆决策而上，到时候韦部长却又不好处理。”

见我这样说，笛卡用手揉了揉太阳穴，道：“这也不无可能。我私下里再向韦部长汇报一下。只是，在论坛这个问题上，你坚决不要让步，要坚守自己的阵地。这样，罗宾他再大胆，也不会大胆到乱来的地步。”

“乱来他倒不能乱来到哪里去，到时候，我甚至连会场都可以让他进不去。”我呵呵地笑了，说道。我绝不是说大话。顺风酒店在西江是唯一的四星级酒店，但有时为了保护某些来视察的上级领导的安全，保卫工作一直做得都相当不错。在论坛期间，只要我们要求酒店的保安严格按照邀请函放人进入会场，那罗宾就算是有通天的本领，他也进不去。

“这样我就放心了。”笛卡抽出他的“好日子”香烟，点上，道，“今天的会议，韦部长讲得也很明白了，领导的决策仅限于对项目拓展有利的方面。罗宾虽是副所长，但只要他的行为对你的项目没有一点益处，甚至阻碍项目的发展，你都可以拒绝他的指示。韦部长让丁莉把会议记录也分发给你一份，就是要你领悟到他的用心。”

“好，我明白了。”沉思了一下，我又开口说道，“对于贾颀弘，您应该也比较了解，他上次问到我方秋淇的问题，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就支吾了过去。”

“爱情这东西害人匪浅。有时候被一个人整得死去活来的，但却又总忘不了这个人。颀弘与方秋淇之间的事情是一言难尽呢！”

“这样说来，颀弘当时真是喜欢上了方秋淇？”

“不仅仅是当时，按你刚才说的话来看，即便是现在，恐怕他也在喜欢着

她。只是，方秋淇这个女孩啊，也太让人担忧了。”

“你的意思是，只要方秋淇改变，他们还是有可能走到一起的？”

“爱情这东西难说。”仿佛突然间意识到了什么，他问我道，“你不会是在打方秋淇的主意吧？我可告诉你，这个女孩，你还是少惹她为好。”

“你想到哪里去了，她的厉害我可是领教过了，我可不想招惹她。”

“那样最好。”笛卡总结道，“女人分为很多种，有的是只可远观不可近玩，这种女人只适合欣赏；有的是既可观又可玩，这种女人可以当‘课外书’，也可用于‘家庭作业’；方秋淇是属于比较特殊的那一种，观之不得又碰之不得，一旦惹上，她准会将你弄得身败名裂才肯罢休。”

笛卡一锤定音，将方秋淇从一个女神经病升级为恶毒的女人。

我没有反驳他。按照我对方秋淇的了解，她也曾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但这些话我没有说出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哪怕被咬的仅仅是你身边的人，你也总是会心有余悸。这是比较常见的心理现象，也是人之常情，我没必要为此大惊小怪。

只是，令我很意外的是，晚上，方秋淇却打来了电话。上次我送她坐上公交车时，她要我的手机号，我想了想，还是告诉她了。没想到近一个月了，她会突然打电话给我。

“我是方秋淇。”在电话中她主动地自报家门，这令我有些不习惯。

“我想见你。”她的声音很低沉，完全没有了平日里的那种天马行空。

“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想起她的“投诉信”以及笛卡的劝告，我在心里一次次告诫自己离她远些、再远些。

“不行，这件事我必须当面跟你说。”她在电话里加重了语气。

“恐怕会让你失望了。我这段时间都比较忙，实在抽不出时间。”

“听着，我只说一次，明天我会去市内办事，晚上六点钟在东湖广场旁的名典咖啡馆，我等你，你要是不来，我会一直等下去。”

“那随你便了。”我用无所谓语气把电话挂断。

第二天一上班，我便直接走进了罗宾的办公室。一个月快过去了，这次论坛只差专家名单没有落实了，前期的宣传无法进行，后续的项目将更难拓展。周海打来电话询问了两次，问专家的名单什么时候能够确定下来，他还告诉我，这件事他们老板傅东升也将特意从美国飞回来，到时候参与论坛。傅东升参与论坛，是否意味着副市长王继军也将会出席？这不得而知，周海在电话中也只是说极有可能。如此一来，本次论坛的规格将更上一个档次，我更要抓好每一

个细节的落实问题了。

风风火火地闯进罗宾的办公室，他倒是不慌不忙的，先让我在沙发上坐下，自己又泡好了一杯上等的龙井，才捧着茶杯在我面前的沙发上缓缓地坐下。

“龙昭宇，你先谈谈论坛的进展情况吧。”罗宾开始向我下达指令，用官派十足的语气说。

你的架子也太大了些吧？我在心里不禁有些恼火，论坛只是让你参与三个专家的名单拟定，你还真把自己当成领导了？但事实是，他确实是领导，我只好把怒火消灭在心头，也用官腔向他如实地汇报：

“好的。自从罗副所长亲自坐镇治疗所调度项目指挥以后，每一个新分配的项目每天都有新进展，在培训部、咨询部及刊物编辑部负责人的通力协作下，我所负责的企业 EAP 服务项目的推广活动暨首届全国企业 EAP 高峰论坛将于下个月 5 号进行。这次论坛已通过中国心理学会备案，论坛将采用权威专家学者与企业高层对话的形式，让企业负责人了解心理服务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明白人才资源才是企业发展的首要动力。通过论坛及推广，我们要向企业展示我们服务的项目与内容，具体可包括为企业员工提供完善的员工福利保障，以增强人才的满意度和归属感；处理那些会对工作业绩产生影响的工作、问题及挑战；提升员工间的合作关系；吸引及留住员工；减少员工抱怨——”

我还未说完，罗宾就打断我的话，问：“龙昭宇，挑主要的说，目前的难点是什么？主要问题是什么？”

“难点就是活动的经费。根据预算，这次高峰论坛的活动开支将会达二十万元以上，不过还好，我碰到了一位热心人士，他对我的这个项目比较支持，帮助解决了这一难题。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专家邀请这一块，国内权威的心理专家与学者我都已经联络到了，包括费用，只是，西江还差两三位没有确定。”

“我们单位还从来没有组织过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到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好现场，万不可出现什么差错。你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单位的整体大局着想，这一点辛苦你了。我代表单位向你表示感谢。至于本地的专家，经过我与韦部长的再三商量，本来可以多邀请几位，但也考虑到经费的问题，最终只确定了三位。这三人我都比较了解，之前在我们治疗所刚成立的时候，也对我们治疗所有过不小的帮助。这是名单，上面我也都已经写上联系方式了，你就直接去联系吧。”罗宾说着，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纸条递给我。

我看了一下，这三人仍然是贾颀弘“黑名单”中的人物。昨天晚上，我也

做了一些工作，对贾颀弘所列出的人物一一作了了解。这三个人物，只有一人能够称得上是专家，但他所涉猎的范围是儿童心理，与本次活动的主题一点都不搭边。至于另外的两位，则是名副其实的“招摇撞骗”、“专门作假”的人，这样的人，自然是不能够出席这种高峰论坛的。

然而，正当我准备开口说出反对意见的时候，罗宾又用他官腔十足的话说道：“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你直接去邀请吧。市政府要求我们单位做改制试点，我们就应该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规定的任务。当然，这是一项艰苦的差事，人员不理解、阻挠工作的，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出现，但我们作为单位的一分子，就应该与单位上下一心，打一场硬仗，把改制工作做好、做漂亮。有些话我还是要说在前面，任何人都要坚决服从市政府的重大决策不动摇。谁不听从领导的安排与指令，谁就被摘帽子，坚决开除；谁故意恃才傲物寻衅滋事，我就影响他一辈子，在心理行业我摸爬滚打也大半辈子了，我说到做到。”

罗宾的一番慷慨陈词，好像全部都是针对我而说的，我不由得气上心头，冷笑一声，问道：“罗副所长，请问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对我有意见，可以直接提出批评，或者是处分都可以，您是领导，有领导与处罚权，用不着这样拐弯抹角吧？再说了，是谁在搞小动作，不听从领导的决策了，我想我不说，大家心里也明白吧？”

罗宾把茶杯用力地往茶几上一蹶：“你放肆！你这是在跟领导说话吗？想教训我，你还没资格，在单位里，我是领导，你还不是。不要以为你搞了一次论坛就尾巴翘上天了！”罗宾蛮横地说道。

“罗副所长，我以企业 EAP 项目负责人的名义保留意见，并将向韦部长汇报。”我也毫不让步，据理力争道。

“龙昭宇，你随便！别忘了，我是治疗所的副所长！”

我没有等他说完就愤然站起身离开，临出门的时候，把他写的那张小纸条重又扔在了他的面前。

## 请陪我去堕胎

从罗宾的办公室里出来，欧阳振国站在导诊台前面，与周若暄小声地嘀咕着什么。见我出来，欧阳振国把我叫过去，压低了声音道：“你同罗主任又吵

架了？整层楼都听见了。”

“这个老流氓，我才懒得跟他吵呢，以为自己是个副所长，就无法无天了！”我愤愤地说。

欧阳振国好心地劝我，道：“这样的人你没必要得罪，也得罪不起。越是这种人，越会使用下三滥的手段，到时候你会防不胜防。真的，没必要。”

“我才不怕！大不了，这份工老子不干了！”气话可以说，但事情还是要做的，我转过头来对周若暄安排道，“今天下午把专家的邀请函全部寄出去，之后你再电话跟进这件事。明天上午寄本市的企业，到时候，电话里别忘了跟他们讲，市里领导也会出席本次论坛，如果他们问是哪位领导，就告诉他们是王副市长。另外，你注意一下与丁莉及时对接财务进账的事情，企业客户把款汇到账上之后，你要及时同企业确认，保证每个汇过款的客户都能够安排到位。”

我一边说着，周若暄一边速记着，待把我说的事情全都记录下来，她才说道：“刚才有位女孩子打电话过来，说昨天晚上打过电话给你的，她让我转告你，见面的时间更改为中午，地方不变。”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我说完，转身就要离开。

“龙昭宇。”周若暄又叫住了我。

“还有什么事？”我止住脚步，回头问道。

“从电话里我可以听得出那个女孩的声音，她曾多次来过我们单位，这个女孩不好惹，你小心点。”

我一愣，着实没有想到这个冷若冰霜的姑娘会说出关心人的话来，一时间竟没有控制住自己，目光直直地聚集在周若暄的身上。或许是注意到了我这种很意外的目光，周若暄的脸忽地一红，样子更是娇媚可爱。

我忽然明白了，难怪当初欧业伦会对她下手。想到这里，心里竟然是一阵莫名的疼痛。“好的，我会注意的，谢谢你。”我赶紧用话语掩饰着自己的慌乱，然后快步地走向电梯。

进入电梯，欧阳振国也跟了上来，他阻拦着即将关闭的电梯，问我：“论坛的事情应该都落实下来了？这两天需要我做什么？”

“你就好好地等候时间的到来吧。不过，你要是真的闲得慌，我不介意你陪我出去见一个人。”

“你说的是方秋淇？得了吧，你还是饶了我吧！”

“呵呵，那就算了。不过，你也可以提前与媒体打声招呼。当然，这个招呼打与不打都没问题，只要王副市长到时候出席论坛，即便不邀请媒体，也会

有许多人主动前去报道的。打招呼，只是说明我们对媒体的重视，有时间的话，你就联系一下吧。”这个时候，我俨然成了一名总指挥。

“好的。”电梯门关闭，把欧阳振国的声音阻隔在外面。

离开治疗所，我径直向东湖广场走去。在治疗所有公交车过去，总共三站路，我没有乘公交，而是走路过去，在这一路上，也便于自己好好地思考与方秋淇相见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中午的名典咖啡馆人不多，走进来，随便一扫便可将大厅内的客人全都尽收眼底。方秋淇还没有到，我找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同许多场所的装饰一样，名典咖啡馆装饰所用的玻璃是那种单面的，也就是说从里面可以看到外面发生的事情，但从外面却看不到里面。这样比较方便客人随时观察外面的情况。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对方秋淇抱着什么想法，也不是害怕她会对我怎么样，如果真的害怕，我也不会过来赴约了。但在目前这种比较关键的情况下，小心谨慎对我不会有任何坏处。

一杯咖啡喝完，方秋淇还没有出现。又让服务员续加一杯，继续在咖啡的香味中思索。依旧是卡布奇诺，旁边依旧有人在轻轻地弹奏着钢琴，只是一切却已物是人非。有多久没有想起方小红了？忙碌似乎已经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如今，偶尔放松下来，这种黯然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心底一下子变得灰暗起来。

这不是一个好征兆，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另一种可能的诱惑，人都容易因失去理智而犯下错误。我不能再犯错误了。就在我刚准备调整心情，迎接将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一个婀娜多姿的身影映入了眼帘。

她走路轻飘飘的，仿佛魂不守舍似的，而且走得十分慢，磨蹭了老半天才走到咖啡馆的门口。我的目光随着她进入咖啡馆，就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满脸的凄楚和犹豫，一会儿转身想走回去，一会儿又似乎下不了决心退了回来，就这样在门口进与不进之间磨蹭着。

是方秋淇。看到她，我赶忙站起身喊道：“方秋淇。”

她似乎没有想到我会提前到来，猛然间听到有人喊她，吓得她差点惊叫出声，脸色都白了，转头看见是我，整张脸更是瞬间通红了起来，说话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那慌乱的样子就好像一个漂亮清纯的女孩在看艳情小说被别人发现了似的。

我看着她在我面前坐下，才轻声道：“好了，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你让我来这里，有什么事？”

方秋淇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我耐心地等待她，看她到底想演什么戏。

她却愣愣地看着我，忽然就掉下眼泪来。我忙道：“你怎么了？有什么事你要说啊？”

她一脸凄楚地抓着我的胳膊，猛掉眼泪就是不说话。这种情形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看到，又会借此大做文章了。我只好劝她道：“好了，别哭了，你有什么事都说出来，我能帮你就一定帮你，好不好？”

方秋淇这才哽咽着道：“我……我怀孕了，可是……可是我不知道是谁的，我……我现在谁都不认识，又不敢让家里人知道，我……好怕，我该怎么办呢？”

这……这也太离谱了，有了孩子，却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现在的年轻人对性难道就是如此随便不成？我有些哭笑不得，问：“可是，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想让你陪我去将孩子打掉，这个孩子我一定不能要的——”

“什么？你要我陪你去打胎？”我感到自己快要晕倒了，这是哪跟哪的事啊！

“嗯，我自己去好害怕。”方秋淇点了点头。

“你不打算生下来？”我试图挽救一个快要成形的生命。

她用力咬着嘴唇道：“不可能的，生下来的话我爸爸第一个就不会放过我，而且，我……我根本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我想了一下，道：“好吧，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我就陪你去，不过现在已经是中午了，再急也要把午饭吃了吧。这里也有一些可口的饭菜，先看看吃点什么吧？”说完，我打了个手势把服务员叫来，让她把餐单拿来，不一会儿就点好了两份套餐。

吃完饭后，方秋淇说要去买一身新衣服才敢去，以免被熟人看到。我有些哭笑不得，她之所以求助我，是因为她说在这里她没有熟人，现在又说怕熟人看到，要去买新衣服。我自然不会迁就她，拖着她上了一辆出租车，然后直奔市第三医院。

## 设计

市第三医院又被称为“妇女医院”，它像别的医院一样，设有急诊科、妇产科、不孕不育科等科室，同时又有比较独特的治疗项目：处女膜修复、堕胎，也因此而被称为“妇女医院”，而并非别的“妇幼医院”。虽然名声有些不好，

但医院的治疗水平还是比较有保障的，据说从来没有出现过医疗事故的情况。并且还有一点，就是在这里堕胎医院不会问及原因或是别的隐私情况，只是一般性的手术登记即可。当然，这也是较受争议的一点，一些想生儿子但怀上的却是女儿的，大多也会来这里进行堕胎，这有些违反了计划生育的相关法律。然而，在这里进行手术，最起码的能够保障病人的生命安全，不会因为病人去非法小诊所流产而导致人命关天的惨剧，所以卫生局对于这种情况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从出租车里下来，她却害怕得死活不愿意进去，眼圈儿红红地说怕被熟人看见。

“那你想怎么办？”我问。

“不去了，我哪都不去了，我很害怕，龙昭宇，我只想让你陪着我。我现在在真的一点勇气都没有……”方秋淇的声音里已经带着一丝哭音。

我的眉毛不自觉地皱了起来，心中涌起一丝不悦。这是哪跟哪儿的事啊，你要撒娇向你的男人撒去啊，向我撒什么啊？又不是我……

方秋淇以前在酒吧里也曾对我百般挑逗，我对此一直视而不见，不是自己假装清高，而是对这样的女人真的就没有怎么在意过，现在也不过是当成认识的一个女孩帮她一把。然而，给她三分颜色，她倒开起了染坊来，这是每一个人都愿看到、也是最令人不爽的。

“好吧，你以后做了决定再说吧。”说完我转身到公路旁，去招出租车。

“不要！”方秋淇向我喊道，“以后不会再有人陪我的。好，我现在进去。”她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用哀求的目光望着我，我无奈地回转身，同她一起走进医院的大厅。

“我还是有些害怕，我……我想去一下洗手间。”快走到大厅的导诊台时，方秋淇突然说。

我看了一下大厅的平面图，用手指向另一个通道：“那个方向，去吧。”

方秋淇慢吞吞地向洗手间走去。我摇了摇头，自己在这做的是什么事啊？刚才的行为不是在强逼她堕胎吗？不行，这种事还是让她自己做主，等会儿她出来，再问一下她的意见为好。

正想着，手机响起，我掏出一看，是本地的固话，一个我不认识的号码。

“是龙昭宇龙医师吧？你现在是不是在市第三医院？”电话里传来一个陌生的女人的声音。

“是的，请问你是——”

“我是三院的刘笑云，我这边有点事，我想你最好到办公室来看一下。”

刘笑云是三院的办公室主任，待人比较热情，一个典型的热心小老太，是在一次市卫生局组织的云南一周游里，我们认识的。只是，她怎么知道我现在就在三院呢？而又有什么事会关系到我呢？带着诸多疑惑，我还是来到了她的办公室。

“昭宇啊，赶紧进来，你看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在跟踪你啊？”我刚刚走到门口，就被刘主任拉着到了一台监控器前。

在监控器回放的监控录像中，我看到我与方秋淇在医院的大门口在讨论着什么，在我们不远处的一棵树背后，一个小个子的男人正在拿着相机拍摄着什么。从他相机对准的角度来看，拍的应该是我与方秋淇。接下来，我与方秋淇走进大厅，他也跟随着我们，不停地从各个角度偷拍我们，直到方秋淇向洗手间走去，他才停止拍摄。

“我不知道这人拍来照片有什么用处，但很显然，他是在有意针对你啊！”刘主任道，“昭宇啊，西江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尤其是医疗系统，所以你做事，要处处小心啊！”在旅游的过程中，由于座位临近，刘主任又是一个热心肠，知道我是刚从另一个城市来的，便担起了老大姐的角色，处处照顾我，在那一个星期里，她也一直称呼我为“昭宇”。

“只是，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要不要我让保安把那小子抓来问一下？”

“也好。”我想了一下，随即又在她耳边小声地嘀咕了几句，就走了出去。

不大一会儿，那位拿着相机偷拍的小个子男人便抖抖索索地出现在医院后面的一条小巷子里，在他的面前，两位身材魁梧、戴着墨镜的肌肉型男人一步一步地向他走近。

我在小巷子的另一端，微笑着等着他一步一步向我退来。

“你们……你们想干什么？”待猛然回头，发现没有退路，而被偷拍的人正站在自己的面前时，他一下子慌了，哆嗦着问。

“是谁让你这样做的？”我沉声问道。

“什么？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小个子男人虽有些恐慌，但立即装出一副害怕的无辜的模样。

“我只问一次，到底是谁让你偷拍我的？”面对这种人，只要同他要狠，比他狠上十倍、百倍，他的心理防线就很容易被攻破。在我问话的同时，另两位由保安临时装扮的黑社会大哥把手指捏得啪啪作响，一步一步向他紧逼。

瞬间，晶莹的水珠就溢满了小个子男人的额头，在他咬了N次嘴唇之后，终于开口道：“是伟哥，我是伟哥的人。”

“伟哥是谁？”

“我也不知道，但我们都喊他伟哥。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每次任务都是他打电话给我们老大，我们老大再分配给我们的……”

看来，这位伟哥还真的是号人物，任何事情，不用自己出面，一个电话就有人去搞定。只是，他为什么对我感兴趣？为什么会偷拍我与方秋淇来医院的事情？想起方秋淇，我的心猛然一动，难道今天她所有的言谈举止都是又一次精心的安排，就像上次投诉说我“强奸”她那样？

从相机里掏出胶卷，把相机重新还给小个子男人，我快步走进刘主任的办公室，重新来到监控器前，在监控器里我看到方秋淇压根儿就没有走进洗手间，她只是在洗手间的门口虚晃了一下身子，然后就从走廊的窗口跳出去到了外面。也就是说，如果我在大厅里等着她从洗手间出来的话，可能到老死也不会等到她。

果然是最毒妇人心。只是，我又从来没有得罪过她，为什么她会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针对我呢？同刘主任说了声谢谢，便赶紧离开办公室，在大门口守候着方秋淇出来。

不一会儿，方秋淇慌张地从里面出来，忽然间看到我正站在大门口，眼神冰冷地看着她，她走到我的面前，有些慌乱地避开我的目光，结结巴巴地说：

“怎么……了，我从洗手间出来看不到你，就以为你不理我，自己走了——”

我淡淡地说：“你根本就没有怀孕。”

“你怎么知道？”方秋淇讶然地脱口而出，但立刻又慌乱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之前对她没有太多注意，虽说笛卡在身边一再告诫我，说她十分“恶毒”，但自己总是不以为然，今天看到她凄楚犹豫的样子，的确很像背着父母去打胎的少女，所以也就没有深入了解，谁曾想到，自己的善良却再次成为被别人玩弄的砝码。“很好玩吗？我告诉你方秋淇，任意地拿别人的关心来戏弄，即便你一时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但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关心你的人。”淡淡地说完这句话，我转身就要离开。

方秋淇一把抓住我的衣服，眼圈儿红红的，用十分委屈的声音道：“人家也只是好久没有见你了，想和你开个玩笑嘛——我说我怀了孩子，你为什么一点都不在意？难道你就一点都没有在乎过我？”

“你认为我该在乎你吗？”

“既然不在乎我，那天晚上又为什么要救我，如果那天我被别人强奸了，不就一点事都没有了吗？就更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了！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爱，每一个人都可以为自己所爱的人去做任何事情，为什么我做这么一点点事情，就惹得你这么讨厌？”方秋淇的声音越说越大，眼泪不断地从眼眶中涌出来。

周围很多人投来惊异的目光，我没有想到方秋淇的行为会是因为爱，因为爱另一个人而甘心情愿地去伤害别人。这种愚昧的爱，如果不当头棒喝，她永远都不会醒来，永远都会活在这种所谓的“爱”的阴影里。

“你那不是爱，你们之间也并没有爱的存在，你们之间存在的，也只是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他的工作受到影响了，或者是看某人不顺了，就让你来出面帮他清理，利用你的美貌。你认为按照他所说的那样去做，为他付出就是爱，你也能获得他对你的爱，我告诉你，那只是很愚蠢的想法。他不可能爱你，你也更不可能得到他的爱。在他的眼里，你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可以随时使用的工具。当你与一个一个的男人‘发生关系’之后，他对你的厌恶只会一步步加深……”

方秋淇的手用力地绞着自己的衣角，垂着头一句话也不说。我没有因此而停止话语，我要彻底地把她喝醒：“你能够伤害的，绝对是真正关心你的人。对于这句话，你可以仔细想想。今天，我可以原谅你的行为，但却不能容忍你拿别人的关心来戏耍。你的年纪也不小了，在社会上闯荡也这么多年了，应该好好地考虑一下自己的感情问题，而不是像那些刚从家里出来的小小打工妹那样，被一些浮华的东西所迷。言尽于此，好自为之。以后也不要再见了吧——”

## 愚昧之爱

我推开她的手，迈步就走，方秋淇却猛然扑上来再一次抓住了我的胳膊，一边落泪一边凄切地说：“龙昭宇，我知道错了……我真不是存心地害你们的，只是……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你原谅我好不好？”

“知错能改就好，我又怎么会再怪你？只是我现在还有事情要办，你要找人玩那就找错人了。”我说的是实话，今天方秋淇这么一闹，我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会更多，也会更加凶险与猛烈。韦煜恒与笛卡一再告诉我不要担心，把所有的精力放于项目的进行上面，但他们同时也告诫我一定要小心行事，这说

明他们早已预见可能到来的危局。这些日子，项目都是我一人在执行，万一我有事了，这项目岂不是进行不下去了？不行，我应该立即着手安排“后备应急方案”，以应对可能会发生的危险情况。

“你原谅才怪，你骗人。我知道，你不会再理我了，你一定是生我的气了。”说到伤心处，方秋淇的眼泪哗啦啦地就狂涌了出来，犹如滚滚的西江水，瞬间能够把任何一个男人淹没。

“方秋淇，感情的东西，你认识得还是太过肤浅，回去好好想想，你也该为自己的以后做打算了。”说到这里，我本来想提及她与贾颀弘的一些事情，但对现在的她也真的不敢再抱多大的希望，就把刚刚到嘴边的话又生生地吞了回去。

眼见我这次是真的要走了，方秋淇忙说道：“我也不是全骗你的，今天约你出来，我是真的有一些事情要当面跟你说的，你陪我吃晚饭，我一边吃一边告诉你。”由于比较着急，方秋淇几乎是喊出来的，周围的人听到后脸上的表情全都怪怪的，盯着我们俩人看。方秋淇即便平时大大咧咧的，这会儿也不由得满脸通红。

这个小妮子，今天一天，看来是把我全部都交给她，她才满意啊！中午吃了饭，同她疯到这里，现在，又要我请她吃晚饭，还说今天约我出来的事情还没有办。要是再与你待下去，还不知道等会儿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然而，这小妮子仿佛看出来我会拒绝她似的，还没有等我开口，她就继续说道：“你要是没有钱了，晚上就由我来付账，这件事很重要的。真的，除了你之外，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了，这件事，我也从来没有同任何人讲过。”

“得了，你还想用这样的理由让我同情你？我说过了，人一旦被骗过，就不会在类似的事情上再被骗到。你没有听说过么？聪明的人绝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

“我知道，你根本就是看不起我！你同所有的人都一样，认为我只不过是一个下贱的女人！”方秋淇突然间变得有些歇斯底里，脸色发白，整个身体瑟瑟发抖。

我知道，这是她真的生气了，说话的语气也不由得缓和了一些，道：“我只会看不起自甘堕落的人，你是吗？”

“我不是！”方秋淇咬牙大声喊道。

“那不就行了？”

“那你为什么那么讨厌我，半分钟也不愿与我待在一起？”

“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你，当然，也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讨厌！”方秋淇不由得笑出声来，娇嗔道，“你说前一句就好了，干嘛非要多补充一句？”

“别人的看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自己的看法，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珍惜，别人再怎么看重都没有任何意义。”

方秋淇沉默不语。在我招到一辆出租车正准备进去的时候，她突然说道：“龙昭宇，你想知道我的故事吗？”

“不想。”我干脆地回答道。

“不想也得听。”方秋淇一下眉毛倒竖，拉开车门，也进入出租车内。但或许突然间想起，我们之间还不是熟络到可以这样撒娇的地步，她一下子僵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在上车的时候，我已告诉司机我的目的地，待方秋淇坐进来，没等我再说些什么，司机就悄无声息地将车开走了。

一直到下车，方秋淇都一直愣愣地看着我，话在嘴里，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我带她去的是家较小但很有特色的餐馆，距离贾颀弘的宿舍较近，我来找他的时候，他曾带我过来吃过一次，感觉很不错。下车的时候，我微笑着对方秋淇说：“做自己，才是最快乐的，也是最美丽的。”

方秋淇浑身一震，更加讶然地看着我。我笑道：“你不是说饿了吗？要不要进去吃晚饭？你要是不进去，我可进去了。”

方秋淇突然笑了，又恢复了她大大咧咧的本性，跟在我的后面，开始说道：“当然要进去了，我有许多话要跟你说。今天好不容易才让你陪了我这大半天，如果不说的话，恐怕以后再没有机会了。”

我没有打断她，在一张双人小餐桌旁坐下，点了这里较有特色的酱蹄髈及西江烧鹅。

方秋淇接着往下说：“其实，伟哥就是欧业伦，你们治疗所前任所长。”

“是他？”我心中不禁一凛，表面却依然保持着平静，听方秋淇说下去。

“是的，我刚来西江不久就认识了他。那时我已经没有一分钱了，工作也没有找到。那天，我想不管碰到任何人，我都要向他借两块钱，好打电话给家里，让家里给我寄钱过来。结果就遇到了他。不知是怎么回事，从第一眼开始，我对他，就有很熟很熟的感觉。他很耐心地听了我的情况，不仅给我买来了吃的，还给我买了新衣服穿。后来他带我去了一家旅馆，安排我住下，临走的时候，还丢下一百块钱给我，说让我先拿着找工作，他第二天再来看我。那家旅

馆，虽然有些脏，床也不干净，空调没有遥控器，也没有挡风板，蚊子多，还有许多蟑螂，但那晚我睡得非常香，我很庆幸自己碰到了好人。第二天，他来看我，问我住得好不好，他说他是一个人住，一室一厅的房子，如果我没有地方去的话，可以暂时搬到他那儿去住。我想，他给我的那一百块钱，即便我不吃不喝，住很差劲的旅馆，最多也只能住三个晚上，到头来还是没地方可去，倒不如先在他那里住下，等找到工作再做打算。另一方面，我相信他是一个好人，不会对我怎么样的。可以想一下，一个人如果不是好人，怎么可能会帮一个从没有见过面的人呢？

“我去他的住房时，他已将沙发整理好，铺上被子枕头。也许，因为他好心收留我住在他的客厅里，我对他心存感激，此后，对他十分信任。他告诉我他有爱人，但他们的婚姻却非常不幸，是父母包办的。他说，他来这个城市半年多了，但始终没有把爱人接过来，就是想再过一段时间，能够与老婆离婚。他说这些的时候，显得十分孤独，但我却在心里，莫名地感到欢喜。

“一天晚上，他喝了点酒，坐在客厅里同我聊天，忽然都不说话了，好几分钟，空气里有种尴尬的味道。我站起来说给他倒杯水。他却突然抱住我，疯狂地吻我……我好害怕，却拒绝不了一个四十岁男人的疯狂……事后，他把我搂在怀里，说以后我不用再为找工作而奔波了，他可以养我，如果我想去工作了，他会托朋友，帮我安排一份很轻闲的活儿干。就这样，我成了他的情人，我以为我找到了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但他不是，他只是单纯地想让我成为他的性工具。两年之后，他的爱人也过来了，他就给了我一些钱，让我不要再打扰他。我不甘心，去单位找过他，但他却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是一个神经病，一个疯女人……”

方秋淇的声音不像我以往所接触的患者那样随着内容的跌宕起伏，时而高亢愤怒时而低回悲伤，她只是平淡地说出这番话，但听在我的耳中却让我感到更多的心酸。我没有想到，那个外表被诸多光环笼罩着的前任所长，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用他给我的钱到了外地，但发现自己总是无法忘记他。后来，我再次返回到这座城市，并且在现在的地方租了一套房子，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无法忍受对他的思念的时候，能够偷偷地过来看他一眼。我也曾想过，随着光阴的逝去，自己也一年年长大了，还不如找个男人嫁了算了，但这个世上还有好男人吗？我对此有些害怕了，也不敢再做尝试。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了我还在这个城市，有一天他找到了我，说

如果我能够帮他一个忙，他会考虑与他的爱人离婚而与我厮守的。他的爱人我见过，是一个相貌丑陋的女人。我又相信了他的话，尽管有一百个不愿，但为了能够同他长相厮守，还是答应了他，帮他去害另一个男人——”

## 无心插柳

“贾颀弘。”我脱口而出道。

“你怎么知道？”方秋淇猛然抬头惊异地看着我。

“你那次喝醉后在我的房间里喊过他的名字。”

“不可能，我怎么可能会在睡梦中喊他的名字？这不可能，你骗人！”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她听到贾颀弘的名字的反应竟如此激烈，忙说道：“你不单单喊他的名字，你还说了一些对不起他之类的话。我相信当时你一定也是非常不愿意去害他的，以至于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你仍然感觉对不起他。”

“那，现在你都已经知道了，龙昭宇，你说我是不是很坏？是不是一个很恶毒的女人？我知道，贾医师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我却害得他断送了前程——”方秋淇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那是她愧疚的眼泪。

“你的本质并不坏，你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还为此愧疚，就说明了你不坏，也不恶毒。”

“可是我现在又要来害你——”

“我知道这仍然不是你的主意，你自己也很不愿意这样做。我知道你还为此挣扎过，如果有别的办法，你绝对不会这样做的。”我安慰着她道，“你只是爱错了人而已。你现在还很年轻，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自己选择。只是，告诉我，现在，你还爱他吗？”我抬头盯着方秋淇的眼睛。

方秋淇露出苦涩而茫然的眼神：“爱吗？我不知道。”

爱情总是这样，它能够让人迷失自己。“那么，你认为他爱你吗？”我换了一个问法。

“我……我也不知道。”没想到方秋淇还是茫然地摇头。

“那为什么你明知道他是在利用你，玩弄你的感情，你还要这样帮他？”我一针见血地问，到了现在，该是让她清醒的时候了。

没想到这样一问，方秋淇却激动得一下子站了起来：“他没有利用我，他只是为了我们的未来着想而已，他也是不得已的！是的，他也是不得已的，他

曾经说过，官场很黑暗，你们只会阻碍他事业的发展——”

我轻轻地按着她的双肩又让她坐了回去，问题的关键我已经明白了，接下来就是要对症下药了，要下猛药：“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认为他这样性格的男人会娶一个被别的男人碰过的女人吗？”

方秋淇答不出来，只是用手捂着脸，不断地摇头，口中喃喃道：“他会的，他说过只要他成功了，就一定会娶我的，他说过的——”

我不禁心生叹息，这个傻丫头，连爱情是什么都不知道，就要忍受爱情的伤害了。“如果他会娶你，那为什么在你逼走贾颀弘之后，对你仍然不理不睬？”我继续对她下猛药。

方秋淇疑惑地看着我，看情形，她也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爱过你，压根儿也不会娶你。你对于他，只不过是发泄性欲与可以利用的工具，仅此而已。”话虽有些恶毒，但却也是能够将她棒喝而醒的唯一之道。

“不会的，不会的。他说过，他说过一定会娶我的——”方秋淇双目无神，茫然地摇着头。我知道，她对欧业伦抱有的希望已被我彻底地摧毁了。

我盯着她，道：“我刚才说过，做自己，才是最快乐的，也是最美丽的。”

“可是，我该怎么办呢？现在的我，仍然是一无所有，一无是处——”方秋淇喃喃地回应着我的话。

“任何事情，只要相信自己，就都有可能，包括爱情。”我淡淡地说。

“爱情？我还会有爱情？”方秋淇依然目光呆滞。

“是的。”我想说贾颀弘还在挂念着她，但还是忍住了。

方秋淇浑身一震，讶然地看着我。我微笑着告诉她：“如果你能够从现在开始改变自己，我想爱你的那个人一定会很高兴的。”

听我如此说来，方秋淇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冲我笑了笑，说道：“那好，我决定从这一刻开始改变自己，从今天开始过我自己的生活，决不再做别人的工具。”

“好，祝福你。”我举起茶杯，同她碰了碰。

“你知道聚湘阁吗？”放下茶杯，方秋淇问我。

“知道，也听说那里的老板是一个较有能耐的人。它是这座城市保留的唯一一家外地菜馆，生意很好，饭菜也很可口。”我淡淡地说。

“欧业伦就是聚湘阁的老板。”

“哦？！”这倒令我十分意外了。欧业伦充其量不过是治疗所的一任所长，

他有什么能耐能够充当此种角色？

“欧业伦也不是真正的老板，他只是其中的一个较小的老板而已，真正的大老板另有他人。”方秋淇解释道。“那里也是他们进行交易的地点。我听欧业伦说过，一些对现在的职务不满的人，只要到那里找到欧业伦，给他一定数额的钱，就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职位。欧业伦之所以现在心甘情愿地做一个没有任何油水的秘书长，主要就是为了掩饰他们暗地里所进行的交易。不仅如此，他还是本地黑社会的龙头老大，只要他一个指令下达，所有的帮会都要服从。”

竟有此事？我不禁感到心惊肉跳。一些政府官员与黑社会有牵连的事情我以前在香港电影里看过，但没有想到，这种事情竟然会真切地发生在自己的身边。沉默了一会儿，我才按捺着情绪，淡淡地问：“你为什么和我说这些？”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你令我感到你就是我应该相信的人吧。”方秋淇小声地笑了起来，但笑着笑着眼泪就涌了出来，“你是不是不信我所说的这些？”

我端起杯子，微笑着看着她道：“专业的心理咨询师都有一种特别的技能，就是从对方的话语中判断出对方是不是在说谎，而我作为年轻又最具有潜质的医师，恰好就是这方面的高手。像你这种菜鸟，想要骗我的话差得远了。”我颇为得意地说。

“那你是相信我了？”方秋淇一脸惊喜的表情。

“你那么兴奋做什么？难道我相信你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有。只要有人愿意相信我，我就觉得自己还有存在的价值。”

“傻瓜，就是我不相信你，你还是有很大的存在价值的。相信另外一个人如果知道你现在已经改变了，一定会高兴得疯起来的！你想不想见一下这个人，我能感觉到，他是真心地喜欢你的。”

方秋淇苦笑了一下，道：“你别逗我了。像我这样的女人，怎么可能会有人喜欢？我自己做过的事情，心里清楚得很，这些年，我伤害了许多人，并且还做过洗浴中心的按摩女郎——”

我断然地打断她，道：“我只问你愿不愿意见他。”

“当然愿意了！傻瓜才不愿意呢。”

我点了点头，不再说话，开始吞咽面前的美食。方秋淇一脸疑惑地问：“你说的这个人是谁？你怎么不说话了？”

我头也不抬，将食物吞在口中，含糊地说道：“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把肚子填饱，等会儿那人过来买单，你就知道是谁了。到时候，我也不好坐在这里当电灯泡了，还不如趁现在这会儿工夫，把肚子填饱呢。”

待到把所点的饭菜风卷残云般地消灭得一干二净，我才摸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道：“我就在你家附近的小餐馆里吃饭，还有一个你最想见的人。现在我们已经吃完了，你过来买单吧，我也准备开溜了。”

我听到电话那头有些兴奋又有些激动的声音，但我却什么都没有等他说出来，就挂断了电话。不一会儿，我看到一个身影向这边奔来，就站起身对方秋淇说：“好了，他来了，我就不在这里打扰你们了。这个人你认识的，好好地同他聊聊，他是真心地喜欢你的。”

方秋淇满脸疑惑地看着我，显得既紧张又有些兴奋，待来者推门而入，来到我的身旁时，她的脸色蓦然间全变了。

气氛一下子尴尬起来，方秋淇与来者二人对立着，都不知道一时该说些什么。我只好同来者握手，道：“正所谓不是冤家不碰头，你们是不是冤家我现在不管了，现在我有事情要去忙了。说明白一点，就是不在这里充当电灯泡了。下面的时间交给你们两个，看你们自己的发展了。老贾，你是男人，主动一点。”

说走就走，这个时候，我再留下来，就真的是电灯泡了。我推门走出餐馆的时候，听到贾颀弘说：“你……你请坐。这里的酱蹄膀不错，你一定没有吃过……”

## 早已知晓的谈话

早上，刚走进办公室，周若暄就告诉我，韦煜恒昨天下午到办公室找我，要我今天一早到他的办公室。我猜想，应该是为了专家名单的事情。只是，韦煜恒知道我的手机号，以前每一次有什么事，他都会直接打电话给我，为什么这次却要让别人转告呢？我看了看时间，还不到九点，不到上班的时间，就拿起今天的报纸，走进了办公室。

没过一会儿，电话响起，是丁炯逸打来的。我突然想起，自从过了试用期，一直忙碌着这个新项目的拓展，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回东江了，也很长时间都没有打过电话给丁炯逸了。我忙摁下接听键，丁炯逸的声音立即在耳旁响起：“昭宇，你在搞什么东西啊？”

一句话把我问得莫名其妙，我不明所以地问道：“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你与罗宾是怎么回事？我听说你昨天与他大吵了一架，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管你是不是正确的，你都要跟他道歉，他现在是你的领导，是你的顶头上

司，你怎么能同他吵起来？等一会儿上班他来之后，你立即过去，跟他说对不起。”丁炯逸在电话那头威严地说，没有一点缓和的余地。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你的做事能力我是相信的，但做事是做事，与做人是两码事。你怎么能因为做事而得罪人？我不是一直跟你说么，一定要注意做事的方法！别的不多说了，你先去跟他道歉。这周末如果有时间你就回来，再具体地跟我讲。”

丁炯逸一直把我当成弟弟那样对待，我知道他也是为了我好，所以，即便他在电话里冲我发火，我也能够理解。来这里是他介绍的，他也不希望我在这里没有取得任何成绩，就灰溜溜地返回东江。

“好吧。”我只能这样回答他。对我的朋友，我不能伤害。

刚挂断他的电话，办公桌上的内线电话就响起了。我拿起来，是苏米娜打来的。

“昭宇，现在有没有空？请来我的办公室一趟。”

难道也是为了名单的事情？我有些哭笑不得，我没有想到，就这么简单的一件小事，也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出来。来到苏米娜的办公室，她让我坐下之后，把门给关上了。

“我听说昨天你同罗副所长吵架了，是怎么回事？”苏米娜开门见山地问。

“没什么，就是为了工作上的一些事情。”

“工作上的事情？那就好，但为了工作上的事情，千万不要伤害了私人感情啊。”

“我与他之间本就谈不上有什么私人感情。不过，还是要感谢您的关心。”我没有喊她“苏主任”而称呼为“您”，就是为了避免引起她的“伤心事”。

“有些人，你可以不把他当朋友，但也不能够得罪。罗宾就是这样的人。他在单位里近二十年了，他的为人怎样，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比你更清楚，但却没有哪一个人同他吵过架。笛卡虽然经常同他斗嘴，但每次一发生争执，笛卡也总是会闭口不言，为什么？因为，一来，他是老员工，资历老，我们都还年轻，应该尊敬老同志；二来，我们也没有必要因为工作上的事情结下私人恩怨……”

苏米娜同我说这些，我相信是为了我好。毕竟，我是她直接招进来的，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她也不好向我的朋友丁炯逸交代。想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丁炯逸为什么会知道我同罗宾吵架的事情了。

“很感谢您的教诲，我以后会注意的。”我谦卑地说。

“本来我昨天下午就想找你谈谈的，但听周若暄说，你同罗所长争吵之后就出去了，一直都没有回来。你没有什么事吧？”

原来她是把我昨天外出办事当成了同罗宾吵过架之后一时想不开而跑出去的。我赶忙解释道：“没事没事，我昨天急着外出，是因为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处理那件事情，用了我整整一天的时间，到昨天晚上，我才回来，所以就没有重回单位。”

“哦，那事情现在处理完了吧？”苏米娜问。

“是的，处理完了。并且，我还相信，那件事的处理结果，才是真正影响本次高峰论坛是否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不过，很庆幸，昨天我把那件很棘手的事情给处理好了。”想起最后方秋淇与贾颀弘能够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我的心里就有一种得意的自豪感。

“那就好。看来，完全是我多心了。我还一直害怕你想不开呢。”苏米娜呵呵地笑了。

“不会的，不会的。谢谢您的关心。”

“那既然没事，我也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我也听说了，你最近在策划一次大型的论坛，每天忙得不得了，如果需要我们大家帮忙，你言语一声就行了。”

我再次向苏米娜道谢，出了她的办公室。想想或许韦煜恒找我也应该是为了这件事情，不妨过去，一次性讲清楚，也正好向他汇报一下昨天的收获，相信他会另有打算的。

韦煜恒听了我的汇报，脸色凝重起来，他对我说：“你说的这些，如果能够查实的话，欧业伦一定完了，但西江市政坛也要地震。这件事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目前来讲是空口无凭，你最好不要走漏风声。”

听韦煜恒这样讲，我忙道：“韦部长请放心，这件事我绝不会说出去，除你之外，任何人都不会再从我这里知道一点信息。”同时，在心里不禁暗自惊叹，这次真的押对宝了。如果我像其他的人那样看待方秋淇，以神经病来对待她，相信这些事情永远都不会被人知道，或者即便是知道，说不定也要等到很久之后。

趁着韦煜恒思索的时候，我把昨日同罗宾争吵的事情主动坦白了。我先向韦煜恒检讨了自己，说自己不该同领导争吵，然后再说道，罗宾的名单也太让人生气了，三个人，一个是儿童心理学家，另外两个是“专门招摇撞骗的家伙”，这三人都实在不适合参与高峰论坛。听我如此说，韦煜恒哦了一声，然后又沉思了一会儿，道：“这件事我昨天听罗副所长汇报过了，本来想找你谈谈的，

但你外出办事去了。我很高兴，今天你能够主动向我检讨。事情的经过我比较清楚，没什么，都是工作中的正常交流与沟通，一个有活力的单位需要这种互相交流和讨论的氛围。”

说着，韦煜恒抽出一支烟，递给我，我们双方都点上，他继续说：“你来单位工作时间不长，但是适应得很快，这短短的三四个月，你所做的工作以及所展示出来的才华，我都看在眼里。我相信，我们治疗所将你招至旗下是英明的，而你选择我们治疗所也是正确的。可以毫不隐瞒地告诉你，我很喜欢、很欣赏你，我希望经过磨炼，你将来能为治疗所挑大梁。未来的一两年，我们会迎来一个发展的新的高潮期，需要你的才华迸发出来。但是，成长是需要不断学习的，是需要让自己和环境和社会互相适应的，包括工作的技巧和处理事情的方式，你是个聪明人，我就不必多说了。至于这次名单的分歧，的确是罗副所长那里出现了问题。这样，我告诉你三个人，他们分别是西江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市第一医院的精神病专家，还有一位是我们治疗所的第一任所长，你认为如何？”

“好，好。这三位都很有分量。只是，罗副所长那里——”

“放心，他那边我再同他沟通。我现在就把他们三人的联系方式给你，你等一下就同他们联系吧。”

“好的，谢谢韦部长。”

## 再见，治疗所

时间过得极快，转眼间三个月就过去了，在这三个月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首先，企业EAP高峰论坛成功举办。在论坛举办之前，我就做了充足的功课，又加上相关专家的费用也都打点到位，我们从“企业的核心动力是人才；人才能不能发挥到个人最大化，取决于能不能处理好自身生活；一个人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就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无论那些问题是来自工作还是生活中；心理健康服务已经可以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四大问题进行研讨；周海及其老总傅东升作为华忆科技的最高领导人，他们以亲身体会的形式讲述了心理健康辅导在他们企业管理中的成功运用，极大程度地挽留了人才。事实重于一切。他们的现身说法带动了西江市企业引进EAP服务的热潮。我一个人自然是忙不过来，我所负责的EAP服务中心又引进了不少人才，

其中就有一年前离开治疗所的青年贾颢弘，他的配合使我做起事来更加得心应手。

韦煜恒这段时间也较忙，他以私人名义向副市长王继军汇报了我透露的消息。王副市长对此事高度重视，立即知会市纪委成立了专案组调查此事，韦煜恒作为唯一的知情者也参与了调查。后来，专案组封锁了聚湘阁酒楼，从中查出了买官卖官的罪证以及欧业伦从事黑社会活动的证据。因为牵扯到市政府的诸多官员，这个案子引起了省里的高度重视，由主抓纪委的副省长亲自过问。西江市市长、西江市政府各职能部门主要领导人或因牵涉其中或因管理不严被一一撤职查办。王副市长暂升为代市长，韦煜恒也因这次的举报有功，又加上治疗所新项目的成功拓展，被提升为市卫生局代局长，只需等到市两会召开，通过任命后即可成为正式的领导人。

而治疗所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罗宾常与欧业伦勾结在一起，为他的犯罪活动提供了不少机会，并且在后来，还在下班之余利用职务之便，多次返回单位，打开我的电脑，将欧业伦提供的电脑病毒植入我的电脑，诬陷下属，证据属实，被撤去副所长职务，并被开除公职。治疗所由笛卡主要负责，升为所长，苏米娜被提升为副所长，主抓治疗所的一切事务。

在治疗所公布新的任命之前，韦煜恒，不，是韦代局长曾找我进行过一次深入的谈话。

我说：“我也想有个高点的位置。既然走进单位，谁都想施展拳脚，或者说需要一个能够施展抱负的舞台。治疗所副所长，职位相当重要，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但是，我仔细考虑过，这个岗位不适合我。一直以来，我都是在搞业务，搞领导工作没经验，在这么重要的岗位，自己发挥不了作用是小事，影响单位发展是大事。我还记得前所长李一虎的一句话，治疗所要是在谁的手里垮掉，谁就是千古罪人，我不愿做这个罪人，也做不起。就是现在这个企业EAP服务中心主任的职务，我也要求辞去。现在这里已经有了更合适的人选，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与了解，我认为贾颢弘医师比我更胜任主任的职务。我现在只愿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心理咨询师，按时上班，准点下班，接待患者，为他们治疗，清心寡欲又与世无争地过自己的日子……”

我将我的辞呈放到韦煜恒代局长面前，这令他十分吃惊。我被任命为副所长，也就是说从今以后就是公务员编制，这已在常务会议上通过，非同儿戏。个人不接受任命，就意味着不服从组织安排，不服从上级决定，也是抹组织的面子，说明组织部门考察干部缺乏严肃性。这样的事，不说西江市没有先例，

就在全省也是首开先河。韦煜恒自然是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出现，他还欲进一步劝我，我用一句话表明了立场：“如果韦局长不接受我辞去服务中心主任的辞呈，那么我唯一的选择就只有离开治疗所了。”见我做出如此决定，韦煜恒也只好作罢，说他将向市里反映这个情况，再来回复我。

这期间，周海也曾找过我，说愿意投资开一家心理诊所，由我全权负责诊所的业务，而薪酬方面，按盈利比例的百分之四十计算。这是一个很诱人的条件，又加上这段时间我与周若暄之间的感情也逐日升温，我对开诊所也颇有意向。我给周海的回复是，要是开心理诊所，就不能开在西江，那样将会造成对原单位的竞争，我不干这样的事情。如果愿意投资，就让我到东江去开，那里我熟悉，并且企业也多，相信盈利空间也更大。周海乐呵呵地答应了。

毋庸置疑，最后的结果是我离开。在我离开单位的那晚，单位为我举行了一次非常隆重的饯行晚宴。在晚宴上，笛卡不停地灌酒，大有把他自己灌醉的样子。我知道他是舍不得我走，但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说话。苏米娜也在不停地叹息，有许多话想说，但却又什么都没说。对，一切尽在不言中了。倒是贾颀弘与方秋淇两人，不停地向我举杯，我一次又一次地同他们一饮而尽。

第二天，离农历新年只有三天了。周若暄在我的房间里帮我收拾行李。腿还是一跛一跛的房东再一次来到这里，看我收拾着东西，表示出不舍的样子。在这里居住的十一个月，我交租都十分准时，也没有找过他任何麻烦，用他的话说，很少见到我这样的房客了，人又好，又按时交租，真舍不得我走。

现在的周若暄，没有了在单位里的冷若冰霜，周海的话没错，她以前果真是一个爱笑的女孩，她笑起来的样子非常甜、非常美。现在是上午，阳光还不能从那个狭小的窗口射进卧室，还需要开着电灯才能够整理行李，周若暄在里面快乐地收拾着，我的心也跟着她的身影一上一下地飞舞着。我知道，等到下午到了东江，我们首先会租住一套阳光能够普照室内的房子，而我们的爱情与事业，也将会同阳光一样，温暖我们的每一天。还有一点就是，再过一个多月，就是农历新年了，我将带着她返回我的河南老家，母亲见到这个爱笑又漂亮的准儿媳妇，一定会高兴得合不拢嘴。